

修訂日期: 2009/04/23 發行日期: 2009/5/9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http://www.cbeta.org>

資料底本: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Vol. 07, No. 220d

原始資料: 妙雲蘭若提供, 眾生出版社提供, 日本 SAT 組織提供, 眾生出版社提供新式標點

大般若經第四會

序

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若夫識之所識曷嘗非識、如之所如未始不如，是故能行與所行兼空，則攝受之理廢；自性與無性不異，則執取之念忘。若忘執而有恃，或存概以墮業，知盛修而不行，乃虛己而制勝，恐野馬之情未戢，故靈鷲之談復啟。或曰：其在名也，每切有行之誠；其於實也，必警無行之怠。塗致或爽，折中奚歸？竊應之曰：一切凡夫，剖名相之符、保癡愛之宅，所以措懷有著、擬議必違。至真反此，動寂斯會。由此言之，行亦不行、不行亦不行，而宛然行矣！宛然不行矣！以假名般若。授假名菩薩，是持幻法與幻人，故無作亦無得。此又晨蜉之語歲、夢蝶之議覺乎？慨斯取之未傾，欣此教之方漸。凡二十九品、一十八卷。即舊《小品》、《道行》。新《道行》、《明度》經。品之為言分也，分有長短，故有大品小品焉。道行即分中之初品，譯者取以別經；明度乃智度之異言，即就總目為號。寔由殘缺未具，故使名題亦差。今大教克圓，鴻規允布，心術之要可復道哉！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三十八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四分妙行品第一之一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住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皆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得真自在心善解脫、慧善解脫，如調慧馬亦如大龍，已作所作已辦所辦，棄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知解脫，至心自在第一究竟，除阿難陀獨居學地，具壽善現而為上首。

爾時，佛告具壽善現：「汝以辯才應為菩薩摩訶薩眾宣說、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教授教誡諸菩薩摩訶薩，令於般若波羅蜜多速得究竟。」

時，舍利子作是念言：「今者善現為以自力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承如來威神之力？」

具壽善現承佛威神，知舍利子心之所念，便告具壽舍利子言：「世尊弟子敢有宣說、顯了、開示，皆承如來威神之力。何以故？舍利子！佛先為他宣說、顯了、開示法要，彼依佛教精勤修學，乃至證得諸法實性，後轉為他有所宣說、顯了、開示，若

與法性能不相違，皆是如來威神加被，亦是所證法性等流，是故我當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教授教誡令於般若波羅蜜多速得究竟，皆承佛力，非自辯才能為斯事。」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世尊令我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教授教誡諸菩薩摩訶薩，令於般若波羅蜜多速得究竟。世尊！所言諸菩薩者，何法增語謂為菩薩？世尊！我不見有法可名菩薩摩訶薩者，亦不見有法可名般若波羅蜜多。世尊！我於菩薩及菩薩法不見不得，亦復不見不得般若波羅蜜多，云何令我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世尊！我以何等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教授教誡何等菩薩摩訶薩眾，令於般若波羅蜜多速得究竟？世尊！若菩薩摩訶薩聞如是語，心不沈沒亦無退屈、不驚、不怖，如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住，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令得究竟，當知即是教授教誡諸菩薩摩訶薩，令於般若波羅蜜多速得究竟，亦名為彼宣說、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應如是學，謂不執著大菩提心。所以者何？心非心性本性淨故。」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為有非心心之性不？」

善現反問舍利子言：「非心心性若有若無為可得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善現便謂舍利子言：「非心心性若有若無既不可得，如何可問為有非心心之性不？」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何等名為心非心性？」

善現答言：「若無變壞亦無分別，是則名為心非心性。」

時，舍利子讚善現言：「善哉！善哉！誠如所說。佛說仁者住無諍定最為第一，實如聖言。若菩薩摩訶薩聞如是語，心不沈沒亦無退屈、不驚、不怖，當知已於所求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若菩薩摩訶薩如是觀察心非心性，當知不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勤修學諸聲聞地、若獨覺地、若菩薩地，皆應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方便善巧令所修行速得究竟。所以者何？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中，廣說一切所應學法。若菩薩摩訶薩勤求無上正等菩提，欲正修行諸菩薩行，欲具成就方便善巧及諸佛法，皆應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說修行。所以者何？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中，廣說一切諸菩薩摩訶薩所應學法。若菩薩摩訶薩能於此中精勤修學，必得無上正等菩提，一切所求無不滿足。」

爾時，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世尊！我觀菩薩但有假名，不知、不得、不見實事，我觀般若波羅蜜多亦但有假名，不知、不得、不見實事，當為何等菩薩摩訶薩，宣說、開示何等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教授教誡何等菩薩摩訶薩，令於何等般若波羅蜜多

速得究竟？世尊！我觀菩薩及深般若波羅蜜多但有假名，不知、不得、不見實事，而於其中說有菩薩及深般若波羅蜜多便有疑悔。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菩薩名，俱無決定亦無住處。所以者何？如是二名俱無所有，無所有法無定無住。若菩薩摩訶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亦無退屈、不驚、不怖，深心信解。當知是菩薩摩訶薩安住般若波羅蜜多常不遠離，以無所住而為方便，安住菩薩不退轉地。

「復次，世尊！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不應住色，亦不應住受、想、行、識。所以者何？若住於色，便作色行，非行般若波羅蜜多；若住受、想、行、識，便作受、想、行、識行，非行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非作、行者能攝般若波羅蜜多，不攝般若波羅蜜多則於般若波羅蜜多不能修習，若於般若波羅蜜多不能修習則於般若波羅蜜多不能圓滿，若於般若波羅蜜多不能圓滿便不能得一切智智，若不能得一切智智便不能攝所攝有情，是故不應攝受諸色、受、想、行、識。所以者何？色於般若波羅蜜多不可攝受，受、想、行、識於般若波羅蜜多亦不可攝受，色不可攝受故則非色，受、想、行、識亦不可攝受故則非受、想、行、識，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不可攝受故便非般若波羅蜜多。

「諸菩薩摩訶薩應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名菩薩於一切法無攝受定廣大、無對、無量，決定不共一切聲聞、獨覺，亦不攝受一切智智。所以者何？是一切智智非取相修得，諸取相者皆是煩惱。若取相修得一切智智者，則勝軍梵志於一切智智不應信解，是勝軍梵志雖由信解力歸趣佛法，名隨信行，而能以少分智觀一切法性空，悟入一切智智。既悟入已不取色相，亦不取受、想、行、識相；非以喜樂觀見此智，不以內色、受、想、行、識觀見此智，不以外色、受、想、行、識觀見此智，亦不以內外色、受、想、行、識觀見此智，亦不離色、受、想、行、識觀見此智。勝軍梵志以如是等諸離相門，於一切智智深生信解，於一切法皆無取著。如是梵志以離相門，於一切智智得信解已，於一切法皆不取相，亦不思惟無相諸法。如是梵志由勝解力，於一切法不取、不捨、無得、無證。時，彼梵志於自信解乃至涅槃亦不取著，以真法性為定量故。

「世尊！是菩薩摩訶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於色、受、想、行、識亦不攝受，雖於諸法無所攝受，若未圓滿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及十八不共法等，終不中道而般涅槃。當知如是諸菩薩摩訶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雖無取著而能成辦諸勝事業。

「復次，世尊！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如是觀察：何等是般若波羅蜜多？何故名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為何所作？世尊！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如是觀察：若法無所有、不可得，是為般若波羅蜜多無所有中何所徵詰？世尊！若菩薩摩訶薩於如是事審觀察時，心不沈沒亦無退屈、不驚、不怖，當知不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若色離色自性，受、想、行、識離受、想、行、識自性，般若波羅蜜多離般若波羅蜜多自性，一切智智離一切智智自性，何緣故知諸菩薩摩訶薩不離般若波羅蜜多？」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舍利子！諸色離色自性，受、想、行、識離受、想、行、識自性，般若波羅蜜多離般若波羅蜜多自性，一切智智離一切智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自相亦離自相，般若波羅蜜多自性亦離自性，相亦離自性，自性亦離相，相亦離相，自性亦離自性，能相亦離所相，所相亦離能相，能相亦離能相，所相亦離所相。若菩薩摩訶薩能如實知如是義者，常不遠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若菩薩摩訶薩於此中學，速能成辦一切智智耶？」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於此中學，速能成辦一切智智。何以故？舍利子！是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無生滅故。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為隣近一切智智。」

「復次，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若行色為行相，若行色相為行相，若行色無相相為行相，若行色生為行相，若行色滅為行相，若行色壞為行相，若行色空為行相，若謂我能行為行相，若謂我是菩薩，能有所行為行相，若謂我是菩薩，能有所得為行相。若行受、想、行、識為行相，若行受、想、行、識相為行相，若行受、想、行、識無相相為行相，若行受、想、行、識生為行相，若行受、想、行、識滅為行相，若行受、想、行、識壞為行相，若行受、想、行、識空為行相，若謂我能行為行相，若謂我是菩薩，能有所行為行相，若謂我是菩薩，能有所得為行相。若作是念：『若能如是行，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亦為行相，當知是菩薩無方便善巧，雖有所行，非行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諸菩薩摩訶薩當云何行，名行般若波羅蜜多？」

善現答言：「諸菩薩摩訶薩若不行色，不行色相，不行色無相相，不行色生，不行色滅，不行色壞，不行色空，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摩訶薩若不行受、想、行、識，不行受、想、行、識相，不行受、想、行、識無相相，不行受、想、行、識生，不行受、想、行、識滅，不行受、想、行、識壞，不行受、想、行、識空，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不取行，不取不行，不取亦行亦不行，不取非行非不行，是行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舍利子！以一切法皆不可取，不可隨行，不可執受，離性相故，如是名為諸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無取執定，廣大無對無量，決定不共一切聲聞、獨覺。若菩薩摩訶薩安住此定，速證無上正等菩提。」

具壽善現承佛神力，復語大德舍利子言：「若菩薩摩訶薩安住此定，當知己為過去如來、應、正等覺現前授記。是菩薩摩訶薩雖住此定，而不見此定亦不著此定名，亦不念言：『我於此定已、正、當入。』亦不念言：『唯我能入此定，非餘彼。』如是等尋思分別，由此定力一切不起。」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若菩薩摩訶薩由住此定，已為過去諸佛世尊現前授記，是菩薩摩訶薩為能顯示如是定不？」

善現答言：「不也！舍利子！何以故？是善男子於如是定無解無想。」

舍利子言：「具壽說彼諸善男子於如是定無解無想耶？」

善現報言：「我定說彼諸善男子於如是定無解無想。所以者何？如是諸定無所有故。彼善男子於如是定無解無想，如是諸定於一切法亦無解無想。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無所有故。」

時，薄伽梵讚善現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故我說汝住無諍定最為第一，汝承如來神力加被能作是說。如是，善現！諸菩薩摩訶薩欲學般若波羅蜜多，應如是學。所以者何？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學，乃名真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學，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名真學耶？」

佛告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學，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名為真學，以無所得為方便故。」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學，以無所得為方便耶？」

佛告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於一切法以無所得而為方便。」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於何法學？」

佛告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非於法學。何以故？舍利子！如諸愚夫異生所執，非一切法如是有故。」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若爾，諸法如何而有？」佛告舍利子：「如無所有如是而有。若於如是無所有法不能了達，說名無明。愚夫異生，於一切法無所有性，無明貪愛增上勢力分別執著斷常二邊，由此不知不見諸法無所有性分別諸法，由分別故便生執著，由執著故分別諸法無所有性，由此於法不見不知。以於諸法不見不知，分別過去未來現在。由分別故貪著名色，著名色故分別執著無所有法，於無所有法分別執著故，於如實道不知不見，不能出離三界生死，不信諦法，不覺實際，是故墮在愚夫數中。由斯，菩薩摩訶薩眾於法性相都無執著。」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豈亦不學一切智智？」

佛告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亦不求學一切智智。然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雖無所學，而名真學一切智智，便能隣近一切智智，速能成辦一切智智。」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設有人來作如是問：『諸幻化者若有修學一切智智，彼能隣近一切智智及能速成辦一切智智不？』我得此問當云何答？」

佛告善現：「我還問汝，隨汝意答。於意云何？幻化與色為有異不？幻化與受、想、行、識為有異不？」

善現答言：「幻化不異色，色不異幻化，幻化即是色，色即是幻化；幻化不異受、想、行、識，受、想、行、識不異幻化，幻化即是受、想、行、識，受、想、行、識即是幻化。」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五取蘊中起想等想，施設言說假名菩薩摩訶薩不？」

善現對曰：「如是！世尊！」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求趣無上正等菩提，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一切皆如幻化者學。何以故？幻化即是五取蘊故。所以者何？我說五蘊、眼等六根，皆如幻化都非實有。」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新學大乘聞如是說，其心將無驚怖退屈？」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新學大乘，親近惡友，聞如是說心便驚怖則生退屈，若近善友，雖聞此說而不驚怖亦無退屈。」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何等名為菩薩惡友？」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惡友者，謂若教授教誡菩薩摩訶薩眾，令離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令離所求一切智智，令學取相世俗書典，令學聲聞、獨覺經法，又不為說魔事、魔過，令所修學不能成辦，如是名為菩薩惡友。」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何等名為菩薩善友？」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善友者，謂若教授教誡菩薩摩訶薩眾，令學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令學所求一切智智，令離取相世俗書典，令離聲聞、獨覺經法，為說種種魔事、魔過，令其覺知方便棄捨，令所修學疾得成辦，如是名為趣大乘道大誓莊嚴菩薩善友。」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所說菩薩摩訶薩者，何等名為菩薩句義？」

佛告善現：「學一切法無著無礙，覺一切法無著無礙，求證無上正等菩提饒益有情，是菩薩義。」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菩薩何緣名摩訶薩？」

佛告善現：「以諸菩薩於大有情眾中當為上首故，復名摩訶薩。」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我以辯才，樂說菩薩由此義故名摩訶薩，唯願聽許！」

佛告舍利子：「今正是時，隨汝意說。」

舍利子言：「以諸菩薩方便善巧，為諸有情宣說法要，令斷我見、有情見、命者見、補特伽羅見、有見、無見、斷見、常見、薩迦耶見及餘種種有所執見，依如是義名摩訶薩。」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我以辯才，樂說菩薩由此義故名摩訶薩，唯願聽許！」

佛告善現：「今正是時，隨汝意說。」

善現白言：「以諸菩薩為欲證得一切智智，發菩提心及無漏心、無等等心、不共聲聞、獨覺等心，於如是心亦不執著，依如是義名摩訶薩。所以者何？以一切智智是

真無漏不墮三界，求一切智智心亦是真無漏不墮三界，於如是心不應執著，是故菩薩名摩訶薩。」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何因緣故，於如是心亦不執著？」

善現答言：「如是諸心無心性故不應執著。」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是心為有非心性不？」

善現反問舍利子言：「此非心性若有若無，為可得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善現報言：「此非心性若有若無既不可得，如何可問：是心為有非心性不？」

時，舍利子讚善現言：「善哉！善哉！如是！如是！佛說仁者住無諍定最為第一，實如聖言。」

時，滿慈子便白佛言：「我以辯才，樂說菩薩由此義故名摩訶薩，唯願聽許！」

佛告滿慈子：「今正是時，隨汝意說。」

滿慈子言：「以諸菩薩普為饒益一切有情被大功德鎧故，發趣大乘故，乘大乘故，名摩訶薩。」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世尊說諸菩薩摩訶薩被大功德鎧，齊何當言諸菩薩摩訶薩被大功德鎧？」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念：我應度脫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入無餘依般涅槃界，雖度如是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入無餘依般涅槃界，而無有法及諸有情得涅槃者。所以者何？諸法法性應如是故。譬如幻師或彼弟子，於四衢道化作大眾更相加害，於意云何？此中有實更相加害死傷事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雖度如是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入無餘依般涅槃界，而無有法及諸有情得涅槃者。若菩薩摩訶薩聞如是事，不驚、不怖亦無退屈，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被大功德鎧。」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諸菩薩摩訶薩不被功德鎧，當知是為被大功德鎧。」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諸菩薩摩訶薩不被功德鎧，當知是為被大功德鎧。所以者何？一切智智無造無作，一切有情亦無造無作，諸菩薩摩訶薩為欲饒益彼有情故被功德鎧。」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何因緣故，一切智智無造無作，一切有情亦無造無作，諸菩薩摩訶薩為欲饒益彼有情故被功德鎧？」

佛告善現：「以諸作者不可得故。所以者何？色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受、想、行、識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色乃至識不可得故。」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色乃至識無染無淨。所以者何？色無縛無解，受、想、行、識亦無縛無解，色真如無縛無解，受、想、行、識真如亦無縛無解。」

時，滿慈子問善現言：「尊者說色無縛無解，說受、想、行、識亦無縛無解，說色真如無縛無解，說受、想、行、識真如亦無縛無解耶？」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

滿慈子言：「說何等色無縛無解？說何等受、想、行、識亦無縛無解？說何等色真如無縛無解？說何等受、想、行、識真如亦無縛無解耶？」

善現答言：「我說如幻士色無縛無解，說如幻士受、想、行、識亦無縛無解，說如幻士色真如無縛無解，說如幻士受、想、行、識真如亦無縛無解。所以者何？色乃至識及彼真如，無所有故無縛無解，遠離故無縛無解，寂靜故無縛無解，無相故無縛無解，無作故無縛無解，無生滅故無縛無解，無染淨故無縛無解，是名菩薩摩訶薩發趣大乘被功德鎧。」

時，滿慈子聞如是說，歡喜信受默然而住。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發趣大乘，被功德鎧，乘於大乘。云何大乘？齊何當言發趣大乘？如是大乘從何處出至何處住？如是大乘為何所住？誰復乘是大乘而出？」

佛告善現言：「大乘者即是無量無數增語，無邊功德共所成故。」

「汝次所問『齊何當言發趣大乘？』者，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勤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從一菩薩地趣一菩薩地，齊此當言發趣大乘。」

「汝次所問『如是大乘從何處出至何處住？』者，善現當知！如是大乘從三界中出，至一切智智中住，然以無二為方便故無出、無住。」

「汝次所問『如是大乘為何所住？』者，善現當知！如是大乘都無所住，以一切法皆無所住，然此大乘住無所住。」

「汝後所問『誰復乘是大乘出？』者，善現當知！都無乘是大乘出者。所以者何？若所乘乘、若能乘者、由此、為此、若處、若時，皆無所有都不可得，以一切法皆無所有、不可得故，於中何法乘何法出至何處住而言乘者？」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言大乘，大乘者普超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最尊最勝，如是大乘與虛空等。譬如虛空，普能容受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大乘亦爾，普能容受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又如虛空，無來、無去、無住可見，大乘亦爾，無來、無去、無住可見。又如虛空、前、後、中際皆不可得，大乘亦爾，前、後、中際皆不可得。如是大乘最尊最勝與虛空等，多所容受、無動、無住，三世平等超過三世，故名大乘。」

」

佛告善現：「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菩薩大乘具如是等無邊功德。」

時，滿慈子便白佛言：「世尊先教大德善現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今何故乃說大乘？」

爾時，善現即白佛言：「我從前來所說種種大乘之義，將無違越所說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汝從前來所說種種大乘之義，皆順般若波羅蜜多無所違越。所以者何？一切善法無不攝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前際不可得，後際不可得，中際不可得。所以者何？色無邊故，當知菩薩摩訶薩亦無邊，受、想、行、識無邊故，當知菩薩摩訶薩亦無邊。」

「復次，世尊！即色，菩薩摩訶薩無所有不可得，即受、想、行、識，菩薩摩訶薩無所有不可得；離色，菩薩摩訶薩無所有不可得；離受、想、行、識菩薩摩訶薩無所有不可得。如是，世尊！我於此等一切法，以一切種、一切處、一切時，求菩薩摩訶薩都無所見竟不可得，求深般若波羅蜜多亦都無所見竟不可得，求一切智智亦都無所見竟不可得，云何令我教授教誡諸菩薩摩訶薩，令於般若波羅蜜多速得究竟，謂疾證得一切智智？」

「復次，世尊！諸菩薩摩訶薩但有假名都無自性。如說我等畢竟不生，但有假名都無自性，諸法亦爾，畢竟不生，但有假名都無自性。此中何等是色畢竟不生？若畢竟不生則不名色。何等是受、想、行、識畢竟不生？若畢竟不生則不名受、想、行、識。世尊！色是菩薩摩訶薩不可得，受、想、行、識是菩薩摩訶薩不可得，此不可得亦不可得。我於如是一切法，以一切種、一切處、一切時，求菩薩等皆不可得，當教何等法？修何等法？於何等處、時、證何等法？」

「復次，世尊！佛薄伽梵但有假名，一切菩薩但有假名，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但有假名。如說我等畢竟不生，但有假名都無自性，諸法亦爾，但有假名都無自性。何等是色既不可取亦不可生？何等是受、想、行、識既不可取亦不可生？諸法自性既不可取亦不可生，若法無性亦不可生，此無生法亦不可生，我豈能以畢竟不生般若波羅蜜多，教授教誡畢竟不生諸菩薩摩訶薩令得究竟？世尊！離不生法無法可得，亦無菩薩摩訶薩能行無上正等菩提。」

「世尊！若菩薩摩訶薩聞如是說，心不沈沒亦無退屈、不驚、不怖，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能修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若時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觀察諸法，是時菩薩摩訶薩於一切色都無所得，無受、無取、無住、無著，亦不施設為色；於一切受、想、行、識都無所得，無受、無取、無住、無著，亦不施設為受、想、行、識。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不見色亦不見受、想、行、識。所以者何

？以色性空無生無滅，受、想、行、識性空無生無滅。

「世尊！色無生無滅即非色，受、想、行、識無生無滅即非受、想、行、識。所以者何？色乃至識與無生無滅無二、無二分。何以故？以無生無滅法非一、非二、非多、非異，是故色乃至識無生無滅，即非色乃至識。世尊！色無二即非色，受、想、行、識無二即非受、想、行、識。世尊！色入無二法數，受、想、行、識入無二法數。若說色即說無二法，若說受、想、行、識即說無二法。」

時，舍利子謂善現言：「如我領解仁所說義，我、有情等畢竟不生，色乃至識畢竟不生，諸佛菩薩畢竟不生。若如是者，何緣菩薩摩訶薩為度無量無數有情，修多百千難行苦行，備受無量難忍大苦？」

善現報言：「舍利子！非我於彼無生法中，許有菩薩摩訶薩為度無量無數有情，修多百千難行苦行，備受無量難忍大苦，然諸菩薩摩訶薩雖為有情修無量種難行苦行，而於其中無苦行想。所以者何？若於苦行作苦行想，終不能為無量無數無邊有情作大饒益。然諸菩薩摩訶薩眾以無所得而為方便，於諸苦行作樂行想，於難行行作易行想，於諸有情作如父母、兄弟、妻子及己身想，為度彼故發起無上正等覺心，乃能為彼無量無數無邊有情作大饒益。」

「復次，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有情起如父母、兄弟、妻子、己身想已，作如是念：『我當度脫一切有情，令離一切生死眾苦，起多百千難行苦行，寧捨自身而不捨彼；然於有情苦及苦行，不起有情苦、苦行想。』復作是念：『我當度脫一切有情令離無邊諸大苦蘊，假使為彼斷截我身為百千分終不退屈，然於其中不起難行苦行之想。』

「復次，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應作是念：『如我自性，於一切法，以一切種、一切處時求不可得；內外諸法亦復如是，都無所有皆不可得。』若住此想便不見有難行苦行，由此能為無量無數無邊有情，修多百千難行苦行，作大饒益。」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三十八

第四分妙行品第一之二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是諸菩薩實無生不？」

善現答言：「是諸菩薩皆實無生。」

舍利子言：「為但菩薩是實無生，為菩薩法亦實無生？」

善現答言：「諸菩薩法亦實無生。」

舍利子言：「為但菩薩法是實無生，為一切智智亦實無生？」

善現答言：「一切智智亦實無生。」

舍利子言：「為但一切智智是實無生，為一切智智法亦實無生？」

善現答言：「一切智智法亦實無生。」

舍利子言：「為但一切智智法是實無生，為異生類亦實無生？」

善現答言：「諸異生類亦實無生。」

舍利子言：「為但異生類是實無生，為異生法亦實無生？」

善現答言：「諸異生法亦實無生。」

時，舍利子語善現言：「若諸菩薩皆實無生，諸菩薩法亦實無生，一切智智是實無生，一切智智法亦實無生，諸異生類是實無生，異生類法亦實無生者，豈不菩薩摩訶薩應隨證得一切智智，是則無生法應得無生法？」

善現答言：「我意不許無生法中有證得、有現觀。所以者何？諸無生法不可得故。」

舍利子言：「為許生法證生法，為許無生法證無生法耶？」

善現答言：「我意不許生法證生法，亦不許無生法證無生法。」

舍利子言：「為許生法證無生法，為許無生法證生法耶？」

善現答言：「我意不許生法證無生法，亦不許無生法證生法。」

舍利子言：「若如是者，豈都無得、無現觀耶？」

善現答言：「雖有得、有現觀，然不由此二法而證，但隨世間言說施設有得、現觀，非勝義中有得、現觀。」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為許未生法生，為許已生法生耶？」

善現答言：「我意不許未生法生，亦不許已生法生。」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為許生生，為許不生生耶？」

善現答言：「我意不許生生，亦不許不生生。」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仁者於所說無生法，樂辯說無生相耶？」

善現答言：「我於所說無生法，亦不樂辯說無生相。」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於無生法起無生言，此無生言亦無生不？」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於無生法起無生言，此法及言俱無生義，而隨世俗說無生相。」

時，舍利子讚善現言：「說法人中仁為第一，除佛世尊無能及者。所以者何？隨所問詰種種法門，皆能酬答無所滯礙，而於法性能無動越。」

善現報言：「諸佛弟子於一切法無依著者，法爾皆能隨所問詰，一一酬答自在無畏，而於法性能無動越。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無所依故。」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如是所說甚深法要，為由何等波羅蜜多威力所辦？」

善現答言：「如是所說甚深法要，皆由般若波羅蜜多威力所辦。所以者何？說一切法無所依止，要由般若波羅蜜多達一切法無所依故。若菩薩摩訶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無疑惑亦不迷悶，當知是菩薩摩訶薩住如是住恒不捨離，謂無所得而為方便，常勤拔濟一切有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最勝作意，所謂大悲相應作意。」

時，舍利子謂善現言：「若菩薩摩訶薩住如是住恒不捨離，成就大悲相應作意者，則一切有情亦應成菩薩摩訶薩。所以者何？以一切有情，亦於此住及此作意，常不捨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悲作意性平等故，則諸菩薩摩訶薩與一切有情應無差別。」

善現報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誠如所說。能如實知我所說意，雖似難我而成我義。何以故？舍利子！有情無自性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無自性；有情無所有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無所有；有情遠離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遠離；有情寂靜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寂靜；有情不可得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不可得；有情無覺知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無覺知。由此因緣，諸菩薩摩訶薩於如是住及此作意常不捨離，與諸有情亦無差別，以一切法及諸有情皆畢竟空、無差別故。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知無所滯礙，是真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世尊讚善現曰：「善哉！善哉！汝善能為諸菩薩摩訶薩宣說、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此皆如來威神之力。若有欲為諸菩薩摩訶薩宣說、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皆應如汝宣說開示。若菩薩摩訶薩欲學般若波羅蜜多，皆應隨汝所說而學。若菩薩摩訶薩隨汝所說而學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速證無上正等菩提，能盡未來利樂一切。是故菩薩摩訶薩眾欲證無上正等菩提，當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第四分帝釋品第二

爾時，天帝釋與三十三天四萬天子俱來會坐，護世四天王與四大王眾天二萬天子俱來會坐，索訶界主大梵天王與萬梵眾俱來會坐，如是乃至五淨居天各與無量百千天

子俱來會坐，是諸天眾淨業所感異熟身光雖能照曜，而以如來身光威力之所暎奪皆悉不現。

時，天帝釋白善現言：「今此三千大千世界無量天眾俱來會坐，欲聞大德宣說、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教授教誡諸菩薩摩訶薩，令於般若波羅蜜多速得究竟。唯願大德哀愍為說！云何菩薩摩訶薩應住般若波羅蜜多？云何菩薩摩訶薩應學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善現告帝釋言：「吾當承佛威神之力順如來意，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諸菩薩摩訶薩眾可於其中應如是住、應如是學。汝等天眾，皆應諦聽善思念之。

「憍尸迦！汝諸天等，未發無上菩提心者今皆應發。諸有已入聲聞、獨覺正性離生，不復能發大菩提心。何以故？憍尸迦！彼於生死流已作限隔故。其中若有能發無上菩提心者，我亦隨喜。所以者何？諸有勝人應求勝法，我終不障他勝善品。」

爾時，世尊讚善現曰：「善哉！善哉！汝今善能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能勸勵諸菩薩摩訶薩，令深歡喜勤修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我既知恩如何不報！所以者何？過去諸佛及諸弟子，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教授教誡、攝受護念。世尊爾時亦於中學清淨梵行，今證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饒益我等。故我今者應隨佛教，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教授教誡、攝受護念，令勤修學清淨梵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窮未來際，利益安樂一切有情，是則名為報彼恩德。」

具壽善現告帝釋言：「汝問『云何菩薩摩訶薩應住、應學般若波羅蜜多？』者，諦聽！諦聽！當為汝說，諸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所應住及應學相。

「憍尸迦！諸菩薩摩訶薩被大功德鎧，應以空相安住般若波羅蜜多，不應住色，不應住受、想、行、識，不應住預流果，不應住一來、不還、阿羅漢果，不應住獨覺菩提，不應住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不應住此是色，不應住此是受、想、行、識，不應住此是預流果，不應住此是一來、不還、阿羅漢果，不應住此是獨覺菩提，不應住此是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不應住色若常若無常，不應住受、想、行、識若常若無常；不應住色若樂若苦，不應住受、想、行、識若樂若苦；不應住色若我若無我，不應住受、想、行、識若我若無我；不應住色若淨若不淨，不應住受、想、行、識若淨若不淨；不應住色若空若不空，不應住受、想、行、識若空若不空；不應住預流果是無為所顯，不應住一來、不還、阿羅漢果是無為所顯，不應住獨覺菩提是無為所顯，不應住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是無為所顯；不應住預流果是真福田應受供養，不應住預流果極七返有必入涅槃；不應住一來果是真福田應受供養，不應住一來果未至究竟一來此間作苦邊際；不應住不還果是真福田應受供養，不應住不還果往彼滅度不復還來；不應住阿羅漢果是真福田應受供養，不應住阿羅漢果今世定入無餘涅槃；不應住獨覺是

真福田應受供養，不應住獨覺超聲聞地不至佛地而般涅槃；不應住佛是真福田應受供養，不應住佛超異生地、超聲聞地、超獨覺地、超菩薩地安住佛地，利益安樂無量無數無邊有情，令入無餘般涅槃界；不應住佛度脫無量無邊有情，令於三乘各得決定，作如是等諸佛事已，入無餘依般涅槃界。」

時，舍利子作是念言：「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不應住佛安住佛地，利益安樂無量無數無邊有情，令入無餘般涅槃界，不應住佛度脫無量無邊有情，令於三乘各得決定，作如是等諸佛事已，入無餘依般涅槃界，亦不應住諸餘法等者，是諸菩薩摩訶薩眾當云何住？」

具壽善現承佛威神，知舍利子心之所念，便謂之曰：「於意云何？諸如來心為何所住？」

時，舍利子語善現言：「諸如來心都無所住。所以者何？心無所住故名如來、應、正等覺，謂不住有為界，亦不住無為界，亦非不住。」

時，具壽善現謂舍利子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亦復如是，如諸如來、應、正等覺，於一切法心無所住亦非不住。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如諸如來、應、正等覺，以無所得而為方便，應如是住、應如是學。」

爾時，眾中有諸天子竊作是念：「諸藥叉等言詞呪句，種種差別雖復隱密，而我等輩猶可了知。大德善現於深般若波羅蜜多，雖以種種言詞顯示，然我等輩竟不能解。」

具壽善現知諸天子心之所念，便告彼言：「汝諸天子於我所說不能解耶？」

諸天子言：「如是！如是！我於大德所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句義都不能解。」

具壽善現復告彼言：「我曾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中無說無示，汝亦不聞當何所解？何以故？諸天子！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中，文字言說皆遠離故。」

時，諸天子復作是念：「大德善現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中，雖復種種方便顯說欲令易解，然其義趣甚深轉甚深、微細更微細、難可測量。」

具壽善現知彼心念，便告之言：「天子當知！色非甚深非微細，受、想、行、識非甚深非微細，預流果非甚深非微細，一來、不還、阿羅漢果非甚深非微細，獨覺菩提非甚深非微細，諸佛無上正等菩提非甚深非微細。何以故？諸天子！以一切法微細甚深，說、聽、解者不可得故。由斯汝等於諸法中，應隨所說修深固忍。天子當知！諸有欲證欲住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要依此忍乃能證住。」

時，諸天子作是念言：「大德善現於今欲為何等有情說何等法？」

具壽善現知諸天子心之所念，而告彼言：「天子當知！吾今欲為如幻、如化、如夢有情，亦復宣說如幻、如化、如夢之法。何以故？諸天子！如是聽者於所說法無聞、無解、無所證故。」

時，諸天子問善現言：「能說、能聽及所說法，皆如幻、化、夢所見耶？」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如幻有情為如幻者說如幻法，如化有情為如化者說如化法，如夢有情為如夢者說如夢法。一切有情及一切法，無不皆如幻、化、夢境，以一切法、一切有情與幻、化、夢無二無別。天子當知！諸預流者及預流果，若一來者及一來果，若不還者及不還果，若阿羅漢及阿羅漢果，若諸獨覺及獨覺菩提，若諸如來、應、正等覺及佛無上正等菩提，無不皆如幻、化、夢境。」

時，諸天子問善現言：「豈諸如來、應、正等覺及佛無上正等菩提，亦如幻、化、夢所見耶？」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乃至涅槃，我亦說為如幻、如化、如夢所見。」

時，諸天子問善現言：「豈可涅槃亦如幻、化、夢所見境？」

善現答言：「設更有法勝涅槃者，我亦說為如幻、如化、如夢所見。所以者何？幻、化、夢境與一切法乃至涅槃無二無別，皆不可得、不可說故。」

爾時，舍利子、執大藏、滿慈子、大飲光等問善現言：「所說般若波羅蜜多，如是甚深誰能信受？」

具壽慶喜白大聲聞舍利子等言：「有不退轉菩薩摩訶薩，於此般若波羅蜜多能深信受，復有無量具足正見諸漏永盡大阿羅漢，於此般若波羅蜜多亦能信受。」

具壽善現作如是言：「如是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能信受。所以者何？此中無法可顯可示及可施設，既實無法可顯可示及可施設故，信受者亦不可得。」

時，天帝釋作是念言：「大德善現雨大法雨，我應化作微妙諸華奉散供養。」作是念已，即便化作微妙諸華散善現上。

具壽善現作是念言：「今所散華於諸天處未曾見有，是華微妙，定非水陸草木所生，應是諸天從心化出。」

時，天帝釋既知善現心之所念，謂善現言：「此所散華，實非水陸草木所生，亦非諸天從心化出。何以故？此所散華無生性故。」

爾時，善現語帝釋言：「此華不生即非華也！」

時，天帝釋竊作是念：「大德善現智慧甚深，不壞假名而說實義。」

作是念已，白善現言：「如是！如是！誠如尊教。諸菩薩摩訶薩於諸法中，隨尊者教應如是學。」

具壽善現語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諸菩薩摩訶薩於諸法中，隨我所教應如是學。」

「憍尸迦！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不於色學，不於受、想、行、識學，不於預流果學，不於一來、不還、阿羅漢果學，不於獨覺菩提學，不於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學，若不於此諸地而學，是名學佛一切智智。若能學佛一切智智，則學無量無邊佛法。若學無量無邊佛法，則不學色有增有減，亦不學受、想、行、識有增有減。若不學色

有增有減，亦不學受、想、行、識有增有減，則不學色有取有捨，亦不學受、想、行、識有取有捨。若不學色有取有捨，亦不學受、想、行、識有取有捨，則不學一切法有取有捨。若不學一切法有取有捨，則不學諸法有可攝受、有可滅壞。若不學諸法有可攝受、有可滅壞，則不學一切智智有可攝受、有可滅壞。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名為真學一切智智，速能證得一切智智。」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若菩薩摩訶薩不學諸法有可攝受、有可滅壞，亦不學一切智智有可攝受、有可滅壞，是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名為真學一切智智，速能證得一切智智耶？」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若菩薩摩訶薩不學諸法有可攝受、有可滅壞，亦不學一切智智有可攝受、有可滅壞，是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名為真學一切智智，速能證得一切智智，以無所得為方便故。」

爾時，天帝釋問舍利子言：「諸菩薩摩訶薩所學般若波羅蜜多，當於何求？」

舍利子言：「諸菩薩摩訶薩所學般若波羅蜜多，當於善現所說中求。」

天帝釋問舍利子言：「是誰神力為依持故，而令尊者作如是說？」

舍利子言：「如來神力為依持故，我作是說。」

時，天帝釋復問具壽舍利子言：「是誰神力為依持故，尊者善現能說般若波羅蜜多？」

舍利子言：「如來神力為依持故，具壽善現能說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善現告天帝釋言：「汝之所問『是誰神力為依持故，令我善現能說般若波羅蜜多？』者，憍尸迦！當知定是如來神力為依持故，令我善現能說般若波羅蜜多。」

「憍尸迦！汝之所問『諸菩薩摩訶薩所學般若波羅蜜多，當於何求？』者，憍尸迦！諸菩薩摩訶薩所學般若波羅蜜多，不應於色求，不應離色求；不應於受、想、行、識求，不應離受、想、行、識求。所以者何？色非般若波羅蜜多，亦非離色而有般若波羅蜜多；受、想、行、識亦非般若波羅蜜多，亦非離受、想、行、識而有般若波羅蜜多。」

時，天帝釋白善現言：「諸菩薩摩訶薩所學般若波羅蜜多，是大波羅蜜多，是無量波羅蜜多，是無邊波羅蜜多。」

善現報言：「如是！如是！憍尸迦！諸菩薩摩訶薩所學般若波羅蜜多，是大波羅蜜多，是無量波羅蜜多，是無邊波羅蜜多。何以故？憍尸迦！色大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大；受、想、行、識大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大。憍尸迦！色無量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量；受、想、行、識無量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量。憍尸迦！色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受、想、行、識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

「復次，憍尸迦！所緣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憍尸迦！云何所緣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謂一切法前、中、後際皆不可得說為無邊，法無邊故所緣亦無邊，由此般若波羅蜜多亦說無邊。是故我說所緣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

「復次，憍尸迦！一切法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憍尸迦！云何一切法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謂一切法邊不可得。所以者何？以一切色前、中、後邊皆不可得，一切受、想、行、識前中後邊皆不可得，由此般若波羅蜜多前、中、後邊亦不可得。是故我說一切法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

「復次，憍尸迦！一切有情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所以者何？一切有情邊不可得。是故我說一切有情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

時，天帝釋問善現言：「大德！云何一切有情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

善現答言：「憍尸迦！非有情類其數眾多，計算其邊不可得故，作如是說：一切有情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

天帝釋言：「為何義故作如是說？」

善現告言：「憍尸迦！我今問汝，隨汝意答。於意云何？言有情，有情者是何法增語？」

天帝釋言：「言有情，有情者非法增語亦非非法增語，但是假立客名所攝、無事名所攝、無主名所攝、無緣名所攝。」

善現復言：「憍尸迦！於意云何？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中，為顯示有實有情不？」

天帝釋言：「不也！大德！」

善現告言：「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中，既不顯示有實有情故說無邊，以彼中、邊不可得故。」

「憍尸迦！於意云何？若諸如來、應、正等覺，經如殑伽沙數大劫，以無邊音說有情類無量名字，此中頗有真實有情有生滅不？」

天帝釋言：「不也！大德！何以故？以諸有情本性淨故。彼從本來無所有故，非無所有可有生滅。」

善現告言：「由斯義故，我作是說：一切有情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憍尸迦！由此當知諸菩薩摩訶薩所學般若波羅蜜多，應說為大、無量、無邊。」

爾時，會中天帝釋等欲界諸天、梵天王等色界諸天，及大自在神仙天女，歡喜踊躍，同時三返高聲唱言：「善哉！善哉！佛出世故，尊者善現承佛威神，善為我等宣說、開示微妙法性，所謂般若波羅蜜多，令諸天、人、阿素洛等獲大饒益。若菩薩摩訶薩能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說修行常不捨離，我等於彼，恭敬供養如佛世尊

。」

爾時，佛告諸天等言：「如是！如是！若菩薩摩訶薩於此般若波羅蜜多，以無所得而為方便，能如說行常不遠離，汝諸天等，皆應供養如佛世尊。天等當知！我於往昔然燈佛時，蓮華王都四衢道首見然燈佛，獻五莖華，布髮掩泥聞正法要，以無所得為方便故，便不遠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餘無量無邊佛法。時，然燈佛即便授我無上正等大菩提記，作是言：『善男子！汝於來世過無數劫，於此世界賢劫之中，當得作佛，號能寂如來、應、正等覺，廣說乃至佛、薄伽梵，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度無量眾。』」

時，諸天等俱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為希有，令諸菩薩摩訶薩眾，速能引攝一切智智，盡未來際利樂有情。」

第四分供養率堵波品第三之一

爾時，世尊知欲、色界諸天神眾及諸苾芻、苾芻尼等四眾雲集，恭敬信受同為明證，即便顧命天帝釋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及廣為他無倒宣說，當知是輩，一切惡魔、人非人等不能得便，一切災橫皆不能及，身心安樂無病長壽。復次，憍尸迦！若諸天子已發無上正等覺心，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若未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皆應來至是善男子、善女人所，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理思惟甚深義趣，令得究竟轉為他說。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在空宅、若在曠野、若在險道及危難處，終不怖畏驚恐毛豎，諸天善神常來擁護。」

時，四天王及彼天眾，合掌恭敬俱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我等常隨恭敬守護，不令一切災橫侵惱。」

時，天帝釋及諸天眾，合掌恭敬俱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我等常隨恭敬守護，不令一切災橫侵惱。」

時，梵天王及諸梵眾，合掌恭敬俱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我等常隨恭敬守護，不令一切災橫侵惱。」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攝受如是現法功德。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攝受般若波羅蜜多，則為攝受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世尊告天帝釋：「如是！如是！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攝受般若波羅蜜多，則為具足攝受六種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所獲功德，汝應諦聽，極善思惟！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天帝釋言：「唯然！願說！我等樂聞。」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憍尸迦！若有諸惡外道梵志，若諸惡魔及魔眷屬，若餘暴惡增上慢者，於是菩薩摩訶薩所，欲作種種不饒益事，彼適興心速自遭禍，必當殄滅不果所願。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法爾能令起惡心者自遭殃禍不果所願。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此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其地方所，若有惡魔及魔眷屬，或有種種外道梵志，及餘暴惡增上慢者，憎嫉正法欲為障礙，詰責違拒令速隱沒，雖有此願終不能成。彼因暫聞般若聲故，眾惡漸滅功德漸生，後依三乘得盡苦際，或脫惡趣生天、人中。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獲如是等功德勝利。

「憍尸迦！如有妙藥名曰莫耆，是藥威勢能銷眾毒，如是妙藥隨所在處，諸毒蟲類不能逼近。有大毒蛇饑行求食，遇見生類欲螫噉之，其生怖死奔趣妙藥，蛇聞藥氣尋便退走。何以故？憍尸迦！如是妙藥具大威勢，能益身命銷伏諸毒。憍尸迦當知！般若波羅蜜多具大威勢亦復如是，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諸惡魔等於此菩薩摩訶薩所欲為惡事，由此般若波羅蜜多威神力故，令彼惡事於其方所自當殄滅無所能為。何以故？憍尸迦！由此般若波羅蜜多具大威力，能摧眾惡增善法故。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此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四大天王及天帝釋、堪忍界主大梵天王、淨居天等并餘善神常來擁護，不令一切災橫侵惱，如法所求無不滿足。十方世界現在如來、應、正等覺，亦常護念，令惡漸滅善法漸增。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言詞威肅聞皆敬受，發言稱量語不喧雜，堅事善友深知恩報，不為慳嫉、忿恨、覆惱、諂、誑、矯等隱蔽其心。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深般若波羅蜜多增上威力調伏身心，令其遠離貪、恚，癡等隨眠、纏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具念

正知慈、悲、喜、捨，常作是念：『我不應隨慳貪勢力，若隨彼力貧窮下賤，則我布施不得圓滿；我不應隨破戒勢力，若隨彼力墮諸惡趣，則我淨戒不得圓滿；我不應隨忿恚勢力，若隨彼力當缺諸根形貌醜陋，不具菩薩圓滿色身，亦復不能圓滿安忍；我不應隨懈怠勢力，若隨彼力則不能修菩薩勝道，亦不圓滿增上精進；我不應隨散亂勢力，若隨彼力便不能修菩薩勝定，則諸靜慮不得圓滿；我不應隨愚癡勢力，若隨彼力則我勝慧不得圓滿，不超聲聞、獨覺等地，況得無上正等菩提！是故我今不應隨彼慳貪等力。』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思惟常得正念，諸惡煩惱不蔽其心。

「憍尸迦！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獲如是等功德勝利。」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三十九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四十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四分供養率堵波品第三之二

爾時，天帝釋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奇希有，能調菩薩摩訶薩眾令離高心，迴向所求一切智智。」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云何般若波羅蜜多甚奇希有，能調菩薩摩訶薩眾令離高心，迴向所求一切智智？」

時，天帝釋白言：「世尊！若菩薩摩訶薩不依般若波羅蜜多，修行布施乃至般若及餘種種諸佛法時，無方便善巧故，雖修諸善而起高心，不能迴向一切智智；若菩薩摩訶薩依止般若波羅蜜多，修行布施乃至般若及餘種種諸佛法時，有方便善巧故，所修諸善調伏高心，迴向所求一切智智。」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身心安樂，不為一切災橫侵惱。若在軍旅交戰陣時，至心念誦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有情慈悲護念，不為刀杖之所傷殺，所對怨敵皆起慈心，設起惡心自然退敗。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在軍旅刀箭所傷失命喪身，終無是處。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自能降伏煩惱、惡業、種種刀杖，亦能除他煩惱、惡業、諸刀杖故。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書寫、解說、廣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一切毒藥、蠱道、鬼魅、厭禱、呪術皆不能害，水不能溺，火不能燒、刀杖、惡獸、怨賊、惡神、眾邪、魍魎不能傷害。何以故？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諸呪王，最上、最妙、無能及者，具大威力，能伏一切，不為一切之所降伏。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精勤修學如是呪王，不為自害，不為他害，不為俱害。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學此般若波羅蜜多大呪王時，於我及法雖無所得，而證無上正等菩提，由斯獲得一切智智，觀有情類心行差別，隨宜為轉無上法輪，令如說行得大饒益。何以故？憍尸迦！過去未來現在菩薩，皆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無所不得、無所不證，是故說名一切智智。」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此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書寫、解說、廣令流布，得如是等現法當來種種功德。」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置清淨處供養恭敬、尊重讚歎，雖不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亦不為他開示分別，而此住處國邑王都人非人等不為一切災橫疾疫之所傷害。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怖畏怨家、惡獸、災橫、厭禱、疾疫、毒藥、呪等，應書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隨多少分香囊盛貯置寶筒中，恒隨自身供養恭敬，諸怖畏事皆悉銷除，天、龍、鬼神常來守護，唯除宿世惡業應受。憍尸迦！譬如有人或傍生類，入菩提樹院或至彼院邊，人非人等不能傷害。何以故？憍尸迦！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皆坐此處，證得無上正等菩提，得菩提已施諸有情無恐、無怖、無怨、無害身心安樂。當知般若波羅蜜多隨所住處亦復如是，一切天、龍、阿素洛等常來守護。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隨所住處，當知是處即真制多，一切有情皆應敬禮，當以種種上妙供具，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所以者何？是諸有情歸依處故。」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復以種種上妙華鬘、塗散等香、衣服、瓔珞、寶幢、幡蓋、眾妙、珍奇、伎樂、燈明而為供養；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佛涅槃後起窣堵波七寶嚴飾，寶函盛貯佛設利羅安置其中，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復以種種上妙華鬘、塗散等香、衣服、瓔珞、寶幢、幡蓋、眾妙、珍奇、伎樂、燈明而為供養。二所獲福，何者為多？」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我還問汝，當隨意答。於意云何？如來所得一切智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及所依身，依何等道修學而得？」

天帝釋言：「如來所得一切智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及所依身，皆依般若波羅蜜多修學而得。」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我依般若波羅蜜多修學故，得一切智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及所依身。何以故？憍尸迦！不學般若波羅蜜多，有能獲得一切智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及所依身，無有是處。

「憍尸迦！非但獲得相好身故說名如來、應、正等覺，要由證得一切智智乃名如來、應、正等覺。憍尸迦！如來所得一切智智，要由般若波羅蜜多為因故起，佛相好身但為依處，若不依止佛相好身無由而起，是故般若波羅蜜多，正為因生一切智智，欲令此智現前相續故，復修集佛相好身。此相好身若非遍智所依處者，一切天、龍、人非人等不應竭誠供養恭敬。以相好身與佛遍智為所依止故，諸天、龍、人非人等供養恭敬。由此緣故，我涅槃後，諸天、龍神、人非人等供養恭敬我設利羅。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則為供養一切智智及所依止佛相好身并涅槃後佛設利羅。何以故？憍尸迦！一切智智及相好身并設利羅，皆以般若波羅蜜多為根本故。以是故，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復以種種上妙華鬘乃至燈明而為

供養。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佛涅槃後起窣堵波七寶嚴飾，寶函盛貯佛設利羅安置其中，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復以種種上妙華鬘乃至燈明而為供養。二所獲福，前者為多無量倍數。何以故？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養般若波羅蜜多，即為供養一切智智佛相好身設利羅故。」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瞻部洲人於此般若波羅蜜多，不能書寫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不能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彼豈不知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獲得種種功德勝利？」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我還問汝，當隨意答。於意云何？瞻部洲內有幾許人成佛證淨、成法證淨、成僧證淨？有幾許人得預流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或阿羅漢果？有幾許人發心定趣獨覺菩提？有幾許人發心定趣諸佛無上正等菩提？」

天帝釋言：「瞻部洲內有少許人成佛證淨、成法證淨、成僧證淨，轉少許人得預流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或阿羅漢果，轉少許人發心定趣獨覺菩提，轉少許人發心定趣諸佛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憍尸迦！瞻部洲內極少分人成佛證淨、成法證淨、成僧證淨，轉少分人得預流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或阿羅漢果，轉少分人發心定趣獨覺菩提，轉少分人發心定趣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轉少分人既發心已，精勤修學趣菩提行，轉少分人精勤修學菩提行時，於此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受，轉少分人深信受已，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轉少分人既修行已，漸次安住不退轉地，轉少分人，住此地已，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憍尸迦！若菩薩摩訶薩已得安住不退轉地，求證無上正等菩提，乃能深心恭敬信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亦能為他無倒宣說，復以種種上妙華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憍尸迦！我以無障清淨佛眼遍觀十方無邊世界，雖有無量無數有情發菩提心修菩薩行，而由遠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若一、若二、若三有情得住菩薩不退轉地，多分退墮聲聞、獨覺下意、下行、下劣地中。何以故？憍尸迦！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功德無邊甚難可證，惡慧懈怠下劣、精進下劣、勝解下劣有情不能證得。」

「是故，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欲住菩薩不退轉地，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無留難者，應於般若波羅蜜多數數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好請問師，樂為他說，復應書寫、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應作是念：『如來昔住菩薩地時，常勤修學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我等亦應精勤修學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我大師，我隨彼學所願當滿。』憍尸迦！諸菩薩摩訶薩若佛住世、若涅槃後，常應依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精勤修學。」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宣說流布，或有書寫、眾寶嚴飾，復持種種上妙華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幾許福？」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不可稱計，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諸如來般涅槃後，為供養佛設利羅故，以妙七寶起窠堵波，種種珍奇間雜嚴飾，復持種種天妙華鬘乃至燈明，盡其形壽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以清淨心恭敬信解，為求無上正等菩提，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宣說開示，以增上慧審諦觀察。為令正法久住世故，為令佛眼無斷壞故，為令正法不隱沒故，攝受菩薩令增長故，為令世間清淨法眼無斷壞故，書寫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嚴飾，復持種種上妙華鬘、塗散等香、衣服、瓔珞、寶幢、幡蓋、眾妙。珍奇、伎樂、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功德甚多於前無量無數。

「復次，憍尸迦！置此一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諸如來般涅槃後，為供養佛設利羅故，以妙七寶起窠堵波，種種珍奇間雜嚴飾，如是充滿一瞻部洲、或四大洲、或小千界、或中千界、或復三千大千世界，皆持種種天妙華鬘乃至燈明，盡其形壽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以清淨心恭敬信解，為求無上正等菩提，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宣說開示，以增上慧審諦觀察。為令正法久住世故，為令佛眼無斷壞故，為令正法不隱沒故，攝受菩薩令增長故，為令世間清淨法眼無斷壞故，書寫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嚴飾，復持種種上妙華鬘、塗散等香、衣服、瓔珞、寶幢、幡蓋、眾妙、珍奇、伎樂、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功德甚多於前無量無數。

「復次，憍尸迦！置如是事。假使於此瞻部洲中一切有情，或四大洲一切有情，或小千界一切有情，或中千界一切有情，或復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各於如來般涅槃後，為供養佛設利羅故，以妙七寶各各起一大窠堵波，種種珍奇間雜嚴飾，皆持種種天妙華鬘乃至燈明，盡其形壽各各於自窠堵波所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意云何？此瞻部洲、或四大洲、或小千界、或中千界、或大千界諸有情類，由是因緣獲福多

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以清淨心恭敬信解，為求無上正等菩提，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宣說開示，以增上慧審諦觀察。為令正法久住世故，為令佛眼無斷壞故，為令正法不隱沒故，攝受菩薩令增長故，為令世間清淨法眼無斷壞故，書寫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嚴飾，復持種種上妙華鬘、塗散等香、衣服、瓔珞、寶幢、幡蓋、眾妙、珍奇、伎樂、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功德甚多於前無量無數。」

「復次，憍尸迦！置如是事。假使於此瞻部洲中諸有情類，非前非後皆得為人，此一人為供養佛設利羅故，於諸如來般涅槃後，以妙七寶起窣堵波，種種珍奇間雜嚴飾，如是一一滿瞻部洲；或四大洲諸有情類，非前非後皆得為人，此一人為供養佛設利羅故，於諸如來般涅槃後，以妙七寶起窣堵波，種種珍奇間雜嚴飾，如是一一滿四大洲；或小千界諸有情類，非前非後皆得為人，此一人為供養佛設利羅故，於諸如來般涅槃後，以妙七寶起窣堵波，種種珍奇間雜嚴飾，如是一一滿小千界；或中千界諸有情類，非前非後皆得為人，此一人為供養佛設利羅故，於諸如來般涅槃後，以妙七寶起窣堵波，種種珍奇間雜嚴飾，如是一一滿中千界；或復三千大千世界諸有情類，非前非後皆得為人，此一人為供養佛設利羅故，於諸如來般涅槃後，以妙七寶起窣堵波，種種珍奇間雜嚴飾，如是一一滿大千界。如是諸人，各持種種天妙華鬘乃至燈明，或經一劫或一劫餘，各各於自窣堵波所，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意云何？此瞻部洲、或四大洲、或小千界、或中千界、或大千界諸有情類，由是因緣獲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以清淨心恭敬信解，為求無上正等菩提，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宣說開示，以增上慧審諦觀察。為令正法久住世故，為令佛眼無斷壞故，為令正法不隱沒故，攝受菩薩令增長故，為令世間清淨法眼無斷壞故，書寫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嚴飾，復持種種上妙華鬘、塗散等香、衣服、瓔珞、寶幢、幡蓋、眾妙、珍奇、伎樂、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功德甚多於前無量無數。」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則為供養恭敬、尊重讚歎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一切智智。」

「世尊！且置所說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為供養佛設利羅故，各於如來般涅槃後，以妙七寶起窣堵波。假使十方各如菟伽沙等世界一切有情，非前非後皆得為人，此一人各於如來般涅槃後，為供養佛設利羅故，以妙七寶起窣堵波，種種珍奇間雜嚴飾，如是一一各滿十方菟伽沙等諸佛世界，各持種種天妙華鬘乃至燈明，或經一劫或一劫餘，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諸有情由此因緣所獲福聚，雖復無量而復有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以清淨心恭敬信解，為求無上正等菩提，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宣說開示，以增上慧審諦觀察。為令正法久住世故，為令佛眼無斷壞故，為令正法不隱沒故，攝受菩薩令增長故，為令世間清淨法眼無斷壞故，書寫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嚴飾，復持種種上妙華鬘、塗散等香、衣服、瓔珞、寶幢、幡蓋、眾妙、珍奇、伎樂、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功德甚多於彼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不可稱計，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所獲福聚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不可稱計，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何以故？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一切智智，一切如來一切智智，能生諸佛設利羅故。」

「以是故，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以清淨心恭敬信解，為求無上正等菩提，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宣說開示，以增上慧審諦觀察。為令正法久住世故，為令佛眼無斷壞故，為令正法不隱沒故，攝受菩薩令增長故，為令世間清淨法眼無斷壞故，書寫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嚴飾，復持種種上妙華鬘、塗散等香、衣服、瓔珞、寶幢、幡蓋、眾妙、珍奇、伎樂、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功德於前所造諸窣堵波及供養福，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爾時，會中四萬天子，同聲共白天帝釋言：「大仙！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應當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及廣為他分別解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所以者何？若能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及廣為他分別解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則令一切惡法損減、善法增益。」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汝應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及廣為他分別解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所以者何？若阿素洛及惡朋黨起如是念：『我等當與三十三天共興戰爭。』爾時，汝等諸天眷屬，應各至誠誦念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時，阿素洛及彼朋黨所起惡心即皆息滅。」

時，天帝釋即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是一切呪王，最尊最勝、最上最妙，能伏一切，不為一切之所降伏。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滅一切惡不善法，能滿一切殊勝善法。」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何以故？憍尸迦！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度有情眾。我亦依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為諸天、人說無上法。

「憍尸迦！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世間便有覺支相應十善業道、若四靜慮、若四無量、若四無色定、若三十七菩提分法、若六神通、若餘無量無邊佛法。憍尸迦！以要言之，八萬四千諸善法蘊，無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出現於世。憍尸迦！一切佛智、自然起智、不思議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出現於世。憍尸迦！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世間便有菩薩出現；依菩薩故，世間便有覺支相應十善業道、若四靜慮、若四無量、若四無色定、若三十七菩提分法、若六神通、若餘無量無邊佛法皆得出現。若諸如來、應、正等覺不出世時，唯有菩薩由先所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等流勢力，成就殊勝方便善巧，哀愍世間諸有情故，施設建立覺支相應十善業道、若四靜慮、若四無量、若四無色定、若三十七菩提分法、若六神通、若餘無量無邊佛法。憍尸迦！譬如夜分因滿月輪光明照觸，星宿、藥等隨其勢力皆得增盛。如是如來、應、正等覺，前已滅度，正法隱沒，後未出時，世間所有法行、妙行，一切皆依菩薩出現。菩薩所有方便善巧，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成辦。是故般若波羅蜜多是諸殊勝善法根本。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當得成就現在、未來世、出世間功德勝利。」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云何成就現在未來世、出世間功德勝利？」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現在不為一切毒藥、厭禱、呪術之所傷害，火不能燒，水不能溺，諸刀杖等亦不能害，乃至不為四百四病之所殞歿，唯除先世定業異熟現世應受。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遭官事、怨賊逼迫，至心誦念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至其所終不為彼譴罰加害，欲求其短皆不能得。何以故？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威神勢力法令爾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有欲至國王、王子、大臣等處，至心誦念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定為王等歡喜問訊、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誦般若波羅蜜多，常於有情引發種種慈悲事故，由此因緣，曠野、險難、人非人等，諸求短者皆不得便。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當得成就諸如是等所有現在功德勝利。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隨所生處，常不遠離諸勝善法，不墮惡趣，饒益有情，漸能證得一切智智。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當得成就諸如是等所有未來功德勝利。」

爾時，眾多外道梵志，欲求佛過來詣佛所。時，天帝釋見已，念言：「今此眾多外道梵志，來趣法會伺求佛短，將非般若留難事耶？我當誦念從佛所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彼邪徒復道而去。」念已便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是眾多外道梵志遙申敬禮、右邊世尊復道而去。

時，舍利子見已念言：「彼有何緣適來還去？」

佛知其意，告舍利子：「彼諸外道來求我失，由天帝釋誦念般若波羅蜜多令彼還去。舍利子！我都不見彼諸外道有少白法，唯懷惡心為求我過來至我所。舍利子！我都不見一切世間有諸天魔及外道等，有情之類說般若時懷勃惡心來求得便，般若威力無能壞故。」

爾時，惡魔竊作是念：「今佛四眾前後圍遶，欲、色界天皆來集會，宣說般若波羅蜜多。此中必有諸大菩薩，親於佛前受菩提記，當得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空我境界。我當往至破壞其眼。」作是念已，化作四軍，奮威勇銳來詣佛所。

時，天帝釋見已念言：「將非惡魔化作斯事，欲來惱佛并與般若波羅蜜多而作留難。何以故？如是四軍嚴飾殊麗，諸王軍眾皆不能及，定是惡魔之所化作。惡魔長夜伺求佛短，壞諸有情所修勝事，我當誦念從佛所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彼惡魔復道而去。」

時，天帝釋念已，便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是惡魔漸退而去，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威力逼故。

時，有無量三十三天俱時化作天妙音華，踊身空中而散佛上，合掌恭敬同白佛言：「願此般若波羅蜜多在瞻部洲人中久住，乃至般若波羅蜜多在瞻部洲人間流布。當知是處佛、法、僧寶常不滅沒，饒益世間令獲殊勝利益安樂。」

時，彼諸天復各化作天妙音華而散佛上，重白佛言：「若諸有情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惡魔及彼眷屬伺求其短不能得便。」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若諸有情但聞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名字，當知如是諸有情類，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於諸佛所發弘誓願，多集善根能成是事，非從少小善根中來，況能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當知如是諸有情類，功德智慧不可思議。所以者何？欲求諸佛一切智智，應於般若波羅蜜多理趣中求，如有情類欲求大寶，應於大海方便勤求，如是欲求一切智智，應於般若波羅蜜多理趣中求。」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諸佛所得一切智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成辦。是故般若波羅蜜多，是諸佛法最勝根本。」

爾時，慶喜便白佛言：「世尊！何緣不讚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波羅蜜多及餘功德，唯讚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慶喜：「由此般若波羅蜜多能與前五波羅蜜多及餘功德為尊為導，故我偏讚。」

「復次，慶喜！於意云何？若不迴向一切智智，而修布施乃至般若，此可名為真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不？」

慶喜對曰：「不也！世尊！要由迴向一切智智，而修布施乃至般若，乃可名為真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慶喜：「於意云何？若不迴向一切智智，而修布施乃至般若，如是所修得名布施等波羅蜜多不？」

慶喜對曰：「不也！世尊！要由迴向一切智智，而修布施乃至般若，如是所修乃得布施等波羅蜜多名。」

佛告慶喜：「於意云何？若不迴向一切智智，而修善根，如是善根得究竟不？」

慶喜對曰：「不也！世尊！要由迴向一切智智，而修善根，如是善根乃得究竟。」

佛告慶喜：「於意云何？若離般若波羅蜜多為能真迴向一切智智不？」

慶喜對曰：「不也！世尊！要有般若波羅蜜多乃真迴向一切智智。」

佛告慶喜：「於意云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威神功德可思議不？」

慶喜對曰：「不也！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威神功德不可思議，諸餘善根皆不能及。」

佛告慶喜：「由此因緣，我說般若波羅蜜多能與前五波羅蜜多及餘功德為尊為導，能令前五波羅蜜多及餘功德究竟圓滿，故我偏讚。若讚般若波羅蜜多，亦讚前五波羅蜜多及餘功德。」

爾時，慶喜復白佛言：「云何迴向一切智智，而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及餘功德？」

佛告慶喜：「以無二為方便、無生為方便、無所得為方便，迴向一切智智，應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及餘功德。」

具壽慶喜復白佛言：「以何無二為方便、無生為方便、無所得為方便，迴向一切智智，應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及餘功德？」

佛告慶喜：「以色乃至識無二為方便、無生為方便、無所得為方便，迴向一切智智，應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及餘功德。以色等法皆性空故，色等性空與布施等皆無二故。慶喜當知！由深般若波羅蜜多，乃能迴向一切智智，由能迴向一切智智，令布施等無邊功德究竟圓滿。是故般若波羅蜜多，與布施等一切功德為尊為導。」

「慶喜當知！譬如大地以種散中，眾緣和合便得生長，應知大地與種生長為所依止、為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羅蜜多及所迴向一切智智，與布施等一切功德為所依止、為能建立，令得生長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與布施等一切功德為尊為導故，我偏讚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非餘功德，若讚般若即讚餘故。」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四十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四十一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四分供養率堵波品第三之三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今者如來、應、正等覺，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勝利說猶未盡。何以故？我從世尊所受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勝利，甚深、甚廣、量無邊際。諸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復持種種上妙華鬘乃至燈明而為供養，所獲功德亦無邊際。」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憍尸迦！我不說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但有前說功德勝利。何以故？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具足無邊功德勝利，分別演說不可盡故。憍尸迦！我亦不說：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復持種種上妙華鬘乃至燈明而為供養。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但有前說功德勝利。何以故？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以清淨心恭敬信受，為求無上正等菩提，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宣說、開示，以增上慧審諦觀察。欲令正法久住世故，欲令佛眼無斷壞故，欲令正法不隱沒故，攝受菩薩令增長故，欲令世間清淨法眼無缺減故，書寫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嚴飾，復持種種上妙華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我說獲得現在未來無量無邊功德勝利。」

時，天帝釋即白佛言：「我等諸天常隨守護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令一切人非人等種種惡緣之所損害。」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廣為他宣說、開示。時，有無量百千天子，為聽法故皆來集會，歡喜踊躍，敬受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天子以天威力，令說法師增益辯才宣揚無盡，不樂說者令其樂說，身心疲極令得康強。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得如是等現在利益。」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四眾中宣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無怯怖，不為一切論難所伏。所以者何？彼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所護持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祕密藏中具廣分別一切法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善住法空，都不見有能難、所難及所說故，亦不見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求短故，亦復不見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有過失故，是故不為一切異學論難所屈。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眾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如是等現世利益。」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不沈沒亦

不憂悔、不恐不怖。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見有法可令沈沒、憂悔、恐怖，於諸法中無所執著。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乃至流布，得如是等現世利益。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復持種種上妙華鬘乃至燈明而為供養。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恒為父母、師長、親友、國王、大臣及諸沙門、婆羅門等之所敬愛，亦為十方諸佛、菩薩、聲聞、獨覺之所護念，復為世間諸天、魔、梵、人及非人之所守衛，一切災橫皆自消滅，外道異論皆不能伏。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乃至供養，得如是等現在利益。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寫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置清淨處，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時，此三千大千國土及餘十方無邊世界，所有四大王眾天乃至廣果天，已發無上菩提心者，常來此處觀禮、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右邊禮拜、合掌而去。諸淨居天亦常來此觀禮、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右邊禮拜、合掌而去。有大威德諸龍、藥叉，廣說乃至人非人等亦常來此觀禮、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右邊禮拜合掌而去。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應作是念：『今此三千大千國土及餘十方無邊世界，一切天、龍廣說乃至人非人等，常來至此觀禮、讀誦我所書寫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右邊禮拜合掌而去。此我則為已設法施。』作是念已，歡喜踊躍，令所獲福倍復增長。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無邊界天、龍、藥叉、阿素洛等常隨擁護所住之處，人非人等不能損害，唯除宿世定惡業因現在應熟，或轉重惡現世輕受。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威神力，獲如是等現世種種功德勝利。」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何驗知有此三千大千國土及餘十方無邊世界天、龍、藥叉、阿素洛等，來至其處觀禮、讀誦彼所書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合掌右邊歡喜護念？」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見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在之處，有妙光明，或聞其處異香氛郁，或復聞有微細樂音。當知爾時，有大神力威德熾盛諸天、龍等，來至其處觀禮、讀誦彼所書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合掌右邊歡喜護念。

「復次，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鮮淨行嚴麗其處，至心供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爾時，有大神力威德熾盛諸天、龍等，來至其處觀禮、讀誦彼所書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合掌右邊歡喜護念。憍尸迦！隨有如是具大

神力威德熾盛諸天、龍等，來至其處，此中所有惡鬼邪神驚怖、退散、無敢住者。由此因緣，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便廣大起淨勝解，所修善業倍復增明，諸有所為皆無障礙。以是故，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隨所在處，應當周匝除去糞穢，掃拭塗治香水散灑，敷設寶座而安置之，燒香散華張施幟蓋，寶幢、幡鐸間飾其中，眾妙、珍奇、金銀、寶器、衣服、瓔珞、伎樂、燈明、種種雜綵莊嚴其處。若能如是供養般若波羅蜜多，便有無量具大神力威德熾盛諸天、龍等，來至其處觀禮、讀誦彼所書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合掌右邊歡喜護念。

「復次，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如是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決定當得身心無倦、身心安樂、身心調柔、身心輕利。繫心般若波羅蜜多，夜寢息時無諸惡夢，唯得善夢，謂見如來、應、正等覺身真金色相好莊嚴，放大光明普照一切，聲聞、菩薩前後圍遶，身處眾中間佛為說布施等六波羅蜜多及餘善根相應法義。或於夢中見菩提樹，其量高廣眾寶莊嚴，有菩薩摩訶薩往詣其下結跏趺坐，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度有情眾。或於夢中見有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數大菩薩眾，論議決擇種種法義。或於夢中見十方界各有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佛，亦聞其聲，謂某世界有某如來、應、正等覺，若干百千俱胝那庾多菩薩摩訶薩、聲聞弟子恭敬圍遶，說如是法。或復夢中見十方界各有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佛入般涅槃，彼一一佛般涅槃後，各有施主為供養佛設利羅故，以妙七寶各起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數大率堵波。復於一一率堵波所，各以無量上妙華鬘乃至燈明，經無量劫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見如是類諸善夢相，若睡若覺身心安樂，諸天神等益其精氣，令彼自覺身體輕便，由此因緣，不多貪著飲食、醫藥、衣服、臥具，於四供養其心輕微。如瑜伽師入勝妙定，由彼定力滋潤身心，從定出已雖遇美膳而心輕微，此亦如是。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三千大千國土及餘十方無邊世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聲聞、菩薩、天、龍、藥叉、阿素洛等，具大神力勝威德者，慈悲護念，以妙精氣冥注身心，令其志勇體充盛故。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如是現在種種功德勝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應常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宣說開示，復持種種上妙華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雖於般若波羅蜜多，不能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宣說流布，而為正法久住世故，為令佛眼無斷壞故，為令正法不隱沒故，攝受菩薩令增長故，為令世間清淨法眼不滅沒故，書持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嚴飾，復持無量上妙華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亦得如前所說種種功德勝利。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能廣利樂無量無邊諸有情故。

「以是故，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種種現在、未來功德勝利，應於般若波羅蜜多以清淨心恭敬信受，為求無上正等菩提，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宣說開示，以增上慧審諦觀察。欲令正法久住世故，欲令佛眼無斷壞故，欲令正法不隱沒故，攝受菩薩令增長故，欲以法義分施有情令充足故，欲令調善諸有情類廣大佛眼無缺減故，書持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嚴飾，復以種種上妙華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若能如是，定獲無邊現在、未來功德勝利。」

第四分稱揚功德品第四

「復次，憍尸迦！假使充滿此瞻部洲佛設利羅以為一分，有書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門復為一分，於此二分，汝取何者？」

天帝釋言：「我意寧取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我於諸佛設利羅所，非不信樂供養恭敬，然諸佛身及設利羅，皆因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門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門功德威力所熏修故，乃為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一切菩薩摩訶薩眾皆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門，精勤修學證得無上正等菩提。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由般若波羅蜜多，通達真如、法界、法性及實際等成就法身。由法身故說名為佛，佛設利羅依法身故，乃為世間恭敬供養。」

「世尊！如我坐在三十三天善法殿中天帝座上，為諸天眾宣說正法時，有無量諸天子等，來至我所聽我所說，供養恭敬，右遶而去。我若不在彼法座時，諸天子等亦來其處，雖不見我，如我在時恭敬供養，咸言：『此處是天帝釋為諸天等說法之座，我等皆應如天主在，供養右遶禮拜而去。』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若有書寫、受持、讀誦，廣為有情宣說流布，當知是處恒有此土及餘十方無邊世界無量無數天、龍、藥叉、阿素洛等皆來集會，設無說者，敬重法故，亦於是處供養恭敬、右遶而去。」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與諸菩薩摩訶薩行，及佛所得一切智智，為因、為緣、為所依止、為能引發。是故我說：假使充滿此瞻部洲佛設利羅以為一分，有書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門復為一分，於此二分，我意寧取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且置充滿此瞻部洲佛設利羅以為一分。假使充滿四大洲界佛設利羅以為一分，若復充滿小千世界佛設利羅以為一分，若復充滿中千世界佛設利羅以為一分，若復充滿大千世界佛設利羅以為一分，有書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門復為一分，於此二分，我意寧取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我於諸佛設利羅，所非不信樂供養恭敬，然諸佛身及設利羅，皆因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門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門功德威力所熏修故，乃為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復次，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彼於當來不墮惡趣，遠離聲聞及獨覺地，不畏一切災橫、疾疫之所侵惱。如負債人怖畏債主，即便親近奉事國王，依王勢力得免怖畏。王喻般若波羅蜜多，彼負債人喻善男子、善女人等，依恃般若波羅蜜多，得離惡趣及餘怖畏。世尊！譬如有人依附王故、王攝受故，為諸世人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佛設利羅亦復如是，由深般若波羅蜜多所熏修故，為諸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王喻般若波羅蜜多，佛設利羅喻依王者。世尊！諸佛所得一切智智，亦依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成就故，我寧取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三千界作大饒益、具大神力，隨所在處，則為有佛作諸佛事，所謂利樂一切有情。世尊！譬如無價大寶神珠，具無量種勝妙威德，隨所住處有此神珠，人及非人終無惱害。設有男子或復女人，為鬼所執身心苦惱，若有持此神珠示之，由珠威力鬼便捨去。諸有熱病、或風、或痰、或熱風痰和合為病，若有繫此神珠著身，如是諸病無不除愈。此珠在闇能作照明，熱時能涼寒時能暖，隨地方所有此神珠時節調和不寒不熱。若地方所有此神珠，蛇蠍等毒無敢停止。設有男子或復女人，為毒所中楚痛難忍，若有持此神珠令見，珠威勢故毒即消滅。若諸有情身嬰癩疾、惡瘡、腫疱、目眩、醫等眼病、耳病、鼻病、舌病、喉病、身病、諸支節病，帶此神珠眾病皆愈。若諸池沼泉井等中，其水濁穢或將枯涸，以珠投之水便盈滿，香潔澄淨具八功德。若以青黃赤白紅紫碧綠雜綺種種色衣，裹此神珠投之於水，水隨衣綵作種種色。如是無價大寶神珠，威德無邊說不能盡，若置箱篋亦令其器具足成就無邊威德。設空箱篋由曾置珠，其器仍為眾人愛重。」

爾時，慶喜問帝釋言：「如是神珠為天獨有，人亦有耶？」

天帝釋言：「人中、天上俱有此珠，若在人中形小而重，若在地上形大而輕；又人中珠相不具足，在地上者其相周圓；天上神珠威德殊勝，無量倍數過人所有。」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為眾德本能滅無量惡不善法，隨所在處，令諸有情身心苦惱皆悉除滅，人非人等不能為害。世尊！如來所得一切智智及餘無量無邊功德，皆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之所引顯，威德深廣無量無邊。佛設利羅由諸功德所熏修故，是諸功德所依器故，佛涅槃後堪受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復次，世尊！置三千界佛設利羅。假使充滿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佛設利羅以為一分，有書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門復為一分，於此二分，我意寧取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我於諸佛設利羅所，非不信樂供養恭敬，然諸佛身及設利羅，皆因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門而出世故，皆由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門功德威力所熏修故，乃為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復次，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一切智智，如來所得一切智智能生佛身及設利羅，是故供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為供養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一切智智及設利羅。」

「復次，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常見十方無量無數如來、應、正等覺，當行般若波羅蜜多，當修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過去如來、應、正等覺，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已證無上正等菩提；未來如來、應、正等覺，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證無上正等菩提；現在十方無邊世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現證無上正等菩提。今我如來、應、正等覺，亦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證無上正等菩提。」

天帝釋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大波羅蜜多，是無上波羅蜜多，是無等等波羅蜜多。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及諸菩薩摩訶薩眾，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知諸有情心行差別。」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諸菩薩摩訶薩長夜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如實見一切有情心行差別。」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為但應行般若波羅蜜多為亦應行餘五波羅蜜多耶？」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憍尸迦！諸菩薩摩訶薩應具行六波羅蜜多，然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觀諸法時，皆以般若波羅蜜多而為上首。憍尸迦！如瞻部洲所有諸樹，枝條、莖幹、華葉、果實，雖有種種形類不同，而其蔭影都無差別，具大功德眾所歸依。如是六種波羅蜜多雖各有異，而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攝受迴向一切智智，諸差別相都不可得，具大功德眾所歸依。」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成就廣大殊勝功德，成就一切殊勝功德，成就圓滿殊勝功德，成就無量殊勝功德，成就無邊殊勝功德，成就無數殊勝功德，成就無等殊勝功德，成就無盡殊勝功德。」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第四分福門品第五之一

爾時，天帝釋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以清淨心恭敬信受，為求無上正等菩提，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宣說開示，以增上慧審諦觀察。欲令正法久住世故，欲令佛眼無斷壞故，欲令正法不隱沒故，攝受菩薩令增長故，欲令世間清淨法眼無缺減故，書寫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嚴飾，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作是念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成就廣大功德勝利，甚為難得，不應棄捨，應自守護、供養恭敬

、讀誦、思惟。』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寫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施他受持廣令流布。此二福聚，何者為多？」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我還問汝，當隨意答。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從他請得佛設利羅，盛以寶函置清淨處，復持種種上妙華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從他請得佛設利羅，分施與他如芥子許，令彼敬受如法安置，復以種種上妙華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意云何？此二福聚，何者為勝？」

天帝釋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此二福聚，後者為勝。」

爾時，佛讚天帝釋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憍尸迦！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自受持、供養恭敬，若轉施他廣令流布，此二福聚，後者為多。何以故？由施他者，能令無量無數有情得利樂故。

「復次，憍尸迦！若有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義趣，如實為他分別解說令得正解，所獲福聚復勝施他流布功德多百千倍，敬此法師當如敬佛。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知是法器，自往其所分施與之令勤讀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無量無邊。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瞻部洲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十善業道。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以清淨心恭敬信受，為求無上正等菩提，書寫、施他、復為解說，於深義趣令無疑惑，教授教誡諸有情言：『汝應勤修真菩薩道，所謂般若波羅蜜多。若能精勤修學此道，速證無上正等菩提，拔濟無邊諸有情類，令證實際諸漏永盡，入無餘依般涅槃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

「復次，憍尸迦！置瞻部洲諸有情類。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四大洲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十善業道。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四大洲諸有情類。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十善業道。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小千界諸有情類。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十善業道。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中千界諸有情類。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大千界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十善業道。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大千界諸有情類。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普教十方各如菟伽沙等世界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十善業道。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以清淨心恭敬信受，為求無上正等菩提，書寫、施他、復為解說，於深義趣令無疑惑，教授教誡諸有情言：『汝應勤修真菩薩道，所謂般若波羅蜜多。若能精勤修學此道，速證無上正等菩提，拔濟無邊諸有情類，令證實際諸漏永盡，入無餘依般涅槃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瞻部洲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以清淨心恭敬信受，為求無上正等菩提，書寫、施他、復為解說，於深義趣令無疑惑，教授教誡諸有情言：『汝應勤修真菩薩道，所謂般若波羅蜜多。若能精勤修學此道，速證無上正等菩提，拔濟無邊諸有情類，令證實際諸漏永盡，入無餘依般涅槃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

「復次，憍尸迦！置瞻部洲諸有情類。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四大洲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四大洲諸有情類。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小千界諸有情類。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中千界諸有情類。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大千界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大千界諸有情類。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普教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以清淨心恭敬信受，為求無上正等菩提，書寫、施他、復為解說，於深義趣令無疑惑，教授教誡諸有情言：『汝應勤修真菩薩道，所謂般若波羅蜜多。若能精勤修學此道，速證無上正等菩提，拔濟無邊諸有情類，令證實際諸漏永盡，入無餘依般涅槃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所獲福聚，勝普教導一瞻部洲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十善業道、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亦勝教導一四大洲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十善

業道、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亦勝教導一小千界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十善業道、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亦勝教導一中千界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十善業道、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亦勝教導一大千界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十善業道、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亦勝教導十方各如殑伽沙界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十善業道、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以無量門廣為他說，宣示、開演、顯了、解釋、分別義趣令其易解，所獲福聚勝自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獲功德無量倍數。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自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以無量門為他廣說，宣示、開演、顯了、解釋、分別義趣令其易解，所獲福聚過前福聚無量無邊。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莊嚴、受持、讀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莊嚴施有情類，過前福聚無量無邊。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莊嚴施有情類。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善知義趣，能以種種巧妙文義為他解說，所獲福聚過前福聚無量無邊。」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諸善男子、善女人等應以種種巧妙文義，為他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耶？」

佛言：「憍尸迦！如是！如是！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種種巧妙文義，為他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便獲無邊大功德聚。」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應為何等諸有情類，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知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應為如是諸善男子、善女人等，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何以故？憍尸迦！於當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求趣無上正等菩提，聞他宣說相似般若波羅蜜多，心便迷謬退失中道。」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云何名為相似般若波羅蜜多，而名宣說相似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於當來世有諸苾芻，不能善修身戒心慧，智慧狹劣猶如牛羊，為諸有情雖欲宣說真實般若波羅蜜多，而顛倒說相似般若波羅蜜多。云何苾芻顛倒宣說相似般若波羅蜜多？謂彼苾芻為發無上菩提心者，說色壞故名為無常，說受、想、行、識壞故名為無常；復作是說：若如是求，是行般若波羅蜜多。憍尸迦！如是名為顛倒宣說相似般若波羅蜜多。憍尸迦！不應以色壞故觀色無常，不應以受、想、行、識壞故觀受、想、行、識無常，若如是觀色乃至識為無常者，當知彼行相似般

若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作如是言：『來！善男子！我當教汝修學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若依我教而修學者，當疾安住菩薩初地乃至十地，當得諸餘無量佛法，速入菩薩正性離生，超諸聲聞、獨覺等地。』憍尸迦！彼以有相及有所得而為方便，依時分想教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如是名為顛倒宣說相似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告菩薩乘種性者言：『若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當獲無邊殊勝功德。』憍尸迦！彼以有相及有所得而為方便作如是說，名顛倒說相似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告菩薩乘種性者言：『汝於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從初發心乃至究竟，所有善根皆應隨喜一切合集，為諸有情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憍尸迦！彼以有相及有所得而為方便作如是說，名顛倒說相似般若波羅蜜多。

「以是故，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無所得而為方便，為諸有情無倒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真實義趣，所獲福聚無量無邊，能作有情利益安樂。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四十一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四十二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四分福門品第五之二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瞻部洲一切有情，皆令住預流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或阿羅漢果。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以清淨心恭敬信受，為求無上正等菩提，書寫、施他、復為解說，於深義趣令無疑惑，教授教誡諸有情言：『汝應勤修真菩薩道，謂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能精勤修學此道，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拔濟無邊諸有情類，令證實際諸漏永盡，入無餘依般涅槃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皆是般若波羅蜜多所流出故。彼善男子、善女人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教授教誡、精勤修學，漸次圓滿一切佛法，乃至證得一切智智，化諸有情，令得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趣入菩薩正性離生，乃至證得佛菩提故。」

「復次，憍尸迦！置瞻部洲一切有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四大洲一切有情，皆令住預流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或阿羅漢果。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四大洲一切有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一切有情，皆令住預流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或阿羅漢果。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小千界一切有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一切有情，皆令住預流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或阿羅漢果。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中千界一切有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大千界一切有情，皆令住預流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或阿羅漢果。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大千界一切有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一切有情，皆令住預流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或阿羅漢果。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以清淨心恭敬信受，為求無上正等菩提，書寫、施他、復為解說，於深義趣令無疑惑，教授教誡諸有情言：『汝應勤修真菩薩道，謂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能精勤修學此道，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拔濟無邊諸有情類，令證實際諸漏永盡，入無餘依般涅槃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皆是般若波羅蜜多所流出故。彼善男子、善女人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教授教誡、

精勤修學，漸次圓滿一切佛法，乃至證得一切智智，化有情類，令得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趣入菩薩正性離生，乃至證得佛菩提故。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瞻部洲一切有情，皆令安住獨覺菩提。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以清淨心恭敬信受，為求無上正等菩提，書寫、施他、復為解說，於深義趣令無疑惑，教授教誡諸有情言：『汝應勤修真菩薩道，謂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能精勤修學此道，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拔濟無邊諸有情類，令證實際諸漏永盡，入無餘依般涅槃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獨覺所證菩提，皆是般若波羅蜜多所流出故。彼善男子、善女人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教授教誡、精勤修學，漸次圓滿一切佛法，乃至證得一切智智，化有情類，令得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趣入菩薩正性離生，乃至證得佛菩提故。

「復次，憍尸迦！置瞻部洲一切有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四大洲一切有情，皆令安住獨覺菩提。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四大洲一切有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一切有情，皆令安住獨覺菩提。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小千界一切有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一切有情，皆令安住獨覺菩提。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中千界一切有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大千界一切有情，皆令安住獨覺菩提。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大千界一切有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普教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一切有情，皆令安住獨覺菩提。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以清淨心恭敬信受，為求無上正等菩提，書寫、施他、復為解說，於深義趣令無疑惑，教授教誡諸有情言：『汝應勤修真菩薩道，謂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能精勤修學此道，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拔濟無邊諸有情類，令證實際諸漏永盡，入無餘依般涅槃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獨覺所證菩提，皆是般若波羅蜜多所流出故。彼善男子、善女人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教授教誡、精勤修學，漸次圓滿一切佛法，乃至證得一切智智，化有情類，令得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趣入菩薩正性離生，乃至證得佛菩提故。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瞻部洲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轉施與一已發無上菩提心者受持、讀誦，復作是言：『來！善男子！汝當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隨此法門應正信解。若正信解，則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證得一切智法。若能證得一切智法，則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若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便能證得一切智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

「復次，憍尸迦！置瞻部洲諸有情類。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四大洲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四大洲諸有情類。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小千界諸有情類。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中千界諸有情類。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大千界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大千界諸有情類。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普教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轉施與一已發無上菩提心者受持、讀誦，復作是言：『來！善男子！汝當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隨此法門應正信解。若正信解，則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證得一切智法。若能證得一切智法，則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若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便能證得一切智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瞻部洲諸有情類，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轉施與一已於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者受持、讀誦，復作是言：『來！善男子！汝當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隨此法門應正信解。若正信解，則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能修學甚深般若

波羅蜜多，則能證得一切智法。若能證得一切智法，則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若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便能證得一切智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

「復次，憍尸迦！置瞻部洲諸有情類。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四大洲諸有情類，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四大洲諸有情類。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諸有情類，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小千界諸有情類。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諸有情類，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中千界諸有情類。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大千界諸有情類，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於意云何？乃至廣說。

「復次，憍尸迦！置大千界諸有情類。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普教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諸有情類，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轉施與一已於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者受持、讀誦，復作是言：『來！善男子！汝當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隨此法門應正信解。若正信解，則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證得一切智法。若能證得一切智法，則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若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便能證得一切智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

「復次，憍尸迦！若瞻部洲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普施與彼受持、讀誦，復作是言：『來！善男子！汝等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隨此法門應正信解。若正信解，則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證得一切智法。若能證得一切智法，則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若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便能證得一切智智。』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轉施與一已於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者受持、讀誦，復作是言：『來！善男子！汝當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隨此法門應正信解。若正信解，則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能修學甚深般若

波羅蜜多，則能證得一切智法。若能證得一切智法，則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若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便能證得一切智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所以者何？彼菩薩摩訶薩定證無上正等菩提，與諸有情作苦邊際，令其速證三乘涅槃。

「復次，憍尸迦！置瞻部洲諸有情類。若四大洲諸有情類，若小千界諸有情類，若中千界諸有情類，若大千界諸有情類，若復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普施與彼受持、讀誦，復作是言：『來！善男子！汝等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隨此法門應正信解。若正信解，則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證得一切智法。若能證得一切智法，則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若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便能證得一切智智。』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轉施與一已於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者受持、讀誦，復作是言：『來！善男子！汝當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隨此法門應正信解。若正信解，則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證得一切智法。若能證得一切智法，則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若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便能證得一切智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所以者何？彼菩薩摩訶薩定證無上正等菩提，與諸有情作苦邊際，令其速證三乘涅槃。

「復次，憍尸迦！若瞻部洲諸有情類，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普施與彼受持、讀誦，復作是言：『來！善男子！汝等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隨此法門應正信解。若正信解，則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證得一切智法。若能證得一切智法，則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若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便能證得一切智智。』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已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諸菩薩中，有一菩薩作如是言：『我今欣樂速證無上正等菩提，濟拔有情生死眾苦，令得殊勝畢竟安樂。』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成彼事，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轉施與彼受持、讀誦，復作是言：『來！善男子！汝當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隨此法門應正信解。若正信解，則能修學甚深

般若波羅蜜多。若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證得一切智法。若能證得一切智法，則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若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便能證得一切智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邊不可稱數。

「復次，憍尸迦！置瞻部洲諸有情類。若四大洲諸有情類，若小千界諸有情類，若中千界諸有情類，若大千界諸有情類，若復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諸有情類，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普施與彼受持、讀誦，復作是言：『來！善男子！汝等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隨此法門應正信解。若正信解，則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證得一切智法。若能證得一切智法，則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若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便能證得一切智智。』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已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諸菩薩中，有一菩薩作如是言：『我今欣樂速證無上正等菩提，濟拔有情生死眾苦，令得殊勝畢竟安樂。』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成彼事，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轉施與彼受持、讀誦，復作是言：『來！善男子！汝當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隨此法門應正信解。若正信解，則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證得一切智法。若能證得一切智法，則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若修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便能證得一切智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邊不可稱數。

「復次，憍尸迦！若瞻部洲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普施與彼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彼眾中隨施與一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復以種種巧妙文義廣為解釋，分別義趣令其解了，教授教誡令勤修學。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邊不可稱數。

「復次，憍尸迦！置瞻部洲諸有情類。若四大洲諸有情類，若小千界諸有情類，若中千界諸有情類，若大千界諸有情類，若復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普施與彼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彼眾中隨施與一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復以種種巧妙文義廣為解釋，分別義趣令其解了，教授教誡令勤修學，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邊不可稱數。

「復次，憍尸迦！若瞻部洲諸有情類，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普施與彼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彼眾中隨施與一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復以種種巧妙文義廣為解釋，分別義趣令其解了，教授教誡令勤修學。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邊不可稱數。

「復次，憍尸迦！置瞻部洲諸有情類。若四大洲諸有情類，若小千界諸有情類，若中千界諸有情類，若大千界諸有情類，若復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諸有情類，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普施與彼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彼眾中隨施與一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復以種種巧妙文義廣為解釋，分別義趣令其解了，教授教誡令勤修學。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邊不可稱數。

「復次，憍尸迦！若瞻部洲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既發無上菩提心已，同作是言：『我今欣樂速證無上正等菩提，濟拔有情生死眾苦，令得殊勝畢竟安樂。』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為成彼事，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普施與彼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彼眾中隨施與一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以無量門巧妙文義廣為解釋，分別義趣令其解了，教授教誡令勤修學，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邊不可稱數。

「復次，憍尸迦！置瞻部洲諸有情類。若四大洲諸有情類，若小千界諸有情類，若中千界諸有情類，若大千界諸有情類，若復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既發無上菩提心已，同作是言：『我今欣樂速證無上正等菩提，濟拔有情生死眾苦，令得殊勝畢竟安樂。』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為成彼事，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普施與彼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彼眾中隨施與一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以無量門巧妙文義廣為解釋，分別義趣令其解了，教授教誡令勤修學。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邊不可稱數。

「復次，憍尸迦！若瞻部洲諸有情類，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同作是言：『我今欣樂速證無上正等菩提，濟拔有情生死眾苦，令得殊勝畢竟安樂。』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為成彼事，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普施與彼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彼眾中隨施與一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以無量門巧妙文義廣為解釋，分別義趣令其解了，教授教誡令勤修學，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邊不可稱數。

「復次，憍尸迦！置瞻部洲諸有情類。若四大洲諸有情類，若小千界諸有情類，若中千界諸有情類，若大千界諸有情類，若復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諸有情類，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同作是言：『我今欣樂速證無上正等菩提，濟拔有情生死眾苦，令得殊勝畢竟安樂。』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為成彼事，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普施與彼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彼眾中隨施與一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以無量門巧妙文義廣為解釋，分別義趣令其解了，教授教誡令勤修學，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邊不可稱數。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施瞻部洲一切有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為一有情，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分別解說甚深義趣令其解了。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邊不可稱數。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施四大洲一切有情，若小千界一切有情，若中千界一切有情，若大千界一切有情，若復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一切有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為一有情，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分別解說甚深義趣令其解了。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邊不可稱數。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瞻部洲諸有情類，若四大洲諸有情類，若小千界諸有情類，若中千界諸有情類，若大千界諸有情類，若復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諸有情類，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分別解說甚深義趣令其解了，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為一有情，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以無染心分別解說甚深義趣令其解了，教授教誡令勤修學。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邊不可稱數。」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如如菩薩摩訶薩轉近無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應以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教授、教誡，令善通達諸法真如；應以上妙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及餘資具，恭敬供養令無匱乏。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如是法施、財施，攝受供養彼菩薩摩訶薩，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大果報，獲大勝利無量無邊。所以者何？彼菩薩摩訶薩，要由如是法施、財施攝受供養，速能證得一切智智。」

爾時，善現讚帝釋言：「善哉！善哉！憍尸迦！善能勸勵、攝受、護助諸菩薩摩訶薩，令疾證得一切智智。汝今已作佛聖弟子所應作事。何以故？憍尸迦！一切如來諸聖弟子，為欲利樂諸有情故，方便勸勵、攝受、護助諸菩薩摩訶薩，令疾證得一切智智。所以者何？一切如來、聲聞、獨覺世間勝事，皆由菩薩摩訶薩眾而得出現。何以故？憍尸迦！若無菩薩摩訶薩發菩提心，則無菩薩摩訶薩能學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若無菩薩摩訶薩能學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則無菩薩摩訶薩能證無上正等菩提。若無菩薩摩訶薩證得無上正等菩提，則無如來、聲聞、獨覺世間勝事。故應勸勵、攝受、護助諸菩薩摩訶薩，令學六種波羅蜜多究竟圓滿，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度有情眾。」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四十三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四分隨喜迴向品第六之一

爾時，慈氏菩薩摩訶薩謂具壽善現言：「大德！諸菩薩摩訶薩所有隨喜迴向俱行諸福業事於餘有情施、戒、修等諸福業事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無等無等等。」

爾時，具壽善現問慈氏菩薩摩訶薩言：「諸菩薩摩訶薩所起隨喜迴向之心，普緣十方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無邊世界，一一世界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無邊如來、應、正等覺，斷諸有路絕戲論道，已入無餘依般涅槃界者，從初發心乃至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如是乃至入無餘依般涅槃界，展轉乃至正法滅已，於其中間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六波羅蜜多相應善根，若佛圓滿功德相應善根，若力、無畏相應善根，若神通波羅蜜多相應善根，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善根，若大願波羅蜜多相應善根，若一切智智相應善根，若為利樂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若無量無數諸佛功德，若證無上正等菩提所有妙樂，若於諸法得大自在波羅蜜多，若不可伏能伏一切無量最極神通妙行，若無障、無礙、無對、無等、無喻、無限如來如實勇猛威力，若佛智見，若佛十力波羅蜜多，若四無畏最極圓滿所證佛法；若能引發諸法勝義所證佛法，若轉法輪，若乘法炬，若擊法鼓，若吹法螺，若雨法雨，若設法會，若以法味恣諸有情隨意所欣皆令充足，若於如是無上法教，謂諸佛法、若獨覺法、若聲聞法，所有調伏勝解，決定趣三菩提，若佛世尊授諸菩薩無上正等大菩提記，若彼一切殊勝善根，所謂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相應善根，若授獨覺補特伽羅獨覺乘菩提記，若彼一切殊勝善根，所謂觀察十二緣起相應善根，若授聲聞補特伽羅聲聞乘菩提記，若彼一切殊勝善根，所謂施性、戒性、修性三福業事，若學、無學無漏善根，若諸異生於彼諸法所種善根，若諸如來、應、正等覺四眾弟子，謂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所有施性、戒性、修性三福業事，若於諸佛所說法教，天、龍、藥叉廣說乃至人非人等所種善根，若彼於佛般涅槃後所種善根，若有情類於佛、法、僧及餘善士深心信樂，所起種種殊勝善根。是諸善根及餘功德，一切合集觀察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之心。復以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願此善根與有情類同共引發所求無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隨喜迴向，於餘所起諸福業事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無等無等等。」

「於意云何？彼菩薩摩訶薩緣如是事，起如是行相隨喜迴向心，為有如是所緣可得，如彼菩薩所取相不？」

爾時，慈氏菩薩答具壽善現言：「彼菩薩摩訶薩緣如是事，起如是行相隨喜迴向心，實無如是所緣可得，如彼菩薩所取之相。」

時，具壽善現謂慈氏菩薩言：「若無如是所緣諸事，如彼菩薩所取相者，彼諸菩薩隨喜迴向，豈不皆成想心見倒？所以者何？如有貪著無所有事，無常謂常，實苦謂樂，無我謂我，不淨謂淨，即便發起想心見倒。如所緣事實無所有，菩提及心亦復如是，一切法、一切界亦應爾。若一切種皆無所有、無差別者，何等是所緣事？何等是隨喜心？何等是菩提？何等是迴向？云何菩薩摩訶薩緣如是事，起隨喜心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慈氏菩薩報善現言：「如是所起隨喜迴向，不應對彼新學大乘菩薩前說。所以者何？彼聞如是隨喜迴向，所有信樂恭敬之心皆當隱沒。如是隨喜迴向之法，應為不退轉菩薩摩訶薩，或曾供養無量諸佛，久發大願，多植善根，為多善友所攝受者，分別開示。所以者何？彼聞如是隨喜迴向，不驚、不怖、不退、不沒。

「諸菩薩摩訶薩應以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迴向無上正等菩提，當於爾時應作是念：『所可用心隨喜迴向，此所用心盡、滅、離、變，此所緣事及諸善根，亦皆如心盡、滅、離、變。此中何等是所用心？復以何等為所緣事及諸善根，而說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心於心，理不應有隨喜迴向，以無二心俱時起故。心亦不可隨喜迴向，心自性故，是故隨喜迴向之心及所緣事皆不可得。』」

時，天帝釋白善現言：「新學大乘諸菩薩眾聞如是事，其心將無驚怖、退沒？云何菩薩摩訶薩眾於所緣事起隨喜心？云何攝受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迴向無上正等菩提而不違理？」

爾時，善現依承慈氏菩薩威力，告帝釋言：「諸菩薩摩訶薩普緣十方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無邊世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斷諸有路絕戲論道，殄諸雲霧摧諸棘刺，捨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解脫，到心自在第一究竟，入無餘依涅槃界者，從初發心乃至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度有情眾，般涅槃後乃至法滅，於其中間所有種種功德善根，及弟子眾於諸佛法所種善根，及餘所起種種功德，一切合集觀察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之心。復持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彼於爾時方便善巧，能不墜墮想心見倒。」

爾時，慈氏菩薩摩訶薩謂具壽善現言：「若菩薩摩訶薩於自所起隨喜迴向俱行之心，不作隨喜迴向心想，於所念佛及諸弟子所有功德，不作諸佛及諸弟子功德之想，於諸天、人、阿素洛等所種善根，不作天、人、阿素洛等善根之想，而能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所起隨喜迴向之心，則不墜於想心見倒。若菩薩摩訶薩於自所起隨喜迴向俱行之心，要作隨喜迴向心想，於所念佛及諸弟子所有功德，作所念佛及諸弟子功德之想，於諸天、人、阿素洛等所種善根，作諸天、人、阿素洛等善根之想，方能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所起隨喜迴向之心，則便墜於想

心見倒。

「諸菩薩摩訶薩以如是心，念一切佛及諸弟子功德善根，正知此心盡、滅、離、變，非能隨喜，正知彼法其性亦然，非所隨喜；又正了達能迴向心法性亦爾，非能迴向，及正了知所迴向法其性亦爾，非所迴向。若有能依如是所說隨喜迴向，是正非邪，諸菩薩摩訶薩皆應發起如是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普於過去斷諸有路絕戲論道諸佛世尊，從初發心乃至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展轉乃至入無餘依般涅槃界，如是乃至正法滅已，於其中間所有諸佛波羅蜜多相應善根，若佛世尊授菩薩記，波羅蜜多相應善根，若佛世尊授獨覺記，觀察緣起相應善根，若佛世尊授聲聞記，彼所發起施性、戒性、修性善根，若有學位一切有漏、無漏善根，若無學位無漏善根，若佛世尊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為利樂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若餘無量無數佛法，若佛世尊宣說正法，若於正法精勤修學勝解安住彼諸善根，若於正法，諸異生類所種善根，若諸天、龍、阿素洛等聽聞正法，及聞法已所種善根，乃至傍生聽聞正法，及聞法已所種善根，若佛世尊般涅槃後，諸人、天等所種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之心，復持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於如是時，若正解了諸能隨喜迴向之法盡、滅、離、變，諸所隨喜迴向之法自性皆空。雖如是知而能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復於是時，若正解了都無有法可能隨喜迴向於法。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皆空，空中都無能、所隨喜迴向法故。雖如是知而能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便能不墮想心見倒。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於隨喜心及所隨喜功德善根不生執著，於迴向心及所迴向無上菩提亦不執著，由無執著不墮顛倒。如是菩薩所起隨喜迴向之心，名正無上隨喜迴向，遠離一切虛妄分別。

「若菩薩摩訶薩於能隨喜迴向之法，起能隨喜迴向法想，於所隨喜迴向之法，起所隨喜迴向法想，而起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所起隨喜迴向之心，則便墮於想心見倒，所起隨喜迴向皆邪，菩薩應知方便遠離。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普於未來斷諸有路絕戲論道諸佛世尊，從初發心乃至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展轉乃至入無餘依般涅槃界，如是乃至正法滅已，於其中間所有諸佛波羅蜜多相應善根；若佛世尊授菩薩記，波羅蜜多相應善根；若佛世尊授獨覺記，觀察緣起相應善根；若佛世尊授聲聞記，彼所發起施性、戒性、修性善根，若有學位一切有漏、無漏善根；若無學位無漏善根；若佛世尊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為利樂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若餘無量無數佛法；若佛世尊宣說正法；若於正法精勤修學、勝解安住彼諸善根；若於正法，諸異生類所種善根；若諸天、龍、阿素洛等聽聞正法，及聞法已所種善根，乃至傍生聽聞

正法，及聞法已所種善根；若佛世尊般涅槃後，諸人、天等所種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之心。復持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於如是時，若正解了諸能隨喜迴向之法盡、滅、離、變，諸所隨喜迴向之法自性皆空，雖如是知而能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復於是時，若正解了都無有法可能隨喜迴向於法。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皆空，空中都無能、所隨喜迴向法故。雖如是知而能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便能不墮想心見倒。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於隨喜心及所隨喜功德善根不生執著，於迴向心及所迴向無上菩提亦不執著，由無執著不墮顛倒。如是菩薩所起隨喜迴向之心，名正無上隨喜迴向，遠離一切虛妄分別。

「若菩薩摩訶薩於能隨喜迴向之法，起能隨喜迴向法想，於所隨喜迴向之法，起所隨喜迴向法想，而起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所起隨喜迴向之心，則便墮於想心見倒，所起隨喜迴向皆邪，菩薩應知方便遠離。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普於現在斷諸有路絕戲論道諸佛世尊，從初發心乃至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展轉乃至入無餘依般涅槃界，如是乃至正法滅已，於其中間所有諸佛波羅蜜多相應善根；若佛世尊授菩薩記，波羅蜜多相應善根；若佛世尊授獨覺記，觀察緣起相應善根；若佛世尊授聲聞記，彼所發起施性、戒性、修性善根；若有學位一切有漏、無漏善根；若無學位無漏善根；若佛世尊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為利樂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若餘無量無數佛法；若佛世尊宣說正法；若於正法精勤修學勝解安住彼諸善根；若於正法，諸異生類所種善根；若諸天、龍、阿素洛等聽聞正法，及聞法已所種善根，乃至傍生聽聞正法，及聞法已所種善根；若佛世尊般涅槃後，諸人、天等所種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之心。復持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於如是時，若正解了諸能隨喜迴向之法盡、滅、離、變，諸所隨喜迴向之法自性皆空。雖如是知而能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復於是時，若正解了都無有法可能隨喜迴向於法。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皆空，空中都無能、所隨喜迴向法故。雖如是知而能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便能不墮想心見倒。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於隨喜心及所隨喜功德善根不生執著，於迴向心及所迴向無上菩提亦不執著，由無執著不墮顛倒。如是菩薩所起隨喜迴向之心，名正無上隨喜迴向，遠離一切虛妄分別。

「若菩薩摩訶薩於能隨喜迴向之法，起能隨喜迴向法想，於所隨喜迴向之法，起所隨喜迴向法想，而起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所起隨喜迴向之心，則便墮於想心見倒，所起隨喜迴向皆邪，菩薩應知方便遠離。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普於過去、未來、現在斷諸有路絕戲論道諸佛世尊，從初發心乃至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展轉乃至入無餘依般涅槃界，如是乃至正法滅已，於其中間所有諸佛波羅蜜多相應善根；若佛世尊授菩薩記，波羅蜜多相應善根；若佛世尊授獨覺記，觀察緣起相應善根；若佛世尊授聲聞記，彼所發起施性、戒性、修性善根；若有學位一切有漏、無漏善根；若無學位無漏善根；若佛世尊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為利樂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若餘無量無數佛法；若佛世尊宣說正法；若於正法精勤修學勝解安住彼諸善根；若於正法，諸異生類所種善根；若諸天、龍、阿素洛等聽聞正法，及聞法已所種善根，乃至傍生聽聞正法，及聞法已所種善根；若佛世尊般涅槃後，諸人、天等所種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之心。復持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於如是時，若正解了諸能隨喜迴向之法盡、滅、離、變，諸所隨喜迴向之法自性皆空。雖如是知而能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復於是時，若正解了都無有法可能隨喜迴向於法。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皆空，空中都無能、所隨喜迴向法故。雖如是知而能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便能不墮想心見倒。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於隨喜心及所隨喜功德善根不生執著，於迴向心及所迴向無上菩提亦不執著，由不執著不墮顛倒。如是菩薩所起隨喜迴向之心，名正無上隨喜迴向，遠離一切虛妄分別。

「若菩薩摩訶薩於能隨喜迴向之法，起能隨喜迴向法想，於所隨喜迴向之法，起所隨喜迴向法想，而起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所起隨喜迴向之心，則便墮於想心見倒，所起隨喜迴向皆邪，菩薩應知方便遠離。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於所修作諸福業事，如實了知遠離寂靜，於能隨喜迴向之心，亦如實知遠離寂靜。如是知己，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法中都無取著，而起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所起隨喜迴向之心，則不墮於想心見倒。若菩薩摩訶薩於所修作諸福業事，不如實知遠離寂靜，於能隨喜迴向之心，亦不能知遠離寂靜，於一切法執著諸相，而起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所起隨喜迴向之心，則便墮於想心見倒。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於已滅度諸佛世尊及諸弟子功德善根，若欲發起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心者，應作是念：『如佛世尊及諸弟子皆已滅度自性非有，功德善根亦復如是。我所發起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之心，及所迴向無上菩提，性相亦爾都不可得。』如是知己，於諸善根發生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便能不生想心見倒，名正隨喜迴向菩提。若菩薩摩訶薩以取相為方便，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已滅度佛及弟子功德善根，取相隨喜迴向菩提，是為非善隨喜迴向，由斯便墮想心見倒。若菩薩摩訶薩不取相為方便，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已滅度佛及弟子功德善根，離相隨喜

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名為善隨喜迴向，由斯不墮想心見倒。」

爾時，慈氏菩薩摩訶薩問具壽善現言：「大德！云何菩薩摩訶薩於諸如來、應、正等覺及弟子眾功德善根、隨喜俱行福業事等皆不取相，而能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善現答言：「應知菩薩摩訶薩所學般若波羅蜜多，有如是等方便善巧，雖不取相而所作成，非離般若波羅蜜多，有能正起隨喜迴向。是故菩薩摩訶薩眾欲成所作，應學般若波羅蜜多。」

慈氏菩薩摩訶薩言：「大德善現！莫作是說。所以者何？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中，諸佛世尊并弟子眾及所成就功德善根，皆無所有都不可得，所作隨喜諸福業事、發心迴向無上菩提，亦無所有都不可得。

「此中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應作是觀：過去諸佛及弟子眾功德善根性皆已滅，所作隨喜諸福業事、發心迴向無上菩提性皆寂滅。我若於彼諸佛世尊及弟子眾功德善根取相分別，及於所作隨喜俱行諸福業事、發心迴向無上菩提取相分別，以是取相分別方便，發生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諸佛世尊皆所不許。所以者何？於已滅度諸佛世尊及弟子等取相分別，隨喜迴向無上菩提，是則名為大有所得。過去已滅，無所有故，未來、現在佛弟子等未至、不住，亦不可得。若不可得非取相境，若取其相發生隨喜迴向菩提便墮顛倒。若有失念而取相者，當知非善隨喜迴向，要不取相無所分別，乃名為善隨喜迴向。

「是故菩薩摩訶薩眾應學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由此方便善巧勢力，能正發生隨喜迴向。若菩薩摩訶薩欲學如是方便善巧，應於般若波羅蜜多數數聽聞、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勤請問師甚深義趣。所以者何？若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終不能得方便善巧。若無如是方便善巧，能正發生隨喜迴向，無有是處。何以故？於過去佛及弟子眾諸功德等取相分別隨喜迴向，諸佛世尊皆不隨喜。

「是故菩薩摩訶薩眾欲於諸佛及諸弟子功德善根，正發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不應於中起有所得取相分別隨喜迴向。若於其中起有所得取相分別隨喜迴向，佛不說彼有大義利。所以者何？如是隨喜迴向之心妄想分別，名雜毒故。如有飲食，雖具上妙色香美味而雜毒藥，愚夫淺識貪取噉之，初雖適意歡喜快樂，而後食消備受眾苦，或便致死若近失命。

「如是一類補特伽羅，不善受持，不善觀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文句義理，不善讀誦，不善通達甚深義趣，而告大乘種性者曰：『來！善男子！汝於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及餘無量無邊功德；若佛弟子於諸佛所種諸善根；若佛世尊授諸菩薩無上正等大菩提記，彼諸菩薩所種善根；若佛世尊授諸獨覺及聲聞記，彼有情類所種善根；若諸天人、阿素洛等於諸佛所乃至正法未滅盡來所種善根；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種善根，及有於他所成功德發生隨喜迴向善根。

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隨喜，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說隨喜迴向，以有所得取相分別而為方便。譬如世間雜毒飲食初益後損故，此非善隨喜迴向。所以者何？以有所得取相分別，發起隨喜迴向之心，皆雜毒故。菩薩種性補特伽羅，不應隨彼所說而學。

「是故，大德！應說云何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應於三世十方諸佛及弟子等功德善根隨喜迴向，可說名為無毒妙善隨喜迴向？」

具壽善現答慈氏言：「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欲不謗佛而發隨喜迴向心者，應作是念：『如諸如來、應、正等覺無障佛眼，通達遍知功德善根有如是性、有如是相、有如是法而可隨喜，我今亦應如是隨喜；如諸如來、應、正等覺無障佛眼，通達遍知應以如是諸福業事，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我今亦應如是迴向。』住菩薩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於諸如來、應、正等覺及弟子等功德善根，應作如是隨喜迴向。若作如是隨喜迴向則不謗佛，諸佛世尊同所隨喜。是菩薩摩訶薩如是隨喜迴向之心，不雜眾毒離諸過咎，名正名善隨喜迴向，稱真法界，意樂勝解俱善圓滿。

「復次，大士！住菩薩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諸如來、應、正等覺及弟子等功德善根，應作如是隨喜迴向：『如佛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及諸餘法，不墮三界非三世攝，隨喜迴向亦應如是。所以者何？如彼諸法自性空故，不墮三界非三世攝，隨喜迴向亦復如是。謂諸如來自性空故，不墮三界非三世攝；諸佛功德自性空故，不墮三界非三世攝；聲聞、獨覺及人、天等自性空故，不墮三界非三世攝；彼諸善根自性空故，不墮三界非三世攝；於彼隨喜自性空故，不墮三界非三世攝；所迴向法自性空故，不墮三界非三世攝；能迴向者自性空故，不墮三界非三世攝。』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如實了知諸法性相，不墮三界非三世攝。若不墮三界非三世攝，即不可以彼有相為方便、有所得為方便，發生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以一切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則無所有，不可以彼無所有法隨喜迴向，無所有故，是菩薩摩訶薩如是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不雜眾毒無所失壞名大迴向，無墮無攝，稱真法界，究竟圓滿。

「住菩薩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以有相而為方便，或有所得而為方便，於諸如來及弟子等功德善根，發生隨喜迴向之心，當知是邪隨喜迴向。此邪隨喜迴向之心，諸佛世尊所不稱讚。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作如是念：『如十方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如實通達功德善根有如是法，可依此法發生無倒隨喜迴向。我今亦應依如是法發生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為正發隨喜迴向。』由斯定證無上菩提，轉妙法輪饒益一切。」

爾時，世尊讚善現曰：「善哉！善哉！汝今乃能為諸菩薩摩訶薩等作大佛事。所以者何？汝為菩薩摩訶薩等宣說無倒隨喜迴向，如諸如來、應、正等覺通達遍知諸善根等有如是性、有如是相、有如是法，發生無倒隨喜迴向。如是隨喜迴向之心，稱真

法界，究竟圓滿，汝今乃能如實宣說。

「善現當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方便教化殑伽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令安住十善業道所獲功德，是菩薩摩訶薩所起無倒隨喜迴向，於彼功德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無等無等等。

「復次，善現！且置令住十善業道。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方便教化殑伽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令安住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所獲功德，是菩薩摩訶薩所起無倒隨喜迴向，於彼功德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無等無等等。

「復次，善現！且置令住四靜慮等。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方便教化殑伽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令安住預流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或阿羅漢果、或獨覺菩提所獲功德，是菩薩摩訶薩所起無倒隨喜迴向，於彼功德，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無等無等等。

「復次，善現！且置令住預流果等。假使如是殑伽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成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所有功德，是菩薩摩訶薩所起無倒隨喜迴向，於彼功德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無等無等等。

「復次，善現！且置如是預流果等所有功德。假使十方殑伽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設有十方殑伽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有情，一一於彼諸菩薩所，皆以上妙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及無量種上妙樂具，經如殑伽沙數大劫，以有所得而為方便，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意云何？是諸有情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善現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如是福聚若有形色，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不能容受。」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若菩薩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於諸如來、應、正等覺及弟子等功德善根，發起無倒隨喜迴向，所獲功德甚多於前無量無數算數譬喻所不能及。所以者何？此菩薩乘善男子等所起無倒隨喜迴向，以無所得而為方便，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稱法界故，最勝無比。彼諸有情所獲福聚，以有所得為方便故，於此所起隨喜迴向，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

爾時，四大天王各與眷屬二萬天子俱，頂禮佛足，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是菩薩摩訶薩所起無倒隨喜迴向，以無所得而為方便，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威力廣大稱真法界，疾能證得一切智智，勝前所說有所得施，無量倍數不可為比。」

時，天帝釋乃至他化自在天王，各與眷屬十萬天子俱，皆持種種天妙華鬘、塗散等香、衣服、瓔珞、寶幢、幡蓋、眾妙、珍奇，奏天樂音以奉施佛，供養恭敬、尊重讚歎，頂禮佛足，合掌白言：「是菩薩摩訶薩所起無倒隨喜迴向，以無所得而為方便

，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威力廣大稱真法界，疾能證得一切智智，勝前所說有所得施，無量倍數不可為比。」

時，大梵天廣說乃至色究竟天各與無量百千天眾，前詣佛所，頂禮佛足，合掌恭敬俱發聲言：「希有！世尊！甚奇！善逝！是菩薩摩訶薩所起無倒隨喜迴向，以無所得而為方便，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威力廣大稱真法界，疾能證得一切智智，勝前所說有所得施，無量倍數不可為比。」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四十三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四十四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四分隨喜迴向品第六之二

爾時，佛告淨居天等諸天眾言：「且置十方殑伽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假使十方無邊世界一切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設有十方無邊世界一切有情，一一於彼諸菩薩所，皆持上妙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及無量種上妙樂具，經如殑伽沙數大劫，以有所得而為方便，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若菩薩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於諸如來、應、正等覺及弟子等功德善根，發起無倒隨喜迴向所獲功德，甚多於前無量無數算數譬喻所不能及。所以者何？此菩薩乘善男子等，所起無倒隨喜迴向，以無所得而為方便，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稱法界故，最勝無比。彼諸有情所獲福聚，以有所得為方便故，於此所起隨喜迴向，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

「諸天當知！且置是事。假使十方殑伽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普於過去未來現在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及餘無量無邊佛法，若諸弟子所有善根，若餘有情已集當集現集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稱量，以有相有所得為方便，現前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若菩薩乘善男子等，發趣無上正等菩提，普於過去未來現在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及餘無量無邊佛法，若諸弟子所有善根，若餘有情已集當集現集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上、無等隨喜俱行諸福業事。復持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隨喜迴向，於前所起隨喜迴向，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所以者何？如是所起隨喜迴向，無相、無得而為方便，彼前所起隨喜迴向，有相、有得為方便故。」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世尊說，若菩薩乘善男子等發趣無上正等菩提，普於過去未來現在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上、無等隨喜俱行諸福業事。復持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隨喜迴向，勝前所起隨喜迴向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世尊！齊何說後所起隨喜迴向，勝前所起隨喜迴向，乃至鄔波尼殺曇倍？」

佛告善現：「是菩薩乘善男子等，於三世法不取、不捨、不矜、不蔑，非有所得、非無所得，無所分別、無異分別，無所觀見、無隨觀見，觀如是法皆是分別之所積集，達一切法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集無散、無入無出：『此中無法已當現生，亦無有法已當現滅，我應如法真如、法界，以無所得而為方便，發生隨喜迴向無上正等

菩提。』善現當知！齊此所起隨喜迴向，勝前所起有所得想、有所得見隨喜迴向，乃至鄔波尼殺曇倍。

「復次，善現！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欲於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及弟子等，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相應善根，發生無倒隨喜迴向，應作是念：『如真解脫，布施亦爾；如真解脫，淨戒亦爾；如真解脫，安忍亦爾；如真解脫，精進亦爾；如真解脫，靜慮亦爾；如真解脫，般若亦爾；如真解脫，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亦爾；如真解脫，隨喜亦爾；如真解脫，隨喜俱行諸福業事亦爾；如真解脫，諸佛世尊獨覺亦爾；如真解脫，已般涅槃聲聞亦爾；如真解脫，過去已滅諸法亦爾；如真解脫，未來未生諸法亦爾；如真解脫，現在現轉諸法亦爾；如真解脫，過去諸佛弟子亦爾；如真解脫，未來諸佛弟子亦爾；如真解脫，現在十方無量、無數、無邊世界諸佛世尊弟子亦爾；如真解脫，一切功德善根亦爾；如諸法性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起無盡、無生無滅、無取無捨。我於如是功德善根現前隨喜，持此善根與諸有情平等共有，以無移轉及無失壞、無相、無得而為方便，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如是隨喜迴向，非能隨喜迴向，無所隨喜所迴向故。如是所起隨喜迴向非轉、非息，無生滅故。』善現當知！是菩薩乘善男子等，所起無倒隨喜迴向，勝前所起有相有得隨喜迴向乃至鄔波尼殺曇倍。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隨喜迴向，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復次，善現！假使十方殑伽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發趣無上正等菩提，方便善巧修菩薩行。復有十方殑伽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發趣無上正等菩提。此諸菩薩，一一於彼諸菩薩眾，皆持上妙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及無量種上妙樂具，經如殑伽沙等大劫，以有所得而為方便，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若菩薩摩訶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普於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諸獨覺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諸聲聞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餘有情施、戒、修性三福業事，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上、無等隨喜俱行諸福業事。復持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善現當知！如是菩薩隨喜迴向諸福業事，勝前所說諸菩薩眾以有所得而為方便布施俱行諸福業事百倍、千倍乃至鄔波尼殺曇倍。所以者何？彼諸菩薩布施俱行諸福業事，以有所得而為方便，如是菩薩隨喜迴向，以無所得為方便故。

「復次，善現！且置十方殑伽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發趣無上正等菩提，諸菩薩眾以有所得而為方便布施俱行諸福業事。假使十方殑伽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發趣無上正等菩提，是諸菩薩各住殑伽沙數大

劫，修身妙行，修語妙行，修意妙行，以有所得而為方便受持淨戒。

「若菩薩摩訶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普於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諸獨覺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諸聲聞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餘有情施、戒、修性三福業事，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上、無等隨喜俱行諸福業事。復持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善現當知！如是菩薩隨喜迴向諸福業事，勝前所說諸菩薩眾以有所得而為方便淨戒俱行諸福業事百倍、千倍乃至鄔波尼殺曇倍。所以者何？彼諸菩薩淨戒俱行諸福業事，以有所得而為方便，如是菩薩隨喜迴向，以無所得為方便故。

「復次，善現！且置十方殑伽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發趣無上正等菩提，諸菩薩眾以有所得而為方便淨戒俱行諸福業事。假使十方殑伽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發趣無上正等菩提，是諸菩薩各住殑伽沙數大劫，恒為十方殑伽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有情呵毀、凌辱、刀杖加害，以有所得而為方便受行安忍。

「若菩薩摩訶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普於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諸獨覺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諸聲聞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餘有情施、戒、修性三福業事，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上、無等隨喜俱行諸福業事。復持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善現當知！如是菩薩隨喜迴向諸福業事，勝前所說諸菩薩眾以有所得而為方便安忍俱行諸福業事百倍、千倍乃至鄔波尼殺曇倍。所以者何？彼諸菩薩安忍俱行諸福業事，以有所得而為方便，如是菩薩隨喜迴向，以無所得為方便故。

「復次，善現！且置十方殑伽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發趣無上正等菩提，諸菩薩眾以有所得而為方便安忍俱行諸福業事。假使十方殑伽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發趣無上正等菩提，是諸菩薩各住殑伽沙數大劫，不坐不臥恒不睡眠，以有所得而為方便受行精進。

「若菩薩摩訶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普於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諸獨覺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諸聲聞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餘有情施、戒、修性三福業事，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上、無等隨喜俱行諸福業事。復持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善現當知！如是菩薩隨喜迴向諸福業事，勝前

所說諸菩薩眾以有所得而為方便精進俱行諸福業事百倍、千倍乃至鄔波尼殺曇倍。所以者何？彼諸菩薩精進俱行諸福業事，以有所得而為方便，如是菩薩隨喜迴向，以無所得為方便故。

「復次，善現！且置十方殑伽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發趣無上正等菩提，諸菩薩眾以有所得而為方便精進俱行諸福業事。假使十方殑伽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發趣無上正等菩提，是諸菩薩各住殑伽沙數大劫，離諸散動心住一緣，以有所得而為方便受行靜慮。

「若菩薩摩訶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普於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諸獨覺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諸聲聞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餘有情施、戒、修性三福業事，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上、無等隨喜俱行諸福業事。復持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善現當知！如是菩薩隨喜迴向諸福業事，勝前所說諸菩薩眾以有所得而為方便靜慮俱行諸福業事百倍、千倍乃至鄔波尼殺曇倍。所以者何？彼諸菩薩靜慮俱行諸福業事，以有所得而為方便，如是菩薩隨喜迴向，以無所得為方便故。

「復次，善現！且置十方殑伽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發趣無上正等菩提，諸菩薩眾以有所得而為方便靜慮俱行諸福業事。假使十方殑伽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發趣無上正等菩提，是諸菩薩各住殑伽沙數大劫，思惟觀察諸法性相，以有所得而為方便，受行般若及餘善根。

「若菩薩摩訶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普於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諸獨覺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諸聲聞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餘有情施、戒、修性三福業事，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上、無等隨喜俱行諸福業事。復持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善現當知！如是菩薩隨喜迴向諸福業事，勝前所說諸菩薩眾以有所得而為方便般若及餘善根俱行諸福業事百倍、千倍乃至鄔波尼殺曇倍。所以者何？彼諸菩薩般若及餘善根俱行諸福業事，以有所得而為方便，如是菩薩隨喜迴向，以無所得為方便故。」

第四分地獄品第七

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即是一切智性，善能成辦一切智智。」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作照明皆應敬禮，世間諸法不能染污，能遣昏翳能發光明，能施利安恒為上首，與諸盲者作淨眼目，與涉闇徒作明燈炬，引失道者令入正路，顯諸法性即薩婆若，示一切法無滅無生，是諸菩薩摩訶薩母，無依護者為作依護，能除一切生死苦惱，開示諸法無性為性，能令諸佛具轉三轉、十二行相無上法輪。世尊！諸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應云何住？」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諸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應如佛住，思惟敬事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應如思惟敬事於佛。」

時，天帝釋竊作是念：「今舍利子何因何緣問佛斯事？」

念已便問舍利子言：「以何因緣而作是問？」

時，舍利子告帝釋言：「前佛世尊說諸菩薩摩訶薩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所起隨喜迴向俱行諸福業事，疾能證得一切智智，勝有所得諸菩薩等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及餘善根。由此因緣，故問斯事。」

「憍尸迦！如生盲眾若百若干，無淨眼者方便引導，近尚不能趣入正道，況能遠達豐樂大城！如是前五波羅蜜多諸生盲眾，若無般若波羅蜜多淨眼者導，尚不能趣菩薩正道，況能證入薩婆若城！憍尸迦！布施等五波羅蜜多，要由般若波羅蜜多，名有目者。復由般若波羅蜜多之所攝受，名到彼岸。」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云何菩薩摩訶薩引發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引發般若波羅蜜多，如引發色、受、想、行、識。舍利子！如五取蘊不應引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應知亦爾。舍利子！如五取蘊不引發故說名引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不引發故說名引發。」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引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成何法？」

佛告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引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都無所成，於一切法無所成故，乃名般若波羅蜜多。」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豈不能成一切智智？」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不能成一切智智。何以故？憍尸迦！如有所得不能成故，如有名想不能成故，如有起造不能成故。」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云何說成一切智智？」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所引發一切智智無所成故說名為成。」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為生滅一切法故出現世間，不為成壞一切法故出現世間，而與世間作大饒益。」

爾時，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世尊！若菩薩摩訶薩起如是想：『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若生若滅、若成若壞。』是菩薩摩訶薩即便捨遠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復有因緣，諸菩薩摩訶薩捨遠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謂起是想：『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所有、非真實，不堅固、不自在。』是菩薩摩訶薩即便捨遠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堅固非不堅固、非自在非不自在，於一切法無分別故。」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佛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顯何法？」

佛告善現：「我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都無所顯。所以者何？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教中，不顯示色，亦不顯示受、想、行、識，不顯示預流果，亦不顯示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亦不顯示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是廣大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汝緣何意作如是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是廣大波羅蜜多？」

善現答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色不作大、不作小，於受、想、行、識亦不作大、不作小；於色不作集、不作散，於受、想、行、識亦不作集、不作散；於色不作有力、不作無力，於受、想、行、識亦不作有力、不作無力。如是乃至於諸如來、應、正等覺不作大、不作小，於佛所得一切智智亦不作大、不作小；於諸如來、應、正等覺不作集、不作散，於佛所得一切智智亦不作集、不作散；於諸如來、應、正等覺不作有力、不作無力，於佛所得一切智智亦不作有力、不作無力。所以者何？五蘊乃至一切智智非大非小、非集非散、非有力非無力，以一切法自性空故。若菩薩摩訶薩起如是想，非行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如是諸想非深般若波羅蜜多等流果故。」

「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如是想：『我當度脫若干有情入無餘依般涅槃界。』若有此想，是則名為大。有所得非有所得能有所辦。所以者何？有情無生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生；有情無自性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自性；有情遠離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遠離；有情不可思議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不可思議；有情無壞法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壞法；有情無覺知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覺知；有情如義無證覺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如義亦無證覺；有情力不成就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力亦不成就。」

「世尊！我緣此意故作是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是廣大波羅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辦大事故。」

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若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深信解，無疑、無惑亦不迷謬，是菩薩摩訶薩從何處沒來生此間？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已經幾時，於深法義能隨覺了？」

佛告舍利子：「是菩薩摩訶薩從十方界所事諸佛法會中沒來生此間，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已經無量無數大劫，於深法義能隨覺了。所以者何？若菩薩摩訶

薩從他方界所事諸佛法會中沒來生此者，是菩薩摩訶薩已多親近諸佛世尊，曾問此中甚深法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見若聞，便作是念：『我今見佛，聞佛所說。』由此因緣，若聞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屬耳聽聞恭敬信受，於深法義斷諸疑惑。舍利子！是菩薩摩訶薩已曾供養無量諸佛，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已經多劫，故於今生能辦是事。」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可聽聞，為可觀察，為可引發，為可憶念，為可示現是此是彼，為可顯了處、時差別，為可宣說諸行、狀、相，顯示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不？」

佛言：「不也！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非蘊、界、處自性差別可能顯示。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畢竟遠離，非遠離法可能顯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離蘊、界、處亦不能覺。所以者何？即蘊、界、處能覺諸法畢竟遠離，說名般若波羅蜜多，是故般若波羅蜜多與蘊、界、處無二無別。善現當知！即一切法畢竟空故、性遠離故、永寂靜故名不可得，即不可得說名般若波羅蜜多。善現當知！若時無想亦無等想施設言說，是時名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積行久如，能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此應分別，以諸菩薩根差別故。善現當知！有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遇真善友方便攝受，即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有方便善巧故，不謗正法，不見諸法有增有減，常不遠離菩薩正行，常不遠離諸佛、菩薩，恒種善根身心清淨，嚴淨佛土、成熟有情，疾能證得一切智智。

「有菩薩乘善男子等雖曾得見多百千佛，於諸佛所修行梵行，而有所得為方便故，不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生信解即便捨去。所以者何？是菩薩乘善男子等，過去佛所曾聞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生恭敬，不恭敬故不數聽聞，不數聞故不能親近，不親近故不能請問，不請問故不能信解，不信解故捨眾而去。由此因緣，造作增長匱正法業，由宿習力，今聞說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還復捨去，不生恭敬不能信受，不信受故若身若心皆不和合，不和合故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不能解了。彼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不能信受、不能聽聞、不能解了、不能觀察，造作增長匱正法業，由此業故造作增長惡慧罪業，由此業故聞深般若波羅蜜多毀謗厭捨。

「善現當知！是菩薩乘善男子等，毀謗厭捨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即為毀謗厭捨三世諸佛一切智智。由此因緣，造作增長極重惡業，由此業故墮大地獄，經歷多時受諸劇苦，謂彼宿習重惡業故，覺慧善根皆悉微劣，薄福德故，自損損他，於佛、法、僧雖成少分信受樂欲，而愚癡故不能思擇正法淺深。自於大乘毀謗、厭捨，亦令新學正法有情於大乘教毀謗、厭捨，言：『深般若波羅蜜多非真佛語，不應修學。』彼既令他毀謗般若，自於般若亦深毀謗。彼既毀謗甚深般若，於薩婆若亦深毀謗。由深

毀謗薩婆若力，於佛、法、僧亦深毀謗，因斯造作極重惡業。由此惡業增長因緣，墮大地獄受諸劇苦，多百千歲不得解脫。

「彼罪重故，於此世界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乃至火劫、水劫、風劫未起已來受諸劇苦。若此世界火、水、風劫隨一起時，彼重惡業猶未盡故，死已轉生他方世界，與此同類大地獄中多百千歲受諸劇苦。彼罪重故，於他方界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乃至火劫、水劫、風劫未起已來受諸劇苦。若他方界火、水、風劫隨一起時，彼重惡業猶未盡故，死已轉生餘他方界，與此同類大地獄中多百千歲受諸劇苦。彼罪重故，於餘方界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乃至火劫、水劫、風劫未起已來受諸劇苦，如是展轉遍歷十方大地獄中受諸劇苦。若彼諸餘十方世界火劫、水劫、風劫起時，彼重惡業猶未盡故，死已還生此堪忍界大地獄中，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乃至火劫、水劫、風劫未起已來受諸劇苦。若此世界火、水、風劫隨一起時，彼重惡業猶未盡故，死已復生他餘世界，遍歷十方大地獄中受諸劇苦。」

「如是輪迴經無數劫，彼謗法罪業勢稍微，從地獄出墮傍生趣，如前展轉自界、他方，多劫輪迴受種種苦。彼謗法罪業勢稍薄，免傍生趣墮鬼趣中，此界、他方輪迴展轉受種種苦經無數劫。彼謗法業餘勢將盡，出餓鬼趣來生人中，雖得為人而居下賤，盲聾、瘡痍、多病、貧窮、醜陋、頑愚、人皆輕誚，隨所生處少樂多苦，嘗不聞有佛、法、僧名。所以者何？彼語惡業謗三寶故，受如是類圓滿苦果。」

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毀謗法罪與無間業，此二惡行為相似不？」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勿謂此罪似無間業。所以者何？五無間業雖感重苦，而不可比毀謗正法，謂彼聞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毀謗拒逆言：『此般若波羅蜜多非真佛語，不應修學，非法、非律、非大師教。』由此因緣其罪極重。」

「舍利子！是謗法人自謗正法亦教他謗，自壞其身亦令他壞，自飲毒藥亦令他飲，自失生天解脫樂果亦令他失，自持其身足地獄火亦令他足，自不信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教他人令不信解，迷謬顛倒自沈苦海亦令他溺。舍利子！我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尚不欲令謗正法者聞其名字，況為彼說！舍利子！謗正法者，我尚不聽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聞其名字，況當眼見！豈許共住？舍利子！謗正法者，我尚不聽被服袈裟，況受供養！何以故？舍利子！諸有毀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彼名壞正法者，墮黑闇類如穢蝸螺，自污污他如爛糞聚。諸有信用壞法者言，亦受如前所說大苦。」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何緣如來不說如是壞正法者當墮惡趣所受形貌、身量大小？」

佛告舍利子：「止！不應說壞正法者當來所受形貌、身量。所以者何？我若具說彼趣形量，彼聞驚怖當吐熱血，便致命終或近死苦，心頓憂惱如中毒箭，身漸枯頹如被截苗。恐彼聞說謗正法者，當受如是大醜苦身，徒自驚惶喪失身命，我愍彼故不為

汝說。」

時，舍利子第二、第三重請如來說彼形量，明誠後世，令知謗法獲大苦身不造斯罪。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我前所說壞正法罪受惡趣苦，足為明誠。當來自類善男子等，聞我前說謗法罪報，寧捨身命終不謗法，勿我未來當受斯苦。」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諸有聰明善男子等，聞佛所說謗正法人於當來世久受大苦，應善護持身、語、意業。所以者何？勿我由此語惡業故，惡趣人中長時受苦。世尊！造作增長壞正法業，豈不由習諸惡業耶？」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於我正法毘奈耶中，當有愚癡諸出家者，彼雖稱我為其大師，而於我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毀謗、拒逆。善現當知！若有毀謗甚深般若，則為毀謗無上菩提。若有毀謗無上菩提，則為毀謗一切智智。若有毀謗一切智智，則為毀謗佛、法、僧寶。若有毀謗佛、法、僧寶，則便攝受無邊罪業。若有攝受無邊罪業，則便攝受無邊苦報。」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彼愚癡人幾因緣故，毀謗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由四因緣。何等為四？一者、為諸邪魔所扇惑故。二者、於甚深法不信解故。三者、不勤精進耽著五蘊，諸惡知識所攝受故。四者、多懷瞋恚樂行惡法，好自高舉輕凌他故。彼愚癡人由具如是四因緣故，毀謗般若波羅蜜多，由此當來受諸劇苦。」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四十四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四十五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四分清淨品第八

爾時，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世尊！諸愚癡人不勤精進，具諸惡行薄少善根，暗鈍無求少聞劣慧，為惡知識之所攝受，不事善友，不樂請問於諸勝善，不勤修學，聞佛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實難信解。」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云何甚深難信難解？」

佛告善現：「色非縛非解。何以故？色以無性為自性故。受、想、行、識非縛非解。何以故？受、想、行、識以無性為自性故。」

「復次，善現！色前際非縛非解。何以故？色前際以無性為自性故。色後際非縛非解。何以故？色後際以無性為自性故。色中際非縛非解。何以故？色中際以無性為自性故。受、想、行、識前際非縛非解。何以故？受、想、行、識前際以無性為自性故。受、想、行、識後際非縛非解。何以故？受、想、行、識後際以無性為自性故。受、想、行、識中際非縛非解。何以故？受、想、行、識中際以無性為自性故。」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甚難信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極難信解！」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所以者何？善現！色清淨即果清淨，果清淨即色清淨。何以故？是色清淨與果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受、想、行、識清淨即果清淨，果清淨即受、想、行、識清淨。何以故？是受、想、行、識清淨與果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復次，善現！色清淨即一切智清淨，一切智清淨即色清淨。何以故？是色清淨與一切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受、想、行、識清淨即一切智清淨，一切智清淨即受、想、行、識清淨。何以故？是受、想、行、識清淨與一切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能照了。」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大光明。」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永不相續。」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本無雜染。」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無得、無現觀。」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無所生起。」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畢竟不生。」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生欲界、不生色界、不生無色界。」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無知無解。」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於何等法無知無解？」
佛言：「於色無知無解。何以故？極清淨故。於受、想、行、識無知無解。何以故？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於薩婆若無損無益。」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取無捨。」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爾時，善現亦白佛言：「我清淨故色清淨。」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我清淨故受、想、行、識清淨。」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我清淨故果清淨。」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我清淨故一切智清淨。」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我清淨故無得、無現觀。」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我無邊故色無邊。」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我無邊故受、想、行、識無邊。」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覺，是為般若波羅蜜多。」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非此岸、非彼岸、非住中間。」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若菩薩摩訶薩起如是想，棄捨般若波羅蜜多，遠離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著名著相。」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善為菩薩摩訶薩眾，於深般若波羅蜜多，開示分別究竟著相。」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云何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起著相？」

善現答言：「若菩薩摩訶薩於色謂空起空想著，於受、想、行、識謂空起空想著，於過去法謂過去法起過去法想著，於未來法謂未來法起未來法想著，於現在法謂現在法起現在法想著，謂菩薩乘善男子等，初發心時生如是福，亦名著相。」

時，天帝釋問善現言：「何緣如是名為著相？」

善現答言：「若謂此是大菩提心，若執此是初菩提心，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名著相。憍尸迦！心本性空不可迴向。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若作是執：我趣大乘。諸如是等皆名著相。是故菩薩摩訶薩眾欲於無上正等菩提，示現、勸導、讚勵、慶喜發趣大乘諸有情者，應隨實相示現、勸導、讚勵、慶喜。彼諸有情若能如是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他有情者，於自無損亦不損他，是諸如來所應許可。憍尸迦！安住大乘善男子等，若能如是示現、勸導、讚勵、慶喜趣菩薩乘諸有情者，便能遠離一切執著。」

爾時，世尊讚善現曰：「善哉！善哉！汝今善能為諸菩薩說執著相，令諸菩薩覺知遠離。復有此餘微細執著當為汝說，汝應諦聽！極善作意。」

善現白言：「唯然！願說！我等樂聞。」

佛告善現：「安住大乘善男子等，欲趣無上正等菩提，於諸如來、應、正等覺，以淨信心取相憶念，隨所取相皆名執著。所以者何？諸取相者名執著故。若於過去未來現在一切如來、應、正等覺諸無漏法深生隨喜，復持如是隨喜善根，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亦名執著。所以者何？諸法實性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遠離三世。非離三世可能迴向，離三世法不可取相、不可攀緣亦無見聞覺知事故。」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諸法實性最為甚深。」

佛言：「如是！本性離故。」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本性甚深。」

佛言：「如是！本性淨故。」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本性清淨。」

佛言：「如是！本性離故。」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皆應敬禮。」

佛言：「如是！以一切法本性離故。善現當知！若一切法本性遠離，即是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如來證覺諸法實性無造無作。」

善現復言：「是故如來、應、正等覺於一切法無所證故名現等覺。」

佛言：「如是！以一切法一性非二。善現當知！諸法一性即是無性，諸法無性即是一性，如是諸法一性、無性是本實性，此本實性即是一相，所謂無相。是故，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於一切法無所證故名現等覺。所以者何？諸法本性唯一無二。善現當知！諸法本性即非本性，此非本性即是本性，能如是知即能遠離一切執著。

」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難可覺知。」

佛言：「如是！無知者故。」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可思議。」

佛言：「如是！非一切心所了知故。」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無所造作。」

佛言：「如是！以諸作者不可得故。」

爾時，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應行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若不行色，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若不行受、想、行、識，是行般若波羅蜜多。復次，善現！諸菩薩摩訶薩若不行色空，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若不行受、想、行、識空，是行般若波羅蜜多。復次，善現！諸菩薩摩訶薩若不行色不圓滿相，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若不行受、想、行、識不圓滿相，是行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色不圓滿即非色，受、想、行、識不圓滿即非受、想、行、識，若不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希有！世尊！甚奇！善逝！於諸著中說無著相。」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若不行色無所著相，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若不行受、想、行、識無所著相，是行般若波羅蜜多。善現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若能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色不生著，於受、想、行、識不生著；於預流果不生著，於一來、不還、阿羅漢果不生著；於獨覺菩提不生著；於佛無上正等菩提不生著；於薩婆若亦不生著。所以者何？無著無縛超過一切，名薩婆若。如是，善現！諸菩薩摩訶薩超一切著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希有！世尊！甚奇！善逝！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所證法性最為甚深，若說不說俱無增減。」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譬如虛空，假使諸佛盡其壽量或讚或毀，而彼虛空無增無減，甚深法性亦復如是，若說、不說俱無增減。復次，善現！譬如幻士，於讚毀時無喜無憂、不增不減，甚深法性亦復如是，若說、不說如本無異。」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甚為難事，謂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修不修無增無減、無進無退。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如修虛空都無所有，謂於此中無法可得而勤修學，乃至無上正等菩提常無退轉。

「世尊！諸菩薩摩訶薩我等有情皆應敬禮，能被如是大功德鎧。所以者何？諸菩薩摩訶薩為度有情被功德鎧，譬如欲與虛空戰諍被堅固鎧。世尊！諸菩薩摩訶薩為度有情被功德鎧，如勇健者欲拔虛空置高勝處。世尊！諸菩薩摩訶薩甚為勇猛被功德鎧，為如虛空、法界、法性諸有情故，欲趣無上正等菩提。世尊！諸菩薩摩訶薩得大精進波羅蜜多，為如虛空一切法故被功德鎧。世尊！諸菩薩摩訶薩甚為希有，為如虛空諸有情類，脫如虛空生死苦故，得如虛空涅槃樂故，被功德鎧。」

爾時，會中有一苾芻向佛合掌白言：「世尊！我應敬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謂此般若波羅蜜多無法可生、無法可滅。」

時，天帝釋問善現言：「若菩薩摩訶薩欲學般若波羅蜜多，當如何學？」

善現答言：「若菩薩摩訶薩欲學般若波羅蜜多，當如虛空精勤修學。」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我當守護令無損惱。」

爾時，善現告帝釋言：「汝見有法可守護不？」

天帝釋言：「不也！大德！我不見法是可守護。」

善現告言：「若菩薩摩訶薩如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住，即為守護。若離般若波羅蜜多，人非人等欲為損惱即得其便。憍尸迦！若欲守護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者，不異有人發勤精進守護虛空。若欲守護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者，唐設劬勞都無所益。憍尸迦！於意云何？有能守護谷響等不？」

天帝釋言：「不也！大德！」

善現告言：「憍尸迦！若欲守護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者亦復如是，唐設劬勞都無所益。憍尸迦！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雖知諸法皆如響等，而不觀見亦不顯示，以一切法都無所有、不可得故。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住，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世尊威神力故，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四大天王及天帝釋、大梵王等一切天眾來詣佛所，頂禮雙足，却住一面。以佛神力，於十方界各見千佛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義品名字皆同於此，請說般若波羅蜜多苾芻眾首皆名善現，問難般若波羅蜜多諸天眾首皆名帝釋。

爾時，世尊告善現曰：「慈氏菩薩當證無上正等覺時即以此名，亦於此處宣說般若波羅蜜多。此賢劫中當來諸佛即以此名，亦於此處宣說般若波羅蜜多。」

第四分讚歎品第九

爾時，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但有名字，如是名字亦不可得，但依語言假施設有，是故般若波羅蜜多亦無所有、實不可得。名字、般若波羅蜜多，如是二法展轉相似，同無所有、俱不可得。何緣佛說：慈氏菩薩當證無上正等覺時即以此名，亦於此處宣說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慈氏菩薩當證無上正等覺時，不證色空，不證受、想、行、識空；不證色縛，不證受、想、行、識縛；不證色脫，不證受、想、行、識脫。即以如是諸行、狀、相，慈氏菩薩當證無上正等菩提即以此名，亦於此處宣說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

佛告善現：「色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受、想、行、識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虛空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色無染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受、想、行、識無染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虛空無染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一切有染及無染法不可得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但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名號，尚為獲得廣大善利，況能受持、讀誦、修習、書寫、解說、廣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終不橫死亦無橫病及諸殃禍，常為無量百千天神恭敬圍遶隨逐守護。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黑白月各第八日、第十四日、第十五日，在在處處讀誦講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獲無邊功德勝利。」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讀誦、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量天神常來恭敬圍遶守護。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天、人、阿素洛等無上珍寶。由此因緣，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當獲無邊功德勝利。」

「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聽聞、受持、讀誦、書寫、供養、修學、宣說等時，多有邪魔為作留難。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珍寶多諸怨賊，譬如世間所貴珍寶，隨所在處多諸怨賊。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上寶，能與世間利益安樂。」

「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不生不滅、不成不壞、不向不背、不引不遣、不取不捨、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近不遠。所以者何？以一切法都無所有皆不可得。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所得故，非能染污、非所染污。所以者何？無法不能染污無法。善現當知！色無染污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無染污。」

；受、想、行、識無染污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無染污；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染污故，色等諸法亦無染污。若於如是亦不分別，是行般若波羅蜜多。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分別故，於一切法無取無捨、無說無示、無引無遣。」

時，有無量百千天子住虛空中，歡喜踊躍互相慶慰，同聲唱言：「我等今者於瞻部洲見佛第二轉妙法輪。」

爾時，世尊告善現曰：「如是法輪非第一轉亦非第二。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不為轉故、不為還故出現世間，但以無性自性空故出現世間。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知無所分別，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為廣大波羅蜜多，達一切法自性空故。雖達諸法自性皆空，而諸菩薩摩訶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縛無著，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度有情眾；雖證菩提而無所證，證不證法不可得故；雖轉法輪而無所轉，轉法還法不可得故；雖度有情而無所度，見不見法不可得故。世尊！此大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教中，轉法輪事都不可得。所以者何？以於此中無法可顯、無法可示、無法可得、無法可轉、無法可還。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畢竟不生亦復不滅，不生滅故無轉無還。」

爾時，世尊告善現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非空、無相、無願法中，可有能轉及能還法，轉還性法不可得故。若能如是宣說開示，是名善淨宣說般若波羅蜜多，此中都無說者、受者、所說受法。既無說者、受者及法，諸能證者亦不可得，無證者故，亦無有能得涅槃者，亦無說法作福田者，福田無故，福性亦空。表示名言皆不可得故，名廣大波羅蜜多。」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為無邊波羅蜜多，如太虛空無邊際故；是為無等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得故；是為遠離波羅蜜多，畢竟空故；是為難伏波羅蜜多，諸法性相不可得故；是為無跡波羅蜜多，無往無來無形體故；是為無性波羅蜜多，無往來故；是為無行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動轉故；是為無奪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取故；是為無盡波羅蜜多，與無盡法恒相應故；是為無生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生故；是為無作波羅蜜多，以諸作者不可得故；是為無知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知者故；是為無見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見者故；是為無轉波羅蜜多，以死生者不可得故；是為無壞波羅蜜多，前、後、中際不可得故；是為如幻波羅蜜多，諸法無生無表示故；是為如夢波羅蜜多，是諸意識平等性故；是無雜染波羅蜜多，以貪、瞋、癡無自性故；是無所得波羅蜜多，以所依止不可得故；是無戲論波羅蜜多，以一切法超思議故；是無思慮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動搖故；是無動轉波羅蜜多，住法界故；是為離染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虛妄故；是無等起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分別故；是為寂靜波羅蜜多，一切法相不可得故；是無過失波羅蜜多，修諸功德到彼岸故；是無有情波羅蜜多，證實際故；是為無斷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等起故；是

為如實波羅蜜多，無分別故；是無二邊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執著故；是無雜壞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和合故；是無取著波羅蜜多，超諸聲聞、獨覺地故；是無尋伺波羅蜜多，至尋伺法平等性故；是為無量波羅蜜多，無量法故；是為無起波羅蜜多，離我法故；是無分別波羅蜜多，是諸分別平等性故；是不可得波羅蜜多，至一切法真實性故；是為無著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皆無著故；是為無依波羅蜜多，無所依故；是為不生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皆不生故；是為無常波羅蜜多，以一切法常無性故；是名為苦波羅蜜多，是逼惱法平等性故；是為無我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執著故；是名為空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得故；是為無相波羅蜜多，以一切法離諸相故；是為無願波羅蜜多，無所成故；是名為力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屈故；是無量佛法波羅蜜多，過數量故；是無所畏波羅蜜多，其心畢竟無怯畏故；是為真如波羅蜜多，是一切法無變性故；是為自然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自性故；是一切智智波羅蜜多，知一切法無自性故。」

佛言：「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第四分總持品第十之一

時，天帝釋作是念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但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名號，當知過去已曾供養無量如來、應、正等覺，發弘誓願、多種善根，況能受持、讀誦、書寫、如理思惟、為他演說，或能隨力如教修行！當知是人已於過去無量佛所親近供養、多種善根，曾聞般若波羅蜜多，聞已受持、思惟、讀誦、為他演說、如教修行，或於此經能問能答，由先福力今辦是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已曾供養無量如來、應、正等覺，功德純淨，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其心不驚、不恐、不怖、不憂、不悔、不退、不沒。」

爾時，世尊知天帝釋心之所念，即便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念。」

時，舍利子知天帝釋心之所念，便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深生信解，受持、讀誦、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如教修行，當知是人如不退位諸大菩薩。所以者何？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義趣甚深難信難解，若於前世不久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於佛前請問聽受，不於佛所多種善根，豈暫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能信解？

「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心不信解、誹謗、毀訾，當知是人先世已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誹謗、毀訾。所以者何？如是愚人善根少故、無正願故、近惡友故，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由宿習力不信、不樂、心不清淨、不忍、不欲。何以故？如是愚人於過去世，未曾親近諸佛、菩薩及餘賢聖，未曾請問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故。」

爾時，天帝釋謂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義趣甚深極難信解，諸有未久信樂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聞說此中甚深義趣，不能信解或生毀謗，未為希有。」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我今敬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我若敬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為敬禮一切智智。」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若能敬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為敬禮一切智智。何以故？憍尸迦！諸佛所得一切智智，皆從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復由諸佛一切智智而得有故。憍尸迦！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應如是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應如是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天帝釋白佛言：「世尊！諸菩薩摩訶薩云何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名住深般若波羅蜜多？云何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名學深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善哉！善哉！乃能請問如是深義，汝承佛力，能問如來、應、正等覺如是深義。」

「憍尸迦！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若於色不住，亦不住此是色，是為學色；若於受、想、行、識不住，亦不住此是受、想、行、識，是為學受、想、行、識。復次，憍尸迦！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若於色不學，亦不學此是色，是不住色；若於受、想、行、識不學，亦不學此是受、想、行、識，是不住受、想、行、識。憍尸迦！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名住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名學深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難可測量，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難可執取，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無有限量。」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若於色甚深性不住，亦不住此是色甚深性，是名學色甚深性；若於受、想、行、識甚深性不住，亦不住此是受、想、行、識甚深性，是名學受、想、行、識甚深性。復次，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若於色甚深性不學，亦不學此是色甚深性，是名不住色甚深性；若於受、想、行、識甚深性不學，亦不學此是受、想、行、識甚深性，是名不住受、想、行、識甚深性。」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既最甚深，難可測量，難可執取，無有限量，則難信解，但應為彼不退轉位諸菩薩說。所以者何？彼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惶、恐怖、疑惑，不生毀謗、深心信解。」

時，天帝釋便問具壽舍利子言：「若有為彼未得受記諸菩薩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有何失？」

時，舍利子告帝釋言：「彼聞驚惶、恐怖、疑惑，不能信解或生毀謗，由斯造作增長能感墮惡趣業，沒三惡趣久受大苦，難證無上正等菩提。是故，不應為彼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天帝釋言：「頗有菩薩未得受記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惶、恐怖、疑惑，不生毀謗、深信解不？」

舍利子言：「有！憍尸迦！是菩薩摩訶薩久發無上正等覺心，久修菩薩摩訶薩行，不久當受大菩提記。憍尸迦！若菩薩摩訶薩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惶、恐怖、疑惑，不生毀謗、深信解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已受無上大菩提記，設未受者，不過一佛或二佛所定當得受大菩提記。」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久學大乘，久發大願，久修大行，供養多佛，事多善友，善根成熟，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惶、恐怖、疑惑，深信信解，常樂聽聞、受持、讀誦，恭敬供養、如理思惟，為他演說或復書寫，如說修行恒無懈倦。舍利子！是菩薩摩訶薩由此因緣，隨所生處常見諸佛、恒聞正法，供養恭敬、尊重讚歎；隨所見佛皆為受記，無空過者。」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我今樂說少分譬喻，唯願聽許！」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隨汝意說。」

時，舍利子白言：「世尊！如住大乘善男子等夢見自坐妙菩提座，當知是人近證無上正等菩提。如是若有善男子等，得聞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敬，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當知是人久學大乘、善根成熟，或已得受大菩提記，或近當受大菩提記，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世尊！譬如有人遊涉曠野，經過嶮道百踰繕那、或二、或三、或四五百，見諸城邑王都前相，謂放牧人園林田等，見是相已便作是念：『城邑王都去此非遠。』作是念已身意泰然，不畏惡獸惡賊饑渴。住菩薩乘善男子等亦復如是，若聞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敬，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當知是人不久得受大菩提記，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無墮聲聞、獨覺地畏。何以故？已得見聞供養恭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菩提之前相故。」

「世尊！譬如有人欲觀大海，漸次往趣經歷多時，不見山林便作是念：『今觀此相，大海非遠。所以者何？近大海岸，地必漸下無諸山林。』彼人爾時雖未見海而見近相歡喜踊躍。住菩薩乘善男子等亦復如是，若得聞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深生信敬，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當知是人不久得受大菩提記，疾證無上正等菩提。何以故？已得聞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菩提之前相故。」

「世尊！譬如春時花果樹等，故葉已墮枝條滋潤，眾人見之咸作是念：『新花果葉當出非久。所以者何？此諸樹等新花果葉先相現故。』住菩薩乘善男子等亦復如是，若得聞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敬，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當知是人不久得受大菩提記，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世尊！譬如女人懷孕漸久，其身轉重動止不安，飲食、睡眠悉皆減少，不喜多語厭常所作，受苦痛故眾事頓息，有異母人見是相已，即知此女不久產生。住菩薩乘善男子等亦復如是，若得聞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敬，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當知是人不久得受大菩提記，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度有情眾。」

爾時，佛讚舍利子言：「善哉！善哉！汝能善說菩薩譬喻，當知皆是如來神力。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四十五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四十六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四分總持品第十之二

爾時，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世尊！希有如來、應、正等覺，善分別說諸菩薩事。」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所以者何？諸菩薩摩訶薩為欲利樂多眾生故，哀愍世間大眾生故，憐愍人、天令獲大義利樂事故，求證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說無上法。」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成就無邊大功德聚，為欲饒益諸有情故，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不見色增而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見受、想、行、識增而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色減而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見受、想、行、識減而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見是法而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見非法而行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來所說不可思議。」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色不可思議故，如來所說不可思議，受、想、行、識不可思議故，如來所說不可思議。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雖如實知色不可思議，而不起不可思議想，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雖如實知受、想、行、識不可思議，而不起不可思議想，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義趣甚深，誰能信解？」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若菩薩摩訶薩久修大行，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信解。」

」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齊何應知是菩薩摩訶薩久修大行，而得久修大行名號？」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不分別如來十力，不分別四無所畏，不分別十八不共法，不分別一切智，不分別一切相智。所以者何？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一切智、一切相智皆不可思議，一切法亦不可思議。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如是行者都無處行，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舍利子！齊此應知是菩薩摩訶薩久修大行，乃得久修大行名號。」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大寶聚，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清淨聚，如太虛空極清淨故。」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以最甚深多諸留難，而今廣說留難不生。」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佛神力故留難不起。是故大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若欲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應疾書寫乃至演說。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多諸留難，勿令書寫乃至演說不得究竟。善現當知！如是大乘善男子等，若欲一月乃至一歲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究竟者，應勤精進繫念書寫乃至演說，經爾所時令得究竟。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寶神珠多留難故。」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希有！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寶神珠多諸留難，而有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說者，惡魔於彼而作留難，令不書寫乃至演說。」

佛告善現：「惡魔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雖常伺求欲作留難，令不書寫乃至演說，而彼無力可能留難，令彼菩薩所作不成。」

時，舍利子即白佛言：「是誰神力，令彼惡魔不能留難彼諸菩薩書寫等事？」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是佛神力，令彼惡魔不能留難彼諸菩薩書寫等事。又，舍利子！亦是十方一切世界諸佛神力，令彼惡魔不能留難彼諸菩薩書寫等事。又，舍利子！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共護念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故，令彼惡魔不能留難。何以故？舍利子！諸佛世尊皆共護念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眾所作善業，令彼惡魔不能留難。又，舍利子！若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法爾應為十方世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現說法者之所護念，若蒙諸佛所護念者，惡魔法爾不能留難。又，舍利子！若有淨信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應作是念：『我今書寫乃至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皆是十方一切世界諸佛世尊神力護念。』」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皆是十方諸佛神力慈悲護念，令彼所作殊勝善業，惡魔眷屬不能留難。」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十方世界諸佛世尊皆共識知歡喜護念。十方世界諸佛世尊恒以佛眼皆共觀見慈悲護念，令彼所修無不成就。」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恒為十方一切世界諸佛世尊佛眼觀見識知護念，令諸惡魔不能燒惱，所作善業皆疾成就。又，舍利子！住菩薩乘善男子

等，若能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當知已近無上菩提，諸惡魔怨不能留難。又，舍利子！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若能書寫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受持、讀誦、供養恭敬，常為如來佛眼觀見識知護念。由此因緣，定當獲得大財、大利、大果、大報，乃至當得不退轉地，常不遠離諸佛、菩薩，恒聞正法不墮惡趣，生天、人中受諸妙樂。何以故？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諸有情如實通達諸法勝義，現在、未來能引種種利樂事故。

「又，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我涅槃後，至東南方漸當興盛，彼方多有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能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深心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如是經典，我涅槃後，從東南方轉至南方漸當興盛；彼方多有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能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深心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如是經典，我涅槃後，復從南方至西南方漸當興盛，彼方多有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能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深心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如是經典，我涅槃後，從西南方至西北方漸當興盛，彼方多有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能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深心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如是經典，我涅槃後，從西北方轉至北方漸當興盛，彼方多有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能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深心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如是經典，我涅槃後，復從北方至東北方漸當興盛，彼方多有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能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深心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又，舍利子！我涅槃已，後時、後分、後五百歲，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於東北方大為佛事。何以故？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一切如來共所尊重，一切如來共所護念，令於彼方經久不滅。又，舍利子！非佛所得法毘奈耶無上正法有滅沒相，諸佛所得法毘奈耶無上正法即是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又，舍利子！彼東北方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有能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深心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我等諸佛常以佛眼觀見護念，令無損惱，現在、未來身心安樂。」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佛涅槃已，後時、後分、後五百歲，於東北方廣流布耶？」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舍利子！我涅槃已，後時、後分、後五百歲，彼東北方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若得聞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深心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當知彼人久發無上正等覺心，久修菩薩摩訶薩行，供養多佛，事多善友，久多修習身戒心慧，所種善根皆已

成熟，由斯福力，得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深心信樂，復能書寫、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開示分別。」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佛涅槃已，後時、後分、後五百歲法欲滅時，於東北方當有幾許住菩薩乘善男子等，得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深心信樂，復能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我涅槃已，後時、後分、後五百歲法欲滅時，於東北方雖有無量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而少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深心信樂，復能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又，舍利子！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心不沈沒，不驚、不怖、深生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當知是人已曾親近、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無量如來、應、正等覺及諸菩薩，請問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

「又，舍利子！是菩薩乘善男子等，不久定當圓滿菩薩摩訶薩道，一切如來所護念故，無量善友所攝受故，殊勝善根所任持故，為欲饒益多眾生故，疾證無上正等菩提。何以故？舍利子！我常為彼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說一切智相應之法，過去如來亦常為彼說一切智相應之法。由此因緣，彼當來世常能修集一切智智相應正行，速趣無上正等菩提，亦能為他如應說法，令趣無上正等菩提，於一切時身心安定，諸惡魔王及彼眷屬尚不能壞求趣無上正等覺心，何況其餘樂行惡者毀謗般若波羅蜜多能阻其心，令不精進求趣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彼於無上正等菩提勇猛正勤極堅牢故。

「又，舍利子！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得廣大清淨喜樂，亦能安立無量有情於勝善法，令趣無上正等菩提。何以故？舍利子！是菩薩乘善男子等，今於我前發弘誓願：『我當安立無量百千諸有情類，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諸菩薩摩訶薩行，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令於無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轉記。』我於彼願深生隨喜。何以故？舍利子！我觀彼人所發弘願心語相應，彼於當來定能安立無量百千諸有情類，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諸菩薩摩訶薩行，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令於無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轉記。

「是菩薩乘善男子等，亦於過去無量佛前發弘誓願：『我當安立無量百千諸有情類，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諸菩薩摩訶薩行，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令於無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轉記。』過去如來、應、正等覺亦於彼願深生隨喜。何以故？舍利子！過去諸佛亦觀如是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所發弘願心語相應，彼於當來定能安立無量百千諸有情類，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諸菩薩摩訶薩行，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令於無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轉記。

「是菩薩乘善男子等，信解廣大修廣大行，願生他方諸佛國土現有如來、應、正等覺宣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法處。彼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法已，復

能安立彼佛土中無量百千諸有情類，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諸菩薩摩訶薩行，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令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

時，舍利子即白佛言：「希有！世尊！佛於過去、未來、現在所有諸法無不證知、無不覺了，於諸有情心行差別無不證知、無不覺了，於三世佛、菩薩、聲聞及佛土等無不證知、無不覺了。世尊！若菩薩摩訶薩能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是菩薩摩訶薩於當來世，若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勇猛精進常求不息。彼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為有得時、不得時不？」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佛於一切無不證知、無不覺了。是菩薩摩訶薩常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勇猛精進欣求不息，一切時得，無不得時。何以故？舍利子！是菩薩摩訶薩常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欣求不息，諸佛菩薩常護念故。」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是菩薩摩訶薩為但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勇猛精進欣求不息，一切時得，無不得時，為於餘經亦能常得？」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若菩薩摩訶薩常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勇猛信求不顧身命，有時不得諸餘經典，無有是處。何以故？舍利子！是菩薩摩訶薩為求無上正等菩提，示現、勸導、讚勵、慶喜諸有情類，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及餘經典受持、讀誦、思惟、修學；由此善根，隨所生處，法爾常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空相應經及餘經典受持、讀誦。」

第四分魔事品第十一之一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世尊！已說住菩薩乘善男子等修功德時多有留難，何等名為諸留難事？」

佛告善現：「留難事者謂諸魔事。」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云何名為菩薩魔事？」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欲宣說般若波羅蜜多時，或說法要辯久乃生，或說法要辯乃卒起，或說法要辯過量生，或所欲說未盡便止，或說法要言詞亂雜，或說法要言詞間斷，或說法時諸橫事起，令所欲說不遂本心，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書寫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或頻申欠呿，或互相嗤笑，或更相輕凌，或身心躁擾，或失念散亂，或文句顛倒，或迷惑義理，或不得滋味心生厭捨，或橫事卒起，或互相乖諍，由此等事書寫不終，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受持、讀誦、思惟、修習、說聽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或頻申欠呿，或互相嗤笑，或更相輕凌，或身心躁擾，或失念散亂，或文句顛倒，或迷惑義理，或不得滋味心生厭捨，或橫事卒起，或互相乖諍，由此等事所作不

成，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或作是念：『我於此中不得受記，何用聽為？』或作是念：『此中不說我之名字，何用聽為？』或作是念：『此中不說我之生處城邑、聚落，何用聽為？』由此等緣心不清淨，即從座起厭捨而去，無顧戀心，當知是為菩薩魔事。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心不清淨厭捨去者，隨彼所起不清淨心，厭捨此經舉步多少，便減爾許劫數功德，獲爾許劫障菩提罪。受彼罪已，更爾許時發勤精進修諸菩薩難行苦行方可復本，是故名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棄捨能引一切智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學不能引一切智智隨順二乘諸餘經典，棄捨根本而攀枝葉，當知是為菩薩魔事。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能生菩薩摩訶薩眾世、出世間殊勝功德，由斯能引一切智智，有大勢用，譬如樹根。諸餘經典無如是用，譬如枝葉無勝功能。若菩薩乘善男子等，修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即為修學一切菩薩摩訶薩眾世、出世間殊勝功德，速能引發一切智智。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棄捨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求學二乘相應經典，即為棄捨一切菩薩摩訶薩眾世、出世間殊勝功德，終不能得一切智智。是菩薩乘善男子等，福慧狹少棄本求末，是故名為菩薩魔事。

「善現當知！如癡餓狗棄捨主食，反從僕使而求索之。於當來世有菩薩乘善男子等，棄捨一切智智根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求學二乘相應經典，亦復如是。所以者何？是菩薩乘善男子等覺慧闇鈍，棄捨能引一切智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求學能引聲聞獨覺功德經典，定不能得一切智智。所以者何？聲聞、獨覺相應經典，但為自身調伏寂靜，出生死苦得涅槃樂，精勤修學如是經典，所引善根究竟唯得住二乘地自利圓滿。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普為濟拔一切有情出生死苦得涅槃樂，精勤修學如是經典所引善根究竟能得一切智智，利益安樂一切有情。

「復次，善現！譬如有人欲觀香象身量大小、形類勝劣，得而不觀反尋其跡。於意云何？彼人黠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當來世有菩薩乘善男子等，棄捨一切智智根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於中望得一切智智，亦復如是。

「復次，善現！譬如有人為珍寶故求趣大海，既至海岸不入大海反觀牛跡，作是念言：『大海中水其量深廣豈及此耶？此中亦應有諸珍寶。』於意云何？彼人黠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當來世有菩薩乘善男子等，棄捨一切智智根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於中望得一切智智，亦復如是。所以者何？精勤修學

二乘經典，究竟唯能得預流果，展轉乃至獨覺菩提，必不能得一切智智。故菩薩乘善男子等，欲疾證得一切智智，應學般若波羅蜜多，不應求學二乘經典。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定是一切智智根本，二乘經典如枝葉故。

「復次，善現！如有工匠或彼弟子，欲造大殿如天帝釋殊勝殿量，見彼殿已而反規模日月宮殿。於意云何？如是工匠或彼弟子，能造大殿量如帝釋殊勝殿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彼人黠不？」

善現答言：「彼人非黠。」

佛告善現：「於當來世有菩薩乘善男子等，得深般若波羅蜜多，捨而求學二乘經典，欲證無上正等菩提利樂有情，亦復如是，當知彼是愚癡品類。

「復次，善現！如有欲見轉輪聖王，見已不識捨至餘處，見小國王觀其形相，作如是念：『轉輪聖王形相威德豈勝於此？』於意云何？彼人黠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當來世有菩薩乘善男子等，欲趣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度有情眾，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言：『彼經典與此何異？何用彼為？』彼由此緣定不能得一切智智。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種種方便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住菩薩乘善男子等，令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捨而求學二乘經典，當知彼人亦復如是。何以故？精勤修學二乘經典，定於佛果不能證故。

「復次，善現！如有饑人得百味食，棄而求噉兩月穀飯。於意云何？彼人黠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當來世有菩薩乘善男子等亦復如是，求趣無上正等菩提，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於中欲覓一切智智，徒設劬勞終不能得。

「復次，善現！如有貧人得無價寶，棄而翻取迦遮末尼。於意云何？彼人黠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當來世有菩薩乘善男子等亦復如是，求趣無上正等菩提，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於中欲覓一切智智，徒設劬勞終不能得。

「復次，善現！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若正書寫、受持、讀誦、思惟、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眾辯卒起，樂說種種差別法門，令書寫等不得究竟，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可書寫不？」

世尊告曰：「不也！善現！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書寫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作如是念：『我以文字書寫般若波羅蜜多，如是文字即是般若波羅蜜多。』或

依文字執著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或念國土，或念城邑，或念王都，或念方處，或念師友，或念父母，或念妻子，或念兄弟，或念姊妹，或念親戚，或念朋侶，或念王臣，或念盜賊，或念猛獸，或念惡人，或念惡鬼，或念眾集，或念遊戲，或念音樂，或念報怨，或念報恩，或念飲食、衣服、臥具，或念諸餘資身什物，或念製造文頌書論，或念時節寒熱豐儉，或念象、馬、水、火等事，或念諸餘所作事業，當知皆是菩薩魔事。魔以此事擾惱菩薩，令書寫等皆不得成，菩薩覺知皆應遠離。

「復次，善現！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得大名利恭敬供養，彼由此緣廢所作業，當知亦是菩薩魔事，菩薩覺知皆應厭捨。

「復次，善現！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惡魔化作苾芻等像，執持種種世俗書論或復二乘相應經典，詐現親友授與菩薩，告菩薩言：『如是經典義味深奧，應勤修學捨所習經。』此菩薩乘善男子等方便善巧，不應受著惡魔所授世俗書論或復二乘相應經典。所以者何？世俗書論、二乘經典，不能引發一切智智，非趣無上正等菩提無倒方便，乃於無上正等菩提極為障礙。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中，廣說菩薩摩訶薩道方便善巧，若於此中精勤修學，速能證得一切智智。若菩薩乘善男子等，無巧便故，近惡友故，棄深般若波羅蜜多，受學惡魔世俗書論、二乘經典，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樂聽、樂問、書寫、受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說法者著樂懈怠不欲為說，亦不施與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心不著樂亦不懈怠，樂說、樂施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勸勵書寫、受持、讀誦、修習，能聽法者懈怠著樂，不欲聽受乃至修習，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具念慧力，樂聽、樂問、書寫、受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說法者欲往他方不獲教授，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樂說、樂施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勸勵書寫、受持、讀誦、修習，能聽法者欲往他方不獲聽受，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具大惡欲，愛重名利，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及餘資財，供養恭敬心無厭足，能聽法者少欲喜足修遠離行，勇猛正勤具念定慧，厭怖利養恭敬名譽，或具嫉慳不能捨施，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少欲喜足修遠離行，勇猛正勤具念定慧，厭怖利養恭敬名譽，或具嫉慳不能捨施，能聽法者具大惡欲，愛重名利、衣服、飲食、臥具、醫藥

及餘資財，供養恭敬心無厭足，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有信、有戒，受行十二杜多功德，樂為他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勸勵書寫、受持、讀誦、修習，能聽法者無信、無戒，亦無十二杜多功德，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有信、有戒，受行十二杜多功德，樂聽、樂問、書寫、受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說法者無信、無戒，亦無十二杜多功德，不欲教授，兩不和合，不獲說聽、書寫、受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心無慳悋一切能捨，能聽法者心有慳悋不能捨施，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欲求供養能說法者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及餘資財，能說法者不樂受用，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成就開智不樂廣說，能聽法者成就演智不樂略說，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專樂廣知十二分教次第法義，能聽法者不樂廣知十二分教次第法義，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成就六種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得陀羅尼，能聽法者無如是德，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令恭敬書寫、受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聽法者不隨其意，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已離慳悋、已離五蓋，能聽法者未離慳悋、未離五蓋，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有信樂心欲了深義，而說法者於此經中未甚純熟不能決了，能聽法者不樂聽聞，由是因緣，不得書寫、受持、讀誦、思惟、修習，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心樂為說，能聽法者不樂聽聞，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聽、書寫、受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雖樂說法而身沈重，眾病所纏不能為說，或聽法者雖樂聽法而身沈重，眾病所纏不能聽受，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有菩薩乘善男子等，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若有人來說諸惡趣種種苦事，因復告言：『汝於此身應勤精進，速盡苦際入般涅槃，何用稽留生死大海，受百千種難忍苦事，求趣無上正等菩提？』彼由此言，於所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得究竟，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有菩薩乘善男子等，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若有人來讚說人趣種種勝事，讚說諸天長壽安樂，因而告曰：『雖於欲界受諸欲樂，於色界中受靜慮樂，於無色界受等至樂，而彼皆是無常、苦、空、無我、不淨、變壞之法、謝法、離法、盡法、滅法，汝於此身何不精進取預流果展轉乃至獨覺菩提，入般涅槃畢竟安樂，何用久處生死輪迴，無事為他受諸勤苦，求趣無上正等菩提？』彼由此言，於所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得究竟，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一身無繫，專修己事不憂他業，能聽法者好領徒眾，樂營他事不憂自業，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不樂喧雜，能聽法者樂處喧雜，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令聽者於我所為悉皆隨助，能聽法者不隨其欲，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為名利故欲為他說，復欲令彼書寫、受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聽法者知其所為不欲從受；或能聽者為名利故欲請他說，復欲方便書寫、受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說法者知其所為而不隨請，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往他方危身命處，能聽法者恐失身命不欲隨往；或能聽者欲往他方危身命處，能說法者恐失身命不欲共往，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往他方多賊、疾疫、饑渴國土，能聽法者慮彼艱辛不肯隨往；或能聽者欲往他方多賊、疾疫、饑渴國土，能說法者慮彼艱辛不肯共往，兩

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四十六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四十七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四分魔事品第十一之二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往他方安隱豐樂無難之處，能聽法者欲隨其去，能說法者方便試言：『汝雖為利欲隨我往，而汝至彼豈必遂心？宜善審思勿後憂悔。』時，聽法者聞已念言：『是師不欲令我去相，設固隨往豈必聞法？』由此因緣不隨其去，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往他方，所經道路曠野險阻，多諸賊難及旃荼羅惡獸、獵師、毒蛇等怖，能聽法者欲隨其去，能說法者方便試言：『汝今何故無事隨我欲往如是諸險難處？宜善審思勿後憂悔。』能聽法者聞已念言：『師應不欲令我隨往，設固隨往何必聞法？』由此因緣不隨其去，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多有施主數相追隨，聽法者來請說般若波羅蜜多，或請書寫、受持、讀誦、如說修行，彼多緣礙無暇教授，能聽法者起嫌恨心，後雖教授而不聽受，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有諸惡魔作種種形，至菩薩所方便破壞，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不得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是故，善現！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所有留難，當知皆是菩薩魔事。」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何緣惡魔作諸形像，至菩薩所方便破壞，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不得書寫乃至演說？」

佛告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諸佛一切智智，諸佛所有一切智智能生佛教，佛教能生無量無數有情般若，有情般若能證無邊諸煩惱斷，煩惱斷者一切惡魔不得其便，一切惡魔不得便故多生憂苦，如箭入心：『勿我由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境界空缺。』是故惡魔作諸形像，至菩薩所方便破壞，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不得書寫乃至演說。」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云何惡魔作諸形像，至菩薩所方便破壞？」

佛告善現：「有諸惡魔作沙門像，至菩薩所方便破壞，令其毀厭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謂作是言：『汝所習誦無相經典非真般若波羅蜜多，我所習誦有相經典是真般若波羅蜜多。』作是語時，有諸菩薩未得受記，新學大乘智慧狹劣，便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心生疑惑，由疑惑故便於般若波羅蜜多而生毀厭，由毀厭故遂不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有諸惡魔作苾芻像，至菩薩所語菩薩言：『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唯證實際得預流果乃至或得獨覺菩提，終不能證無上佛果，何緣於此唐設劬勞？』菩薩既聞，便不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如是，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多諸魔事，菩薩應覺，覺已精勤正念、正知，方便遠離。」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多諸魔事。譬如無價大寶神珠，雖有勝能而多怨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雖有勝德而多留難。住菩薩乘善男子等，少福德故，書寫等時有諸惡魔為作留難，雖有樂欲而不能成。所以者何？有愚癡者為魔所惑，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為作留難。世尊！彼愚癡者覺慧微昧，不能思議廣大佛法，自於般若波羅蜜多不能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聽聞、演說，復樂障他書寫等事。」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有愚癡人為魔所使，未種善根福慧薄劣，未於佛所發弘誓願，未為善友之所攝受，自於般若波羅蜜多不能書寫乃至演說，新學大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為作留難。於當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福慧薄劣善根微少，於諸如來廣大功德心不欣樂，自於般若波羅蜜多不能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聽聞、演說，復樂障他書寫等事，當知彼類獲罪無邊。」

「復次，善現！有菩薩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多有魔事為作留難，令書寫等皆不得成，由此不能圓滿功德，善根未熟、福慧少故。有菩薩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若無魔事，當知皆是諸佛神力慈悲護念。所以者何？惡魔眷屬雖勤方便欲滅般若波羅蜜多，諸佛世尊亦勤方便慈悲護念，令菩薩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無諸留難，速證無上正等菩提。」

第四分現世間品第十二

「復次，善現！譬如女人多有諸子，或五、或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若百、若千。其母得病諸子各別勤求醫藥，咸作是念：『云何令我母病除愈，令無障難身名不滅，久住安樂苦受不生，諸妙樂具咸歸我母？所以者何？生育我等，示世間事，甚大艱辛。』作是念已，競設方便，求安隱事覆護母身，勿為蚊虻、蛇蠍、風雨、人非人等非愛所觸，勤加修飾令離眾病、六根清淨無諸憂苦。又以種種上妙樂具供養恭敬，而作是言：『我母慈悲生育我等，誨示一切世間事業，我等豈得不報母恩？』如是如來、應、正等覺，常以種種善巧方便，護念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乘善男子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無懈怠者，如來亦以種種方便勤加護念令無損惱。十方現在餘世界中，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哀愍利樂諸有情者，亦以種種善巧方便，護念般若波羅蜜多，令諸惡魔不能毀滅，久住利樂一切世間

。如是如來、應、正等覺，皆以種種善巧方便，護持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能正顯了一切智智，能示世間諸法實相，一切智智亦從彼生。

「善現當知！一切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精勤修學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我昔亦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精勤修學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是故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能正顯了一切智智，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佛告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一切智智及餘功德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能示世間諸法實相者，謂能示世間五蘊實相。」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五蘊實相？」

佛告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色等五蘊無變壞相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所以者何？色等五蘊無自性故，說名為空、無相、無願、無造、無作、無生、無滅，即真法界非空等法可有變壞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普能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施設差別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心行差別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自性非有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心無所住，猶如虛空無所依止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所有略心，盡故、離故，無略心性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所有散心，由法性故，無散心性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諸染污心，不可示故，無染心性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不染污心，本性淨故，無雜染性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所有下心，不可隱故，無下心性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所有舉心，不可測故，無舉心性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諸有漏心，無自性故，無分別故，無有漏性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諸無漏心，無自性故，無警覺故，非無漏性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諸有貪心，如實之性非有貪心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諸離貪心，如實之性非離貪心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諸有瞋心，如實之性非有瞋心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諸離瞋心，如實之性非離瞋心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諸有癡心，如實之性非有癡心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諸離癡心，如實之性非離癡心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所有小心，無來無去亦無繫屬，無小心性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所有大心，自性平等、稱平等性，無大心性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所有狹心，無起方便、無所繫屬，無狹心性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所有廣心，無增無減亦非遠離，已遠離故，無廣心性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諸有量心，自性空故，非有量性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諸無量心，無生、無滅、無住、無異，無所依止如太虛空，非無量心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諸有見心，自性平等故，五眼不行故，非有見心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諸無見心，無相可得故，離種種境故，非無見心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諸有對心，虛妄分別，於所緣境不自在故，非有對心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諸無對心，如實無盡亦無生起，非無對心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諸有上心，如實之性無所思慮，非有上心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諸無上心，離諸戲論，少分心性亦不可得，非無上心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諸不定心，如實之性無等等故，非不定心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所有定心，如實之性平等平等猶若虛空，無定心性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不解脫心，自性遠離故，無性為性故，非不解脫心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諸解脫心，如實之性非心性故，三世推徵皆不可得，非解脫心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不可見心，無自性故，不可見故，非真實故，越根境故，不可了故，非圓成故，尚非慧眼、天眼所取，況肉眼取！以一切眼皆不能見名不可見，此不可見亦不可得故，不可說不可見心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如是，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如來、應、正等覺世間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若出若沒。

「善現！云何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若出若沒？謂諸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心、心所法，皆依色、受、想、行、識生；如是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若出若沒。

「善現！云何諸有情類心、心所法若出若沒，皆依色、受、想、行、識生？謂諸有情心、心所法，或有依色、受、想、行、識，執如來死後或有、或非有、或亦有亦非有、或非有非非有，此是諦實餘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識，執我及世間或常、或無常、或亦常亦無常、或非常非無常，此是諦實餘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識，執我及世間或有邊、或無邊、或亦有邊亦無邊、或非有邊非無邊，此是諦實餘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識，執命者即身或復異身，此是諦實餘皆愚妄。

「如是，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心、心所法若出若沒，皆依色、受、想、行、識生差別之想。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若出若沒。

「善現！云何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若出若沒？謂諸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色、受、想、行、識皆如真如無二無別。

「善現當知！如來真如即五蘊真如，五蘊真如即世間真如。所以者何？如世尊說，依止五蘊立世間名。是故，善現！五蘊真如即世間真如，世間真如即預流果真如，預流果真如即一來果真如，展轉乃至一切菩薩摩訶薩行真如即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真如，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真如即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真如，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真如即一切有情真如。善現當知！若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真如，若一切有情真如，若一切法真如，如是真如皆不相離，非一、非異、非一異故，無盡、無二亦無二分，不可分別。

「善現當知！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證一切法真如究竟乃得無上正等菩提。由斯故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諸佛，是諸佛母，能示諸佛世間實相

。善現當知！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能如實覺諸法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由如實覺真如相故，說名如來、應、正等覺。」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證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極為甚深，難見難覺。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用真如顯示分別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如是真如甚深甚妙，誰能信解？唯有不退轉菩薩摩訶薩，及諸願滿大阿羅漢，并具正見善男子等，聞佛說此甚深真如能生信解。如來為彼，依自所證真如之相顯示分別。」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所以者何？真如無盡是故甚深，唯有如來現等正覺無盡真如甚深之相，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開示令生信解。」

時，天帝釋將領欲界十千天子，大梵天王將領色界二萬天子，俱詣佛所，頂禮雙足，却住一面，同白佛言：「如來所說諸甚深法，以何為相？」

爾時，佛告諸天子言：「我所說法，以空、無相、無願、無造、無生、無滅、寂滅、涅槃、法界為相。所以者何？佛所說法無所依止，譬如虛空不可表示。

「天子當知！如來所說甚深法相，不墮色數，亦不墮受、想、行、識數；不依於色，亦復不依受、想、行、識。天子當知！如來所說甚深法相，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不能安立亦不能壞。何以故？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皆是相故，諸有相者於無相相不能安立亦不能壞。天子當知！如來所說甚深法相，不可以手安立破壞，亦不可以所餘諸法安立破壞。

「天子當知！設有是問：『誰立虛空？誰復能壞？』作是問者為正問耶？」

諸天子言：「彼非正問。何以故？虛空無體、無相、無為，不可安立、不可壞故。」

爾時，佛告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天子當知！我所宣說甚深法相亦復如是，不可安立、不可破壞。有佛無佛法界法爾，佛於此相如實覺知，故名如來、應、正等覺。」

時，諸天子復白佛言：「如來所覺如是諸相，極為甚深、難見、難覺。如來現覺如是相故，於一切法無礙智轉。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住如是相，分別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諸有情集諸法相方便開示，令於般若波羅蜜多得無礙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如來常所行處，一切如來行是處故，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分別開示。」

爾時，佛告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天子當知！一切法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由此因緣，我說諸佛得無礙智，無與等者。」

爾時，佛告具壽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佛母，能示世間諸法實相。是故如來、應、正等覺依法而住，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攝受、護持所依住法，此法即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無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

、尊重讚歎、攝受、護持。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諸佛，能與諸佛作依止處，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善現當知！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是知恩者、能報恩者。若有問言：『誰是知恩、能報恩者？』應正答言：『佛是知恩、能報恩者。』何以故？一切世間知恩、報恩無過佛故。」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云何如來、應、正等覺知恩、報恩？」

佛告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乘如是乘、行如是道，來至無上正等菩提。得菩提已，於一切時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攝受、護持是乘是道曾無暫廢，此乘此道當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名如來、應、正等覺知恩、報恩。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無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覺一切法無實作用，以能作者無所有故。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無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覺一切法無所成辦，以諸形質不可得故。善現當知！以諸如來、應、正等覺知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覺一切法皆無作用、無所成辦，於一切時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攝受、護持曾無間斷，故名真實知恩、報恩。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無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作、無成、無生智轉，復能知此無轉因緣。是故應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亦能如實示世間相。」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來常說一切法性無生、無起、無知、無見。如何可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亦能如實示世間相？」

佛告善現：「善哉！善哉！能問如來如是深義。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一切法性無生、無起、無知、無見；依世俗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亦能如實示世間相。善現！云何一切法性無生、無起、無知、無見？以一切法空、無所有、無所依止、無所繫屬，由此因緣，無生、無起、無知、無見。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雖能生佛示世間相，而無所生亦無所示。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色故名示色相，不見受、想、行、識故名示受、想、行、識相。由如是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色故名示色相，不見受、想、行、識故名示受、想、行、識相？」

佛告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由不緣色而起於識，是為不見色故名示色相；不緣受、想、行、識而起於識，是為不見受、想、行、識故名示受、想、行、識相。由如是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如來、應、正等覺世間空故、世間遠離故、世間清淨故、世間寂靜故，說名能示世間實相。何以故？以空、遠離、清淨、寂靜，是諸世間如實相故。」

第四分不思議等品第十三

爾時，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大事故出現世間，為不可思議事故出現世間，為不可稱量事故出現世間，為無數量事故出現世間，為無等等事故出現世間。」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善現！云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大事故出現世間？謂諸如來、應、正等覺，皆以濟拔一切有情，無時暫捨而為大事，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此事故出現世間。善現！云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不可思議事故、不可稱量事故、無數量事故、無等等事故出現世間？謂諸如來、應、正等覺所有佛性、如來性、自然覺性、一切智性，皆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此事故出現世間。」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為但如來、應、正等覺所有佛性、如來性、自然覺性、一切智性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為色、受、想、行、識乃至一切法亦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

佛告善現：「非但如來、應、正等覺所有佛性、如來性、自然覺性、一切智性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色、受、想、行、識乃至一切法亦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所以者何？於一切法真實性中，心及心所皆不可得。」

「善現當知！諸所有色、受、想、行、識及一切法皆不可施設故，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何以故？如是諸法無自性故、不可得故、自性空故。復次，善現！諸所有色、受、想、行、識及一切法皆不可得故，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何以故？如是諸法無限量故、無所有故、自性空故。復次，善現！諸所有色、受、想、行、識及一切法皆無限量故，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何因緣故，所有諸色、受、想、行、識及一切法皆無限量？」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虛空為有心、心所法能限量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諸所有色、受、想、行、識及一切法亦復如是，自性空故，心、心所法不能限量。由此因緣，諸所有色、受、想、行、識及一切法無限量故，皆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

「善現當知！以一切法皆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故，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有佛法、如來法、自然覺法、一切智法亦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善現當知！如是諸法皆不可思議，思議滅故；不可稱量，稱量滅故；無數量，數量滅故；無等等，等等滅故。善現當知！如是諸法皆不可思議，過思議故；不

可稱量，過稱量故；無數量，過數量故；無等等，過等等故。善現當知！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者，但有增語都無真實。善現當知！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者，皆如虛空都無所有。由此因緣，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有佛法、如來法、自然覺法、一切智法皆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聲聞、獨覺、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皆悉不能思議、稱量、數量、等等此諸法故。」

佛說如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法時，眾中有五百苾芻、二千苾芻尼不受諸漏心得解脫，復有六十鄔波索迦、三十鄔波斯迦於諸法中遠塵離垢生淨法眼，復有二萬菩薩摩訶薩得無生法忍，世尊記彼於賢劫中得受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記；即前所說鄔波索迦、鄔波斯迦於諸法中遠塵離垢生淨法眼者，佛亦記彼不久當證永盡諸漏心慧解脫。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四十七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四十八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四分譬喻品第十四

爾時，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實為大事現世間不？」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實為大事出現世間。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實能成辦一切智智，實能成辦諸獨覺地，實能成辦諸聲聞地。善現當知！如剎帝利灌頂大王，威德自在降伏一切，以諸國事付囑大臣，端拱無為安隱快樂，諸佛亦爾，為大法王，威德自在降伏一切，以諸佛法、若獨覺法、若聲聞法，悉皆付囑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普令成辦。是故，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實為大事出現世間。

。「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為攝受、執著色故出現世間，不為攝受、執著受、想、行、識故出現世間；不為攝受、執著預流果故出現世間，不為攝受、執著一來、不還、阿羅漢果故出現世間；不為攝受、執著獨覺菩提故出現世間，亦不為攝受、執著一切智智故出現世間。」

具壽善現即白佛言：「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不為攝受、執著一切智智故出現世間？」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汝頗見有阿羅漢果可攝受、執著不？」

善現答言：「不也！世尊！我不見有阿羅漢果可於其中攝受、執著。」

佛告善現：「善哉！善哉！我亦不見有如來法可於其中攝受、執著。是故，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不為攝受、執著一切智智故出現世間。」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不為攝受、執著一切智智故出現世間者，新學大乘諸菩薩眾，聞如是說心便驚怖不能信受。若因圓滿，曾於過去無量佛所發弘誓願，長夜積集殊勝善根，諸菩薩眾聞如是說乃能信受。」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由此因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應輒為新學大乘諸菩薩說。」

爾時，欲界、色界天子俱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難見難覺，極難信解。若諸有情，曾於過去無量佛所發弘誓願，多種善根，事多善友，乃能信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諸有情類，一切皆成隨信行等，彼有情類若經一劫若一劫餘修自地行，不如有人一日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忍樂思惟稱量觀察，所獲功德勝彼無量。」

爾時，佛告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天子當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疾得涅槃，勝前所說隨信行等若經一劫若一劫餘修自地行，況忍樂等！」

時，諸天子聞佛所說，歡喜踊躍頂禮世尊，右邊三匝，辭佛還宮，去會未遠忽然不現，隨所屬界各住本宮，勸進諸天修殊勝行。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聞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信解，不沈、不沒、不迷、不悶，無惑、無疑、無取、無執，歡喜聽受、恭敬供養，從何處沒來生此間？」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聞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信解，不沈、不沒、不迷、不悶，無惑、無疑、無取、無執，歡喜聽受、恭敬供養，樂見、樂聞、受持、讀誦，常不遠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彼相應殊勝作意，愛樂隨逐能說法者。如犢隨母未嘗暫離，乃至未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有義趣究竟通利能為他說，終不遠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說法師經須臾頃，是菩薩摩訶薩從人中沒來生此間，乘宿勝因能成是事。」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頗有成就如是功德諸菩薩摩訶薩，供養承事他方佛已，從彼處沒來生此耶？」

佛告善現：「有菩薩摩訶薩供養承事他方佛已，從彼處沒來生此間，成就如是殊勝功德。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先從他方無量佛所，聞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信解，恭敬供養、書寫、受持，請問其中甚深義趣，修習、思惟、廣為他說，從彼處沒來生此間，乘昔善根能辦是事。

「復次，善現！有菩薩摩訶薩從覩史多天眾同分沒來生人中，彼亦成就如是功德。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先世已於覩史多天慈氏菩薩摩訶薩所，聞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信解、恭敬供養，請問其中甚深義趣，修習、思惟、廣為他說，從彼處沒來生此間，乘昔善根能辦是事。

「復次，善現！有菩薩乘善男子等，雖於前世得聞般若波羅蜜多，而不請問甚深義趣，今生人中，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其心迷悶、疑惑、沈沒，或生異解難可開悟。所以者何？不了義者心多迷悶、疑惑、沈沒。

「復次，善現！有菩薩乘善男子等，雖於前世得聞般若波羅蜜多，亦曾請問甚深義趣或經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而不精進如說修行。今生人中，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雖經少時其心堅固無能壞者，若離所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說法師請問深義，尋便退失心生猶豫。所以者何？此菩薩乘善男子等，雖於前世得聞般若波羅蜜多，亦能請問甚深義趣，而不精進如說修行，故於今生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或時樂聞或時不樂，或時堅固或時退失，其心輕動進退非恒，如堵羅綿隨風飄轉。當知如是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新學大乘，雖有信心而不堅淨，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能長時信樂，隨轉彼於二地或隨墮一，所謂聲聞及獨覺地。

「善現當知！如泛大海所乘船破，其中諸人若不取木器物、浮囊、板片、死屍為依附者，定知溺死不至彼岸。若能取木器物、浮囊、板片、死屍為所依附，當知是類終不沒死，得至安隱大海彼岸，無損無害受諸快樂。住菩薩乘善男子等亦復如是，有

於大乘雖成少分信敬愛樂，而不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所依附。當知彼類中道退沒，不能證得一切智智，謂墮聲聞或獨覺地。若於大乘有信、有忍、有樂、有欲、有精進、有勝解、有不放逸、有勝意樂、有捨、有敬、有欣、有喜、有清淨心、有於無上正等菩提不捨善軛，復能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所依附。當知此類終不中道退入聲聞或獨覺地，定證無上正等菩提，能盡未來利樂一切。

「復次，善現！如有男子或諸女人，執持坏瓶詣河取水，若池、若井、若泉、若渠，當知此瓶不久爛壞。何以故？是瓶未熟，不堪盛水，終歸地故。如是，善現！有菩薩乘善男子等，雖於大乘有信、有忍、有樂、有欲、有精進、有勝解、有不放逸、有勝意樂、有捨、有敬、有欣、有喜、有清淨心、有於無上正等菩提不捨善軛，而不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當知彼類中道退沒，不能證得一切智智，謂墮聲聞或獨覺地。

「復次，善現！如有男子或諸女人，持燒熟瓶詣河取水，若池、若井、若泉、若渠，當知此瓶終不爛壞。何以故？是瓶善熟，堪任盛水，極堅牢故。如是，善現！有菩薩乘善男子等，若於大乘有信、有忍，廣說乃至有於無上正等菩提不捨善軛，復能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當知此類終不中道退入聲聞或獨覺地，定證無上正等菩提，能盡未來利樂一切。

「復次，善現！如有商人無善巧智，船在海岸未固修營，即持財物安置其上，牽入水中速便進發，當知是船中道壞沒，人船財物各散異處，如是商人無善巧智，喪失身命及諸財寶。如是，善現！有菩薩乘善男子等，雖於大乘有信、有忍，廣說乃至有於無上正等菩提不捨善軛，而不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當知彼類中道退沒，不能證得一切智智，謂墮聲聞或獨覺地。

「復次，善現！如有商人有善巧智，先在海岸固修船已，方牽入水知無穿穴，後持財物置上而去，當知是船必不壞沒，人物安隱達所至處。如是，善現！有菩薩乘善男子等，若於大乘有信、有忍，廣說乃至有於無上正等菩提不捨善軛，復能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當知此類終不中道退入聲聞或獨覺地，定證無上正等菩提，能盡未來利樂一切。何以故？若菩薩乘善男子等，能於大乘有信、有忍，廣說乃至有於無上正等菩提不捨善軛，復能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中間法爾不墮聲聞及獨覺地，必證無上正等菩提，與諸有情常作饒益。

「復次，善現！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老耄衰朽復加眾病，所謂風病、熱病、痰病或三雜病。於意云何？是老病人頗從床座自能起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是人設有扶令起立，亦無力行一俱盧舍、或二、或三。何以故？極老病故。如是，善現！有菩薩乘善男子等，設於大乘有信、有忍，廣說乃至有於無上正等菩提不捨善軛，若不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當知彼類不證無上正等菩

提，退墮聲聞或獨覺地。何以故？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法應爾故。

「復次，善現！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老耄衰朽復加眾病，謂風、熱、痰或三雜病，是老病人欲從床座起往他處而自不能。有二健人各扶一腋，徐策令起而告之言：『莫有所難，隨意欲往，我等兩人終不相棄，必達所趣安隱無損。』如是，善現！有菩薩乘善男子等，若於大乘有信、有忍，廣說乃至有於無上正等菩提不捨善軛，復能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當知此類終不中道退墮聲聞或獨覺地，定證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度有情眾。」

第四分天讚品第十五

爾時，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世尊！新學大乘諸菩薩摩訶薩云何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云何應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新學大乘諸菩薩摩訶薩欲住、欲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先應親近、承事、供養真淨善友。若能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教授教誡諸菩薩者，當知是為真淨善友。謂能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教授教誡新學大乘諸菩薩言：『來！善男子！汝應勤修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汝勤修時，應無所得而為方便，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汝迴向時，勿以色故而取無上正等菩提，勿以受、想、行、識故而取無上正等菩提。何以故？善男子！若無所取便能證得一切智智。汝善男子！於聲聞地及獨覺地勿生貪著。』如是，善現！真淨善友教授教誡新學大乘諸菩薩摩訶薩，令其漸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能為難事，依如是相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發趣無上正等菩提，不欲自在而取滅度。觀極重苦諸有情界，求證無上正等菩提，欲盡未來方便拔濟，而不怖畏生死流轉。」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諸菩薩摩訶薩能為難事，謂為利樂諸世間故，發趣無上正等菩提，哀愍世間諸有情故，發趣無上正等菩提，作是誓言：『我為濟拔諸世間故，為諸世間作舍宅故，為諸世間作歸依故，為示世間究竟道故，為諸世間作洲渚故，為諸世間作光明故，為諸世間作導首故，為諸世間作所趣故，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薩摩訶薩作是誓言：我為濟拔諸世間故，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善現！菩薩摩訶薩見諸世間流轉生死，受種種苦不能出離，為斷彼苦，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作是誓言：我為濟拔諸世間故，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薩摩訶薩為諸世間作舍宅故，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善現！菩薩摩訶薩欲為世間說一切法皆不和合，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為諸世間作舍宅故，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

具壽善現白言：「世尊！云何一切法皆不和合？」

佛告善現：「諸色不和合，即色不相屬，若色不相屬，即色無生滅，若色無生滅，即色不和合，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諸菩薩摩訶薩欲為世間說一切法皆有如是不和合相，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薩摩訶薩為諸世間作歸依故，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善現！菩薩摩訶薩為令一切生老病死愁歎憂苦所逼世間，速得解脫生等眾苦，入無餘依般涅槃界，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為諸世間作歸依故，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薩摩訶薩為示世間究竟道故，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善現！菩薩摩訶薩欲為世間說如是法，謂色彼岸即非色，如彼岸，色亦爾；受、想、行、識彼岸即非受、想、行、識，如彼岸，受、想、行、識亦爾。如色、受、想、行、識彼岸，一切法亦爾。」

具壽善現白言：「世尊！若如色、受、想、行、識彼岸，一切法亦爾者，豈不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已現等覺？所以者何？此中都無分別事故。」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於彼岸中無所分別，無分別故，諸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已現等覺。善現當知！諸菩薩摩訶薩甚為難事，雖能如是觀一切法，而不作證亦不沈沒，作是念言：『我於此法現等覺已，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為諸世間宣說開示。』是為菩薩摩訶薩為示世間究竟道故，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薩摩訶薩為諸世間作洲渚故，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善現！譬如大小海河池中高地可居，周迴水斷說為洲渚。如是，善現！色乃至識前後際斷，由此斷故一切法斷，此一切法前後際斷，即是寂滅微妙涅槃，亦是如實無顛倒性。善現！菩薩摩訶薩求證無上正等菩提，欲為有情說如是法，令速趣入如是涅槃，是為菩薩摩訶薩為諸世間作洲渚故，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薩摩訶薩為諸世間作光明故，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善現！菩薩摩訶薩為破長夜無明卵[穀-禾+卵]所覆有情重黑闇故，為療有情無知瞽目令明朗故，為與一切愚冥有情作慧明故，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為諸世間作光明故，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薩摩訶薩為諸世間作導首故，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善現！菩薩摩訶薩欲為世間宣說開示諸色本性無生無滅，欲為世間宣說開示受、想、行、識本性無生無滅，欲為世間宣說開示諸異生法本性無生無滅，欲為世間宣說開示聲聞、獨覺、菩薩、佛法本性無生無滅，欲為世間宣說開示一切法本性無生無滅，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為諸世間作導首故，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薩摩訶薩為諸世間作所趣故，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善現！菩薩摩訶薩欲為世間宣說開示色以虛空為所趣，受、想、行、識亦以虛空為所趣，一切法

皆以虛空為所趣，欲為世間宣說開示色無所趣與虛空等，受、想、行、識亦無所趣與虛空等，一切法皆無所趣與虛空等。如太虛空無來、無去、無作、無住、無所安立、無生、無滅，諸法亦爾，皆如虛空無分別故無所分別。何以故？諸色空故無來無去，受、想、行、識空故亦無來無去，一切法空故皆無來無去。所以者何？一切法皆以空、無相、無願為趣，彼於是趣不可超越；一切法皆以無造、無作為趣，彼於是趣不可超越；一切法皆以無生、無起為趣，彼於是趣不可超越；一切法皆以無性為趣，彼於是趣不可超越；一切法皆以如夢為趣，彼於是趣不可超越；一切法皆以無我為趣，彼於是趣不可超越；一切法皆以無邊為趣，彼於是趣不可超越；一切法皆以寂靜、涅槃、無取、無捨、無來、無去、最極、寂滅為趣，彼於是趣不可超越。諸菩薩摩訶薩欲為世間說如是法，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為諸世間作所趣故，發勤精進趣向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誰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信解？」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久修菩薩摩訶薩行，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於諸佛所發弘誓願，所種善根皆已純熟，無量善友攝受護念，乃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信解。」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信解，是菩薩摩訶薩以何為自性？」

佛告善現：「是菩薩摩訶薩以調伏、遠離為自性。」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是菩薩摩訶薩當何所趣？」

佛告善現：「是菩薩摩訶薩當趣一切智智。」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趣一切智智者，能覺是趣亦能宣說，亦與有情作所歸趣。」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若菩薩摩訶薩趣一切智智者，能覺是趣亦能宣說，亦與有情作所歸趣。」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是菩薩摩訶薩能為難事，謂著如是堅固甲冑：『我當度脫無量無數無邊有情令入涅槃，而諸有情都不可得。』」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復次，善現！是菩薩摩訶薩所著甲冑，不屬色不為色，不屬受、想、行、識不為受、想、行、識，不屬聲聞、獨覺地不為聲聞、獨覺地，不屬菩薩地不為菩薩地，不屬佛地不為佛地。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無所屬、皆無所為。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著如是堅固甲冑。」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能著如是堅固甲冑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即於三處無所住著。何等為三？一、聲聞地。二、獨覺地。三、如來地。」

佛告善現：「汝觀何義作如是說？」

善現答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所住著、無能修者、無所修法、無修時處，亦無由此而能修習。所以者何？非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中而有少分實法可得名能修等。世尊！若修虛空是修般若波羅蜜多，若修一切法是修般若波羅蜜多，若修無所著是修般若波羅蜜多，若修無所有是修般若波羅蜜多，若修無攝受是修般若波羅蜜多，若修除遣法是修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復次，善現！應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勝行住，觀察不退轉菩薩摩訶薩。若菩薩摩訶薩雖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所執著，當知是為不退轉菩薩摩訶薩。」

「復次，善現！諸有不退轉菩薩摩訶薩，不執他語及他教勅以為真要，非但信他而有所作，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其心不驚、不恐、不怖、不沈、不沒、無疑、無悔亦不迷悶，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歡喜樂聞、深信信受、書持、讀誦、如理思惟、為他演說常無厭倦，當知如是不退轉菩薩摩訶薩，先世已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有義趣。何以故？由此不退轉菩薩摩訶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其心不驚、不恐、不怖，廣說乃至為他演說無厭倦故。」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其心不驚、不恐、不怖，廣說乃至為他演說常無厭倦，是菩薩摩訶薩云何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是菩薩摩訶薩相續、隨順、趣向、臨入一切智智，應作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是菩薩摩訶薩云何相續、隨順、趣向、臨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相續、隨順、趣向、臨入虛空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為菩薩摩訶薩相續、隨順、趣向、臨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以一切智智無量無邊，若無量無邊即非色亦非受、想、行、識，無得、無現觀、無證、無道果，無智、無識，無生、無滅，無成、無壞、無起、無盡，無修、無作、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方、無域亦無所住，唯可說為無量無邊。」

「善現當知！虛空無量無邊故一切智智亦無量無邊，一切智智無量無邊故無能證者，非色能證亦非受、想、行、識能證，非布施波羅蜜多能證，亦非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能證。所以者何？色即是一切智智，受、想、行、識即是一切智智，布施波羅蜜多即是一切智智，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即是一切智智。」

時，天帝釋將領欲界諸天子眾，大梵天王將領色界諸天子眾，來詣佛所頂禮雙足，右邊三匝却住一面，合掌恭敬俱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難見、難

測。」

爾時，佛告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天子當知！我觀此義初得無上正等覺時，宴坐思惟不樂說法，心作是念：『我所證法微妙甚深，非諸世間卒能信受。』天子當知！我所證法即是般若波羅蜜多，此法甚深，非能證、非所證，無證處、無證時。天子當知！虛空甚深故此法甚深，我甚深故此法甚深，一切法無來無去故此法甚深，一切法無量無邊故此法甚深，一切法無生無滅故此法甚深，一切法無染無淨故此法甚深。」

時，諸天子復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佛所說法微妙甚深，一切世間難信難解。所以者何？佛所說法不為攝受、不為棄捨，世間有情多行攝受或行棄捨，是故世間於佛所說不能信解。」

爾時，佛告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第四分真如品第十六之一

爾時，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世尊！佛所說法微妙甚深，於一切法皆能隨順無所障礙；佛所說法無障礙相，與虛空等都無足跡；佛所說法無待對相，無第二故；佛所說法無與等相，無敵對故；佛所說法都無足跡，無生滅故；佛所說法都無生滅，一切生滅不可得故；佛所說法都無蹊徑，一切蹊徑不可得故；佛所說法都無戲論，分別言說不可得故。」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爾時，欲界、色界天子便白佛言：「大德善現是真佛子隨如來生。所以者何？大德善現諸所說法，一切皆與空相應故。」

爾時，善現告欲、色界諸天子言：「汝等說我是真佛子隨如來生。云何善現隨如來生？謂隨如來真如生故，一切生法不可得故。所以者何？如來真如無來無去本性不生，善現真如亦無來去本性不生，故說善現隨如來生。如來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如來真如，如是真如無真如性，亦無不真如性，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如來真如常住為相，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如來真如無變異、無分別、遍諸法轉，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如來真如無所罣礙，一切法真如亦無所罣礙，若如來真如，若一切法真如，同一真如無二無別、無造無作。如是真如常真如相無時非真如相，以常真如相、無時非真如相故，無二無別，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如來真如於一切法無憶念、無分別，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如來真如無別異、不可得，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如來真如不離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不離如來真如，如是真如常真如相，無時非真如相，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雖說隨生而無所隨生，以善現真如不異佛故。如來真如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一切法真如亦非過去

非未來非現在，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善現真如隨如來真如，如來真如隨過去真如，過去真如隨如來真如，如來真如隨未來真如，未來真如隨如來真如，如來真如隨現在真如，現在真如隨如來真如，如來真如隨三世真如，三世真如隨如來真如，三世真如、如來真如無二無別，一切法真如、善現真如亦無二無別，故說善現隨如來生。一切菩薩摩訶薩行真如，即是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真如。諸菩薩摩訶薩由真如故，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說名如來、應、正等覺。我於如是諸法真如深生信解，故說善現隨如來生。當說如是真如相時，於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變動，如佛證得無上正等大菩提時等無差別，故說善現隨如來生。

「天子當知！然我善現不由色故隨如來生，不由受、想、行、識故隨如來生，不由預流果故隨如來生，不由一來、不還、阿羅漢果故隨如來生，不由獨覺菩提故隨如來生，不由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故隨如來生，但由真如故隨如來生。

「天子當知！然我善現不隨色生，不隨受、想、行、識生，不隨預流果生，不隨一來、不還、阿羅漢果故生，不隨獨覺菩提生，不隨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生，但隨真如生故，我善現隨如來生。」

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是真如甚深微妙。」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如是真如甚深微妙。」

當說如是真如相時，三百苾芻永盡諸漏心得解脫，成阿羅漢；復有五百苾芻尼眾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淨法眼；五千天子宿業成熟，俱時證得無生法忍；六十菩薩不受諸漏心得解脫。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今此眾中六十菩薩，已於過去五百佛所親近供養，雖修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而不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起別異想修別異行，不入菩薩正性離生故，於今時雖聞大法，而宿因力，不受諸漏心得解脫。是故，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雖有菩薩道空、無相、無願，而不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便證實際，墮於聲聞或獨覺地。

「舍利子！譬如有鳥，其身廣大百踰繕那，或復二百乃至五百踰繕那量，翅羽未成或已衰朽。是鳥從彼三十三天，投身而下趣瞻部洲，於其中路歎作是念：『我今還上三十三天。』於汝意云何？是鳥能還三十三天不？」

舍利子曰：「不也！世尊！」

佛告舍利子：「是鳥中路或作是願：『至瞻部洲，當令我身無損無苦。』於意云何？是鳥所願可得遂不？」

舍利子曰：「不也！世尊！是鳥至此瞻部洲時，其身決定有損有苦，或致命終，或復近死。何以故？是鳥身大從遠而墮，翅羽未成或衰朽故。」

佛告舍利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有菩薩乘善男子等亦復如是，雖發無上正等覺心，已經殞伽沙數大劫，勤修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亦修空、無相

、無願解脫門，而不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便證實際，遂墮聲聞或獨覺地。

「舍利子！是菩薩乘善男子等，雖念三世諸佛世尊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而心取相，不知不見諸佛世尊如是五蘊真實功德，但聞空聲取相執著，迴向無上正等菩提，便墮聲聞或獨覺地。何以故？舍利子！是諸菩薩由不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雖持種種所修善根迴向菩提，而無力故。」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若菩薩乘善男子等，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雖具無量福德資糧，而於菩提或得、不得。是故菩薩摩訶薩眾欲得無上正等菩提，決定不應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四十八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四十九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四分真如品第十六之二

爾時，欲界、色界天子恭敬合掌，俱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極難信解。世尊！無上正等菩提亦最甚深極難信解。世尊！無上正等菩提既難信解亦難證得。」

爾時，佛告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若諸有情成就惡慧，下劣精進、下劣勝解，無方便善巧，為惡友所攝，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實難信解，於佛無上正等菩提亦難信解，由斯無上正等菩提亦難證得。」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世尊說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既難信解亦難證得，云何無上正等菩提極難信解亦難證得？此中都無可證得者。何以故？以一切法畢竟空故，空中無法能證餘法。所以者何？以一切法自性皆空，若為永斷如是法故說如是法，此法亦空。由此義故，於佛無上正等菩提，若能證者、若所證法、若能知者、若所知法一切皆空。由此因緣，我作是念：『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易可信解，易可證得，非難信解、非難證得，以一切法無不皆空，如是信知便證得故。』」

佛告善現：「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能信解者及證得者不可得故，說難信解及難證得；諸佛無上正等菩提非實有故，說難信解及難證得；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無積集故，說難信解及難證得。」

時，舍利子語善現言：「以一切法畢竟空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極難信解、甚難可得。所以者何？以一切法都無自性皆如虛空。譬如虛空不作是念：『我於無上正等菩提，當生信解及當證得。』諸法亦爾，皆如虛空都無自性，是故無上正等菩提極難信解、甚難證得。復次，善現！若佛無上正等菩提易可信解，易可證得，則不應有如菟伽沙諸菩薩眾發趣無上正等菩提後還退轉，故知無上正等菩提極難信解、甚難證得。」

時，具壽善現白舍利子言：「於意云何？色於無上正等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於意云何？受、想、行、識於無上正等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於意云何？離色，有法於無上正等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於意云何？離受、想、行、識，有法於無上正等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於意云何？色真如於無上正等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於意云何？受、想、行、識真如於無上正等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於意云何？離色真如，有法於無上正等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於意云何？離受、想、行、識真如，有法於無上正等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復次，舍利子！於意云何？色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於意云何？受、想、行、識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於意云何？離色，有法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於意云何？離受、想、行、識，有法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於意云何？色真如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於意云何？受、想、行、識真如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於意云何？離色真如，有法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於意云何？離受、想、行、識真如，有法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復次，舍利子！於意云何？真如於無上正等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於意云何？離真如，有法於無上正等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復次，舍利子！於意云何？真如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於意云何？離真如，有法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復次，舍利子！於意云何？頗有法非即色等、非離色等，非即真如、非離真如，於無上正等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復次，舍利子！於意云何？頗有法非即色等、非離色等，非即真如、非離真如，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時，具壽善現謂舍利子言：「若一切法諦故、住故，都無所有皆不可得，說何等法可於無上正等菩提而有退轉？」

時，舍利子語善現言：「如仁者所說，無生法忍中都無有法，亦無菩薩可於無上正等菩提說有退轉。若爾，何故佛說三種住菩薩乘補特伽羅，但應說一？又如仁說，應無三乘菩薩差別，唯應有一正等覺乘。」

時，滿慈子便白具壽舍利子言：「應問善現：為許有一菩薩乘不？然後可難：應無三乘建立差別，唯應有一正等覺乘。」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為許有一菩薩乘不？」

善現報言：「於意云何？真如中頗有三乘差別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真如尚無三相可得，況於其內有別三乘！」

「於意云何？真如中頗有一乘可得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真如尚無一相可得，況於其內而有一乘！」

「於意云何？頗真如中見有一法、一菩薩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時，具壽善現謂舍利子言：「若一切法諦故、住故，都無所有、皆不可得，菩薩亦爾，云何尊者可作是念：此是聲聞、此是獨覺、此是菩薩，如是為三、如是為一？」

「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都無所得，於法真如亦無所得，於諸菩薩亦無所得，於諸如來亦無所得，當知是為真實菩薩。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聞說真如無差別相，不驚、不怖、不沈、不沒，是菩薩摩訶薩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於其中間定無退轉。」

爾時，世尊讚善現曰：「善哉！善哉！汝今乃能為諸菩薩善說法要，汝之所說皆是如來威神之力。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於法真如不可得相深生信解，知一切法無差別相，聞說如是諸法真如不可得相，不驚、不怖、不沈、不沒，是菩薩摩訶薩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成就此法，疾證無上正等覺耶？」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若菩薩摩訶薩成就此法，疾證無上正等菩提，不墮聲聞、獨覺等地。」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欲疾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應云何住？云何應學？」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欲疾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於諸有情應平等住，於諸有情應起等心、慈心、悲心、喜心、捨心、利益心、安樂心、調柔心、恭敬心、無損心、無害心、質直心、如父心、如母心、如兄弟心、如姊妹心、為依怙心，亦以此心應與其語。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欲疾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於諸有情應如是住、應如是學。」

第四分不退相品第十七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我等當以何行、狀、相，知是不退轉菩薩摩訶薩？」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能如實知若異生地、若聲聞地、若獨覺地、若菩薩地、若如來地，如是諸地雖說有異，而於諸法真如性中無變異、無分別，皆無二、無二分。是菩薩摩訶薩雖實悟入諸法真如，亦實安住諸法真如無所分別，以無所得為方便故。是菩薩摩訶薩既實悟入諸法真如，雖聞真如與一切法無二無別而無疑滯。是菩薩摩訶薩既實安住諸法真如，出真如已，雖聞諸法種種異相，而於其中無所執著亦無疑滯，不作是念：『此事如實，此不如實。』雖無此念，而於諸法能如實知。是菩薩摩訶薩終不輕爾而發語言，諸有所說皆引義利，若無義利終不發言。是菩薩摩訶薩終不觀他好惡長短，平等憐愍而為說法。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諸行、狀、相，定於無上正等菩提不復退轉。」

「復次，善現！一切不退轉菩薩摩訶薩，終不樂觀外道沙門、婆羅門等形相言說。彼諸沙門、婆羅門等，於所知法實知實見，或能施設正見法門，無有是處。是菩薩摩訶薩終不禮敬諸餘天神，如諸世間外道所事，亦終不以種種花鬘、塗散等香、衣服、瓔珞、寶幢、幡蓋、伎樂、燈明供養天神及諸外道。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諸行、狀、相，定於無上正等菩提不復退轉。」

「復次，善現！一切不退轉菩薩摩訶薩，不墮惡趣，不受女身，亦不生於卑賤種族，除為度脫彼類有情現同類生方便攝受。是菩薩摩訶薩常樂受行十善業道，自離害生命乃至邪見，亦勸他離害生命乃至邪見，自受行十善業道，亦勸他受行十善業道，示現、勸導、讚勵、慶喜、攝受有情令其堅固。是菩薩摩訶薩乃至夢中亦不現行十惡業道，亦不現起惡不善心，乃至夢中亦常受學十善業道。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諸行、狀、相，定於無上正等菩提不復退轉。」

「復次，善現！一切不退轉菩薩摩訶薩，諸所受持、思惟、讀誦種種經典令極通利，皆為利樂一切有情，恒作是念：『我以此法為諸有情宣說開示，當令一切法願滿足。復持如是法施善根，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諸行、狀、相，定於無上正等菩提不復退轉。」

「復次，善現！一切不退轉菩薩摩訶薩，於佛所說甚深法門，終不生於疑惑、猶豫，亦不迷悶，歡喜信受；諸所發言皆為饒益，知量而說言詞柔軟；寢寐輕少煩惱不

行，入出往來心不迷謬；恒時安住正念正知，進止威儀、行住坐臥、舉足下足亦復如是；諸所遊履必觀其地，安詳繫念直視而行，運動語言常無卒暴；諸所受用臥具、衣服皆常香潔無諸臭穢，亦無垢膩蟻虱等蟲；恒樂清淨常無疾病，身中無有八萬戶蟲。所以者何？是諸菩薩善根增上出過世間，如如善根漸漸增長，如是如是身心清淨。由此因緣，是諸菩薩身心堅固猶若金剛，不為違緣之所侵惱。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諸行、狀、相，定於無上正等菩提不復退轉。」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是菩薩摩訶薩云何應知心常清淨？」

佛告善現：「是菩薩摩訶薩如如善根漸漸增長，如是如是心中一切諂曲、矯誑皆永不行。由此因緣，一切煩惱及餘不善皆永息滅，亦超聲聞及獨覺地，疾趣無上正等菩提，是故應知心常清淨。

「復次，善現！一切不退轉菩薩摩訶薩，不重利養、不徇名譽，心離嫉慳、身無愆失，於諸飲食、衣服、臥具、醫藥、資財不生耽著，聞甚深法心不迷謬，智慧深固恭敬信受，隨所聽聞皆能會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諸所造作世間事業亦依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會入法性，不見一事出法性者，設有不與法性相應，亦能方便會入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理趣，由斯不見出法性者。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諸行、狀、相，定於無上正等菩提不復退轉。

「復次，善現！一切不退轉菩薩摩訶薩，設有惡魔現前化作八大地獄，復於一一大地獄中，化作無量百千菩薩，皆被猛焰交徹燒然，各受辛酸楚毒大苦；作是化已，告不退轉諸菩薩言：『此諸菩薩皆受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記，故墮如是大地獄中，恒受如斯種種劇苦。汝等菩薩既受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記，亦當墮此大地獄中受諸劇苦。佛授汝等大地獄中受極苦記，非授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記。是故汝等應疾捨棄大菩提心，可得免脫此地獄苦，當生天上或生人中受諸妙樂。』是時，不退轉菩薩摩訶薩見聞此事，其心不動亦不驚疑，但作是念：『受不退轉記菩薩摩訶薩若墮惡趣，受諸苦惱不能免脫，必無是處。今見聞者定是惡魔所作所說，皆非實有。』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諸行、狀、相，定於無上正等菩提不復退轉。

「復次，善現！一切不退轉菩薩摩訶薩，設有惡魔作沙門像，來至其所說如是言：『汝先所聞受持、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皆是邪說，應疾捨棄勿謂為真。汝等若能速疾棄捨，我當教汝真淨佛法，令汝速證無上菩提。汝先所聞非真佛語，是文頌者虛誑撰集，我之所說是真佛語。』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聞如是語心動驚疑，當知未受不退轉記。若菩薩摩訶薩聞如是說，其心不動亦不驚疑，但隨無作、無相、無生法性而住，是菩薩摩訶薩諸有所作不信他語，不隨他教而便動轉，如阿羅漢諸有所為不信他語，現證法性無惑無疑，一切惡魔不能傾動。如是不退轉菩薩摩訶薩，一切聲聞、獨覺、外道、諸惡魔等不能破壞，令於菩提而生退屈。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諸行、狀、相，定於無上正等菩提不復退轉。

「復次，善現！一切不退轉菩薩摩訶薩，設有惡魔來至其所，詐現親友作如是言：『汝等所行是生死法非菩薩行，汝等今應修盡苦道，速盡眾苦得般涅槃。』是時，惡魔即為菩薩說墮生死相似道法，告菩薩言：『此是真道，汝修此道，速盡一切生老病死得般涅槃。現在苦身尚應厭捨，況更求受當來苦身！宜自審思捨先所信。』是菩薩摩訶薩聞彼語時，其心不動亦不驚疑，但作是念：『如是說者定是惡魔。』時，彼惡魔復語菩薩：『欲聞菩薩無益行耶？謂諸菩薩經如殑伽沙數大劫，以無量種上妙供具供養諸佛，復於殑伽沙等佛所，修無量種難行苦行，親近承事如殑伽沙諸佛世尊，請問無量無邊菩薩所應修道；殑伽沙等諸佛世尊，如所請問次第為說。是諸菩薩摩訶薩眾如佛教誡，精勤修學經無量劫，尚不能證所求無上正等菩提，況今汝等可能證得！』是時，菩薩雖聞其言，而心不動亦無疑惑。

「時，彼惡魔復於是處，化作無量苾芻形像，告菩薩曰：『此諸苾芻皆於過去經無數劫修無量種難行苦行，而不能得無上菩提，今皆退住阿羅漢果，云何汝等能證菩提？』是諸菩薩見聞此已，即作是念：『定是惡魔為擾亂我作如是事，定無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至圓滿位，不證無上正等菩提，退住聲聞、獨覺等地。』復作是念：『若諸菩薩如佛所說修菩薩行，不證無上正等菩提，必無是處。當知今者所見所聞，定是惡魔所作所說。』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諸行、狀、相，定於無上正等菩提不復退轉。

「復次，善現！一切不退轉菩薩摩訶薩，設有惡魔作苾芻像來至其所，欲令厭背無上菩提，作如是言：『一切智智與虛空等，無性為性，自相本空，諸法亦爾，與虛空等，無性為性。自相空中，無有一法可名能證，無有一法可名所證，證處、證時及由此證亦不可得。既一切法與虛空等，無性為性，自相本空，汝等云何唐受勤苦，求證無上正等菩提？汝先所聞諸菩薩眾應求無上正等菩提，皆是魔說非真佛語。汝等應捨求證無上正等覺心，勿於長夜為諸有情自受勤苦，雖行種種難行苦行，欲求菩提終不能得。』是菩薩摩訶薩聞說如是呵諫語時，能審觀察：『此惡魔事，欲退敗我大菩提心，我今不應信受彼說退失所發大菩提心，應更堅牢終無動轉。』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諸行、狀、相，定於無上正等菩提不復退轉。

「復次，善現！一切不退轉菩薩摩訶薩，欲入初靜慮乃至第四靜慮，即隨意能入。是菩薩摩訶薩雖入四靜慮，而不受彼果。為欲利樂諸有情故，隨欲攝受所應受身，即隨所願皆能攝受，作所作已即能捨之，是故雖能入諸靜慮，而不隨彼勢力受生。為度有情還生欲界，雖生欲界而不染欲。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諸行、狀、相，定於無上正等菩提不復退轉。

「復次，善現！一切不退轉菩薩摩訶薩，不貴名聲、不著稱譽，於有情類無恚恨心，常欲令其利益安樂；往來入出無散亂心，進止威儀恒住正念；為有情故，雖處居家，而於其中不生貪著，雖現受欲而常厭怖，如涉險路心恒驚恐，雖有所食惶懼不安

，但念何時出斯險難；雖現受用種種珍財，而於其中不起貪愛，不以邪命非法自活，寧自殞沒不損於人。所以者何？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是人中尊、人中善士、人中豪貴、人中牛王、人中蓮華、人中龍象、人中師子、人中勇健、人中調御、人中英傑，本為利樂一切有情，現處居家方便饒益，豈為自活侵損於人？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任持故。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諸行、狀、相，定於無上正等菩提不復退轉。

「復次，善現！一切不退轉菩薩摩訶薩，有執金剛藥叉神王常隨左右密為守護，不為一切人、非人等邪魅威力損害身心。由此因緣，是諸菩薩乃至無上正等菩提，身意泰然常無擾亂，具丈夫相諸根圓滿，心行調善恒修淨命，不行幻術、占相、吉凶、呪禁、鬼神、合和湯藥、誘誑卑末、結好貴人、侮傲聖賢、親昵男女，不為名利自讚毀他，不以染心瞻顧戲笑，戒見清淨志性淳質。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諸行、狀、相，定於無上正等菩提不復退轉。

「復次，善現！一切不退轉菩薩摩訶薩，於諸世間文章伎藝，雖得善巧而不愛著，達一切法不可得故，皆雜穢語邪命攝故；於諸世俗外道書論，雖亦善知而不樂著，達一切法本性空故；又諸世俗外道書論，所說理事多有增減，於菩薩道非隨順故。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諸行、狀、相，定於無上正等菩提不復退轉。

「復次，善現！一切不退轉菩薩摩訶薩，復有所餘諸行、狀、相，吾當為汝分別解說。謂彼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達諸法空，不樂觀察論說眾事、王事、賊事、軍事、戰事、城邑、聚落、象馬、車乘、衣服、飲食、臥具、花香、男女、好醜、園林、池沼、山海等事，不樂觀察論說藥叉、羅剎娑等諸鬼神事，不樂觀察論說街衢、市肆、樓閣、商賈等事，不樂觀察論說歌舞、伎樂、俳優、戲謔等事，不樂觀察論說洲渚、橋梁、船筏、珠寶等事，不樂觀察論說星辰、風雨、寒熱、吉凶等事，不樂觀察論說種種法義相違、文頌等事，不樂觀察論說異生、聲聞、獨覺相應之事，但樂觀察論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事。

「善現當知！是菩薩摩訶薩常不遠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常不遠離薩婆若心，不好乖違、樂和諍訟，常希正法、不愛非法，恒慕善友、不樂惡友，好出法言、離非法言，樂見如來、欣出家眾；十方國土有佛世尊宣說法要，願往生彼親近、供養、聽聞正法。

「善現當知！是菩薩摩訶薩多從欲界、色界天沒，生瞻部洲中國人趣，善於伎藝、呪術、經書、地理、天文及諸法義；或生邊地大國大城，與諸有情作大饒益。

「善現當知！是菩薩摩訶薩終不自疑：『我為退轉、為不退轉？』於自地法亦不生疑：『為有、為無？』於諸魔事善能覺了。如預流者於自地法終不生疑，設有惡魔種種惑亂不能傾動，如是不退轉菩薩摩訶薩於自地法定不生疑，妙覺魔事不隨魔力。如有造作無間業者，彼無間心恒常隨逐，乃至命盡不能捨離，設起餘心不能遮伏。此

諸菩薩亦復如是，不退轉心恒常隨逐，安住菩薩不退轉地，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不能動壞自所得法，於諸魔業善能覺知，所證法中常無疑惑；雖生他世，亦不發起聲聞、獨覺相應之心，亦不自疑：『我於來世能證無上佛菩提。』不安住自地，不隨他緣，於自地法無能壞者。所以者何？是諸菩薩成就無動無退轉智，一切惡緣不能傾動，其心堅固踰於金剛。設有惡魔作佛形像，來到其所作如是言：『汝今應求阿羅漢果永盡諸漏入般涅槃。汝未堪受大菩提記，亦未證得無生法忍。汝今未有不退轉地諸行、狀、相，如來不應授汝無上大菩提記。』是菩薩摩訶薩聞彼語時心無變動，不退、不沒、無驚、無怖，但作是念：『此定惡魔或魔眷屬化作佛像，來至我所作如是說，若真佛說不應有異。』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聞彼語時，能作如是觀察憶念：『定是惡魔化為佛像，令我遠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我棄捨所求無上正等菩提，是故不應隨彼所說。』時，魔驚怖即便隱沒。是菩薩摩訶薩定已安住不退轉地，過去諸佛久已授彼大菩提記。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具足成就不退轉地諸行、狀、相故，能覺知惡魔事業，令彼隱沒更不復現。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諸行、狀、相，定於無上正等菩提不復退轉。

「復次，善現！諸有不退轉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攝護正法不惜身命，況餘珍財、朋友、眷屬！為護正法勇猛精進，恒作是念：『如是正法即是諸佛清淨法身，一切如來恭敬供養。我今攝護過去未來現在佛法，即為攝護三世諸佛清淨法身故，我今應不惜身命、珍財、親友攝護此法。』復作是念：『如是正法通屬三世諸佛世尊，我亦墮在未來佛數。佛已授我大菩提記，由此因緣，諸佛正法即是我法，我應攝護不惜身命、珍財、親友。我未來世得作佛時，亦為有情宣說此法。』是菩薩摩訶薩見斯義利，攝護如來所說正法不惜身命，乃至菩提常無懈倦。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諸行、狀、相，定於無上正等菩提不復退轉。

「復次，善現！諸有不退轉菩薩摩訶薩，聞諸如來、應、正等覺所說正法無惑無疑，聞已受持能不忘失，乃至無上正等菩提，已得聞持陀羅尼故。」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是菩薩摩訶薩但聞如來、應、正等覺所說正法無惑無疑，乃至菩提常不忘失；為聞菩薩及諸聲聞、天、龍、藥叉、人非人等所說正法，亦能於彼無惑無疑，乃至菩提常不忘失？」

佛告善現：「是菩薩摩訶薩普聞一切有情言音、文字、義理皆能通達，無惑無疑、常不忘失。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諸法中得無生忍已，善通達諸法實性，聞皆隨順並無疑惑。又得聞持陀羅尼故，常能憶念終無忘失。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諸行、狀、相，定於無上正等菩提不復退轉。

「善現當知！是為不退轉菩薩摩訶薩諸行、狀、相。」

第四分空相品第十八之一

爾時，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世尊！如是不退轉菩薩摩訶薩，成就希有廣大功德。世尊能如殑伽沙劫宣說不退轉菩薩摩訶薩諸行、狀、相，由佛所說諸行、狀、相，顯示不退轉菩薩摩訶薩成就無量殊勝功德。惟願如來、應、正等覺復為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令諸菩薩安住其中，修諸功德速疾圓滿。」

佛告善現：「善哉！善哉！汝今乃能為諸菩薩摩訶薩眾，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令諸菩薩安住其中，修諸功德速疾圓滿。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謂空、無相、無願、無作、無生、無滅、非有、寂靜、離染、涅槃。」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為但此法名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為一切法皆得名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

佛告善現：「餘一切法亦得名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所以者何？謂一切色、受、想、行、識亦得名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

「善現！云何說一切色、受、想、行、識亦得名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善現當知！如真如甚深故色亦甚深，如真如甚深故受、想、行、識亦甚深，故一切色、受、想、行、識亦得名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

「復次，善現！如色真如甚深故色亦甚深，如受、想、行、識真如甚深故受、想、行、識亦甚深，故一切色、受、想、行、識亦得名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

「復次，善現！若處無色名色甚深，若處無受、想、行、識名受、想、行、識甚深，故一切色、受、想、行、識亦得名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世尊甚奇微妙方便遮遣諸色顯示涅槃，遮遣受、想、行、識顯示涅槃。」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善現當知！諸菩薩摩訶薩應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審諦思惟，應作是念：『我今應如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教而住，我今應如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學。』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能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審諦思惟，如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教而住，如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學。是菩薩摩訶薩由能如是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審諦思惟、精勤修學乃至一日，所獲福聚無量無邊。」

「如貪行人復多尋伺，與他美女共為期契，彼女限礙不獲赴期，此人欲心熾盛流注。善現！於意云何？其人欲心於何處轉？」

「世尊！此人欲心於女處轉，謂作是念：『彼何當來，共會於此歡娛戲樂？』」

「善現！於意云何？其人晝夜幾欲念生？」

「世尊！此人晝夜欲念甚多。」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審諦思惟，精勤修學乃至一日，所超生死流轉劫數，與貪行人經一晝夜所起欲念其數量等。

「善現當知！是菩薩摩訶薩隨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審諦思惟精勤修學，隨能解脫能礙無上正等菩提所有過失，是故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審諦思惟、精勤修學，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審諦思惟精勤修學，經一晝夜所獲功德，勝諸菩薩離深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殑伽沙數大劫，布施功德無量無邊。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審諦思惟精勤修學，經一晝夜所獲功德，勝諸菩薩離深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殑伽沙數大劫，以諸供具供養預流、一來、不還、應果、獨覺、菩薩、如來，布施功德無量無邊。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住，經一晝夜，精勤修學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所獲功德，勝諸菩薩離深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殑伽沙數大劫，精勤修學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住，經一晝夜，以微妙法施諸有情所獲功德，勝諸菩薩離深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殑伽沙數大劫，以微妙法施諸有情，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住，經一晝夜，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及餘善根所獲功德，勝諸菩薩離深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殑伽沙數大劫，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及餘善根，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住，經一晝夜，修行種種財施、法施，住空閑處繫念思惟，先所修行種種福業，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所獲功德，勝諸菩薩離深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殑伽沙數大劫，修行種種財施、法施，住空閑處繫念思惟，先所修行種種福業，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住，經一晝夜，普緣三世諸佛世尊及諸弟子功德善根，和合稱量現前隨喜，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所獲功德，勝諸菩薩離深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殑伽沙數大劫，普緣三世諸佛世尊及諸弟子功德善根，和合稱量現前隨喜，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四十九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四分空相品第十八之二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世尊說：諸行皆是分別所作，從妄想生都非實有。以何因緣，此諸菩薩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然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亦說諸行分別所作，空無所有、虛妄不實。所以者何？是諸菩薩善學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已，觀察諸行無不皆是分別所作，空無所有、虛妄不實。是菩薩摩訶薩如如觀察諸行皆是分別所作，空無所有、虛妄不實，如是如是便能不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如不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如是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無量、無邊有何差別？」

佛告善現：「言無量者，謂於是處其量永息；言無邊者，謂於此中數不可盡。」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頗有因緣，色亦可說無量無邊，受、想、行、識亦可說無量無邊耶？」

佛告善現：「有因緣故，色亦可說無量無邊，受、想、行、識亦可說無量無邊。」

」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何因緣故，色亦可說無量無邊，受、想、行、識亦可說無量無邊耶？」

佛告善現：「色性空故，亦可說為無量無邊；受、想、行、識性空故，亦可說為無量無邊。」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為但色、受、想、行、識空，為一切法亦皆空耶？」

佛告善現：「我先豈不說一切法皆空？」

善現答言：「佛雖常說諸法皆空，而諸有情不知、見、覺，故我今者復作是問。」

」

佛告善現：「非但色、受、想、行、識空，我說諸法無不皆空。」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無量無邊是何增語？」

佛告善現：「無量無邊是空、無相、無願增語。」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無量無邊為但是空、無相、無願，為更有餘義耶？」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我豈不說一切法門無不皆空？」

善現答言：「如來常說一切法門無不皆空。」

佛告善現：「空即無盡，空即無量，空即無邊，空即餘義。是故，善現！一切法門雖有種種言說差別，而義無異。」

「善現當知！諸法空理皆不可說，如來方便說為無盡，或說無量，或說無邊，或說為空，或說無相，或說無願，或說無作，或說無生，或說無滅，或說非有，或說寂靜，或說離染，或說涅槃。諸如是等無量法門義實無異，皆是如來、應、正等覺為諸有情方便演說。」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世尊甚奇方便善巧，諸法實性不可宣說，而為有情方便顯示。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諸法實性皆不可說。」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諸法實性皆不可說。所以者何？一切法性皆畢竟空，無能宣說畢竟空者。」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不可說義有增減不？」

佛告善現：「不可說義無增無減。」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不可說義無增無減者，則應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亦無增減；若此六種波羅蜜多亦無增減，則應六種波羅蜜多皆無所有。若此六種波羅蜜多皆無所有，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求證無上正等菩提，能近無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布施等六波羅蜜多皆無增減亦無所有，然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方便善巧，不作是念：『如是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有增有減。』但作是念：『唯有名想謂為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時，持此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俱行作意，并依此起心及善根，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如佛無上正等菩提微妙甚深而起迴向，由此迴向方便善巧增上勢力，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何謂無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現：「諸法真如是謂無上正等菩提。善現當知！諸法真如無增減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亦無增減。若菩薩摩訶薩數多安住如是真如相應作意，便近無上正等菩提。如是，善現！不可說義雖無增減，而不退失真如作意，波羅蜜多雖無增減，而不退失所求無上正等菩提。若菩薩摩訶薩安住如是真如作意，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便近無上正等菩提。」

第四分深功德品第十九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是菩薩摩訶薩為初心起能證無上正等菩提，為後心起能證無上正等菩提？若初心起能證無上正等菩提，初心起時後心未起無和合義；若後心起能證無上正等菩提，後心起時前心已滅無和合義。如是前後心、心所法，進退推徵無和合義，如何可得積集善根？若諸善根不可積集，云何菩薩善根圓滿，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如然燈時，為初焰能燒炷，為後焰能燒炷？」

善現答言：「如我意解，非初焰能燒炷亦不離初焰，非後焰能燒炷亦不離後焰。」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炷為燒不？」

善現答言：「世間現見其炷實燒。」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非初心起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亦不離初心，非後心起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亦不離後心，而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令諸善根增長圓滿，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如是緣起理趣甚深，謂諸菩薩摩訶薩非初心起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亦不離初心，非後心起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亦不離後心，非即如是諸心起故能證無上正等菩提，非離如是諸心起故能證無上正等菩提，而諸菩薩摩訶薩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若心滅已，更可生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是心已滅，不可更生。」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若心已生，有滅法不？」

善現對曰：「如是！世尊！若心已生，定有滅法。」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有滅法心，非當滅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有滅法心，決定當滅。」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無滅法心，為可生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無滅法心，無可生義。」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無生法心，為可滅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無生法心，無可滅義。」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無生滅法心，為可生滅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無生滅法心，無可生滅義。」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若法已滅，更可滅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若法已滅，不可更滅。」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若法已生，更可生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若法已生，不可更生。」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諸法實性有生滅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諸法實性無生無滅。」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心住為如心真如不？」

善現對曰：「如是！世尊！如心真如，心如是住。」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若心住如真如，是心為如真如、實際性常住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是心非如真如、實際其性常住。」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諸法真如極甚深不？」

善現對曰：「如是！世尊！諸法真如極為甚深。」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即真如是心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離真如有心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即心是真如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離心有真如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真如為能見真如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汝為見有實真如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不？」

善現對曰：「如是！世尊！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為行何處？」

善現對曰：「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都無行處。所以者何？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都不見有能行、所行、行時、行處，諸現行法皆不轉故。」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為何所行？」

善現對曰：「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行勝義諦，此中一切分別無故。」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於勝義諦為取相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於勝義諦雖不取相而行相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勝義諦為壞相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勝義諦為遣相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於勝義諦若不壞相亦不遣相，云何能斷取相之想？」

善現答言：「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不作是念：『我今壞相，我今遣相，斷取相想，亦不修學斷相想道。』若菩薩摩訶薩精勤修學菩薩行時修斷想道，爾時一切佛法未滿，應墮聲聞或獨覺地。世尊！是菩薩摩訶薩成就最勝方便善巧，雖於諸相及取相想深知過失，而不壞斷速證無相。何以故？一切佛法未圓滿故。」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爾時，舍利子問具壽善現言：「若菩薩摩訶薩夢中修空、無相、無願三解脫門，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有增益不？」

善現答言：「若菩薩摩訶薩覺時修此三解脫門，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有增益者，彼夢中修亦有增益。何以故？佛說夢、覺無差別故。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已得般若波羅蜜多，覺時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既名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夢中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名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三解脫門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為增益亦復如是，若夢、若覺義無缺減。」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夢中造業，為有增益或損減不？」

善現答言：「佛說一切法皆如夢所見，若夢造業無增減者，覺時所造業亦應無增減。然於夢中所造諸業無勝增減，要至覺時憶想分別夢中所造，乃令彼業成勝增減。如人夢中斷他命已，後至覺時憶想分別，深自慶快其業便增，若深悔愧其業便減。」

時，舍利子謂善現言：「有人覺時斷他命已，後至夢中或自慶快或深悔愧，令覺時業有增減不？」

善現報言：「亦有增減。然彼增減不及覺時明了，心中所作勝故。」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無所緣事，若思若業俱不得生，要有所緣思業方起。夢中思業緣何而生？」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若夢若覺無所緣事思業不生，要有所緣思業方起。何以故？舍利子！要於見聞覺知法中有覺慧轉，由斯起染或復起淨。若無見聞覺知，諸法無覺慧轉亦無染淨。由此故知，若夢若覺有所緣事思業乃生，無所緣事思業不起。」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佛說所緣皆離自性，如何可說有所緣事思業乃生，無所緣事思業不起？」

善現答言：「雖諸思業及所緣事皆離自性，而由自心取相分別，世俗施設說有所緣。由此所緣起諸思業，如說無明為緣生行，行為緣生識等，皆由自心取相分別說有所緣，非實有性。」

時，舍利子謂善現言：「若菩薩摩訶薩夢中行施，施已迴向無上菩提，是菩薩摩訶薩為實以施迴向無上佛菩提不？」

善現報言：「慈氏菩薩久已受得大菩提記，一生所繫定當作佛，善能酬答一切難問，現在此會宜請問之，補處慈尊定當為答。」

時，舍利子如善現言，恭敬請問慈氏菩薩。

時，慈氏菩薩還詰善現言：「尊者所言慈氏菩薩能答此義，何等名為慈氏菩薩？為名能答？為色能答？為受、想、行、識能答？為顯能答？為形能答？為色空能答？為受、想、行、識空能答耶？且慈氏名不能答，色亦不能答，受、想、行、識亦不能答，顯亦不能答，形亦不能答，色空亦不能答，受、想、行、識空亦不能答。所以者何？我都不見有法能答、有法所答，答處、答時及由此答皆亦不見。我都不見有法能記、有法所記，記處、記時及由此記皆亦不見。何以故？以一切法本性皆空都無所有、無二無別，畢竟推徵不可得故。」

時，舍利子問慈氏菩薩言：「仁者所說法為如所證不？」

慈氏菩薩摩訶薩言：「我所說法非如所證。所以者何？我所證法不可說故。又，舍利子！我都不見有所證法自性可得，如心所思，如言所說。又，舍利子！諸法自性非身能觸、非語能表、非意能念。何以故？舍利子！以一切法無自性故。」

時，舍利子作是念言：「慈氏菩薩覺慧甚深，長夜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如是說。」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汝心所念『慈氏菩薩覺慧甚深，長夜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如是說。』者，舍利子！如汝所念。又，舍利子！於意云何？汝由是法成阿羅漢，為見此法是可說不？」

舍利子曰：「不也！世尊！」

佛告舍利子：「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證法性亦復如是不可宣說。」

「又，舍利子！是菩薩摩訶薩不作是念：『我由此法，於佛無上正等菩提已得受記、今得受記、當得受記。』不作是念：『我由此法當證無上正等菩提。』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不生疑惑：『我於無上正等菩提為得、不得？』但作是念：『我勤精進，定得無上正等菩提，已於菩提得勝力故。』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又，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聞甚深法不驚、不恐、不怖、不畏、不沈、不沒，於得無上正等菩提亦無怖畏，決定自知我當證故。」

「又，舍利子！是諸菩薩若在曠野有惡獸處亦無怖畏。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為欲饒益諸有情故，能捨一切內外所有，恒作是念：『諸有惡鬼及惡獸等欲噉我身，我當施與令其充足。由此善根，令我布施波羅蜜多速得圓滿，疾近無上正等菩提。我當如是勤修正行，證得無上正等覺時，我佛土中得無一切傍生、餓鬼。』」

「又，舍利子！是諸菩薩若在曠野有惡賊處亦無怖畏。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為欲饒益諸有情故，能捨一切內外所有樂修諸善，於身、命、財無所顧恪，恒作是念：『

若諸有情競來劫奪我諸資具，我當恭敬歡喜施與；或有因斯害我身命，我終於彼不生瞋恨，亦不發生身、語、意惡。由此因緣，令我布施、淨戒、安忍波羅蜜多速得圓滿，疾近無上正等菩提。我當如是勤修正行，證得無上正等覺時，我佛土中得無一切劫害、怨賊，由我佛土極清淨故，亦無餘惡。」

「又，舍利子！是諸菩薩若在曠野無水之處亦無怖畏。所以者何？菩薩法爾無諸怖畏，恒作是念：『我當求學斷諸有情渴愛之法，不應於此而生怖畏，設我由此渴乏命終，於諸有情必不捨離大悲作意施妙法水。奇哉薄福！是諸有情居在如斯無水世界。我當如是勤修正行，證得無上正等覺時，我佛土中得無如是一切焦渴乏水曠野。我當方便勸諸有情修勝福業，隨所在處皆令具足八功德水。我由如是堅猛精進，方便教化一切有情。由此因緣，令我精進波羅蜜多速得圓滿，疾近無上正等菩提。』

「又，舍利子！是諸菩薩在饑饉國亦無怖畏。所以者何？是諸菩薩被功德鎧，勇猛精進嚴淨佛土，作是願言：『當證無上正等覺時，我佛土中得無如是一切饑饉，諸有情類具足快樂，隨意所須應念即至，如諸天上所念皆得。我當發起堅猛精進，令諸有情法願滿足，一切時處一切有情於一切種命緣資具無所乏少。』

「又，舍利子！是諸菩薩遇疾疫時亦無怖畏。所以者何？是諸菩薩恒審觀察：『無法名病，亦無有法可名病者，一切皆空不應怖畏。我當如是勤修正行，證得無上正等覺時，我佛土中諸有情類得無一切災橫、疾疫，精進修行殊勝正行。』

「又，舍利子！是諸菩薩若念無上正等菩提，經久乃得，不應怖畏。所以者何？前際劫數雖有無量，而一念頃憶念分別積集所成，後際劫數應知亦爾，是故菩薩不應於中生久遠想，而謂無上正等菩提要經長時方乃證得，便生怖畏。何以故？前際、後際劫數長短，皆一剎那心相應故。如是，舍利子！菩薩摩訶薩雖聞經久乃證無上正等菩提，而於其中審諦觀察不生怖畏。

「又，舍利子！若諸菩薩於餘一切見聞覺知可怖畏法不生怖畏，應知速證所求無上正等菩提。是故，舍利子！菩薩摩訶薩欲疾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應隨如來真淨空教，被功德鎧精勤修學，於一切法不應怖畏。」

第四分殑伽天品第二十

爾時，會中有一天女名殑伽天，從座而起稽首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於是處亦無怖畏，於諸法中亦無疑惑，我未來世亦為有情說無怖畏、無疑惑法。」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從面門出金色光明，普照十方無邊世界，還來梵世現大神通，漸至佛邊右邊三匝，作神變已入佛頂中。

時，殑伽天覩斯事已歡喜踊躍，取妙金花恭敬至誠散如來上。佛神力故，令此金花上踊空中繽紛而住。

時，阿難陀見聞是已，從座而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世尊！何因何緣現此微笑？佛現微笑非無因緣！」

爾時，世尊告慶喜曰：「今此天女於未來世當成如來、應、正等覺，劫名星喻，佛號金花。慶喜當知！今此天女即是最後所受女身，捨此身已便受男身，盡未來際不復為女。從此歿已生於東方不動如來可愛世界，於彼佛所勤修梵行，此女彼界便字金花。從不動佛世界歿已，復生他方有佛世界，從一佛國趣一佛國，常不遠離諸佛世尊。如轉輪王從一臺觀至一臺觀歡娛受樂，乃至命終足不履地，金花菩薩亦復如是，從一佛土往一佛土，乃至無上正等菩提，隨所生處常不離佛。」

時，阿難陀竊作是念：「金花菩薩當作佛時，亦應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彼會菩薩摩訶薩眾，其數多少應如今佛菩薩眾會。」

佛知其念，告慶喜言：「如是！如是！如汝所念。金花菩薩當作佛時，亦為眾會宣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彼會菩薩摩訶薩眾，其數多少亦如今佛菩薩眾會。慶喜當知！金花菩薩當作佛時，聲聞弟子得涅槃者，其數甚多不可稱計，謂不可數若百、若干、若俱胝等，但可總說無量無邊。慶喜當知！金花菩薩當作佛時，其土無有惡獸、惡鬼，亦無怨賊、乏水、饑饉、疾疫等難。慶喜當知！金花菩薩當證無上正等覺時，其土有情無諸怖畏，及無種種災橫、過失。」

爾時，慶喜復白佛言：「今此天女先於何佛初發無上正等覺心，種諸善根迴向發願？」

佛告慶喜：「今此天女先於過去然燈佛所初發無上正等覺心，種諸善根迴向發願。爾時，亦以金花散佛，求證無上正等菩提。慶喜當知！我於過去然燈佛所，以五莖花奉散彼佛迴向發願，爾時便得無生法忍。然燈如來、應、正等覺，知我根熟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曰能寂，界名堪忍，劫號為賢。』天女爾時聞佛授我大菩提記，歡喜踊躍，即以金華奉散佛上，便發無上正等覺心，種諸善根迴向發願：『使我來世於此菩薩當作佛時，亦如今佛現前授我大菩提記。』故我今者與彼授記。」

爾時，慶喜聞佛所說，歡喜踊躍，復白佛言：「今此天女久發無上正等覺心，種諸善根迴向發願今得成熟，是故如來授與彼記。」

佛告慶喜：「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彼善根熟故，我授彼大菩提記。」

第四分覺魔事品第二十一之一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摩訶薩云何習空？云何現入空三摩地？」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色空，應觀受、想、行、識空，作此觀時不令心亂，若心不亂則不見法，若不見法則不作證。」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世尊說，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應觀法空而不作證，云何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住空等持而不作證？」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觀法空時，先作是念：『我應觀法諸相皆空，不應作證。我為學故觀諸法空，不為證故觀諸法空，今是學時非為證時。』是菩薩摩訶薩未入定時，繫心於境攝受般若波羅蜜多，非入定位繫心於境攝受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於如是時，不退一切菩提分法，不證漏盡。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廣大智慧，善住法空及一切種菩提分法，恒作是念：『今時應學，不應作證。』」

「善現當知！若時菩薩摩訶薩住空三摩地而不證空，是時菩薩摩訶薩亦住無相三摩地而不證無相。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成就殊勝堅淨善根，常作是念：『今時應學，不應作證。今應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觀空、無相，圓滿一切菩提分法，不應今時證於實際。』由此因緣，是菩薩摩訶薩不墮聲聞及獨覺地，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善現！譬如有人勇健威猛，所立堅固難可動搖，形色端嚴眾人憙見，具多最勝功德尸羅，聰慧巧言善能酬對，具辯具行知處知時，於兵技術學至究竟，所防堅固能摧多敵，一切伎能皆善成就，諸工巧處學至窮盡，具念慧行勇捍儀式，於諸經典得無所畏，具慈具義有大勢力，支體無缺諸根圓滿，眷屬資財無不具足，眾人敬伏悉皆欽仰，諸有所為皆能成辦，善事業故功少利多。由此因緣富諸財寶，善能給施多品有情，應供養者能供養之，應恭敬者能恭敬之，應尊重者能尊重之，應讚歎者能讚歎之。」

「善現！於意云何？彼人由此倍增喜躍，深心歡悅自慶慰不？」

善現對曰：「如是！世尊！如是！善逝！」

佛告善現：「彼勇健人成就如是大興盛事。有因緣故，將其父母、妻子、眷屬發趣他方，中路經過險難曠野，其中多有惡獸、怨賊、怨家潛伏諸怖畏事，眷屬小大無不驚惶。其人自恃多諸技術，威猛勇健身意泰然，安慰父母、妻子、眷屬：『勿有憂懼！必令無苦，疾度曠野至安隱處。』」

「復次，善現！於意云何？此曠野中怨害現起，彼人既具勇健伎能，慈愛尊親備諸器仗，而棄父母、妻子、眷屬，獨運自身度險難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彼多技術，能於曠野化作兵仗，勇健精銳過諸怨敵，令彼見之自然退散，而捨親愛獨運自身度險曠野，無有是處。然彼壯士於曠野中，惡獸、怨賊無加害意。所以者何？自恃威猛、具諸技術、無怖畏故。世尊！彼人以善巧術將諸眷屬，度險曠野無所損害，必至村城或大王都安樂之處。」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愍生死苦諸有情類，繫念安住慈、悲、喜、捨，攝受般若波羅蜜多殊勝善根，方便善巧如佛所許，持諸功德迴向無上正等菩提。雖具修空、無相、無願，而於實際無作證心，勿墮聲聞及獨覺地。所以者何？是諸

菩薩具大勢力精進堅固，攝受般若波羅蜜多，殊勝善根方便善巧，誓不棄捨一切有情，由此定能安隱無難，速證無上正等菩提。

「善現當知！若時菩薩慈心愍念一切有情，緣諸有情欲施安樂，是時菩薩超煩惱品，亦超魔品及二乘地，雖住三摩地而不至漏盡，雖善習空而不作證。善現當知！若時菩薩能善安住空解脫門，是時菩薩於無相定亦能安住，而於其中方便善巧不證無相，由此因緣超二乘地，必趣無上正等菩提。

「善現當知！如堅翅鳥飛騰虛空，自在翱翔久不墮落，雖依空戲而不住空，亦不為空之所拘礙，應知菩薩亦復如是，雖習空、無相、無願解脫門，而不住空、無相、無願，乃至佛法未極圓滿，終不依彼永盡諸漏。

「善現當知！如有壯夫善閑射術，欲顯己伎仰射虛空，為令空中箭不墮地，復以後箭射前箭筈，如是展轉經於多時，箭箭相承不令其墮，若欲令墮便止後箭，爾時諸箭方頓墮落；應知菩薩亦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攝受殊勝方便善巧，乃至無上正等菩提因行善根未皆成熟，終不中道證於實際，若時無上正等菩提因行善根一切成熟，爾時菩薩方證實際，便得無上正等菩提。

「是故，善現！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攝受殊勝方便善巧，皆應如是於深法性審諦觀察，若諸佛法未極圓滿不應作證。」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甚為希有，能為難事，謂雖行空而不住空，雖現入空定而不證實際。」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所以者何？是諸菩薩於有情類誓不棄捨，謂發如是殊勝妙願：『若諸有情未得解脫，我終不捨加行善根。』善現當知！是諸菩薩由起如是廣大心故，為欲解脫一切有情，雖引發空、無相、無願三三摩地，而由攝受方便善巧不證實際。所以者何？是諸菩薩方便善巧所護持故，常作是念：『我終不捨一切有情而趣圓寂。』由起此念方便善巧，故於中間不證實際。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於甚深處或已觀察、或當觀察，謂空、無相、無願等持三解脫門所行之處。是諸菩薩恒作是念：『有情長夜起有情想行有所得，引生種種邪惡見趣，輪迴生死受苦無窮。我為斷彼邪惡見趣，應求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說深空法，令斷彼執出生死苦。是故雖學空解脫門，而於中間不證實際。』善現當知！是諸菩薩由起此念方便善巧，雖於中間不證實際，而不退失四無量定。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倍增白法諸根漸利，力、覺、道支轉復增益。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恒作是念：『有情長夜行諸相中起種種執，由斯輪轉受苦無窮。我為斷彼諸相執故，應求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說無相法，令斷相執出生死苦，由斯數入無相等持。』善現當知！是諸菩薩由先成就方便善巧及所起念，雖數現入無相等持，而於中間不證實際。雖於中間不證實際，而不退失慈、悲、喜、捨及

諸餘定。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倍增白法諸根漸利，力、覺、道支轉復增益。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恒作是念：『有情長夜其心常起常想、樂想、我想、淨想，由此引生顛倒執著，輪迴生死受苦無窮。我為斷彼四顛倒故，應求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說無倒法，謂說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唯有涅槃微妙寂靜，具足種種真實功德。由斯數入無願等持。』善現當知！是諸菩薩由先成就方便善巧及所起念，雖數現入無願等持，而諸佛法未極圓滿，終不中間證於實際。雖於中間不證實際，而不退失慈、悲、喜、捨及諸餘定。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倍增白法諸根漸利，力、覺、道支轉復增益。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恒作是念：『有情長夜先已行有所得，今亦行有所得，先已行有相，今亦行有相，先已行顛倒，今亦行顛倒，先已行和合想，今亦行和合想，先已行虛妄想，今亦行虛妄想，先已行邪見，今亦行邪見，由斯輪轉受苦無窮。我為斷彼如是過失，應求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說甚深法，令彼過失皆永斷除，不復輪迴受生死苦，速證常樂真淨涅槃。』善現當知！是諸菩薩由深愍念一切有情，成就殊勝方便善巧；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受故，於深法性常樂觀察，謂空、無相、無願、無作、無生、無滅、無起、無盡、無性、實際。善現當知！是諸菩薩成就如是殊勝智見，若墮無相無作之法或住三界，俱無是處。善現當知！是諸菩薩成就如是殊勝功德，捨諸有情而趣圓寂，不證無上正等菩提饒益有情，定無是處。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一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四分覺魔事品第二十一之二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應審請問諸餘菩薩：『云何菩薩修習一切菩提分法，引發何心，能令菩薩習空、無相、無願、無作、無生、無滅、無起、無盡、無性、實際而不作證，然修般若波羅蜜多？』善現當知！若餘菩薩得此問時作如是答：『諸菩薩摩訶薩但應思惟：若空、若無相乃至若實際不為顯示，應念不捨一切有情，攝受殊勝方便善巧。』當知彼菩薩先未蒙諸佛授與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記。所以者何？彼諸菩薩未能開示、記別、顯了不退轉地諸菩薩眾不共法相，不如實知他所請問不退轉地諸行、狀、相，亦不能答。」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頗有因緣知諸菩薩不退轉不？」

佛告善現：「亦有因緣知諸菩薩是不退轉，謂有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聞、不聞能如實答先所請問，能如實行不退轉地諸菩薩行，由此因緣知彼菩薩是不退轉。」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以何因緣，有多菩薩求學無上正等菩提，少有能作如實答者？」

佛告善現：「雖多菩薩求學無上正等菩提，而少菩薩得受如是不退轉地微妙慧記。若有得受如是記者，皆能於此作如實答。善現當知！是諸菩薩善根明淨智慧深廣，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不能破壞，必證無上正等菩提。」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乃至夢中，亦不愛樂三界諸法，亦不稱讚一切聲聞、獨覺地法，雖觀諸法如夢所見，而於實際不證不取，當知是為不退轉地諸菩薩相。」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夢見如來、應、正等覺坐師子座，有無數量百千俱胝苾芻眾等恭敬圍繞而為說法，或見自身有如是事，當知是為不退轉地諸菩薩相。」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夢見如來、應、正等覺，三十二相、八十隨好圓滿莊嚴，常光一尋周匝照曜，與無量眾踊在虛空現大神通說正法要，化作化士令往他方無邊佛土施作佛事，或見自身有如是事，當知是為不退轉地諸菩薩相。」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夢見狂賊破壞村城，或見火起焚燒聚落，或見師子、虎狼、猛獸、毒蛇、惡蝎欲來害身，或見怨家欲斬其首，或見父母、妻子、眷屬臨當命終，或見自身有餘苦事欲相逼迫；雖見此等諸怖畏事，而不驚懼亦不憂惱，從夢覺已即能思惟：『三界非真皆如夢見，我得無上正等覺時，當為有情說三界法一切虛妄皆如夢境。』當知是為不退轉地諸菩薩相。」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乃至夢中見有地獄、傍生、鬼界諸有情類，便作是念：『我當精勤修諸菩薩摩訶薩行，速趣無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無地獄、傍生、鬼

界惡趣及名。』從夢覺已亦作是念。善現當知！是諸菩薩當作佛時國土清淨，定無惡趣及惡趣名，當知是為不退轉地諸菩薩相。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夢中見火燒地獄等諸有情類，或復見燒城邑聚落，便發誓願：『我若已受不退轉記當證無上正等菩提，願此大火即時頓滅變為清涼。』若此菩薩作是願已，夢中見火即時頓滅，當知已受不退轉記；若此菩薩作是願已，夢中見火不即頓滅，當知未受不退轉記。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覺時現見大火卒起，燒諸城邑或燒聚落，便作是念：『我在夢中或在覺位，曾見自有不退轉地諸行、狀、相，未審虛實？若我所見是實有者，願此大火即時頓滅變為清涼。』善現當知！若此菩薩作是誓願發誠諦言，爾時大火即為頓滅，當知已受不退轉記；若此菩薩作是誓願發誠諦言，火不頓滅，當知未受不退轉記。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覺時見火燒諸城邑或燒聚落，便作是念：『我在夢中或在覺位，曾見自有不退轉地諸行、狀、相。若我所見定是實有，必證無上正等菩提，願此大火即時頓滅變為清涼。』善現當知！此諸菩薩發是誓願誠諦言已，爾時大火不為頓滅，然燒一家越置一家復燒一家，或燒一巷越置一巷復燒一巷，如是展轉其火乃滅，是諸菩薩決定已受不退轉記。然被燒者，由彼有情造作增長壞正法業，彼由此業先墮惡趣，無量劫中受正苦果，今生人趣受彼餘殃，或由此業當墮惡趣，經無量劫受正苦果，今在人趣先現少殃，當知是為不退轉地諸菩薩相。

「復次，善現！更有所餘諸行、狀、相，知是不退轉菩薩摩訶薩，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汝應諦聽，極善思惟。」

善現答言：「唯然！願說！我等樂聞。」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見有男子、或有女人、或有童男、或有童女現為非人之所魅著，受諸苦惱不能遠離，便作是念：『若諸如來、應、正等覺知我已得清淨意樂，授我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記；若我久發清淨意樂，求證無上正等菩提，遠離聲聞、獨覺作意，不以聲聞、獨覺作意求證無上正等菩提；若我當來必得無上正等菩提，能盡未來利益安樂諸有情類；若十方界現在實有無量如來、應、正等覺說正法要饒益有情，彼諸如來、應、正等覺無所不見、無所不知、無所不解、無所不證，現知見覺一切有情意樂差別，願垂照察我心所念及誠諦言：若我實能修菩薩行，必證無上正等菩提救拔有情生死苦者，願是男子、或此女人、或此童男、或此童女不為非人之所擾惱，彼隨我語即當捨去。』是諸菩薩作此語時，若彼非人不為去者，當知未受不退轉記。若彼非人即為去者，當知已受不退轉記。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未具修行一切佛法，未入菩薩正性離生，未免惡魔之所擾亂，於諸魔事未能覺知，未受菩提不退轉記，不能自審善根厚薄，於少所修起增上慢，學諸菩薩發誠諦言，便為惡魔之所誑惑。謂彼菩薩見有男子、或有女人、或有童

男、或有童女現為非人之所魅著，受諸苦惱不能遠離，即便輕爾發誠諦言：『我若已從過去諸佛受得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記，令此男子或女人等不為非人之所擾惱，彼隨我語速當捨去。』是諸菩薩作此語已，爾時惡魔為誑惑故，即便驅迫非人令去。所以者何？惡魔威力勝彼非人，是故非人受魔教勅即便捨去。時，彼菩薩見此事已，歡喜踊躍作是念言：『非人今去是吾威力。所以者何？非人隨我所發誓願即便放此諸男女等，無別緣故。』是諸菩薩不能覺知惡魔所作，謂是己力妄生歡喜，恃此輕弄諸餘菩薩言：『我已從過去諸佛受得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記，所發誓願皆不唐捐。汝等未蒙諸佛授記，不應相學發誠諦言，設有要期必空無果。』是諸菩薩輕弄毀蔑餘菩薩故，妄恃少能於諸功德生長多種增上慢故，遠離無上正等菩提，不能證得一切智智。是諸菩薩以無方便善巧力故，生長多種增上慢故，毀訾輕蔑餘菩薩故，雖勤精進而墮聲聞或獨覺地。是諸菩薩薄福德故，所作善業發誠諦言皆動魔事。是諸菩薩不能親近、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真善知識，不能請問得不退轉菩薩行相，不能諮受諸惡魔軍所作事業，由斯魔縛轉復堅牢。所以者何？是諸菩薩不久修行六到彼岸，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故為惡魔之所誑惑。是故，菩薩應善覺知諸惡魔事，勤修善業。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未久修行六到彼岸，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故為惡魔之所誑惑。謂有惡魔為誑惑故，方便化作種種形像，至菩薩所作如是言：『咄！善男子！汝自知耶？過去諸佛已曾授汝大菩提記，汝於無上正等菩提決定當得不復退轉。汝身父母、兄弟、姊妹、親友、眷屬乃至七世名字差別我悉善知，汝身生在某方、某國、某城、某邑、某聚落中，汝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某宿相王中生。』如是惡魔若見菩薩稟性柔軟、諸根昧鈍，便詐記言：『汝於先世所稟根性已曾如是。』若見菩薩稟性剛強、諸根明利，便詐記言：『汝於先世所稟根性亦曾如是。』若見菩薩居阿練若，或常乞食，或受一食，或一坐食，或一鉢食，或居塚間，或居露地，或居樹下，或糞掃衣，或但三衣，或常坐不臥，或如舊敷具，或少欲，或喜足，或樂遠離，或樂寂定，或具正念，或具妙慧，或不重利養，或不貴名譽，或好廉儉不塗其足，或省睡眠，或離掉舉，或好少言，或樂軟語。如是惡魔見此菩薩種種行已，便詐記言：『汝於先世亦曾如是。所以者何？汝今成就如是如是殊勝功德，世間同見，先世定應亦有如是殊勝功德，應自慶慰勿得自輕。』

「時，彼菩薩聞此惡魔說其過去、當來功德，及說現在親友自身名等功德，兼歎種種殊勝善根，歡喜踊躍起增上慢，凌蔑毀罵諸餘菩薩。爾時，惡魔知其闇鈍，生增上慢凌蔑他人，復告之言：『汝定成就殊勝功德，過去如來已授汝記，汝於無上正等菩提定當證得不復退轉，已有如是瑞相現前。』爾時，惡魔為擾亂故，或矯現作出家形像，或矯現作在家形像，或矯現作父母、兄弟、姊妹、親友、梵志、師主、天、龍、藥叉、人非人等種種形像，至此菩薩所居之處，作如是言：『過去如來久已授汝大菩提記，汝於無上正等菩提決定當得不復退轉。所以者何？不退轉地菩薩行相汝皆具

有，應自尊重莫生疑惑。』時，此菩薩聞彼語已，增上慢心轉復堅固。

「善現當知！如我所說不退轉地諸行、狀、相，是諸菩薩實皆未有。善現當知！是諸菩薩魔所執持，為魔所燒不得自在。所以者何？是諸菩薩於不退轉諸行、狀、相實皆非有，但聞惡魔詐說其德及名字等，生增上慢，凌蔑毀罵諸餘菩薩。是故，善現！若諸菩薩欲得無上正等菩提，應善覺知諸惡魔事。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魔所執持、為魔所魅，但聞名字妄生執著。所以者何？是諸菩薩未善修行六到彼岸及餘無量無邊佛法，由此因緣令魔得便。是諸菩薩不能了知四魔行相，由此因緣令魔得便。是諸菩薩不能了知五取蘊等無量法門，亦不了知有情諸法名字實相，由此因緣令魔得便，方便化作種種形像，告菩薩言：『汝所修行願行已滿，當得無上正等菩提，汝成佛時當得如是功德名號。』謂彼惡魔知此菩薩長夜思願：『我成佛時當得如是功德名號。』隨其思願而記說之。

「時，此菩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聞魔記說，作是念言：『此人奇哉！為我記說當得成佛功德名號，與我長夜思願相應。由此故知，過去諸佛必已授我大菩提記，我於無上正等菩提決定當得不復退轉，我成佛時必定當得如是功德尊貴名號。』是諸菩薩如如惡魔、或魔眷屬、或魔所執諸沙門等記說當來成佛名號，如是如是憍慢轉增：『我於未來定當作佛，獲得如是功德名號，諸餘菩薩無與我等。』

「善現當知！如我所說不退轉地諸行、狀、相，此諸菩薩皆未成就，但聞魔說成佛虛名，便生憍慢輕弄、毀蔑餘菩薩眾。由此因緣，是諸菩薩遠離無上正等菩提。是諸菩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棄捨善友，為惡知識所攝受故，當墮聲聞或獨覺地。

「善現當知！是諸菩薩或有此身，還得正念，至誠悔過，捨憍慢心，親近供養真淨善友；彼雖流轉生死多時，而後復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漸次修學，當證無上正等菩提。善現當知！是諸菩薩若有此身，不得正念，不能悔過，不捨慢心，不樂親承真淨善友；彼定流轉生死多時，後雖精進修諸善業，而墮聲聞或獨覺地。譬如苾芻求聲聞果，於四重罪若隨犯一，便非沙門、非釋迦子，彼於現在定不能得預流等果。妄執虛名菩薩亦爾，但聞魔說成佛空名，便起慢心輕弄、毀蔑餘菩薩眾，當知此罪過彼苾芻所犯四重無邊倍數。置彼苾芻所犯四重，此菩薩罪過五無間亦無量倍。所以者何？是諸菩薩實不成就殊勝功德，聞惡魔說成佛虛名，便自憍慢輕餘菩薩，是故此罪過五無間無量倍數。

「由此當知，若諸菩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應善覺知如是記說虛名號等微細魔事。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修遠離行，謂隱山林、空澤、曠野，居阿練若宴坐思惟。時，有惡魔來至其所，恭敬讚歎遠離功德，謂作是言：『善哉！大士！能修如是真遠離行。此遠離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共所稱讚，天帝釋等諸天神仙皆共守護、供

養尊重，應常住此勿往餘處。」善現當知！我不稱歎諸菩薩眾常樂寂靜，居阿練若、曠野、山林宴坐思惟修遠離行。」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諸菩薩眾應修何等真遠離行？而佛世尊今作是說：『我不稱歎諸菩薩眾常樂寂靜，居阿練若、曠野、山林宴坐思惟修遠離行。』」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或居山林、空澤、曠野、阿練若處，或住城邑、聚落、王都、喧雜之處，但能遠離煩惱惡業及諸聲聞、獨覺作意，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及修諸餘殊勝功德，是名菩薩真遠離行。此遠離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共所稱歎，諸佛世尊皆共開許。諸菩薩眾常應修學，若晝若夜應正思惟，精進修行此遠離法，是名菩薩修遠離行。此遠離行不雜聲聞、獨覺作意，不雜一切煩惱惡業，離諸喧雜畢竟清淨，令諸菩薩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能盡未來度有情眾。

「善現當知！魔所稱讚隱於山林、空澤、曠野、阿練若處，棄勝臥具宴坐思惟，非諸菩薩真遠離行。所以者何？彼遠離行猶有喧雜，謂彼或雜惡業煩惱，或雜聲聞、獨覺作意，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不能精進信受修學，不能圓滿一切智智。

「善現當知！有諸菩薩雖樂修行魔所稱讚遠離行法，而起憍慢不清淨心，輕蔑毀訾諸餘菩薩摩訶薩眾。謂有菩薩摩訶薩眾雖居城邑、聚落、王都而心清淨，不雜種種煩惱惡業及諸聲聞、獨覺作意，精勤修學波羅蜜多及餘無量菩提分法，成熟有情、嚴淨佛土，雖居憍鬧而心寂靜，常樂修習真遠離行。彼於如是真淨菩薩摩訶薩眾，心生憍慢輕弄、毀訾、誹謗、凌蔑。

「善現當知！是諸菩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雖居曠野百踰繕那，其中絕無諸惡禽獸、蛇蝎、盜賊，唯有鬼神、羅刹娑等遊止其中。彼居如是阿練若處，雖經一年，或五、或十、或復乃至百千俱胝若過是數修遠離行，而不了知真遠離行，謂諸菩薩雖居憍鬧而心寂靜，遠離種種煩惱惡業及諸聲聞、獨覺作意，發趣無上正等菩提。

「善現當知！是諸菩薩雖居曠野經歷多時，而雜聲聞、獨覺作意，於彼二地深生樂著，依二地法修遠離行，復於此行深生耽染。彼雖如是修遠離行，而不稱順諸佛之心。

「善現當知！我所稱歎諸菩薩眾真遠離行，是諸菩薩都不成就。彼於真淨遠離行中，亦不見有相似行相。所以者何？彼於如是真遠離行不生愛樂，但樂勤修聲聞、獨覺空遠離行。

「善現當知！是諸菩薩修不真淨遠離行時，魔來空中歡喜讚歎，告言：『大士！善哉！善哉！汝能勤修真遠離行。此遠離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共所稱歎，汝於此行精勤修學，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善現當知！是諸菩薩執著如是二乘所修遠離行法以為最勝，輕弄毀蔑住菩薩乘雖居憍鬧而心寂靜成調善法諸苾芻等言：『彼不能修遠離行，身居憍鬧心不寂靜，無

調善法。』

「善現當知！是諸菩薩於佛所讚住真遠離行菩薩摩訶薩輕弄毀訾，謂居憤鬧心不寂靜，不能勤修真遠離行。於諸如來所不稱讚住真喧雜行菩薩摩訶薩尊重讚歎，謂不喧雜其心寂靜，能正修行真遠離行。

「善現當知！是諸菩薩於應親近、恭敬供養如世尊者，而不親近、供養恭敬，反加輕蔑。於應遠離，不應親近、恭敬供養如惡友者，而反親近、供養恭敬如事世尊。

「善現當知！是諸菩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妄起種種分別執著。所以者何？彼作是念：『我所修學是真遠離，故為非人稱讚護念。居城邑者身心擾亂，誰當護念、稱讚、敬重？』是諸菩薩由此因緣心多憍慢，輕蔑毀訾諸餘菩薩，煩惱惡業晝夜增長。

「善現當知！是諸菩薩於餘菩薩為旃荼羅，穢污菩薩摩訶薩眾，雖似菩薩摩訶薩相，而是天上、人中大賊，誑惑天、人、阿素洛等，其身雖服沙門法衣，而心常懷盜賊意樂。諸有發趣菩薩乘者，不應親近、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如是惡人。所以者何？此諸人等懷增上慢，外似菩薩內多煩惱。是故，善現！若菩薩摩訶薩真實不捨一切智智，不棄無上正等菩提，深心欣求一切智智，欲得無上正等菩提，普為利樂諸有情者，不應親近、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如是惡人。

「善現當知！諸菩薩摩訶薩常應精進修自事業，厭離生死不著三界，於彼惡賊旃荼羅人，常應發心慈、悲、喜、捨，應作是念：『我不應起如彼惡人所起過患，設當失念如彼暫起，即應覺知令速除滅。』是故，善現！諸菩薩摩訶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當善覺知諸惡魔事，應勤精進遠離、除滅如彼菩薩所起過患，勤求無上正等菩提。

「善現當知！如是學者，是為菩薩方便善巧，如實覺知諸惡魔事。」

第四分善友品第二十二之一

爾時，世尊復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深心欲證無上菩提，常應親近、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真淨善友。」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何等名為諸菩薩摩訶薩真淨善友？」

佛告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是諸菩薩摩訶薩眾真淨善友；一切不退轉菩薩摩訶薩，亦是菩薩摩訶薩眾真淨善友。若餘菩薩及諸聲聞并餘善士，能為菩薩宣說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法門，教誡教授諸菩薩眾令種善根修菩薩行速圓滿者，亦是菩薩摩訶薩眾真淨善友。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亦是菩薩摩訶薩眾真淨善友。

「復次，善現！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當知亦是諸菩薩眾真淨善友。善現當知！如是六種波羅蜜多亦是菩薩摩訶薩師，如是六種波羅蜜多亦是菩薩摩訶薩導，如是六種波羅蜜多亦是菩薩摩訶薩明，如是六種波羅蜜多亦是菩

薩摩訶薩照，如是六種波羅蜜多亦是菩薩摩訶薩舍，如是六種波羅蜜多亦是菩薩摩訶薩護，如是六種波羅蜜多亦是菩薩摩訶薩歸，如是六種波羅蜜多亦是菩薩摩訶薩趣，如是六種波羅蜜多亦是菩薩摩訶薩洲，如是六種波羅蜜多亦是菩薩摩訶薩父，如是六種波羅蜜多亦是菩薩摩訶薩母，如是六種波羅蜜多，能令菩薩摩訶薩眾得微妙智、生如實覺，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一切菩薩摩訶薩眾，皆因六種波羅蜜多，修習般若波羅蜜多究竟圓滿。

「善現當知！過去如來、應、正等覺，已證無上正等菩提、已般涅槃，彼佛世尊皆依六種波羅蜜多生一切智；未來如來、應、正等覺，當證無上正等菩提、當般涅槃，彼佛世尊亦依六種波羅蜜多生一切智；現在十方無量無數無邊世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現證無上正等菩提，現為有情宣說正法，彼佛世尊亦依六種波羅蜜多生一切智。今我如來、應、正等覺，現證無上正等菩提，現為有情宣說正法，亦依六種波羅蜜多生一切智。何以故？如是六種波羅蜜多，普能攝受三十七種菩提分法，若四梵住，若四攝事，若餘無量無邊佛法，若諸佛智，若自然智、不思議智、無敵對智、一切智智，悉皆攝在如是六種波羅蜜多。是故我說如是六種波羅蜜多，是諸菩薩摩訶薩眾真淨善友，與諸菩薩摩訶薩眾為師為導，為明為照，為舍為護，為歸為趣，為洲為渚、為父為母，能令菩薩摩訶薩眾得微妙智、生如實覺，疾證無上正等菩提，作諸有情不希報友。是故，善現！諸菩薩摩訶薩應學六種波羅蜜多。

「復次，善現！諸菩薩摩訶薩欲學六種波羅蜜多，應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至心聽聞、受持、讀誦、觀察義趣、請決所疑。所以者何？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能與六種波羅蜜多，為尊、為導、能示、能轉，為生養母。所以者何？若離般若波羅蜜多，則無前五波羅蜜多，雖有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而不名為能到彼岸。是故，善現！諸菩薩摩訶薩欲得不隨他教行，欲住不隨他教地，欲斷一切有情疑，欲滿一切有情願，欲嚴淨佛土，欲成熟有情，應學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中，廣說菩薩摩訶薩眾所應學法。一切菩薩摩訶薩眾皆於其中應勤修學。若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定證無上正等菩提，能盡未來利樂一切。」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何為相？」

佛告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著為相。」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頗有因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著之相，餘一切法可說亦有無著相耶？」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有因緣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著之相，餘一切法亦可說有此無著相。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無不皆如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空、遠離。是故，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由無著相是空、遠離，餘一切法由無著相亦空、遠離。」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一切法皆空、遠離，云何有情可得施設有染有淨？世尊！非空、遠離法可說有染有淨。世尊！非空、遠離能證無上正等菩提，非離空、遠離有別法可得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世尊！云何令我解佛所說甚深義趣？」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有情長夜有我、我所，心執我、我所不？」

善現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有情長夜有我、我所，心執著我、我所。」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有情所執我及我所空、遠離不？」

善現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有情所執我及我所皆空、遠離。」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豈不有情由我、我所執流轉生死？」

善現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諸有情類由我、我所執流轉生死。」

佛告善現：「如是有情流轉生死，施設雜染及清淨者。由諸有情虛妄執著我及我所說有雜染，而於其中無雜染者；由諸有情不妄執著我及我所說有清淨，而於其中無清淨者。是故，善現！雖一切法皆空、遠離，而諸有情亦可施設有染有淨。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名行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雖一切法皆空、遠離，而諸有情有染有淨。世尊！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則不行色，亦不行受、想、行、識。世尊！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皆不能伏。世尊！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便勝一切聲聞、獨覺所行之行至無勝處。所以者何？以諸佛性及如來性、自然覺性、一切智性皆不可勝。世尊！諸菩薩摩訶薩由此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晝夜安住方便善巧，趣向無上正等菩提，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復次，善現！於意云何？假使於此瞻部洲中一切有情，非前非後皆得人身，得人身已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既發心已修諸菩薩摩訶薩行，皆證無上正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盡其形壽，以諸世間上妙樂具，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此諸如來、應、正等覺。復持如是所集善根，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善現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善現：「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大眾中宣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施設、建立、分別、開示令其易解，及住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是因緣所獲功德甚多於前無量無數。」

「復次，善現！於意云何？假使於此瞻部洲中一切有情，非前非後皆得人身，得人身已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既發心已盡其形壽，以諸世間一切樂具，恭敬布施一切有情。復持如是布施善根，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諸菩薩摩訶薩眾，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善現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下至一日安住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所獲功德甚多於前無量無數。所以者何？諸菩薩摩訶薩如如晝夜安住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如是如是堪為一切有情福田。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所起慈心，諸有情類無能及者，唯除如來、應、正等覺。何以故？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無與等故，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無譬喻故，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成就法不思議故。

「善現！云何是菩薩摩訶薩能引爾許殊勝功德？善現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殊勝般若波羅蜜多，由此般若波羅蜜多，見諸有情受諸苦惱如被刑戮，起大悲心。復以天眼觀諸世間，見有無邊諸有情類，成無間業墮無暇處受諸劇苦，或為見網之所覆蔽不得正道；或復見有諸有情類，墮無暇處離諸有暇。見如是等諸有情已，生大厭怖，普緣一切有情世間，起大慈悲相應作意：『我當普為一切有情作大依護，我當解脫一切有情所受苦惱。』雖作是念，而不住此想亦不住餘想。善現當知！是名菩薩摩訶薩眾大慧光明，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善現當知！是菩薩摩訶薩由住此住，能作一切世間福田，雖未證得一切智智，而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堪受施主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及餘資具。善現當知！是菩薩摩訶薩善住般若波羅蜜多故，能畢竟報施主恩，亦能親近一切智智。是故，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欲不虛受國王、大臣及諸有情所有信施，欲示有情真淨道路，欲為有情作大明照，欲脫有情生死牢獄，欲施有情清淨法眼，應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常住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是菩薩摩訶薩於此作意恒時憶念，不令諸餘作意暫起，所有言說亦與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相應。善現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晝夜精勤，恒住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無時暫捨。譬如有人先未曾有末尼寶珠，後時遇得歡喜自慶，遇緣還失生大憂惱，常懷歎惜未嘗離念，思當何計還得此珠。彼人由是相應作意，緣此寶珠無時暫捨。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應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若不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則為喪失一切智智相應作意。是故，善現！諸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應常安住無得暫捨。」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若一切法及諸作意皆離自性，空無所有，云何菩薩摩訶薩不離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智智相應作意？」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及諸作意皆離自性，空無所有，是菩薩摩訶薩不離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智智相應作意。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智智及諸作意皆離自性，空無所有，此中一切增減俱無，若正通達即名不離。」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深般若波羅蜜多自性常空，無增無減，云何菩薩摩訶薩眾修證般若波羅蜜多，便得無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修證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增無減，於菩薩摩訶薩亦無增減，如深般若波羅蜜多自性空故無增無減，諸佛菩薩亦復如是。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知，是則名為修證般若波羅蜜多，由此因緣，能疾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增減時，不驚、不怖、不沈、不沒亦無猶豫，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已到究竟，安住菩薩不退轉地，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能盡未來度有情眾。」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一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二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四分善友品第二十二之二

爾時，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世尊！為即般若波羅蜜多，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般若波羅蜜多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般若波羅蜜多空，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般若波羅蜜多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空，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空，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空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般若波羅蜜多，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般若波羅蜜多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色，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色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受、想、行、識，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受、想、行、識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色空，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色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受、想、行、識空，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受、想、行、識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色，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色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受、想、行、識，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受、想、行、識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色空，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色空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受、想、行、識空，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受、想、行、識空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一切法，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一切法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一切法空，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一切法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一切法，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一切法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一切法空，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一切法空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若爾，諸菩薩摩訶薩以何等法，能行般若波羅蜜多及能行空？」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汝見有法能行般若波羅蜜多及能行空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汝見有般若波羅蜜多及見有空是菩薩摩訶薩所行處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汝所不見法，是法可得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不可得法，有生滅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汝所不見、所不得法所有實相，即是菩薩無生法忍。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無生法忍，便於無上正等菩提堪得受記。善現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及十八佛不共法等無量無邊殊勝功德，名能精進如實行者。若能如是精進修行，不得無上正等覺智、一切相智、大智、妙智、一切智智、大商主智，無有是處。」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為以一切法無生法性，於佛無上正等菩提得受記不？」

「不爾！善現！」

「世尊！諸菩薩摩訶薩為以一切法有生法性，於佛無上正等菩提得受記不？」

「不爾！善現！」

「世尊！諸菩薩摩訶薩為以一切法有生無生法性，於佛無上正等菩提得受記不？」

「不爾！善現！」

「世尊！諸菩薩摩訶薩為以一切法非有生非無生法性，於佛無上正等菩提得受記不？」

「不爾！善現！」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若爾，云何諸菩薩摩訶薩於佛無上正等菩提堪得受記？」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汝見有法於佛無上正等菩提得受記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我不見法於佛無上正等菩提堪得受記，亦不見法於佛無上正等菩提有能證者，證時、證處及由此證若所證法皆亦不見。何以故？以一切法皆無所得，於一切法無所得中，能證、所證、證時、證處及由此證不可得故。」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無所得時，不作是念：『我於無上正等菩提當能證得，我用是法於如是時、於如是處證得無上正等菩提。』」

第四分天主品第二十三

爾時，天帝釋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難見難覺。」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難見難覺。憍尸迦！虛空甚深故，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虛空難見難覺故，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難見難覺。何以故？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自性遠離都無所有，如虛空故。」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非少善根諸有情類，能於如是甚深難見難覺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分別解說。」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非少善根諸有情類，能於如是甚深難見難覺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分別解說，或能書寫廣令流布，是諸有情功德無量。」

「憍尸迦！假使於此瞻部洲中，一切有情悉皆成就十善業道。於意云何？是諸有情功德多不？」

天帝釋曰：「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分別解說，或能書寫廣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於前功德，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爾時，會中有一苾芻告天帝釋：「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分別解說，或復書寫廣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勝於仁者。」

天帝釋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初一發心尚勝於我，況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分別解說，或復書寫廣

令流布！

「苾芻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所獲福聚，亦勝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所有功德。

「苾芻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所獲福聚，非唯普勝世間天、人、阿素洛等所有功德，亦勝一切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所有功德。

「苾芻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所獲福聚，非唯普勝一切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所有功德，亦勝一切菩薩摩訶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為大施主修行布施。

「苾芻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所獲福聚，亦勝一切菩薩摩訶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常所修學清淨尸羅、無缺尸羅、無隙尸羅、無雜尸羅、無穢尸羅、圓滿戒蘊。

「苾芻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所獲福聚，亦勝一切菩薩摩訶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常所修學圓滿安忍，圓滿寂靜、無瞋無恨乃至燒木亦無害心究竟安忍。

「苾芻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所獲福聚，亦勝一切菩薩摩訶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常所修學勇猛精進，不捨善軛、無怠無下，身、語、意業圓滿精進。

「苾芻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所獲福聚，亦勝一切菩薩摩訶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常所修學可愛靜慮、可樂靜慮、勇健靜慮、安住靜慮、自在靜慮、圓滿靜慮。

「苾芻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所獲福聚，亦勝一切菩薩摩訶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常所修學諸餘善根。

「苾芻當知！是菩薩摩訶薩如說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有方便善巧故，皆勝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亦勝一切聲聞、獨覺，亦勝一切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諸菩薩眾。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如說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深般若波羅蜜多究竟隨轉。是菩薩摩訶薩能紹一切智智種性令不斷絕，常不遠離諸佛、菩薩、真淨善友。是菩薩摩訶薩如是修行殊勝淨行，常不遠離妙菩提座，降伏眾魔制諸外道。是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方便善巧，常能濟拔溺煩惱泥諸有情類。是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方便善巧，常學菩薩摩訶薩眾所應學法，不學聲聞、獨覺乘等所應學法。

「苾芻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學時，諸天神眾皆大歡喜，護世四王各領天眾來至其所，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咸作是言：『善哉！大士！當勤精進學諸菩薩摩訶薩眾所應學法，勿學聲聞、獨覺乘等所應學法，若如是學疾當安坐妙菩提座，速證無上正等菩提。如先如來、應、正等覺受四天王所奉四鉢，汝亦當受；如昔護世四大天王奉上四鉢，我亦當奉。』

「苾芻當知！是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我等天帝尚領天眾來至其所，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況餘天神不詣其所！

「苾芻當知！是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及諸菩薩摩訶薩眾，并諸天、龍、阿素洛等，常隨護念。由此因緣，是菩薩摩訶薩一切世間險難、危厄、身心憂苦皆不侵害，世間所有四大相違種種疾病皆於身中永無所有，唯除重業轉現輕受。」

「苾芻當知！是菩薩摩訶薩如說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獲如是等現世功德、後世功德無量無邊。」

時，阿難陀竊作是念：「天主帝釋為自辯才讚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諸菩薩功德勝利，為是如來威神之力？」

時，天帝釋承佛威神，知阿難陀心之所念，白言：「大德！我所讚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諸菩薩功德勝利，皆是如來威神之力。」

爾時，佛告阿難陀言：「如是！如是！今天帝釋讚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諸菩薩功德勝利，當知皆是如來神力非自辯才。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諸菩薩摩訶薩眾功德勝利，定非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所能讚說。」

第四分無雜無異品第二十四

爾時，佛告阿難陀言：「若時菩薩摩訶薩思惟般若波羅蜜多，習學般若波羅蜜多，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是時，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惡魔皆生猶豫，咸作是念：『此菩薩摩訶薩為於中間證於實際，退墮聲聞或獨覺地；為趣無上正等菩提，能盡未來利樂一切？』」

「復次，慶喜！若時菩薩摩訶薩安住般若波羅蜜多，是時惡魔生大憂苦，身心戰慄如中毒箭。」

「復次，慶喜！若時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是時惡魔來到其所，化作種種可怖畏事，所謂刀劍、惡獸、毒蛇，猛火熾燃四方俱發，欲令菩薩身心驚懼，迷失無上正等覺心，於所修行心生退屈，乃至發起一念亂意，障礙無上正等菩提，是彼惡魔深心所願。」

爾時，慶喜便白佛言：「為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皆為惡魔之所擾亂，為有擾亂不擾亂者？」

佛告慶喜：「非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皆為惡魔之所擾亂，然有擾亂不擾亂者。」

具壽慶喜復白佛言：「何等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為諸惡魔之所擾亂？何等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為惡魔之所擾亂？」

佛告慶喜：「若菩薩摩訶薩先世間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信解心、毀訾、誹謗，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便為惡魔之所擾亂。若菩薩摩訶薩先世間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有信解心、不起毀謗，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為惡

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菩薩摩訶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疑惑猶豫為有為無、為實不實？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便為惡魔之所擾亂。若菩薩摩訶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其心都無疑惑猶豫、信定實有，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菩薩摩訶薩遠離善友，為諸惡友之所攝持，不聞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處，由不聞故不能解了，不解了故不能修習，不修習故不能請問：云何應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云何應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便為惡魔之所擾亂。若菩薩摩訶薩親近善友，不為惡友之所攝持，得聞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處，由得聞故便能解了，由解了故即能修習，由修習故便能請問：云何應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云何應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菩薩摩訶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攝受、讚歎非真妙法，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便為惡魔之所擾亂。若菩薩摩訶薩親近般若波羅蜜多，不攝、不讚非真妙法，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菩薩摩訶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於真妙法毀訾、誹謗。爾時，惡魔便作是念：『今此菩薩與我為伴，由彼毀謗真妙法故，便有無量初學大乘諸菩薩眾於真妙法亦生毀謗，由此因緣我願圓滿。雖有無量新學大乘諸菩薩眾與我為伴，然不能令我願滿足，今此菩薩與我為伴，令我所願一切滿足，故此菩薩是我真伴，我應攝受令增勢力。』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便為惡魔之所擾亂。若菩薩摩訶薩親近般若波羅蜜多，於真妙法讚歎信受，亦令無量新學大乘諸菩薩眾於真妙法讚歎信受，由此惡魔愁憂驚怖，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菩薩摩訶薩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作如是語：『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甚深、難見、難覺，何用宣說、聽聞、受持、讀誦、思惟、精勤修學、書寫流布？此經典為我尚不能得其源底，況餘薄福淺智者哉！』時，有無量新學大乘諸菩薩等，聞其所說心皆驚怖，便退無上正等覺心，墮於聲聞或獨覺地。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便為惡魔之所擾亂。若菩薩摩訶薩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作如是語：『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甚深難見難覺，若不宣說、聽聞、受持、讀誦、思惟、精勤修學、書寫流布，能證無上正等菩提必無是處。』時，有無量新學大乘諸菩薩等，聞其所說歡喜踊躍，便於般若波羅蜜多常樂聽聞、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精進修行、為他演說、書寫流布，求趣無上正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菩薩摩訶薩恃己所有功德善根，輕餘菩薩摩訶薩眾，謂作是言：『我能安住真遠離行，汝等皆無。我能修習真遠離行，汝等不能。』爾時，惡魔歡喜踊躍言：『此菩薩是吾伴侶，流轉生死未有出期。所以者何？是諸菩薩恃己所有功德善根，輕餘菩薩摩訶薩眾，便遠無上正等菩提，不能精勤空我境界。』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便為惡魔之所擾亂。若菩薩摩訶薩不恃己有功德善根，輕餘菩薩摩訶薩眾，雖常精進修諸善法，而不執著諸善法相，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菩薩摩訶薩自恃名姓及所修習杜多功德，輕蔑諸餘修勝善法諸菩薩眾，常自讚歎、毀訾他人，實無不退轉菩薩摩訶薩諸行、狀、相而謂實有，起諸煩惱言：『汝等無菩薩名姓，唯我獨有。』由增上慢輕餘菩薩。爾時，惡魔便大歡喜，作如是念：『今此菩薩令我國土宮殿不空，增益地獄、傍生、鬼界。』是時，惡魔助其神力，令轉增益威勢辯才，由此多人信受其語，因斯勸發同彼惡見，同惡見已隨彼邪學，隨邪學已煩惱熾盛，心顛倒故，諸所發起身、語、意業皆能感得不可愛樂衰損苦果。由此因緣，增長地獄、傍生、鬼界，令魔宮殿國土充滿，由此惡魔歡喜踊躍，諸有所作隨意自在，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便為惡魔之所擾亂。若菩薩摩訶薩不恃己有虛妄姓名及所修習杜多功德，輕蔑諸餘修勝善法諸菩薩眾，於諸功德離增上慢，常不自讚亦不毀他，能善覺知諸惡魔事，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時菩薩摩訶薩與求聲聞、獨覺乘者更相毀蔑、鬪諍、誹謗，是時惡魔見此事已，便作是念：『今此菩薩雖遠無上正等菩提而不極遠，雖近地獄、傍生、鬼界而不甚近。』作是念已，雖生歡喜而不踊躍。若時菩薩摩訶薩與諸菩薩摩訶薩眾更相毀蔑、鬪諍、誹謗，是時惡魔見此事已，便作是念：『此二菩薩極遠無上正等菩提，甚近地獄、傍生、鬼界。』作是念已歡喜踊躍，增其威勢，令二朋黨鬪諍不息，使餘無量無邊有情皆於大乘深心厭離，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便為惡魔之所擾亂。若菩薩摩訶薩與求聲聞、獨覺乘者不相毀蔑、鬪諍、誹謗，方便化導令趣大乘，或令勤修自乘勝善，與求無上正等菩提善男子等不相毀蔑、鬪諍、誹謗，更相教誨修勝善法，速趣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度有情眾，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菩薩摩訶薩未得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記，於得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記諸菩薩摩訶薩起損害心，鬪諍、輕蔑、罵辱、誹謗，是菩薩摩訶薩隨起爾所念不饒益心，還退爾所劫曾修勝行，經爾所時遠離善友，還受爾所生死繫縛。若不棄捨大菩提心，還爾所劫被弘誓鎧，勤修勝行時無間斷，然後乃補所退功德。」

爾時，慶喜便白佛言：「是菩薩摩訶薩所起惡心生死罪苦，為要流轉經爾所時，為於中間亦得出離？是菩薩摩訶薩所退勝行，為要精勤經爾所劫被弘誓鎧，修諸勝

行時無間斷，然後乃補所退功德，為於中間有復本義？」

佛告慶喜：「我為菩薩、獨覺、聲聞說有出罪還補善法。

「慶喜當知！若菩薩摩訶薩未得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記，於得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記諸菩薩摩訶薩起損害心，鬪諍、輕蔑、毀辱、誹謗，後無慚愧懷惡不捨，不能如法發露悔過。我說彼類於其中間無有出罪還補善義，要爾所劫流轉生死，遠離善友眾苦所縛。若不棄捨大菩提心，要爾所劫被弘誓鎧，勤修勝行時無間斷，然後乃補所退功德。

「若菩薩摩訶薩未得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記，於得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記諸菩薩摩訶薩起損害心，鬪諍、輕蔑、毀辱、誹謗，後生慚愧心不繫惡，尋能如法發露悔過，作如是念：『我今已得難得人身，何容復起如是過惡失大善利？我應饒益一切有情，何容於中反作衰損？我應恭敬一切有情如僕事主，何容於中反生憍慢、毀辱、凌蔑？我應忍受一切有情捶打訶罵，何容於彼反以暴惡身語加報？我應和解一切有情令相敬愛，何容復起勃惡語言與彼乖爭？我應堪耐一切有情長時履踐，猶如道路亦如橋樑，何容於彼反加凌辱？我求無上正等菩提，為拔有情生死大苦，令得究竟安樂涅槃，何容反欲加之以苦？我應從今盡未來際，如癡、如瘖、如聾、如盲，於諸有情無所分別。假使斬截頭足手臂、挑目、割耳、劓鼻、截舌、鋸解一切身分支體，於彼有情終不起惡。若我起惡，則便退壞所發無上正等覺心，障礙所求一切智智，不能利益安樂有情。』慶喜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我說中間亦有出罪還補善義，非要經於爾所劫數流轉生死。惡魔於彼不能擾亂，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復次，慶喜！諸菩薩摩訶薩與求聲聞、獨覺乘者不應交涉，設與交涉不應共住，設與共住不應與彼論義決擇。所以者何？若與彼類論義決擇，或當發起忿恚等心，或復令生麤惡言說；然諸菩薩於有情類不應發起忿恚等心，亦不應生麤惡言說，設被斬斫首足身分亦不應起忿恚惡言。所以者何？諸菩薩摩訶薩應作是念：『我求無上正等菩提，為拔有情生死眾苦，令得究竟利益安樂，何容於彼翻為惡事？』慶喜當知！若菩薩摩訶薩於有情類起忿恚心、發麤惡言，便礙無上正等菩提，亦壞無邊菩薩行法。是故菩薩摩訶薩眾欲得無上正等菩提，於諸有情不應忿恚，亦不應起麤惡言說。」

爾時，慶喜便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與菩薩摩訶薩云何共住？」

佛告慶喜：「諸菩薩摩訶薩與菩薩摩訶薩共住相視應如大師。所以者何？諸菩薩摩訶薩與菩薩摩訶薩展轉相視，應作是念：『彼是我等真善知識，與我為伴同乘一舡、同行一道、同一所趣、同一事業，我等與彼學時、學處及所學法、若由此學皆無有異。』復作是念：『彼諸菩薩為我等說大菩提道，即我良伴亦我導師。若彼菩薩摩訶薩住雜作意，遠離一切智智相應作意，我當於中不同彼學。若彼菩薩摩訶薩離雜作意，不離一切智智相應作意，我當於中常同彼學。』慶喜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學

，菩提資糧疾得圓滿，速證無上正等菩提，於其中間無障無難。」

第四分迅速品第二十五之一

爾時，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世尊！若菩薩摩訶薩為盡故學，是學一切智智不？若菩薩摩訶薩為不生故學，是學一切智智不？若菩薩摩訶薩為滅故學，是學一切智智不？若菩薩摩訶薩為不起故學，是學一切智智不？若菩薩摩訶薩為非有故學，是學一切智智不？若菩薩摩訶薩為遠離故學，是學一切智智不？若菩薩摩訶薩為離染故學，是學一切智智不？若菩薩摩訶薩為虛空故學，是學一切智智不？若菩薩摩訶薩為法界故學，是學一切智智不？若菩薩摩訶薩為涅槃故學，是學一切智智不？」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非學一切智智。」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何緣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非學一切智智？」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佛證真如極圓滿故，說名如來、應、正等覺，如是真如可說為盡，乃至可說為涅槃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真如離相不可說盡，乃至不可說為涅槃。」

佛告善現：「是故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非學一切智智。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不為盡故學，是學一切智智，乃至不為涅槃故學，是學一切智智。所以者何？佛證真如極圓滿故，說名如來、應、正等覺，爾時證得一切智智真如非盡乃至涅槃。是故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是學一切智智。」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是學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是學佛地，是學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不共法及餘無量無邊佛法，即為已學一切智智。」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至一切學究竟彼岸。」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一切天、魔及諸外道皆不能伏。」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速得菩薩不退法性。」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速住菩薩不退轉地。」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速當安坐妙菩提座。」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行自祖父如來行處。」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即為已學與諸有情為依護法，是學大慈、大悲性故。」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是學三轉、十二行相無上法輪。」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是學安處百千俱胝諸有情界，令住涅槃畢竟安樂。」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是學不斷如來種姓。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是學諸佛開甘露門。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是學安立無量無數無邊有情住三乘法。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是學示現一切有情究竟寂滅真無為界，是為修學一切智智。

「善現當知！如是學者，下劣有情所不能學。所以者何？如是學者，欲善拔濟一切有情生死大苦，欲善安立一切有情廣大勝事，欲與有情同受畢竟利益安樂，欲與有情同證無上正等菩提，欲與有情同學自利利他妙行，如太虛空無斷無盡。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決定不墮一切地獄、傍生、鬼界、阿素洛中，決定不生邊地達絮蔑戾車中，決定不生旃荼羅家、補羯娑家及餘種種貧窮、下賤、不律儀家，決定不生種種工巧、妓樂、商賈、雜穢之家。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隨所生處終不盲聾、瘡痂、攣臂、根支殘缺、背偻、癩癘、癰疽、疥癩、痔漏、惡瘡，不長不短亦不黧黑，及無種種穢惡瘡病。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生生常得眷屬圓滿、諸根圓滿、支體圓滿，音聲清亮、形貌端嚴，言詞威肅眾人愛敬。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所生之處離害生命，離不與取，離欲邪行，離虛誑語，離龜惡語，離離間語，離雜穢語，亦離貪欲、瞋恚、邪見，終不攝受虛妄邪法，不以邪法而自活命，亦不攝受破戒、惡見、謗法有情以為親友。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終不生於耽樂少慧長壽天處。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成就方便善巧勢力，由此方便善巧勢力，雖能數入靜慮、無量及無色定，而不隨彼勢力受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受故，成就如是方便善巧，於諸定中雖常獲得入出自在，而不隨彼諸定勢力生長壽天，廢修菩薩摩訶薩行。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得清淨力、清淨無畏、清淨佛法。」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若一切法本性清淨，云何菩薩摩訶薩眾如是學時，復能證得清淨諸力、清淨無畏、清淨佛法？」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諸法本來自性清淨。是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本性淨中，精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如實通達心不沈沒亦無滯礙，遠離一切煩惱染著。故說菩薩如是學時，於一切法復得清淨，由此因緣得清淨力、清淨無畏、清淨佛法。

「復次，善現！雖一切法本性清淨，而諸異生不知、見、覺。是菩薩摩訶薩為欲令彼知、見、覺故，發勤精進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作如是念：『我於諸法本性清淨知、見、覺已，如實開悟一切有情，令於諸法本性清淨亦知、見、覺。』是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得清淨力、清淨無畏、清淨佛法。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於諸有情心行差別皆能通達至極彼岸，方便善巧令諸有情知一切法本性清淨，證得畢竟清涼涅槃。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三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四分迅速品第二十五之二

「善現當知！譬如大地少處出生金銀等寶，多處出生鹹鹵等物，諸有情類亦復如是，少學般若波羅蜜多，多學聲聞、獨覺地法。善現當知！譬如人趣少分能作轉輪王業，多分能作諸小王業，諸有情類亦復如是，少分能修一切智智道，多分能修聲聞、獨覺道。善現當知！譬如欲界地居天中，少分能造天帝釋業，多分能造餘天眾業，諸有情類亦復如是，少求無上正等菩提，多求聲聞、獨覺乘果。善現當知！譬如色界初靜慮中，少分能修大梵王業，多分能修梵天眾業，諸有情類亦復如是，少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多於無上正等菩提猶有退轉。

「是故，善現！諸有情類少分能發大菩提心，於中轉少能修菩薩摩訶薩行，於中轉少能學般若波羅蜜多，於中轉少能於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於中極少能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是故，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欲墮極少有情數者，當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令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如是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不起栽蘖俱行之心，不起疑惑俱行之心，不起慳悋俱行之心，不起犯戒俱行之心，不起忿恚俱行之心，不起懈怠俱行之心，不起散亂俱行之心，不起惡慧俱行之心。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如是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能攝一切波羅蜜多，能集一切波羅蜜多，能導一切波羅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中含容一切波羅蜜多故。善現當知！如偽身見普能攝受六十二見，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含容一切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能正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能引一切波羅蜜多令漸增長。善現當知！譬如命根能持諸根，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能持一切殊勝善法。所以者何？若菩薩摩訶薩能正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普能攝持一切善法。善現當知！如命根滅諸根隨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若菩薩摩訶薩退失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為退失一切善法。若菩薩摩訶薩能正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普能滅除諸不善法。是故，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欲至一切波羅蜜多究竟彼岸，應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能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有情最上、最勝。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能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法故。

「復次，善現！於意云何？於此三千大千世界諸有情類寧為多不？」

善現對曰：「瞻部洲中諸有情類尚多無數，何況三千大千世界諸有情類寧不為多！」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善現當知！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諸有情類，非前非後皆得人身。得人身已，非前非後皆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諸菩薩摩訶薩行。修行滿已，非前非後皆得無上正等菩提。有菩薩摩訶薩盡其形壽，能以上妙衣服、飲食、房舍、臥具、病緣醫藥及諸資財，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此諸如來、應、正等覺。於意云何？是菩薩摩訶薩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善現對曰：「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能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經彈指頃所獲功德，甚多於前無量無數。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具大義用，能令菩薩摩訶薩眾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是故，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欲為一切有情上首，欲普饒益一切有情，無救護者為作救護，無歸依者為作歸依，無投趣者為作投趣，無眼目者為作眼目，無光明者為作光明，失正路者示以正路，未涅槃者令得涅槃，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欲行諸佛所行境界，欲居諸佛大仙尊位，欲遊戲佛所遊戲處，欲作諸佛大師子吼，欲擊諸佛無上法鼓，欲扣諸佛無上法鍾，欲吹諸佛無上法螺，欲昇諸佛無上法座，欲演諸佛無上法義，欲決一切有情疑網，欲入諸佛甘露法界，欲受諸佛微妙法樂，欲證諸佛圓淨功德，欲以一音為三千界一切有情宣說正法，普令一切獲大饒益，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修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有一切世、出世間功德勝利而不能得。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一切種功德善根所依處故。善現當知！我曾不見有菩薩摩訶薩勤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不能得世、出世間功德勝利。」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修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豈亦能得聲聞、獨覺功德善根？」

佛告善現：「聲聞、獨覺功德善根，此諸菩薩摩訶薩眾亦皆能得，但於其中無住無著，以勝智見正觀察已，超過聲聞及獨覺地，趣入菩薩正性離生故。此菩薩摩訶薩眾無有一切功德善根而不能得。

「復次，善現！諸菩薩摩訶薩於一切種聲聞、獨覺功德善根皆應修學，雖於其中不求作證，而於一切欲善通達，為彼有情宣說開示。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則為隣近一切智智，速證無上正等菩提，能盡未來利樂一切。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則為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真淨福田，超諸世間沙門、梵志、聲聞、獨覺福田之上，疾能證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隨所生處，不捨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離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常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能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已於一切智智得不退轉，於一切法能正覺知，遠離聲聞、獨覺等地，親近無上正等菩提。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作如是念：『此是般若波羅蜜多，此是修時，此是修處。我能修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我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棄捨如是所應捨法，當能引發一切智智。』是菩薩摩訶薩非行般若波羅蜜多，亦於般若波羅蜜多不能解了。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作是念：『我是般若波羅蜜多，此是修時，此是修處，此是修者，此是般若波羅蜜多所遠離法，此是般若波羅蜜多所照了法，此是般若波羅蜜多所證無上正等菩提。』若如是知，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作如是念：『此非般若波羅蜜多，此非修時，此非修處，此非修者，非由般若波羅蜜多遠離一切所應捨法，非由般若波羅蜜多能證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住真如無差別故。』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都無分別、無所覺了，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第四分幻喻品第二十六

時，天帝釋作是念言：「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尚勝一切有情之類，況得無上正等菩提！若諸有情聞說一切智智名字深生信解，尚為獲得人中善利，及得世間最勝壽命，況發無上正等覺心，或能聽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諸有情能發無上正等覺心，聽聞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諸餘有情皆應願樂，所獲功德，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皆不能及。」

爾時，世尊知天帝釋心之所念，便告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念。」

時，天帝釋踊躍歡喜，化作天上微妙音花，捧散如來及諸菩薩，既散花已作是願言：「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求趣無上正等菩提，以我所生善根功德，令彼所願殊勝功德速得圓滿，令彼所求無上佛法速得圓滿，令彼所求一切智智相應諸法速得圓滿，令彼所求自然人法速得圓滿，令彼所求無漏聖法速得圓滿，令彼一切所欲聞法皆得如意。若求聲聞、獨覺乘者，亦令所願疾得滿足。」

作是願已，便白佛言：「若菩薩乘善男子等已發無上正等覺心，我終不生一念異意，令其退轉大菩提心；我終不生一念異意，令諸菩薩摩訶薩眾厭離無上正等菩提，退墮聲聞、獨覺等地；我終不起一念異心，令諸菩薩摩訶薩眾退失大悲相應作意。若菩薩摩訶薩已於無上正等菩提深心樂欲，我願彼心倍復增進，速證無上正等菩提；願彼菩薩摩訶薩眾見生死中種種苦已，為欲利樂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發起種種堅固大願：『我既自度生死大海，亦當精勤度未度者；我既自解生死繫縛，亦當精勤解未解者；我於種種生死恐怖既自安隱，亦當精勤安未安者；我既自證究竟涅槃，亦當精勤令未證者皆同證得。』

「世尊！若有情類於初發心菩薩功德深心隨喜，得幾許福？於久發心修諸勝行菩薩功德深心隨喜，得幾許福？於不退轉地菩薩功德深心隨喜，得幾許福？於一生所繫菩薩功德深心隨喜，得幾許福？」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憍尸迦！妙高山王可知兩數，此有情類隨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憍尸迦！四大洲界可知兩數，此有情類隨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憍尸迦！小千世界可知兩數，此有情類隨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憍尸迦！中千世界可知兩數，此有情類隨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憍尸迦！我此三千大千世界可知兩數，此有情類隨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憍尸迦！假使三千大千世界合為一海，有取一毛析為百分，持一分端霑彼海盡可知滴數，此有情類隨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若諸有情於諸菩薩從初發心乃至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無量無邊殊勝功德不生隨喜，或復於彼隨喜俱心所生福德不聞、不知、不起憶念、不生隨喜，當知皆是魔所執持、魔所魅著、魔之朋黨、魔天界沒來生此間。所以者何？若菩薩摩訶薩求趣無上正等菩提，修諸菩薩摩訶薩行，若有發心於彼功德深生隨喜，若有於彼隨喜功德深心憶念生隨喜者，皆能破壞一切魔軍宮殿眷屬，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能盡未來利樂一切。世尊！若諸有情深心敬愛佛、法、僧寶，隨所生處常欲見佛、聞法、遇僧，於諸菩薩摩訶薩眾功德善根應深隨喜，既隨喜已迴向無上正等菩提，而不應生二、不二想。若能如是，疾證無上正等菩提，饒益有情破魔軍眾。」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若諸有情於諸菩薩摩訶薩眾功德善根，深心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諸有情速能圓滿諸菩薩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若諸有情於諸菩薩摩訶薩眾功德善根，深心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諸有情具大威力，常能奉事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及善知識，恒聞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善知義趣。是諸有情成就如是隨喜迴向功德善根，隨所生處，常為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不見惡色，不聞惡聲，不嗅惡香，不嘗惡味，不覺惡觸，不思惡法，不墮惡趣，生天、人中恒受種種無染勝樂，常不遠離諸佛世尊，從一佛國趣一佛國，親近諸佛、種諸善根，成熟有情、嚴淨佛土。何以故？憍尸迦！是諸有情能於無量諸菩薩眾功德善根，深心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由此因緣善根增進，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既得無上正等菩提，能盡未來如實饒益無量無數無邊有情，令住無餘般涅槃界。」

「以是故，憍尸迦！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於菩薩眾功德善根，皆應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於生隨喜及迴向時，不應執著即心、離心隨喜迴向，不應執著即心修行、離心修行。若能如是無所執著隨喜迴向，修諸菩薩摩訶薩行，速證無上正等菩提，度諸天、人、阿素洛等，令脫生死得般涅槃。由此因緣，諸有情類於諸菩薩功德善根

，皆應發生隨喜迴向，能令無量無邊有情種諸善根獲大利樂。」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心皆如幻，云何菩薩摩訶薩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汝為見有如幻心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汝見幻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我不見幻，亦不見有如幻之心。」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若汝不見幻，不見如幻心，若處無幻、無如幻心，汝見有是心能得無上正等菩提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我都不見有處無幻、無如幻心，更有是心能得無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若處離幻、離如幻心，汝見有是法能得無上正等菩提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我都不見有處離幻、離如幻心，更有是法能得無上正等菩提。」

「世尊！我都不見即、離心法，說何等法是有是無？以一切法畢竟離故。若一切法畢竟離者，不可施設是有是無；若法不可施設有無，則不可說能得無上正等菩提，非無所有法能得菩提故。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無所有，性不可得、無染無淨，畢竟離法無所有故，不得無上正等菩提，是故般若波羅蜜多亦畢竟離。若法畢竟離，是法不應修，亦不應遣，亦復不應有所引發。」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既畢竟離，云何可說諸菩薩摩訶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證得無上正等菩提？世尊！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亦畢竟離，云何畢竟離法能得畢竟離法？是故般若波羅蜜多應不可說證得無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現：「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既畢竟離，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亦畢竟離。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畢竟離故，得畢竟離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善現當知！若深般若波羅蜜多非畢竟離，應非般若波羅蜜多，以深般若波羅蜜多畢竟離故，得名般若波羅蜜多。是故，善現！諸菩薩摩訶薩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證得無上正等菩提。善現當知！雖非離法能得離法，而得無上正等菩提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故菩薩摩訶薩眾欲得無上正等菩提，應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所行義趣極為甚深。」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諸菩薩摩訶薩所行義趣極為甚深。善現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能為難事，雖行如是甚深義趣，而於聲聞、獨覺地法能不作證。」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諸菩薩摩訶薩所作不難，不應說彼能為難事。所以者何？諸菩薩摩訶薩所證義趣都不可得，能證般若波羅蜜多亦不可得

，證法、證者、證處、證時亦不可得。世尊！若菩薩摩訶薩聞如是語，心不沈沒亦不憂悔、不驚、不怖，是行般若波羅蜜多。世尊！是菩薩摩訶薩如是行時，不見眾相，不見我行，不見不行，不見般若波羅蜜多是我所行，不見無上正等菩提是我所證，亦復不見證處、時等。世尊！是菩薩摩訶薩於如是事亦復不見，是行般若波羅蜜多，便近無上正等菩提。世尊！是菩薩摩訶薩於如是事亦復不見，是行般若波羅蜜多，便遠聲聞、獨覺等地。世尊！是菩薩摩訶薩於如是事亦不分別，雖行般若波羅蜜多，不作是念：『我行般若波羅蜜多，親近無上正等菩提，遠離聲聞、獨覺等地。』

「世尊！譬如虛空，不作是念：『我去彼事若遠若近。』所以者何？虛空無動亦無分別，無分別故。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不作是念：『我遠聲聞、獨覺等地，我近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分別故。

「世尊！譬如幻士，不作是念：『幻質、幻師去我為近，傍觀眾等去我為遠。』所以者何？所幻化者無分別故。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不作是念：『我遠聲聞、獨覺等地，我近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分別故。

「世尊！譬如影像，不作是念：『我因彼現去我為近，鏡水等法去我為遠。』所以者何？所現影像無分別故。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不作是念：『我遠聲聞、獨覺等地，我近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分別故。

「世尊！如諸如來、應、正等覺，於一切法無愛無憎。所以者何？如來永斷一切分別愛憎等故。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愛無憎。所以者何？如諸如來、應、正等覺，所得般若波羅蜜多永斷一切妄想分別故，於諸法無愛無憎。諸菩薩摩訶薩所行般若波羅蜜多，永伏一切妄想分別故，於諸法無愛無憎。

「世尊！如諸如來、應、正等覺所變化者，不作是念：『我遠聲聞、獨覺等地，我近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所變化者無分別故。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不作是念：『我遠聲聞、獨覺等地，我近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分別故。

「世尊！如諸如來、應、正等覺欲有所作，化作化者令作彼事，然所化者不作是念：『我能造作如是事業。』所以者何？諸所化者於所作業無分別故。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有所為故而勤修學，既修學已雖能成辦所作事業，而於所作無所分別。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分別故。

「世尊！譬如巧匠或彼弟子，有所為故造作機關或男、或女、或象、馬等；此諸機關雖有所作，而於彼事都無分別。所以者何？機關法爾無分別故。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有所為故而成立之，既成立已雖能成辦種種事業，而於其

中都無分別。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法爾於法無分別故。」

第四分堅固品第二十七之一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為行堅固法，為行不堅固法？」

善現答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行不堅固法，不行堅固法。何以故？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一切法，畢竟皆無堅固性故。所以者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及一切法，尚不見有非堅固法可得，況見有堅固法可得！」

時，有無量欲界天子、色界天子，咸作是念：「若菩薩乘善男子等，能發無上正等覺心，雖行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而於實際能不作證，不墮聲聞及獨覺地。由此因緣，是有情類甚為希有能為難事，應當敬禮。所以者何？是菩薩乘善男子等雖行法性，而於其中能不作證。」

爾時，善現知諸天子心之所念，便告之言：「此菩薩乘善男子等，不證實際，不墮聲聞及獨覺地，非甚希有亦未為難。若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及諸有情畢竟非有皆不可得，而發無上正等覺心，被精進甲誓度無量無邊有情，令入無餘般涅槃界，是菩薩摩訶薩乃甚希有能為難事。天子當知！若菩薩摩訶薩雖知有情畢竟非有都不可得，而發無上正等覺心，被精進甲為欲調伏諸有情類，如有為欲調伏虛空。何以故？諸天子！虛空離故，當知一切有情亦離；虛空空故，當知一切有情亦空；虛空不堅實故，當知一切有情亦不堅實；虛空無所有故，當知一切有情亦無所有。由此因緣，是菩薩摩訶薩乃甚希有能為難事。」

「天子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被大願鎧，為欲調伏一切有情，而諸有情畢竟非有、都不可得，如有被鎧與虛空戰。天子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被大願鎧，為欲饒益一切有情，而諸有情及大願鎧畢竟非有、俱不可得。何以故？諸天子！有情離故，此大願鎧當知亦離；有情空故，此大願鎧當知亦空；有情不堅實故，此大願鎧當知亦不堅實；有情無所有故，此大願鎧當知亦無所有。天子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調伏饒益諸有情事亦不可得。何以故？諸天子！有情離故，此調伏饒益事當知亦離；有情空故，此調伏饒益事當知亦空；有情不堅實故，此調伏饒益事當知亦不堅實；有情無所有故，此調伏饒益事當知亦無所有。天子當知！諸菩薩摩訶薩亦無所有。何以故？諸天子！有情離故，諸菩薩摩訶薩當知亦離；有情空故，諸菩薩摩訶薩當知亦空；有情不堅實故，諸菩薩摩訶薩當知亦不堅實；有情無所有故，諸菩薩摩訶薩當知亦無所有。」

「天子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聞如是語，心不沈沒亦不憂悔、不驚、不怖，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諸天子！有情離故，當知色蘊亦離，有情離故，當知受、想、行、識蘊亦離；有情離故，當知眼處亦離，有情離故，當知耳、鼻

、舌、身、意處亦離；有情離故，當知色處亦離，有情離故，當知聲、香、味、觸、法處亦離；有情離故，當知眼界亦離，有情離故，當知耳、鼻、舌、身、意界亦離；有情離故，當知色界亦離；有情離故，當知聲、香、味、觸、法界亦離；有情離故，當知眼識界亦離，有情離故，當知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離；有情離故，當知眼觸亦離，有情離故，當知耳、鼻、舌、身、意觸亦離；有情離故，當知眼觸為緣所生諸受亦離，有情離故，當知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亦離；有情離故，當知地界亦離，有情離故，當知水、火、風、空、識界亦離；有情離故，當知因緣亦離，有情離故，當知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亦離；有情離故，當知無明亦離，有情離故，當知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亦離；有情離故，當知布施波羅蜜多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亦離；有情離故，當知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亦離；有情離故，當知真如乃至不思議界亦離；有情離故，當知苦聖諦乃至道聖諦亦離；有情離故，當知四念住乃至八聖道支亦離；有情離故，當知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亦離；有情離故，當知空、無相、無願解脫門亦離；有情離故，當知八解脫乃至十遍處亦離；有情離故，當知淨觀地乃至如來地亦離；有情離故，當知極喜地乃至法雲地亦離；有情離故，當知一切陀羅尼門、三摩地門亦離；有情離故，當知五眼、六神通亦離；有情離故，當知如來十力乃至十八不共法亦離；有情離故，當知大慈、大悲、大喜、大捨亦離；有情離故，當知三十二相、八十隨好亦離；有情離故，當知無忘失法、恒住捨性亦離；有情離故，當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離；有情離故，當知預流果乃至獨覺菩提亦離；有情離故，當知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亦離；有情離故，當知一切智智亦離；有情離故，當知一切法亦離。

「天子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聞說一切法無不離時，其心不驚、不恐、不怖、不沈、不沒，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世尊告善現曰：「何因緣故諸菩薩摩訶薩聞說一切法無不離時，其心不驚、不恐、不怖、不沈、不沒？」

具壽善現白言：「世尊！以一切法皆遠離故，諸菩薩摩訶薩聞說一切法無不離時，其心不驚、不恐、不怖、不沈、不沒。所以者何？諸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若能驚等、若所驚等、若驚等處、若驚等時、若驚等者、由此驚等皆無所得，以一切法不可得故。世尊！若菩薩摩訶薩聞說是事，心不沈沒亦不驚怖、不憂、不悔，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皆不可得，不可施設是能沈等、是所沈等、是沈等處、是沈等時、是沈等者、由此沈等，以是因緣，諸菩薩摩訶薩聞如是事，心不沈沒亦不驚怖、不憂、不悔。」

「世尊！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諸天帝釋、大梵天王、世界主等皆共敬禮、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非但恒為諸天帝釋、大梵天王、世界主等，皆共敬禮、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菩薩摩訶薩亦為過此極光淨天、若遍淨天、若廣果天、若淨居天及餘天、龍、阿素洛等，皆共敬禮、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為十方無量無數無邊世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及諸菩薩摩訶薩眾常共護念。善現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令一切功德善根疾得圓滿。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常為諸佛及諸菩薩并諸天、龍、阿素洛等守護憶念，當知行佛所應行處，亦正修行佛所行行，速證無上正等菩提。

「善現當知！是菩薩摩訶薩已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一切魔軍及諸外道惡知識等不能留難。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其心堅固踰於金剛。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諸有情類皆變為魔，是一一魔各復化作爾所惡魔，此惡魔眾皆有無量無數神力，是諸惡魔盡其神力，不能留難是菩薩摩訶薩，令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於無上正等菩提或有退轉。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已得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知一切法不可得故。

「復次，善現！置一三千大千世界諸有情類皆變為魔。假使十方殑伽沙等諸佛世界，一切有情皆變為魔，是諸魔眾各復化作爾所惡魔，此諸惡魔皆有無量無數神力，是諸惡魔盡其神力，不能留難是菩薩摩訶薩，令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於無上正等菩提或有退轉。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已得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知一切法不可得故。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成就二法，一切惡魔不能留難，令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於無上正等菩提或有退轉。何等為二？一者、不捨一切有情。二者、觀察諸法皆空。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成就二法，一切惡魔不能障礙，令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於無上正等菩提或有退轉。何等為二？一者、如說悉皆能作。二者、常為諸佛護念。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諸天神等常來禮敬、親近、供養、請問、勸發，作如是言：『善哉！大士！汝能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疾證無上正等菩提，一切有情無依怙者能作依怙，無歸依者能作歸依，無救護者能作救護，無投趣者能作投趣，無舍宅者能作舍宅，無洲渚者能作洲渚，與闇冥者能作光明，與聾盲者能作耳目。何以故？善男子！若能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疾證無上正等菩提，一切惡魔不能留難。』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三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四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四分堅固品第二十七之二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為十方無量、無數、無邊世界現在如來、應、正等覺，苾芻等眾前後圍繞，宣說般若波羅蜜多。處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是菩薩摩訶薩名字、種姓、色相功德，所謂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真淨功德。

「善現當知！如我今者為眾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在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寶幢菩薩摩訶薩等諸菩薩摩訶薩，及餘現住不動佛所淨修梵行住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摩訶薩名字、種姓、色相功德，所謂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真淨功德。現在十方無量、無數、無邊世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為眾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彼亦有諸菩薩摩訶薩淨修梵行，不離般若波羅蜜多。彼諸如來、應、正等覺，各於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彼菩薩摩訶薩名字、種姓、色相功德，所謂不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真淨功德。」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為眾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皆在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一切菩薩摩訶薩眾名字、種姓、色相功德耶？」

佛言：「不也！非諸如來、應、正等覺為眾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皆在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一切菩薩摩訶薩眾名字、種姓、色相功德。善現當知！有菩薩摩訶薩已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是菩薩摩訶薩蒙諸如來、應、正等覺為眾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在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名字、種姓、色相功德。」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頗有菩薩摩訶薩眾未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而蒙如來、應、正等覺為眾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在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名字、種姓、色相功德耶？」

佛言：「亦有！謂有菩薩摩訶薩眾雖於無上正等菩提未得不退，而修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是菩薩摩訶薩亦蒙如來、應、正等覺為眾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在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名字、種姓、色相功德。」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此所說者是何菩薩摩訶薩耶？」

佛告善現：「有諸菩薩摩訶薩眾隨不動佛為菩薩時所修而學、所行而住，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是菩薩摩訶薩雖於無上正等菩提未得不退，而蒙如來、應、正等覺為眾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在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名字、種姓、色相功德。復有菩薩摩訶薩眾隨寶幢菩薩摩訶薩等所修而學、所行而住，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是菩薩摩訶薩雖於無上正等菩提未得不退，而蒙如來、應、正等覺為眾宣

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在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名字、種姓、色相功德。

「復次，善現！有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生性中，雖深信解而未證得無生法忍，於一切法皆寂靜性，雖深信解而未得入不退轉地，是菩薩摩訶薩已住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亦蒙如來、應、正等覺為眾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在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名字、種姓、色相功德。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蒙諸如來、應、正等覺為眾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在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名字、種姓、色相功德，是菩薩摩訶薩超諸聲聞及獨覺地，近得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記。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必當安住不退轉地，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有義趣深心信解，無惑、無疑、不迷、不悶，但作是念：『如佛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理趣必然，定非顛倒。』是菩薩摩訶薩應作是念：『我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深生信解，決定已於或復當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及諸菩薩摩訶薩所，廣聞般若波羅蜜多，於深義趣深生信解，既信解已，勤修梵行，當得住於不退轉地，住是地已，疾證無上正等菩提。』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但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尚獲無邊功德勝利，況深信解、如說修行，繫念思惟甚深義趣！是菩薩摩訶薩安住真如近一切智，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宣說法要。」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法離真如無別可得，為說何法安住真如？復說誰能近一切智，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誰復為誰說何法要？」

佛告善現：「汝所問言『法離真如無別可得？為說何法安住真如？復說誰能近一切智，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誰復為誰說何法？』者，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法離真如都不可得，如何可說法住真如？」

「善現！真如尚不可得，況別有法能住真如？豈復有能近一切智，疾證無上正等菩提？寧復有能為他說法？善現當知！真如不可自住真如，此中都無能、所住故；真如不能近一切智，此中都無能、所近故；真如不能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此中都無能得、所得差別性故；真如不能為他說法，此中都無能、所說故。隨世俗故，說有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安住真如，近一切智，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宣說法要。」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甚深極難信解，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雖知諸法皆不可得，而求無上正等菩提，欲為有情宣說法要，甚為難事。所以者何？定無有法能住真如，亦無有能近一切智、疾證無上正等菩提，亦無有能宣說法要，然諸菩薩聞如是事，心不沈沒、無惑、無疑、不驚、不恐亦不迷悶，如是等事甚為希有。」

爾時，善現謂帝釋言：「憍尸迦！如汝所說『諸菩薩眾聞甚深法，心不沈沒、無惑、無疑、不驚、不恐亦不迷悶，而求無上正等菩提，欲為有情宣說法要，極為難事

甚希有！』者。憍尸迦！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觀法皆空、都無所有，誰沈？誰沒？誰惑？誰疑？誰驚？誰恐？誰迷？誰悶？是故此事未為希有。然為有情愚癡顛倒，不能通達諸法皆空故，求菩提欲為宣說方便善巧，非極為難。」

天帝釋言：「尊者善現！諸有所說無不依空，是故所言常無滯礙。如有以箭仰射虛空，若遠若近俱無滯礙，尊者所說亦復如是，若深若淺一切依空，誰能於中敢作留難？」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我與尊者善現所說，為順如來實語、法語，於法隨法，為正說耶？」

爾時，世尊告天帝釋：「汝與善現諸有所言，皆順如來實語、法語，於法隨法，無顛倒說。何以故？憍尸迦！具壽善現所有辯才，無不依空而施設故。所以者何？具壽善現觀一切法皆畢竟空，尚不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況有能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者！尚不得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況有能證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者！尚不得一切智，況有能得一切智者！尚不得真如，況有能得真如成如來者！尚不得無生性，況有能證無生性者！尚不得菩提，況有能證佛菩提者！尚不得十力，況有能成十力者！尚不得四無所畏，況有能成四無所畏者！尚不得諸法，況有能說法者！何以故？憍尸迦！具壽善現於一切法住遠離住，於一切法住無所得住，觀一切法畢竟皆空，所能行等不可得故。」

「憍尸迦！具壽善現於一切法住遠離住、無所得住，比諸菩薩摩訶薩眾所住般若波羅蜜多微妙行住，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何以故？憍尸迦！是諸菩薩摩訶薩眾所住般若波羅蜜多微妙行住，除如來住，於餘菩薩及諸聲聞、獨覺等住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以是故，憍尸迦！若菩薩摩訶薩欲於一切有情眾中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者，當住般若波羅蜜多微妙行住無得暫捨。」

第四分散花品第二十八

爾時，會中無量無數三十三天歡喜踊躍，各取天上微妙音花，奉散如來及諸菩薩。

是時，眾內六千苾芻俱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向薄伽梵曲躬合掌。佛神力故，各於掌中微妙音花自然盈滿。是苾芻眾踊躍歡喜得未曾有，各以此花奉散佛上及諸菩薩，既散花已同發願言：「我等用斯勝善根力，願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微妙行住，速趣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如佛常法，從其面門放種種光，青黃赤白紅紫碧綠金銀頗胝，傍照無邊諸佛國土，上至梵世下徹風輪，漸復還來繞佛右轉，經三匝已從頂上入。

時，阿難陀即從座起，禮佛合掌白言：「世尊！何因何緣現此微笑？諸佛現笑非無因緣，唯願如來哀愍為說！」

爾時，佛告阿難陀言：「此諸苾芻於當來世星喻劫中皆得作佛，同名散花，十號具足，聲聞僧數一切皆等，壽量亦等二十千劫。彼一一佛所演言教，理趣深廣流布天、人，正法住世俱二萬劫。彼諸佛土廣博嚴淨，人物熾盛安隱豐樂。彼諸如來各於自土，將諸弟子循環遊歷村城、聚落、國邑、王都，轉妙法輪度天、人眾，令獲殊勝利益安樂。彼諸世尊往來住處，晝夜常雨五色妙花。由此因緣，故我微笑。是故，慶喜！若菩薩摩訶薩欲得安住最勝住者，當住般若波羅蜜多微妙行住。若菩薩摩訶薩欲得安住如來住者，當住般若波羅蜜多微妙行住。

「慶喜當知！若菩薩摩訶薩精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得究竟，是菩薩摩訶薩先世或從人中沒已還生此處，或從覩史多天沒來生人間。所以者何？彼於先世或在人中、或居天上，由曾廣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故，於今生能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慶喜當知！如來現見，若菩薩摩訶薩能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身、命、財無所顧者，定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

「復次，慶喜！若有情類愛樂聽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聞已受持、讀誦、書寫、精勤修學、如理思惟，為菩薩乘善男子等宣說、開示、教誡、教授。當知彼人是大菩薩，曾於過去親從如來、應、正等覺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聞已受持、讀誦、書寫、精勤修學、如理思惟，亦曾為他宣說、開示、教誡、教授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故，於今生能辦是事。慶喜當知！是有情類曾於過去無量佛所種諸善根故，於今生能作是事。此有情類應作是思：『我先非唯從聲聞等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定從如來、應、正等覺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我先非唯於聲聞等親近、供養、種諸善根，定於如來、應、正等覺親近、供養、種諸善根。由是因緣，今得聞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愛樂、受持、讀誦、書寫、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宣說無倦。』

「復次，慶喜！若有情類不驚不怖，愛樂聽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聞已受持、讀誦、書寫、精勤修學、如理思惟，若法、若義、若文、若意皆善通達隨順修行，是諸有情則為現見我等如來、應、正等覺。慶喜當知！若有情類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有義趣，深心信解、不生毀謗、不可沮壞。是諸有情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於諸佛所多種善根，亦為無量善友攝受。

「復次，慶喜！若諸有情能於如來、應、正等覺勝福田所種諸善根，雖定當得或聲聞果、或獨覺果、或如來果，而證無上正等菩提，要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善達無礙，精進修行諸菩薩行令極圓滿。慶喜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能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善達無礙，精進修行諸菩薩行令極圓滿，是菩薩摩訶薩不證無上正等菩提，而住聲聞、獨覺地者，必無是處。是故菩薩摩訶薩眾欲得無上正等菩提，應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善達無礙，精進修行諸菩薩行令極圓滿。

「是故，慶喜！我以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付囑於汝，應正受持、讀誦、通利，莫令忘失。慶喜當知！除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受持諸餘我所說法，設有忘失其罪尚輕。若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不善受持，下至一句有所忘失，其罪甚重。慶喜當知！若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下至一句能善受持不忘失者獲福無量。若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不善受持，下至一句有忘失者，所獲重罪同前福量。是故，慶喜！我以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懇勲付汝，當正受持、讀誦、通利、如理思惟、廣為他說、分別開示，令受持者究竟解了文義意趣。

「慶喜當知！若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受持、讀誦、究竟通利、如理思惟、廣為他說，分別開示令其解了，是菩薩摩訶薩則為受持攝取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所證無上正等菩提生長之處。慶喜當知！若有情類起殷淨心現於我所，欲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無懈倦者，當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究竟通利、如理思惟、廣為他說，分別開示令其解了，或復書寫眾寶莊嚴，恒以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不應懈怠。

「慶喜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為現前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我及十方三世諸佛。慶喜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聞深般若波羅蜜多，起殷淨心恭敬愛樂，即於過去、未來、現在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起殷淨心恭敬愛樂。慶喜！汝若愛樂於我、不捨於我，亦當愛樂、不捨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下至一句勿令忘失。

「慶喜！我說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付囑因緣，雖經無量百千大劫亦不可盡。舉要言之，如我既是汝等大師，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亦是汝等大師，汝等天、人、阿素洛等敬重於我，亦當敬重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故，慶喜我以無量善巧方便，付汝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汝當受持無令忘失。我今持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對諸天、人、阿素洛等無量大眾付囑於汝，應正受持勿令忘失。

「慶喜！我今實言告汝，諸有淨信欲不捨佛、欲不捨法、欲不捨僧，復欲不捨三世諸佛所證無上正等菩提，定不應捨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名為我等諸佛教誡教授諸弟子法。

「慶喜當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愛樂聽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受持、讀誦、究竟通利、如理思惟，以無量門廣為他說，分別開示施設建立，令其解了精進修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能近圓滿一切智智。所以者何？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一切智智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故。慶喜當知！三世諸佛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出生無上正等菩提。是故，慶喜！若菩薩摩訶薩欲得無上正等菩提，當勤精進修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摩訶薩母，生諸菩薩摩訶薩故。

「慶喜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勤學六種波羅蜜多，速證無上正等菩提。是故，慶喜！我以此六波羅蜜多更付囑汝，當正受持無令忘失。所以者何？如是六種波羅蜜多是諸如來、應、正等覺無盡法藏，一切佛法從此生故。慶喜當知！十方三世諸佛世尊所說法要，皆是六種波羅蜜多無盡法藏之所流出。慶喜當知！十方三世諸佛世尊，皆依六種波羅蜜多無盡法藏精勤修學，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慶喜當知！十方三世諸佛世尊聲聞弟子，皆依六種波羅蜜多無盡法藏精勤修學，已、正、當入無餘涅槃。

「復次，慶喜！假使汝為聲聞乘人說聲聞法，由此法故，三千大千世界有情一切皆得阿羅漢果，猶未為我作佛弟子所應作事。汝若能為菩薩乘人宣說一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即名為我作佛弟子所應作事，我於此事深生隨喜，勝汝教化三千大千世界有情一切皆得阿羅漢果。

「復次，慶喜！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由他教力，非前非後皆得人身，俱時證得阿羅漢果，是諸阿羅漢所有施性、戒性、修性諸福業事，於汝意云何？彼福業事寧為多不？」

慶喜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彼福業事無量無邊。」

佛告慶喜：「若有聲聞能為菩薩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經一日夜，所獲福聚甚多於彼。

「慶喜當知！置一日夜但經一日，復置一日但經半日，復置半日但經一時，復置一時但經食頃，復置食頃但經須臾，復置須臾但經俄爾，復置俄爾經彈指頃，是聲聞人能為菩薩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所獲福聚甚多於前。何以故？此聲聞人所獲福聚，超過一切聲聞、獨覺諸善根故。

「復次，慶喜！若菩薩摩訶薩為聲聞人宣說種種聲聞乘法，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由此法故，悉皆證得阿羅漢果，皆具種種殊勝功德。於意云何？是菩薩摩訶薩由此因緣，所獲福聚寧為多不？」

慶喜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是菩薩摩訶薩所獲福聚無量無邊。」

佛告慶喜：「若菩薩摩訶薩為聲聞乘善男子等，或獨覺乘善男子等，或無上乘善男子等，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經一日夜，所獲福聚甚多於前。

「慶喜當知！置一日夜但經一日，復置一日但經半日，復置半日但經一時，復置一時但經食頃，復置食頃但經須臾，復置須臾但經俄爾，復置俄爾經彈指頃，是菩薩摩訶薩能為三乘善男子等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數。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法施，超過一切聲聞、獨覺相應法施及彼二乘諸善根故。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自求無上正等菩提，亦以大乘相應之法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他諸有情，令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

「慶喜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自修布施波羅蜜多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亦教他修布施波羅蜜多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住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亦教他住內空乃至無性自性

空；自住真如乃至不思議界，亦教他住真如乃至不思議界；自住苦、集、滅、道聖諦，亦教他住苦、集、滅、道聖諦；自修四念住乃至八聖道支，亦教他修四念住乃至八聖道支；自修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亦教他修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自修空、無相、無願解脫門，亦教他修空、無相、無願解脫門；自修八解脫乃至十遍處，亦教他修八解脫乃至十遍處；自修極喜地乃至法雲地，亦教他修極喜地乃至法雲地；自修一切陀羅尼門、三摩地門，亦教他修一切陀羅尼門、三摩地門；自修五眼、六神通，亦教他修五眼、六神通；自修如來十力乃至十八不共法，亦教他修如來十力乃至十八不共法；自修三十二相、八十隨好，亦教他修三十二相、八十隨好；自修無忘失法、恒住捨性，亦教他修無忘失法、恒住捨性；自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教他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修菩薩摩訶薩行，亦教他修菩薩摩訶薩行；自修無上正等菩提，亦教他修無上正等菩提；自修一切智智，亦教他修一切智智。由此因緣善根增長，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慶喜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殊勝善根，憶念如是殊勝善根，若於無上正等菩提有退轉者，無有是處。」

爾時，世尊四眾圍遶，讚說般若波羅蜜多，付阿難陀令受持已，復於一切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大眾會前現神通力，令眾皆見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聲聞、菩薩、大眾圍繞，為海喻會宣說妙法，及見彼土嚴淨之相；其聲聞僧皆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得真自在，心善解脫、慧善解脫，如調慧馬亦如大龍，已作所作、已辦所辦，棄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知解脫，至心自在、第一究竟；其菩薩僧一切皆是眾望所識，得陀羅尼及無礙辯，成就無量不可思議、不可稱量微妙功德。佛攝神力，令此眾會天、龍、藥叉、健達縛等，不復見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聲聞、菩薩及餘大眾，并彼佛土嚴淨之相。彼佛眾會及嚴淨土，皆非此土眼根所對。所以者何？佛攝神力，於彼遠境無見緣故。

爾時，佛告阿難陀言：「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國土眾會，汝更見不？」

阿難陀言：「我不復見彼事，非此眼所行故。」

佛告具壽阿難陀言：「如彼如來眾會國土非此土眼所行境界，當知諸法亦復如是，非眼根等所行境界。慶喜當知！法不行法，法不見法，法不知法，法不證法。慶喜當知！一切法性無能行者、無能見者、無能知者、無能證者、無動、無作。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無作用，能取、所取俱如虛空，性遠離故；以一切法不可思議，能、所思議皆如幻士，性遠離故；以一切法無作、受者，如光影等，不堅實故。

「慶喜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能如是見，能如是知，能如是證，是行般若波羅蜜多，亦不執著此諸法相。慶喜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是學般若波羅蜜多。慶喜當知！若菩薩摩訶薩欲得一切波羅蜜多速疾圓滿，至一切法究竟彼岸，應學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如是學者，於諸學中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

、為上為無上，利益安樂一切世間，無依護者為作依護，諸佛世尊開許稱讚修學般若波羅蜜多。

「慶喜當知！諸佛、菩薩學此學已住此學中，能以右手若右足指，舉取三千大千世界，擲置他方或還本處，其中有情不知不覺無損無怖。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威力不可思議。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及諸菩薩，學此般若波羅蜜多，於去、來、今及無為法，悉皆獲得無礙智見。是故，慶喜！我說能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諸學中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慶喜當知！諸有欲取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量、邊際者，如愚癡者欲取虛空量及邊際，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功德無量無邊際故。」

「慶喜當知！我終不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勝利，如名身等有量、邊際。所以者何？名句、文身是有量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勝利非有量法，非名身等能量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勝利，亦非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勝利是彼所量。」

爾時，慶喜便白佛言：「何因緣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說為無量？」

佛告慶喜：「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性無盡故說為無量，性遠離故說為無量，性寂靜故說為無量，如實際故說為無量，如虛空故說為無量，功德多故說為無量，無邊際故說為無量，不可量故說為無量。慶喜當知！三世諸佛皆學般若波羅蜜多，究竟圓滿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宣說開示，而此般若波羅蜜多常無減盡。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太虛空不可盡故。慶喜當知！諸有欲盡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為欲盡虛空邊際。是故，慶喜！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說為無盡，由無盡故說為無量。」

爾時，善現作是念言：「此處甚深，我當問佛。」

作是念已，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故如來說為無盡？」

佛告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太虛空，不可盡故說為無盡。」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云何菩薩摩訶薩應引發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應觀色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受、想、行、識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處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處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色處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聲、香、味、觸、法處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界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識界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色界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聲、香、味、觸、法界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識界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識界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觸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觸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地界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水、火、風、空、識界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因緣

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無明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現！諸菩薩摩訶薩應觀色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受、想、行、識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處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處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色處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聲、香、味、觸、法處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界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識界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色界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聲、香、味、觸、法界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識界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識界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觸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觸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地界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水、火、風、空、識界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因緣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無明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如虛空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

「善現！諸菩薩摩訶薩應作如是，引發般若波羅蜜多。

「善現當知！諸菩薩摩訶薩如是觀察十二緣起遠離二邊，諸菩薩摩訶薩如是觀察十二緣起無中無邊，是諸菩薩摩訶薩眾不共妙觀，謂要安坐妙菩提座，方能如是如實觀察十二緣起理趣甚深，如太虛空不可盡故，便能證得一切智智。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以如虛空無盡行相，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觀察十二緣起，不墮聲聞及獨覺地，疾證無上正等菩提。善現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若於無上正等菩提有退轉者，皆由不依如是作意方便善巧，不如實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云何應以無盡行相引發般若波羅蜜多？云何應以無盡行相如實觀察十二緣起？

「善現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若於無上正等菩提有退轉者，皆由遠離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善現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若於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者，一切皆依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是菩薩摩訶薩由依如是方便善巧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以如虛空無盡行相如實觀察十二緣起。由此因緣，速能圓滿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疾能證得一切智智。

「善現當知！諸菩薩摩訶薩如是觀察緣起法時，不見有法無因而生，不見有法性相常住，不見有法有作、受者。善現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以如虛

空無盡行相如實觀察十二緣起，引發般若波羅蜜多修諸菩薩摩訶薩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善現當知！若時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以如虛空無盡行相引發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觀察十二緣起。是時菩薩摩訶薩不見色蘊，不見受、想、行、識蘊；不見眼處，不見耳、鼻、舌、身、意處；不見色處，不見聲、香、味、觸、法處；不見眼界，不見耳、鼻、舌、身、意界；不見色界，不見聲、香、味、觸、法界；不見眼識界，不見耳、鼻、舌、身、意識界；不見眼觸，不見耳、鼻、舌、身、意觸；不見眼觸為緣所生諸受，不見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不見地界，不見水、火、風、空、識界；不見因緣，不見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不見無明，不見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不見布施波羅蜜多，不見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不見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不見真如乃至不思議界；不見苦、集、滅、道聖諦；不見四念住乃至八聖道支；不見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不見空、無相、無願解脫門；不見八解脫乃至十遍處；不見淨觀地乃至如來地；不見極喜地乃至法雲地；不見一切陀羅尼門、三摩地門；不見五眼、六神通；不見如來十力乃至十八不共法；不見三十二相、八十隨好；不見無忘失法、恒住捨性；不見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見預流果乃至獨覺菩提；不見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不見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不見一切智智；不見此佛世界，不見彼佛世界；不見有法能見此佛、彼佛世界。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善現當知！若時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是時惡魔極生憂惱如中毒箭。譬如有人父母卒喪身心苦痛，惡魔亦爾。」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為一惡魔，見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極生憂惱如中毒箭？為多惡魔，為遍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惡魔皆亦如是？」

佛告善現：「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惡魔，見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極生憂惱如中毒箭，各於本座不能自安。所以者何？若菩薩摩訶薩住深般若波羅蜜多微妙行住，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伺求其短皆不能得，亦復不能擾亂障礙。是故，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當勤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微妙行住。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能勤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微妙行住，則能修滿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能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便能具足修滿一切波羅蜜多，留難事起皆能如實覺知遠離。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欲正攝受方便善巧，應行般若波羅蜜多，應修般若波羅蜜多。

「善現當知！若時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是時無量無數世界諸佛世尊現說法者皆悉護念。是菩薩摩訶薩應作是念：『彼諸如來、應、正

等覺亦從般若波羅蜜多生一切智。』是菩薩摩訶薩作此念已，復應思惟：『如諸如來、應、正等覺所應證法，我亦當證。』如是，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引發般若波羅蜜多，作是思惟經彈指頃所生福聚，勝有所得諸菩薩眾經如殍伽沙數大劫修行布施所獲功德，何況能經一日、半日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憶念思惟諸佛功德！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能經一日，或復乃至經彈指頃，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憶念思惟諸佛功德，是菩薩摩訶薩不久當住不退轉地，是菩薩摩訶薩常為如來、應、正等覺共所護念。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常為如來、應、正等覺所護念者，定證無上正等菩提，不墮聲聞、獨覺等地，是菩薩摩訶薩決定不復墮諸惡趣，決定不生諸無暇處，常生善趣不離諸佛。

「善現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憶念思惟諸佛功德經彈指頃，尚獲無邊功德勝利，況經一日若過一日，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憶念思惟諸佛功德！如香象菩薩摩訶薩常能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憶念思惟諸佛功德常不捨離，是菩薩摩訶薩今在不動如來、應、正等覺所修行梵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四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五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四分隨順品第二十九

「復次，善現！諸菩薩摩訶薩應觀諸法不和合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無分別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無雜壞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無變異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無表示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隨覺慧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唯有假名所詮表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唯有言說假施設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唯假建立，無處、無時亦無實事可宣說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但有虛假性相用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無限礙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色蘊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受、想、行、識蘊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處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處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色處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聲、香、味、觸、法處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界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識界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色界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聲、香、味、觸、法界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識界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識界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觸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觸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地界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水、火、風、空、識界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因緣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無明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無相狀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通達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本性淨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無言說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無生等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無滅等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涅槃等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真如等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無去來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無自他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自他等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異生聖者本性淨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棄捨重擔無增益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無方處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

「所以者何？色蘊本性無方無處，受、想、行、識蘊本性無方無處；眼處本性無方無處，耳、鼻、舌、身、意處本性無方無處；色處本性無方無處，聲、香、味、觸

、法處本性無方無處；眼界本性無方無處，耳、鼻、舌、身、意界本性無方無處；色界本性無方無處，聲、香、味、觸、法界本性無方無處；眼識界本性無方無處，耳、鼻、舌、身、意識界本性無方無處；眼觸本性無方無處，耳、鼻、舌、身、意觸本性無方無處；眼觸為緣所生諸受本性無方無處，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本性無方無處；地界本性無方無處，水、火、風、空、識界本性無方無處；因緣本性無方無處，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本性無方無處；無明本性無方無處，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本性無方無處。

「復次，善現！應觀諸法寂滅安樂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無愛、無離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無染、無離染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色蘊真性無染、無離染，受、想、行、識蘊真性無染、無離染；眼處真性無染、無離染，耳、鼻、舌、身、意處真性無染、無離染；色處真性無染、無離染，聲、香、味、觸、法處真性無染、無離染；眼界真性無染、無離染，耳、鼻、舌、身、意界真性無染、無離染；色界真性無染、無離染，聲、香、味、觸、法界真性無染、無離染；眼識界真性無染、無離染，耳、鼻、舌、身、意識界真性無染、無離染；眼觸真性無染、無離染，耳、鼻、舌、身、意觸真性無染、無離染；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真性無染、無離染，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真性無染、無離染；地界真性無染、無離染，水、火、風、空、識界真性無染、無離染；因緣真性無染、無離染，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真性無染、無離染；無明真性無染、無離染，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真性無染、無離染。

「復次，善現！應觀諸法畢竟清淨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無著離著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覺悟菩提及佛智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空、無相、無願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良藥慈悲為上首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慈住、梵住、無過、無取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於諸有情無瞋無忿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大海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虛空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色蘊離諸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受、想、行、識蘊離諸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處離諸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處離諸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色處離諸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聲、香、味、觸、法處離諸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界離諸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界離諸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色界離諸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聲、香、味、觸、法界離諸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識界離諸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識界離諸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觸離諸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觸離諸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離諸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離諸相故

，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地界離諸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水、火、風、空、識界離諸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因緣離諸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離諸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無明離諸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離諸相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色蘊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受、想、行、識蘊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處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處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色處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聲、香、味、觸、法處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界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識界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色界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聲、香、味、觸、法界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識界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識界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觸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觸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地界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水、火、風、空、識界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因緣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無明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日光輪照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一切音聲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一切有情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積集善法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得定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一切佛法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諸法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空性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一切心及心所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心行無邊際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善法無轉變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不善法無量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應觀一切法如師子吼故，隨順般若波羅蜜多。

「所以者何？色蘊如大海，受、想、行、識蘊如大海；眼處如大海，耳、鼻、舌、身、意處如大海；色處如大海，聲、香、味、觸、法處如大海；眼界如大海，耳、鼻、舌、身、意識界如大海；色界如大海，聲、香、味、觸、法界如大海；眼識界如大海，耳、鼻、舌、身、意識界如大海；眼觸如大海，耳、鼻、舌、身、意觸如大海；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如大海，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如大海；地界如大海，水、火、風、空、識界如大海；因緣如大海，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如大海；無明如大海，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如大海。

「復次，善現！色蘊如虛空，受、想、行、識蘊如虛空；眼處如虛空，耳、鼻、舌、身、意處如虛空；色處如虛空，聲、香、味、觸、法處如虛空；眼界如虛空，耳、鼻、舌、身、意識界如虛空；色界如虛空，聲、香、味、觸、法界如虛空；眼識界如虛空，耳、鼻、舌、身、意識界如虛空；眼觸如虛空，耳、鼻、舌、身、意觸如虛空；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如虛空，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如虛空；地界如虛空，水、火、風、空、識界如虛空；因緣如虛空，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如虛空；無明如虛空，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如虛空。

「復次，善現！色如妙高山種種嚴飾，受、想、行、識如妙高山種種嚴飾；眼處如妙高山種種嚴飾，耳、鼻、舌、身、意處如妙高山種種嚴飾；色處如妙高山種種嚴飾，聲、香、味、觸、法處如妙高山種種嚴飾；眼界如妙高山種種嚴飾，耳、鼻、舌、身、意識界如妙高山種種嚴飾；色界如妙高山種種嚴飾，聲、香、味、觸、法界如妙高山種種嚴飾；眼識界如妙高山種種嚴飾，耳、鼻、舌、身、意識界如妙高山種種嚴飾；眼觸如妙高山種種嚴飾，耳、鼻、舌、身、意觸如妙高山種種嚴飾；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如妙高山種種嚴飾，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如妙高山種種嚴飾；地界如妙高山種種嚴飾，水、火、風、空、識界如妙高山種種嚴飾；因緣如妙高山種種嚴飾，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如妙高山種種嚴飾；無明如妙高山種種嚴飾，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如妙高山種種嚴飾。

「復次，善現！色蘊如日輪生光，受、想、行、識蘊如日輪生光；眼處如日輪生光，耳、鼻、舌、身、意處如日輪生光；色處如日輪生光，聲、香、味、觸、法處如日輪生光；眼界如日輪生光，耳、鼻、舌、身、意識界如日輪生光；色界如日輪生光，聲、香、味、觸、法界如日輪生光；眼識界如日輪生光，耳、鼻、舌、身、意識界如日輪生光；眼觸如日輪生光，耳、鼻、舌、身、意觸如日輪生光；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如日輪生光，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如日輪生光；地界如日輪生光，水、火、風、空、識界如日輪生光；因緣如日輪生光，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如日輪生光；無明如日輪生光，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如日輪生光。

「復次，善現！色蘊如聲無邊際，受、想、行、識蘊如聲無邊際；眼處如聲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處如聲無邊際；色處如聲無邊際，聲、香、味、觸、法處如聲無邊際；眼界如聲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識界如聲無邊際；色界如聲無邊際，聲、香、味、觸、法界如聲無邊際；眼識界如聲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識界如聲無邊際；眼觸如聲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觸如聲無邊際；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如聲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如聲無邊際；地界如聲無邊際

，水、火、風、空、識界如聲無邊際；因緣如聲無邊際，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如聲無邊際；無明如聲無邊際，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如聲無邊際。

「復次，善現！色蘊如有情界無邊際，受、想、行、識蘊如有情界無邊際；眼處如有情界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處如有情界無邊際；色處如有情界無邊際，聲、香、味、觸、法處如有情界無邊際；眼界如有情界無邊際，耳、鼻、舌、身、眼界如有情界無邊際；色界如有情界無邊際，聲、香、味、觸、法界如有情界無邊際；眼識界如有情界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識界如有情界無邊際；眼觸如有情界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觸如有情界無邊際；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如有情界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如有情界無邊際；地界如有情界無邊際，水、火、風、空、識界如有情界無邊際；因緣如有情界無邊際，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如有情界無邊際；無明如有情界無邊際，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如有情界無邊際。

「復次，善現！色蘊如地無邊際，受、想、行、識蘊如地無邊際；眼處如地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處如地無邊際；色處如地無邊際，聲、香、味、觸、法處如地無邊際；眼界如地無邊際，耳、鼻、舌、身、眼界如地無邊際；色界如地無邊際，聲、香、味、觸、法界如地無邊際；眼識界如地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識界如地無邊際；眼觸如地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觸如地無邊際；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如地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如地無邊際；地界如地無邊際，水、火、風、空、識界如地無邊際；因緣如地無邊際，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如地無邊際；無明如地無邊際，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如地無邊際。

「復次，善現！色蘊如水無邊際，受、想、行、識蘊如水無邊際；眼處如水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處如水無邊際；色處如水無邊際，聲、香、味、觸、法處如水無邊際；眼界如水無邊際，耳、鼻、舌、身、眼界如水無邊際；色界如水無邊際，聲、香、味、觸、法界如水無邊際；眼識界如水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識界如水無邊際；眼觸如水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觸如水無邊際；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如水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如水無邊際；地界如水無邊際，水、火、風、空、識界如水無邊際；因緣如水無邊際，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如水無邊際；無明如水無邊際，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如水無邊際。

「復次，善現！色蘊如火無邊際，受、想、行、識蘊如火無邊際；眼處如火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處如火無邊際；色處如火無邊際，聲、香、味、觸、法處如火無邊際；眼界如火無邊際，耳、鼻、舌、身、眼界如火無邊際；色界如火無邊際

，聲、香、味、觸、法界如火無邊際；眼識界如火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識界如火無邊際；眼觸如火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觸如火無邊際；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如火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如火無邊際；地界如火無邊際，水、火、風、空、識界如火無邊際；因緣如火無邊際，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如火無邊際；無明如火無邊際，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如火無邊際。

「復次，善現！色蘊如風無邊際，受、想、行、識蘊如風無邊際；眼處如風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處如風無邊際；色處如風無邊際，聲、香、味、觸、法處如風無邊際；眼界如風無邊際，耳、鼻、舌、身、眼界如風無邊際；色界如風無邊際，聲、香、味、觸、法界如風無邊際；眼識界如風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識界如風無邊際；眼觸如風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觸如風無邊際；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如風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如風無邊際；地界如風無邊際，水、火、風、空、識界如風無邊際；因緣如風無邊際，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如風無邊際；無明如風無邊際，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如風無邊際。

「復次，善現！色蘊如虛空無邊際，受、想、行、識蘊如虛空無邊際；眼處如虛空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處如虛空無邊際；色處如虛空無邊際，聲、香、味、觸、法處如虛空無邊際；眼界如虛空無邊際，耳、鼻、舌、身、眼界如虛空無邊際；色界如虛空無邊際，聲、香、味、觸、法界如虛空無邊際；眼識界如虛空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識界如虛空無邊際；眼觸如虛空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觸如虛空無邊際；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如虛空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如虛空無邊際；地界如虛空無邊際，水、火、風、空、識界如虛空無邊際；因緣如虛空無邊際，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如虛空無邊際；無明如虛空無邊際，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如虛空無邊際。

「復次，善現！色蘊離集善相，受、想、行、識蘊離集善相；眼處離集善相，耳、鼻、舌、身、意處離集善相；色處離集善相，聲、香、味、觸、法處離集善相；眼界離集善相，耳、鼻、舌、身、眼界離集善相；色界離集善相，聲、香、味、觸、法界離集善相；眼識界離集善相，耳、鼻、舌、身、意識界離集善相；眼觸離集善相，耳、鼻、舌、身、意觸離集善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離集善相，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離集善相；地界離集善相，水、火、風、空、識界離集善相；因緣離集善相，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離集善相；無明離集善相，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離集善相。

「復次，善現！色蘊離集法相，受、想、行、識蘊離集法相；眼處離集法相，耳、鼻、舌、身、意處離集法相；色處離集法相，聲、香、味、觸、法處離集法相；眼

界離集法相，耳、鼻、舌、身、意界離集法相；色界離集法相，聲、香、味、觸、法界離集法相；眼識界離集法相，耳、鼻、舌、身、意識界離集法相；眼觸離集法相，耳、鼻、舌、身、意觸離集法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離集法相，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離集法相；地界離集法相，水、火、風、空、識界離集法相；因緣離集法相，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離集法相；無明離集法相，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離集法相。

「復次，善現！色蘊如定無邊際，受、想、行、識蘊如定無邊際；眼處如定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處如定無邊際；色處如定無邊際，聲、香、味、觸、法處如定無邊際；眼界如定無邊際，耳、鼻、舌、身、意界如定無邊際；色界如定無邊際，聲、香、味、觸、法界如定無邊際；眼識界如定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識界如定無邊際；眼觸如定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觸如定無邊際；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如定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如定無邊際；地界如定無邊際，水、火、風、空、識界如定無邊際；因緣如定無邊際，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如定無邊際；無明如定無邊際，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如定無邊際。

「復次，善現！色蘊離色蘊自性，色蘊真如是佛法；受、想、行、識蘊離受蘊等自性，受蘊等真如是佛法。眼處離眼處自性，眼處真如是佛法；耳、鼻、舌、身、意處離耳處等自性，耳處等真如是佛法。色處離色處自性，色處真如是佛法；聲、香、味、觸、法處離聲處等自性，聲處等真如是佛法。眼界離眼界自性，眼界真如是佛法；耳、鼻、舌、身、意界離耳界等自性，耳界等真如是佛法。色界離色界自性，色界真如是佛法；聲、香、味、觸、法界離聲界等自性，聲界等真如是佛法。眼識界離眼識界自性，眼識界真如是佛法；耳、鼻、舌、身、意識界離耳識界等自性，耳識界等真如是佛法。眼觸離眼觸自性、眼觸真如是佛法；耳、鼻、舌、身、意觸離耳觸等自性，耳觸等真如是佛法。眼觸為緣所生諸受離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真如是佛法；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離耳觸為緣所生諸受等自性，耳觸為緣所生諸受等真如是佛法。地界離地界自性，地界真如是佛法；水、火、風、空、識界離水界等自性，水界等真如是佛法。因緣離因緣自性，因緣真如是佛法；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離等無間緣等自性，等無間緣等真如是佛法。無明離無明自性，無明真如是佛法；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離行等自性，行等真如是佛法。

「復次，善現！色蘊法性無邊際，受、想、行、識蘊法性無邊際；眼處法性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處法性無邊際；色處法性無邊際，聲、香、味、觸、法處法性無邊際；眼界法性無邊際，耳、鼻、舌、身、意界法性無邊際；色界法性無邊際，聲、香、味、觸、法界法性無邊際；眼識界法性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識界

法性無邊際；眼觸法性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觸法性無邊際；眼觸為緣所生諸受法性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法性無邊際；地界法性無邊際，水、火、風、空、識界法性無邊際；因緣法性無邊際，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法性無邊際；無明法性無邊際，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法性無邊際。

「復次，善現！色蘊空法性無邊際，受、想、行、識蘊空法性無邊際；眼處空法性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處空法性無邊際；色處空法性無邊際，聲、香、味、觸、法處空法性無邊際；眼界空法性無邊際，耳、鼻、舌、身、意界空法性無邊際；色界空法性無邊際，聲、香、味、觸、法界空法性無邊際；眼識界空法性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識界空法性無邊際；眼觸空法性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觸空法性無邊際；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空法性無邊際，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空法性無邊際；地界空法性無邊際，水、火、風、空、識界空法性無邊際；因緣空法性無邊際，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空法性無邊際；無明空法性無邊際，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空法性無邊際。

「復次，善現！色蘊心無邊際，色蘊心行生故；受、想、行、識蘊心無邊際，受蘊等心行生故。眼處心無邊際，眼處心行生故；耳、鼻、舌、身、意處心無邊際，耳處等心行生故。色處心無邊際，色處心行生故；聲、香、味、觸、法處心無邊際，聲處等心行生故。眼界心無邊際，眼界心行生故；耳、鼻、舌、身、意界心無邊際，耳界等心行生故。色界心無邊際，色界心行生故；聲、香、味、觸、法界心無邊際，聲界等心行生故。眼識界心無邊際，眼識界心行生故；耳、鼻、舌、身、意識界心無邊際，耳識界等心行生故。眼觸心無邊際，眼觸心行生故；耳、鼻、舌、身、意觸心無邊際，耳觸等心行生故。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心無邊際，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心行生故；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心無邊際，耳觸為緣所生諸受等心行生故。地界心無邊際，地界心行生故；水、火、風、空、識界心無邊際，水界等心行生故。因緣心無邊際，因緣心行生故；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心無邊際，等無間緣等心行生故。無明心無邊際，無明心行生故；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心無邊際，行等心行生故。

「復次，善現！色蘊善、不善乃至不可得，受、想、行、識蘊善、不善乃至不可得；眼處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處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色處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聲、香、味、觸、法處善、不善乃至不可得；眼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耳、鼻、舌、身、意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色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聲、香、味、觸、法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眼識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識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眼觸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觸善、不善乃至不可得；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耳、鼻、舌、身、

意觸為緣所生諸受善、不善乃至不可得；地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水、火、風、空、識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因緣善、不善乃至不可得，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善、不善乃至不可得；無明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善、不善乃至不可得。

「復次，善現！色蘊無動，受、想、行、識蘊無動；眼處無動，耳、鼻、舌、身、意處無動；色處無動，聲、香、味、觸、法處無動；眼界無動，耳、鼻、舌、身、意識界無動；色界無動，聲、香、味、觸、法界無動；眼識界無動，耳、鼻、舌、身、意識界無動；眼觸無動，耳、鼻、舌、身、意觸無動；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無動，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無動；地界無動，水、火、風、空、識界無動；因緣無動，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無動；無明無動，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無動。

「復次，善現！色蘊如師子吼，受、想、行、識蘊如師子吼；眼處如師子吼，耳、鼻、舌、身、意處如師子吼；色處如師子吼，聲、香、味、觸、法處如師子吼；眼界如師子吼，耳、鼻、舌、身、意識界如師子吼；色界如師子吼，聲、香、味、觸、法界如師子吼；眼識界如師子吼，耳、鼻、舌、身、意識界如師子吼；眼觸如師子吼，耳、鼻、舌、身、意觸如師子吼；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如師子吼，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如師子吼；地界如師子吼，水、火、風、空、識界如師子吼；因緣如師子吼，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如師子吼；無明如師子吼，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如師子吼。

「善現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若能如是思惟觀察覺悟蘊等，隨順般若波羅蜜多，便能遠離誑諂作意，亦能遠離憍慢作意，亦能遠離自讚作意，亦能遠離毀他作意，亦能遠離我想作意，亦能遠離名利作意，亦能遠離五蓋作意，亦能遠離嫉慳作意，由此亦能圓滿一切難得希有真淨功德，亦能圓滿嚴淨佛土，亦能圓滿無上佛法，所謂無上正等菩提。」

時，薄伽梵說是經已，無量菩薩摩訶薩眾慈氏菩薩而為上首，具壽善現及舍利子、阿難陀等諸大聲聞，并諸天、龍、阿素洛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五

大般若經第五會

序

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蓋聞申申夭夭，宴居而欲流誨；憤憤悱悱，離座而思請益。況深慈之遠鞠、遍知之委照，妙感之潛通、玄機之盛扣，其於說也，何能已乎！神運之來，亟諧景集，靈山之上，復動希聲。良由心塗易蕪、情靄難拂，滯識象之為識、昧空色之即空，豈知夫法體法如不一不二，性相唯寂言慮莫尋。既無一在而可舒，又無不在而可卷，諒非兆朕之可導，又非塵躅之可隨，斯則行不行矣！住不住矣！觀無二之性與二不二，則非一之名在一恒一，故紛之則萬舛、澄之則一如。一如未限而義區之，一義未易而名異之，一名未改而想貿之，一想未派而取亂之。過此以往，其不涯矣。故正乘之與大心、迴向之與隨喜，忘之則戒定慧蘊，存之則想心見倒。夫見生死者三有，著涅槃者二乘，是故知生死空斯出三界矣！知涅槃空斯過二地矣！釋五花之授記乃證菩提，攝七寶之校量方深福德。天供天護，加頂讚而徒殷；神呪神珠，語靈祥而不極。鋪惟此會，未傳茲壤。凡二十四品，今譯充十卷。其亶亶通韻、新新渴奉者，固當不以抵羽而輕積珍矣！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六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五分善現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住王舍城鷲峯山頂，與大苾芻眾萬二千人俱，皆阿羅漢，具壽善現、舍利子等而為上首，除阿難陀獨居學地。復有無量無數菩薩摩訶薩得無礙辯，慈氏菩薩、妙吉祥菩薩等而為上首。

爾時，世尊告善現曰：「汝以辯才應為菩薩摩訶薩眾宣示般若波羅蜜多，令諸菩薩摩訶薩眾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速得成辦。」

時，舍利子作是念言：「具壽善現為以自力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示般若波羅蜜多？為是如來威神之力？」

爾時，善現知舍利子心之所念，便告之言：「諸佛弟子有所宣示，皆是如來威神之力。何以故？舍利子！佛為弟子宣示法要，彼依佛教精勤修學，乃至證得諸法實性，證已為他有所宣示，若與法性能不相違，皆是如來威神所致，亦是所證法性等流，是故我當為諸菩薩宣示般若波羅蜜多，皆是如來威神之力。」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世尊使我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示般若波羅蜜多，令諸菩薩眾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速得成辦。世尊！所言諸菩薩者，何法增語謂為菩薩？世尊！我不見有法可名菩薩摩訶薩，亦不見有法可名般若波羅蜜多。世尊！我於菩薩及菩

薩法不見不得，亦復不見不得般若波羅蜜多，云何使我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示般若波羅蜜多？世尊！我教何等菩薩摩訶薩修行何等般若波羅蜜多令速成辦？

「世尊！菩薩摩訶薩聞說是語，心不沈沒亦無退屈、不驚、不怖，如說而住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應有般若波羅蜜多令速成辦，若無所執即是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應如是學，謂不執著是菩薩心。何以故？是心非心本性淨故。」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為有是心非心性不？」

善現反問舍利子言：「心非心性若有若無為可得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善現便語舍利子言：「心非心性若有若無既不可得，如何可問為有是心非心性不？」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何等名為心非心性？」

善現答言：「若無變壞亦無分別，是則名為心非心性。」

時，舍利子讚善現言：「善哉！善哉！誠如所說。佛說仁者住無諍定最為第一，實如聖言。若菩薩摩訶薩聞說是語，心不沈沒亦無退屈、不驚、不怖，如說而住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已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若菩薩摩訶薩如是觀察心非心性，是菩薩摩訶薩不離般若波羅蜜多。若諸有情欲勤修學或聲聞地、或獨覺地、或菩薩地，皆於般若波羅蜜多，應常聽聞、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說修行。所以者何？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教中，廣說一切所應學法。諸菩薩摩訶薩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精勤修學，於一切處皆得善巧。」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我於菩薩心不知亦不得，我於菩薩摩訶薩眾及於般若波羅蜜多俱不見有實事可得，云何令我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示般若波羅蜜多？世尊！我觀一切若生若滅、若染若淨都不可得，而於其中說有菩薩、般若名等便有疑悔。世尊！菩薩等名俱無決定亦無住處。所以者何？菩薩名等都無所有，無所有法無定無住。若菩薩摩訶薩聞說是事，心不沈沒亦無退屈、不驚、不怖，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決定安住不退轉地，以無所住而為方便住無所住。」

「復次，世尊！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不應住色，亦不應住受、想、行、識。所以者何？若住於色，便作色行，非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住受、想、行、識，便作受、想、行、識行，非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非作、行者能攝受般若波羅蜜多，若不能攝受般若波羅蜜多則不能修習般若波羅蜜多，若不能修習般若波羅蜜多則不能圓滿般若波羅蜜多，若不能圓滿般若波羅蜜多則不能成辦一切智智，若不能成辦一切智智便不能益所益有情。所以者何？色不應攝受受、想、行、識，亦不應攝受般若波羅蜜多，亦不應攝受色，不可攝受故即非色，受、想、行、識亦不可攝

受故即非受、想、行、識，般若波羅蜜多亦不可攝受故便非般若波羅蜜多。

「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如是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名菩薩無所攝受三摩地輪，廣大資具無量無出，不為一切聲聞、獨覺之所引奪，亦不攝受一切智智。所以者何？是一切智智非取相修得，諸取相者皆是煩惱。若取修得一切智智者，則勝軍梵志於一切智智不應信解，是勝軍梵志雖由信解力歸趣佛法，名隨信行，而能以少分智觀一切法性空，悟入一切智智。既悟入已不取色相，亦不取受、想、行、識相，不以喜樂觀見此智，不以得聞觀見此智，不以內色觀見此智，不以外色觀見此智，不以內外色觀見此智，亦不離色觀見此智；不以內受、想、行、識觀見此智，不以外受、想、行、識觀見此智，不以內外受、想、行、識觀見此智，亦不離受、想、行、識觀見此智。勝軍梵志以如是等諸離相門，於一切智智深生信解，名隨信行，於一切法皆無取著。如是梵志以離相門，於一切智智得信解已，於一切法皆不取相，亦不思惟無相諸法。如是梵志由勝解力，於一切法不取、不捨、無得、無證。時，彼梵志於自信解乃至涅槃亦不取著，以真法性為定量故。

「世尊！是菩薩摩訶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攝受色，亦不攝受受、想、行、識，雖於諸法無所攝受，若未圓滿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及十八不共法等，終不中道入般涅槃。當知如是諸菩薩摩訶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雖無取著而能成辦一切智智，利益安樂一切有情。

「復次，世尊！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應如是觀：何謂般若波羅蜜多？是誰般若波羅蜜多？若法無所有、不可得，是般若波羅蜜多耶？無所有中無彼無此何所繫屬？世尊！若菩薩摩訶薩於如是事審觀察時，心不沈沒亦無退屈、不驚、不怖，當知是菩薩摩訶薩不離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何因緣故色離色性，受、想、行、識離受、想、行、識性，般若波羅蜜多離般若波羅蜜多性，而說菩薩摩訶薩不離般若波羅蜜多？」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色離色性，受、想、行、識離受、想、行、識性，般若波羅蜜多離般若波羅蜜多性。如是諸法，相亦離性，性亦離相，相亦離相，性亦離性，能相、所相俱不可得。若菩薩摩訶薩能如實知如是義者，不離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若菩薩摩訶薩於此中學，速能成辦一切智智耶？」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若菩薩摩訶薩於此中學，速能成辦一切智智。何以故？舍利子！是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無生滅故。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則為隣近一切智智。

「復次，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若行色為行相，若行色生為行相，若行色壞為行相，若行色滅為行相，若行色空為行相，若謂我能行，是行有所得。若行受、想、行、識為行相，若行受、想、行、識生為行相，若行受、想、行、識壞為行相，若行受、想、行、識滅為行相，若行受、想、行、識空為行相，若謂我能行，是行有所得。

若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念：『我是菩薩，能行般若波羅蜜多。』是為行相。若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念：『能如是行者，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亦為行相，當知是菩薩無方便善巧。」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諸菩薩摩訶薩當云何行，名行般若波羅蜜多？」

善現答言：「諸菩薩摩訶薩若不行色，不行色相，不行色生，不行色壞，不行色滅，不行色空，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摩訶薩若不行受、想、行、識，不行受、想、行、識相，不行受、想、行、識生，不行受、想、行、識壞，不行受、想、行、識滅，不行受、想、行、識空，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不取行，不取不行，不取亦行亦不行，不取非行非不行，於不取亦不取，是行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舍利子！以一切法皆不可取，不可隨行，不可執受，離性相故，如是名為諸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無生定輪，廣大資具無量無出，不共一切聲聞、獨覺。若菩薩摩訶薩安住此定，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善現承佛神力，復告大德舍利子言：「若菩薩摩訶薩雖安住此定，而不見此定亦不著此定，亦不念言：『我於此定已、正、當入。』彼如是等思惟分別，由此定力一切不起，當知已為過去如來、應、正等覺授與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記。」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若菩薩摩訶薩由住此定，已為過去諸佛世尊現前授記，是菩薩摩訶薩為能顯示如是定不？」

善現答言：「不也！舍利子！何以故？是善男子於如是定無知無想。」

舍利子言：「具壽說彼諸善男子於如是定無知無想耶？」

善現報言：「我定說彼諸善男子於如是定無知無想。所以者何？如是諸定無所有故。彼善男子於如是定無知無想，如是諸定於一切法亦無知無想。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無所有故。」

時，薄伽梵讚善現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故我說汝住無諍定最為第一。諸菩薩摩訶薩欲學般若波羅蜜多應如是學，若如是學名學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學，名真學般若波羅蜜多耶？」

佛告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學，名真學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於何法學？」

佛告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非於法學。何以故？舍利子！如諸愚夫異生所執，非一切法如有故。」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若爾，諸法如何而有？」

佛告舍利子：「如無所有如是而有。若於如是無所有法不能了達，說為無明。愚夫異生於一切法無所有性，無明貪愛增上勢力分別執著斷常二邊，由此不知不見諸法無所有性分別諸法，由分別故便生執著，由執著故分別諸法無所有性，由此於法不見不知。以於諸法不見不知，分別過去未來現在，由分別故貪著名色，著名色故分別執

著無所有法，於無所有法分別執著故，於如實道不知不見，不能出離三界生死，不信諦法，不覺實際，是故墮在愚夫數中。由斯，菩薩摩訶薩眾於法性相都無執著。」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豈不求學一切智智？」

佛告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亦不求學一切智智。然諸菩薩如是學時，雖無所學，而名真學一切智智，速能成辦一切智智故。」

爾時，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世尊！設有人來作如是問：『幻士若學一切智智，彼亦能成辦一切智智不？』我得此問當云何答？」

佛告善現：「我還問汝，隨汝意答。於意云何？幻異色、受、想、行、識不？」

善現答言：「幻不異色，色不異幻，幻即是色，色即是幻，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五取蘊中起想等想，施設言說假名菩薩摩訶薩不？」

善現對曰：「如是！世尊！」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求趣無上正等菩提，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一切皆如幻士修學。何以故？幻士即是五取蘊故。所以者何？我說五蘊、眼等六根，皆如幻化都非實有。」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新學大乘聞如是說，其心將無驚怖退屈？」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新學大乘親近惡友，聞如是說心便驚怖則生退屈。若近善友，雖聞此說而不驚怖亦無退屈。」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何等名為菩薩惡友？」

佛告善現：「諸菩薩惡友者，謂教菩薩厭離般若波羅蜜多，捨菩提心取諸法相，令學取相世俗書典，令學聲聞相應經法，又令習近眾魔事業，此等名為菩薩惡友。」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何等名為菩薩善友？」

佛告善現：「諸菩薩善友者，謂教菩薩勤修般若波羅蜜多，乃至為說魔事、魔過，令其覺知方便棄捨，此等名為新學菩薩大誓莊嚴真淨善友。」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言：「菩薩者是何句義？」

佛告善現：「學一切法無著無礙，覺一切法無著無礙，求證菩提故名菩薩。」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此復何緣名摩訶薩？」

佛告善現：「以諸菩薩於大有情眾中當為上首故，復名摩訶薩。」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我今樂說摩訶薩義，唯願聽許！」

佛告舍利子：「隨汝意說。」

舍利子言：「以諸菩薩方便善巧，為諸有情宣說法要，令斷我見、有情見、命者見、補特伽羅見、有見、無見、斷常見等，依如是義名摩訶薩。」

爾時，善現亦白佛言：「我今樂說摩訶薩義，唯願聽許！」

佛告善現：「隨汝意說。」

善現白言：「以諸菩薩發菩提心、無等等心、聲聞獨覺不能引心，於如是心亦不執著。所以者何？一切智心是真無漏不墮三界，不應於中而生執著。依如是義名摩訶薩。」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何因緣故，於如是心亦不執著？」

善現答言：「如是諸心無心性故不應執著。」

時，滿慈子亦白佛言：「我今樂說摩訶薩義，唯願聽許！」

佛告滿慈子：「隨汝意說。」

滿慈子言：「以諸菩薩普為利樂一切有情被大願鎧故，發趣大乘故，乘大乘故，名摩訶薩。」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世尊說諸菩薩摩訶薩被大願鎧，齊何言諸菩薩摩訶薩被大願鎧？」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念：我應度脫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入無餘依般涅槃界。雖作是事，而無有法及諸有情得涅槃者。何以故？諸法實性法應爾故。譬如幻師或彼弟子，於四衢道化作大眾互相加害，於意云何？此中有實相害事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雖現度脫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入無餘依般涅槃界，而無有法及諸有情得涅槃者。若菩薩摩訶薩聞如是事，不驚、不怖亦無退屈，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被大願鎧。」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諸菩薩摩訶薩不被大願鎧，當知是為被大願鎧。」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所以者何？一切智智無造無作，一切有情亦無造無作，諸菩薩摩訶薩為欲饒益彼有情故被大願鎧。所以者何？色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受、想、行、識亦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色乃至識不可得故。」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色乃至識無染無淨。所以者何？色無縛無脫，受、想、行、識亦無縛無脫。」

時，滿慈子問善現言：「尊者說色無縛無脫，說受、想、行、識亦無縛無脫耶？」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

滿慈子言：「說何等色無縛無脫？說何等受、想、行、識亦無縛無脫耶？」

善現答言：「說如幻土色無縛無脫，說如幻土受、想、行、識亦無縛無脫。所以者何？色乃至識無所有故無縛無脫，遠離故無縛無脫，寂靜故無縛無脫，無生滅故無縛無脫，是名菩薩發趣大乘被大願鎧。」

時，滿慈子聞如是說，歡喜信受默然而住。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發趣大乘，云何大乘？云何菩薩發趣大乘？如是大乘從何處出至何處住？誰復乘是大乘而出？」

佛告善現：「言大乘者，即是無量無數增語，無邊功德共所成故。云何菩薩發趣大乘者，謂諸菩薩勤修六種波羅蜜多，能從一地進趣一地，是名菩薩發趣大乘。如是大乘從何處出至何處住者，謂此大乘從三界中出、至一切智智中住，然以無二為方便故無出無住。誰復乘是大乘出者？都無乘是大乘出者。所以者何？能乘、所乘如是二法俱無所有，無所有中誰乘何法可名乘者？」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是大乘普勝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如是大乘與虛空等。譬如虛空，普能容受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大乘亦爾，普能容受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又如虛空，無來無去、無住可見，大乘亦爾，無來無去、無住可見。又如虛空，前、後、中際皆不可得，大乘亦爾，前、後、中際皆不可得，三世平等故名大乘。」

佛告善現：「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時，滿慈子便白佛言：「世尊先教大德善現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示般若波羅蜜多，而今何故乃說大乘？」

爾時，善現即白佛言：「我說大乘，將無違越所說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汝說大乘，皆順般若波羅蜜多無所違越。」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我都不得前際後際中際菩薩。色無邊故菩薩亦無邊，受、想、行、識無邊故菩薩亦無邊；即色，離色，菩薩無所有不可得；即受、想、行、識，離受、想、行、識，菩薩亦無所有不可得。如是，世尊！我於此等一切法，以一切種、一切處、一切時，求諸菩薩都無所見竟不可得，云何令我為諸菩薩宣示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言菩薩者，但有假名都無自性。如說我等畢竟不生，但有假名都無自性，諸法亦爾畢竟不生，但有假名都無自性。此中何等是色畢竟不生？若畢竟不生則不名色。何等是受、想、行、識畢竟不生？若畢竟不生則不名受、想、行、識。世尊！色是菩薩不可得，受、想、行、識是菩薩亦不可得，此不可得亦不可得。我於如是一切法，以一切種、一切處、一切時，求諸菩薩皆不可得，當教何等法？修何等法？於何等處、時證何等法？」

「復次，世尊！諸佛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但有假名都無自性。如說我等畢竟不生，但有假名都無自性，諸法亦爾，但有假名都無自性。何等是色既不可取亦不可生？何等是受、想、行、識既不可取亦不可生？諸法自性既不可取亦不可生，若法無性亦不可生，此無生法亦不可生，我豈能以畢竟不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教畢竟不生菩薩摩訶薩？世尊！離不生法無法可得，亦無菩薩能行無上正等菩提。」

「世尊！若菩薩摩訶薩聞說是語不驚、不怖，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能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若時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觀察諸法，是時菩薩摩訶薩即不取色。所以者何？色無生即非色，色無滅亦非色，既無生無滅即無二無別；若說色，即入無二法數。若時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觀察諸法，是時菩薩摩訶薩即不取受、想、行、識。所以者何？受、想、行、識無生即非受、想、行、識，受、想、行、識無滅亦非受、想、行、識，既無生無滅即無二無別。若說受、想、行、識，即入無二法數。」

時，舍利子謂善現言：「如我領解仁所說義，諸菩薩等畢竟不生，若爾，何緣有諸菩薩為度無量無數有情，修多百千難行苦行，備受無量生死大苦？」

善現報言：「非我於彼無生法中，許有菩薩為度無量無數有情，修多百千難行苦行，備受無量生死大苦，然諸菩薩雖為此事，而於其中無苦行想。何以故？舍利子！若於苦行作苦行想，不能饒益無邊有情，是故菩薩於諸苦行作樂行想，於難行行作易行想，於諸有情作父母及己身想，為度彼故發菩提心，由此乃能作大饒益。爾時，菩薩作是思惟：『如我自性，於一切法，以一切種、一切處、時求不可得，內外諸法亦復如是，都無所有皆不可得。』若住此想便不見有難行苦行，由此能為無邊有情修多百千難行苦行，與有情類作大饒益。」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是諸菩薩實無生不？」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一切菩薩皆實無生。」

舍利子言：「為但菩薩實是無生，為一切智亦實無生？」

善現答言：「此一切智亦實無生。」

舍利子言：「為但一切智實是無生，為諸異生類亦實無生？」

善現答言：「諸異生類亦實無生。」

舍利子言：「若諸菩薩皆實無生，諸菩薩法亦應無生；若一切智實是無生，一切智法亦應無生；若異生類實是無生，異生類法亦應無生。若爾，菩薩得一切智，應無生法能證無生。」

善現答言：「我意不許無生法中有得有證。何以故？無生法中證、得無故。」

舍利子言：「為許生法證生法，為許無生法證無生法耶？」

善現答言：「我意不許生法證生法，亦不許無生法證無生法。」

舍利子言：「為許生法證無生法，為許無生法證生法耶？」

善現答言：「我意不許生法證無生法，亦不許無生法證生法。」

舍利子言：「若如是者應無得、證。」

善現答言：「雖有得、證而非實有。」

舍利子言：「為許未生法生，為許已生法生耶？」

善現答言：「我意不許未生法生，亦不許已生法生。」

舍利子言：「為許生生，為許不生生耶？」

善現答言：「我意不許生生，亦不許不生生。」

舍利子言：「仁者於所說無生法，樂辯說無生相耶？」

善現答言：「我於所說無生法，亦不樂辯說無生相。」

舍利子言：「於無生法起無生言，此無生言亦無生不？」

善現答言：「於無生法起無生言，此法及言俱無生義，而隨世俗說無生相。」

時，舍利子讚善現言：「說法人中仁為第一，除佛世尊無能及者。所以者何？隨所問詰種種法門皆能酬答。」

善現報言：「諸佛弟子於一切法無依著者，法爾皆能隨所問詰，一一酬答自在無畏。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無所依故。」

時，舍利子謂善現言：「善哉！善哉！若諸菩薩能作如是隨問而答，為由何等波羅蜜多威力所辦？」

善現報言：「此是般若波羅蜜多威力所辦。所以者何？說一切法無所依止，要由般若波羅蜜多達一切法無所依故。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聞如是語心不迷悶亦無疑惑，當知是菩薩能住如是住恆不捨離，亦常不離大悲作意。」

時，舍利子謂善現言：「若諸菩薩住如是住恆不捨離，亦常不離如是作意者，則一切有情應是菩薩。所以者何？以一切有情亦於此住及此作意常不捨離，般若大悲性平等故，則諸菩薩與諸有情應無差別。」

善現報曰：「善哉！善哉！雖似難我而成我義。何以故？舍利子！一切有情無自性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無自性；一切有情性遠離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性亦遠離；一切有情無覺知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無覺知。由此因緣，是諸菩薩於如是住及此作意常不捨離，與諸有情亦無差別。若諸菩薩能如是知無所滯礙，是行般若波羅蜜多，我意欲令一切菩薩以此作意，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第五分天帝品第二

爾時，天帝釋與四萬天子俱來集會，護世四天王與二萬天子俱來集會，索訶界主大梵天王與萬梵眾俱來集會，復有五千淨居天眾俱來集會，是諸天眾業果身光，對佛威光皆悉不現。

時，天帝釋白善現言：「今有無量諸天子等，欲聞大德宣示般若波羅蜜多，唯願大德哀愍為說：云何菩薩應住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善現告帝釋言：「吾承佛力，為諸天眾宣示般若波羅蜜多，如諸菩薩所應安住。汝諸天等，未發無上菩提心者今皆應發。諸有已入聲聞、獨覺正性離生，不復能發大菩提心。何以故？憍尸迦！彼於生死有限礙故。其中若有能發無上正等覺心

，我亦隨喜。何以故？憍尸迦！諸有勝人應求勝法，我終不礙他勝善品。」

爾時，世尊讚善現曰：「善哉！善哉！汝今善能勸諸菩薩。」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我既知恩云何不報！謂過去佛及諸弟子，教諸菩薩種種法要，方便趣入波羅蜜多。如來爾時亦於中學，今證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饒益我等。故我今者應隨佛教，攝受護念此諸菩薩，令疾證得無上菩提，轉妙法輪利樂一切，是則名為報彼恩德。」

爾時，善現語帝釋言：「汝等諸天皆應諦聽，當為汝說諸菩薩眾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應住相。」

「憍尸迦！諸菩薩眾大誓莊嚴發趣大乘，應以空相安住般若波羅蜜多，不應住色，亦不應住受、想、行、識；不應住預流果，亦不應住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不應住此是色，亦不應住此是受、想、行、識；不應住此是預流果，亦不應住此是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不應住色、受、想、行、識若常若無常、若樂若苦、若我若無我、若淨若不淨、若空若不空；不應住預流果乃至獨覺菩提，皆是無為所顯，是真福田，應受供養；不應住預流果，極七返有必入涅槃；不應住一來果，未至究竟，一來此間定盡眾苦；不應住不還果，往彼滅度不復還來；不應住阿羅漢果，今世定入無餘涅槃；不應住獨覺果，超聲聞地不至佛地，而般涅槃不應住佛，無為所顯，是真福田，應受供養，超諸聲聞、獨覺等地，利樂無量無數有情，令入無餘般涅槃界，假使一切有情界盡，亦入無餘般涅槃界。」

時，舍利子作是念言：「若爾，菩薩當云何住？」

爾時，善現知舍利子心之所念，便謂之曰：「於意云何？如來之心為何所住？」

時，舍利子語善現言：「如來之心都無所住，以無所住故名如來，謂不住有為界，亦不住無為界，亦非不住。」

善現報言：「菩薩亦爾，如諸如來於一切法心無所住亦非不住，謂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以無所得而為方便，應如是住、應如是學。」

爾時，眾中有諸天子竊作是念：「諸藥叉等言詞呪句，種種差別雖復隱密，而我等輩猶可了知，大德善現於深般若波羅蜜多，雖以種種言詞顯示，而我等輩竟不能解。」

具壽善現知諸天子心之所念，便告彼言：「我於此中無說無示，汝亦不聞，當何所解？」

時，諸天子復作是念：「尊者善現於此義中欲令易解，而轉深細難可測量。」

具壽善現知彼天子心之所念，復告之言：「諸有欲證欲住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要依此忍乃能證住。」

時，諸天子作是念言：「大德善現於今欲為何等有情說何等法？」

具壽善現知諸天子心之所念，而告彼言：「吾今欲為如幻有情說如幻法，彼於所說無聞、無解、無所證故。」

時，諸天子復作是念：「為聽法者及法如幻，為餘有情預流果等亦皆如幻？」

善現知彼心之所念，便告之言：「餘有情類若預流果、若一來果、若不還果、若阿羅漢果、若獨覺菩提、若佛無上正等菩提亦皆如幻。」

時，諸天子問善現言：「豈諸如來、應、正等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亦皆如幻？」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乃至涅槃亦復如幻。」

時，諸天子問善現言：「豈可涅槃亦復如幻？」

善現答言：「設更有法勝涅槃者亦復如幻，何況涅槃！何以故？諸天子！幻與有情及一切法乃至涅槃無二無別，皆不可得、不可說故。」

時，舍利子、執大藏、滿慈子、大飲光等問慶喜言：「所說般若波羅蜜多如是甚深，誰能信受？」

慶喜答言：「有不退轉諸菩薩眾，於此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深信受，復有無量具足正見補特伽羅及願圓滿諸阿羅漢，於此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能信受。」

爾時，善現作如是言：「如是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能信受。所以者何？此中無法可顯可示故，信受者亦不可得。」

時，天帝釋作是念言：「尊者善現雨大法雨，我應化作微妙音華奉散供養。」作是念已，即便化作微妙音華散善現上。

爾時，善現作是念言：「今所散花，於諸天處未曾見有。是花微妙，定非水陸草木所生，應是諸天從心化出。」

時，天帝釋既知善現心之所念，謂善現言：「此所散花，實非水陸草木所生，亦非諸天從心化出，以所散花無生性故。」

具壽善現語帝釋言：「此花不生便無花性。」

時，天帝釋作是念言：「尊者善現覺慧深廣，不壞假名而說實義。」

作是念已，白善現言：「如是！如是！誠如尊教。諸菩薩眾於諸法中，應隨尊者所說而學。」

爾時，善現語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諸菩薩眾於諸法中，皆應隨我所說而學。」

「憍尸迦！諸菩薩眾隨我所說，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學時，不依預流果學，不依一來、不還、阿羅漢果學，不依獨覺菩提學，若不依此諸地而學便學諸佛一切智智，若學諸佛一切智智則學無量無邊佛法，若學無量無邊佛法則不學色、受、想、行、識有增有減，若不學色、受、想、行、識有增有減則不學色、受、想、行、識有取有捨，若不學色、受、想、行、識有取有捨則不學一切法有可攝受及可滅壞，若不學一切法有可攝受及可滅壞則不學一切智智有可攝受及可滅壞。諸菩薩眾如是學時，名為

真學一切智智，速能證得一切智智。」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若諸菩薩不學一切智智有可攝受及可滅壞，是諸菩薩如是學時，名為真學一切智智，速能證得一切智智耶？」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以無所得為方便故。」

爾時，天帝釋問舍利子言：「菩薩所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於何求？」

舍利子言：「菩薩所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於善現所說中求。」

時，天帝釋問善現言：「是誰神力為依持故，令舍利子作如是說？」

善現答言：「如來神力為依持故，令舍利子作如是說。」

天帝釋言：「復誰神力為依持故，尊者能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善現報言：「如來神力為依持故，令我能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憍尸迦！汝之所問『菩薩所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於何求？』者，憍尸迦！菩薩所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應即色求，不應離色求；不應即受、想、行、識求，不應離受、想、行、識求。何以故？色非般若波羅蜜多，亦非離色別有般若波羅蜜多；受、想、行、識非般若波羅蜜多，亦非離受、想、行、識別有般若波羅蜜多。」

時，天帝釋白善現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大波羅蜜多，是無量波羅蜜多，是無邊波羅蜜多。」

善現報言：「如是！如是！何以故？憍尸迦！色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受、想、行、識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

「復次，憍尸迦！所緣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憍尸迦！云何所緣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謂一切法前、中、後際皆不可得說為無邊，法無邊故所緣無邊，由此般若波羅蜜多亦說無邊。」

「復次，憍尸迦！一切法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憍尸迦！云何一切法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謂一切法邊不可得。所以者何？色乃至識前、中、後邊皆不可得，由此般若波羅蜜多前、中、後邊亦不可得故說無邊。」

「復次，憍尸迦！有情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憍尸迦！云何有情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憍尸迦！非有情類其數甚多，計算其邊不可得故說為無邊。」

天帝釋言：「為何義故作如是說？」

善現答言：「我今問汝，隨汝意答。於意云何？言有情者何法增語？」

天帝釋言：「言有情者非法增語，但是假立客名所攝、無事名所攝、無緣名所攝。」

善現復告天帝釋言：「於意云何？此中頗有真實有情可顯示不？」

天帝釋言：「不也！大德！」

善現告言：「無實有情可顯示故說為無邊。憍尸迦！於意云何？假使如來、應、正等覺經如殑伽沙數大劫，以無邊音說有情類無量名字，此中頗有真實有情有生滅不？」

天帝釋言：「不也！大德！何以故？以諸有情本性淨故。」

善現告言：「由此故說：有情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無性甚深，俱無邊故。」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六

第五分率堵波品第三

爾時，眾中天帝釋等，欲界諸天大梵王等，色界諸天及餘神仙，歡喜踊躍，同時三返高聲唱言：「奇哉！奇哉！法性深妙。如來出世以神通力加善現等宣說開示，若諸菩薩不離般若波羅蜜多，我等於彼恭敬供養如佛世尊。」

爾時，佛告諸天等言：「如是！如是！若諸菩薩不離般若波羅蜜多，汝諸天等皆應供養如佛世尊。

「天等當知！我於往昔然燈佛時，蓮花王都四衢道首見然燈佛，獻五莖花，布髮掩泥聞正法要，不離般若波羅蜜多。時，彼如來與我受記：『汝於來世過無數劫，當成如來，號為能寂，宣說般若波羅蜜多與諸有情作大饒益。』」

時，諸天等俱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如是般若波羅蜜多具大威神，令諸菩薩速能引攝一切智智。」

爾時，世尊知諸天等四眾雲集同為明證，即便顧命天帝釋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或復為他書寫、解說，魔及眷屬、人非人等伺求其短終不能得，災橫疾疫皆不能害。若諸天子已發無上正等覺心，未善聽聞、受持、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皆應來至是善男子、善女人所，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令極通利轉為他說。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或復為他書寫、解說，若在空宅、曠野、險道及危難處，諸天善神常來擁護令無驚恐。」

時，四天王及天帝釋、梵天王等，合掌恭敬俱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或復為他書寫、解說，我等眷屬常隨守護，不令一切災橫侵惱。」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奉事般若波羅蜜多，攝受如是現法功德。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攝受般若波羅蜜多，則具攝受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或復為他書寫、解說，所獲功德，汝應諦聽，極善作意！當為汝說。」

天帝釋言：「唯然！願說！我等樂聞。」

佛言：「憍尸迦！若有諸惡外道梵志，若諸惡魔或魔眷屬，若餘暴惡增上慢者，欲作種種不饒益事，彼適興心自遭殃禍，漸當殄滅不果所願。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或復為他書寫、解說，法爾能令起惡心者自遭殃禍不果所願。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奉事般若波羅蜜多，獲如是等功德勝利。如有妙藥名曰莫耆，是藥威勢能銷眾毒，如是妙藥隨所在處，諸毒蟲類不能逼近。有大毒蛇饑行求食，遇見生類欲螫噉之，其生怖死奔趣妙藥，蛇聞藥氣尋便退走。何以故？憍尸迦！如是妙藥具大威勢，能益身命銷伏眾毒。當知般若波羅蜜多具大威勢亦復如是，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或復為他書寫、解說，諸惡人等欲於其所作不饒益，必當殄滅無所能為，般若威神能摧彼故。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四大天王及餘天眾并諸神仙常來擁護，不令一切災橫侵惱，諸佛、菩薩亦常護念，如法所求無不滿足，言詞威肅聞皆敬受，發言稱量語不喧雜，堅事善友深知恩報，不為慳嫉、忿恨、覆惱、諂、誑、矯等隱蔽其心。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般若威力調伏身心，令其遠離貪、瞋、癡等隨眠、纏、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具念正知慈、悲、喜、捨，常作是念：『我不應隨慳貪、破戒、忿恚、懈怠、散亂、愚癡勢力而轉，若隨彼轉，則我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妙慧不成，嚴淨色身尚不能得，況得無上正等菩提！故我不應隨彼力轉。』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思惟常得正念，諸惡煩惱不蔽其心。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或復為他書寫、解說，獲如是等功德勝利。」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為希有，能調菩薩令離高心，迴向所求一切智智。」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云何般若波羅蜜多甚為希有，能調菩薩令離高心，迴向所求一切智智？」

天帝釋言：「若諸菩薩不依般若波羅蜜多，無方便善巧故，雖修諸善而起高心，不能迴求一切智智；若諸菩薩能依般若波羅蜜多，有方便善巧故，所修諸善能伏高心，迴向所求一切智智。」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不為一切災橫侵惱。若在軍旅交戰陣時，至心念誦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有情慈悲護念，不為刀仗之所傷殺，所對怨敵皆起慈心，設起惡心自然退敗。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在軍陣刀箭所傷失命喪身，終無是處。何以故？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無上呪，若能於此精勤修學，不為自害、不為他害、不為俱害，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由斯獲得一切智智，觀有情類心行差別，隨宜為轉無上法輪，令如說行得

大饒益。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置清淨處供養恭敬，或復精勤受持、讀誦，人非人等欲求其短終不能得，唯除宿世惡業應受。憍尸迦！譬如有人或傍生類，入菩提樹院或至彼院邊，人非人等不能傷害。何以故？憍尸迦！三世諸佛皆坐此處得大菩提，施諸有情無恐、無怖、無怨、無害身心安樂。當知般若波羅蜜多隨所住處亦復如是，一切天、龍、阿素洛等常來守護。當知是處即真制多，一切有情皆應敬禮，恭敬供養、尊重讚歎不應暫捨。何以故？憍尸迦！是諸有情歸依處故。」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復以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而為供養。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佛涅槃後起窣堵波七寶嚴飾，寶函盛貯佛設利羅安置其中，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復以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而為供養。二所獲福，何者為多？」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我還問汝，當隨意答。於意云何？如來所得一切智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及所依身，依何等道修學而得？」

天帝釋言：「皆依般若波羅蜜多修學而得。」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憍尸迦！非但獲得相好身故說名如來、應、正等覺，要由證得一切智智乃名如來、應、正等覺。憍尸迦！如來所得一切智智，要由般若波羅蜜多為因故起，佛相好身但為依處，若不依止佛相好身無由而起，是故般若波羅蜜多，正為因生一切智智，欲令此智現前相續故，復修集佛相好身。由此緣故，我涅槃後，諸天、龍、神、人非人等，供養恭敬我設利羅。」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受持、讀誦，復以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則為供養一切智智及所依止佛相好身并涅槃後佛設利羅。何以故？憍尸迦！一切智智及相好身并設利羅，皆以般若波羅蜜多為根本故。以是故，憍尸迦！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供養恭敬所獲福聚，勝以七寶起窣堵波，供養如來設利羅福。何以故？憍尸迦！供養般若波羅蜜多，則為供養一切智智、佛相好身、設利羅故。」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瞻部洲人於此般若波羅蜜多，不能書寫、受持、讀誦、恭敬供養，彼豈不知如是所說功德勝利？」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我還問汝，當隨意答。於意云何？瞻部洲內有幾許人成佛證淨、成法證淨、成僧證淨？有幾許人得預流果乃至阿羅漢果？有幾許人發心定趣獨覺菩提？有幾許人發心定趣無上菩提？」

天帝釋言：「瞻部洲內有少許人成三證淨，轉少許人得預流果乃至阿羅漢果，轉少許人發心定趣獨覺菩提，轉少許人發心定趣無上菩提。」

佛言：「憍尸迦！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憍尸迦！瞻部洲內極少分人發心定趣無上菩提，於中少分既發心已，精勤修學趣菩提行；於中少分精勤修學菩提行時，於此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受；於中少分深信受已，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於中少分既修行已，漸次安住不退轉地；於中少分住此地已，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憍尸迦！若諸菩薩已得安住不退轉地，求證無上正等菩提，乃能深心信受般若，受持、讀誦、恭敬供養、書寫、解說。憍尸迦！無量無邊諸有情類發菩提心，於中若一、若二、若三得住菩薩不退轉地，多分退住聲聞、獨覺，是故當知善男子等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欲住菩薩不退轉地，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無留難者，應於般若波羅蜜多書寫、聽聞、受持、讀誦、供養恭敬、為他演說。何以故？憍尸迦！是諸菩薩應作是念：『如來昔住菩薩位時，常勤修學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我等亦應精勤修學。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我大師，我隨彼學所願當滿。』憍尸迦！一切菩薩若佛住世若涅槃後，常應依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精勤修學。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諸如來般涅槃後，為供養佛設利羅故，以妙七寶起窠堵波，種種珍奇間雜嚴飾，復持種種天妙花鬘乃至燈明，盡其形壽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受持、讀誦，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功德，甚多於前無量無數。

「憍尸迦！置此一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諸如來般涅槃後，為供養佛設利羅故，以妙七寶起窠堵波，種種珍奇間雜嚴飾，如是充滿一瞻部洲、或四大洲、或小千界、或中千界、或復三千大千世界，皆持種種天妙花鬘乃至燈明，盡其形壽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受持、讀誦，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數。憍尸迦！置如是事。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諸有情類，非前非後皆得人身，此一一人為供養佛設利羅故，於諸如來般涅槃後，以妙七寶起窠堵波，種種珍奇間雜嚴飾，如是一一各滿三千大千世界，復持種種天妙花鬘乃至燈明，盡其形壽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意云何？是諸有情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受持、讀誦，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

功德甚多於前無量無數。」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則為供養恭敬、尊重讚歎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一切智智。世尊！且置是事。假使十方各如殑伽沙數世界一切有情，非前非後皆得人身，此一人為供養佛設利羅故，各於如來般涅槃後，以妙七寶起窠堵波，種種珍奇間雜嚴飾。如是一一各滿十方殑伽沙數諸佛世界，復持種種天妙花鬘乃至燈明，或經一劫或一劫餘，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諸有情由此因緣所獲福聚雖復無量，而復有餘善男子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受持、讀誦，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所獲功德甚多於前無量無數。」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供養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善根無量無數不可稱計、不可思議。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一切智智，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一切智智，能生諸佛設利羅故。是故，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書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受持、讀誦，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所獲功德，於前所造諸窠堵波及供養福，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第五分神呪品第四

爾時，眾中四萬天子同聲共白天帝釋言：「大仙！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常應聽聞、受持、讀誦、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所以者何？若能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則令一切惡法損減，善法增益。」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汝應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所以者何？若阿素洛及惡朋黨起如是念：『我等當與三十三天共興戰諍。』爾時，汝等應各至誠誦念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時，阿素洛及彼朋黨所起惡心自然息滅。」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若如是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何以故？憍尸迦！三世諸佛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說微妙法。憍尸迦！依深般若波羅蜜多世間便有十善業道、若四靜慮、若四無量、若四無色定、若五神通，若餘無量無邊佛法皆得出現。憍尸迦！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世間便有菩薩出現；依菩薩故，世間便有十善業道、若四靜慮、若四無量、若四無色定、若五神通，若餘無量無邊佛法皆得出現。

「憍尸迦！若諸如來、應、正等覺不出世時，唯有菩薩，由先所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增上勢力，為諸有情方便施設十善業道、四靜慮等令勤修學。憍尸迦！譬如夜分

，因滿月輪光明照觸，星宿、藥等隨其勢力皆得增盛，如是如來、應、正等覺前已滅度，正法隱沒後未出時，世間所有善行、正行，一切皆依菩薩出現。菩薩所有方便善巧，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成辦，是故般若波羅蜜多是諸殊勝善法根本。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當得現世種種饒益，謂諸毒藥、水火、刀兵、災橫、疾疫皆不能害。若遭官事怨賊逼迫，至心誦念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至其所終不為彼譴罰加害，欲求其短皆不能得。何以故？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威神勢力法令爾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有欲至國王、王子、大臣等處，至心誦念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定為王等歡喜問訊、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何以故？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常於有情引發種種慈悲事故，由此因緣，諸求短者種種方便皆不能得。」

時，有眾多外道梵志欲求佛過來詣佛所。時，天帝釋見已念言：「今此眾多外道梵志，來趣法會伺求佛短，將非般若留難事耶？我當誦念從佛所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彼邪徒復道而去。」念已便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是眾多外道梵志遙申敬禮，右繞世尊復道而去。

時，舍利子見已念言：「彼有何緣適來還去？」

佛知其意，告舍利子：「彼諸外道來求我失，由天帝釋誦念般若波羅蜜多令彼還去。舍利子！我都不見彼諸外道有少白法，唯懷惡心為求我過來至我所。舍利子！我都不見一切世間有諸天魔及外道等有情之類，說般若時懷勃惡心來求得便，般若威力無能壞故。」

爾時，惡魔竊作是念：「今佛四眾恭敬圍繞，欲、色界天皆來集會，宣說般若波羅蜜多。此中必有諸大菩薩，親於佛前受菩提記，當得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空我境界，我當往至破壞其眼。」作是念已，化作四軍奮威勇銳來詣佛所。

時，天帝釋見已念言：「將非惡魔化作斯事，欲來惱佛并與般若波羅蜜多而作留難。何以故？如是四軍嚴飾殊麗，諸王軍眾皆不能及，定是惡魔之所化作。惡魔長夜伺求佛短，壞諸有情所修善業，我當誦念從佛所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彼惡魔復道而去。」

時，天帝釋念已便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是惡魔漸退而去，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威力逼故。

時，有無量三十三天俱時化作天妙音華，踊身空中而散佛上，合掌恭敬同白佛言：「願此般若波羅蜜多在瞻部洲人中久住，乃至般若波羅蜜多在瞻部洲人間流布。當知是處佛、法、僧寶常不滅沒，饒益世間令獲殊勝利益安樂。」

時，彼諸天復各化作天妙音華而散佛上，重白佛言：「若諸有情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惡魔及彼眷屬伺求其短不能得便。」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若諸有情但聞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名字，當知如是諸有情類，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於諸佛所發弘誓願，多集善根能成是事，非從少小善根中來，況能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轉為有情書寫、解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所以者何？欲求諸佛一切智智，應於般若波羅蜜多理趣中求，如有情類欲求大寶，應於大海方便勤求。」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諸佛所得一切智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成辦。」

爾時，慶喜便白佛言：「如來何緣不讚布施乃至靜慮波羅蜜多，唯讚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慶喜：「由此般若波羅蜜多能與前五波羅蜜多為尊為導，故我偏讚。」

「復次，慶喜！於意云何？若不迴向一切智智，而修布施乃至般若，此可名為真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不？」

慶喜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慶喜：「於意云何？若離般若波羅蜜多為能真迴向一切智智不？」

慶喜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慶喜：「由此因緣，我說般若波羅蜜多能與前五波羅蜜多為尊為導，故我偏讚。」

「慶喜當知！譬如大地以種散中，眾緣和合便得生長，應知大地與種生長，為所依止、為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羅蜜多及所迴向一切智智，與布施等波羅蜜多，為所依止、為能建立，令得生長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與前五波羅蜜多為尊為導，故我偏讚。慶喜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能攝受一切智智，故偏讚說。」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今者如來、應、正等覺，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勝利說猶未盡。何以故？我從世尊所受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勝利甚深、甚廣、量無邊際。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復轉為他書寫、解說，或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而為供養，所獲功德亦無邊際。」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我不說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但有前說功德勝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具足無邊功德勝利，分別演說不可盡故。我亦不說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乃至供養，善男子等但有如前所說功德，彼所獲福無邊際故。」

時，天帝釋即白佛言：「我等諸天常隨守護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令一切人非人等種種惡緣之所損害。」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廣為他宣說開示。時，有無量百千天子，為聽法故皆來集會，歡喜踊躍敬受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天子以天威力，令說法師增益辯才宣揚無盡，不樂說者令其樂說，身心疲極令得康強。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讀誦甚深般若波羅

蜜多，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得如是等現法勝利。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四眾中宣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無怯怖，不為一切論難所伏。所以者何？彼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所護持故，彼住法空都不見有能難、所難及所說故，亦不見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求短故，亦復不見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有過失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眾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如是等現法勝利。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及廣為他書寫、解說，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不沈沒亦不憂悔、不恐、不怖。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見有法可令沈沒、憂悔、恐怖，於諸法中無所執著。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乃至解說，得如是等現法勝利。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亦轉為他書寫、解說，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而為供養，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恒為父母、師長、親友、國王、大臣及諸沙門、婆羅門等之所敬愛，亦為十方諸佛、菩薩、聲聞、獨覺之所護念，復為世間諸天、魔、梵、人及非人之所守衛，一切災橫皆自消滅，外道異論皆不能伏。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乃至供養，得如是等現法勝利。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寫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置清淨處，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時，此三千大千國土及餘十方無邊世界，所有四大王眾天乃至廣果天已發無上菩提心者，常來此處觀禮、讀誦，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右繞禮拜合掌而去。諸淨居天亦常來此觀禮、讀誦，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右繞禮拜合掌而去。有大威德諸龍、藥叉，廣說乃至人非人等，亦常來此觀禮、讀誦，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右繞禮拜合掌而去。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應作是念：『今此三千大千國土及餘十方無邊世界一切天、龍，廣說乃至人非人等，常來至此觀禮、讀誦我所書寫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右繞禮拜合掌而去，此我則為已設法施。』作是念已歡喜踊躍，令所獲福倍復增長。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無邊界天、龍、藥叉、阿素洛等常隨擁護，所住之處人非人等不能損害，唯除宿世定惡業因現在應熟，或轉重惡現世輕受。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威神力，獲如是等現法勝利。」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何驗知有此三千大千國土及餘十方無邊世界天、龍、藥叉、阿素洛等，來至其處觀禮、讀誦彼所書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合掌右繞歡喜護念？」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見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在之處有妙光明，或聞其處異香氛郁，或復聞有微細樂音，當知爾時有大神力威德熾盛諸天、龍等，來至其處觀禮、讀誦彼所書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合掌右繞歡喜護念。

「復次，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鮮淨行嚴麗其處，至心供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爾時有大神力威德熾盛諸天、龍等來至其處，觀禮、讀誦彼所書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合掌右繞歡喜護念。憍尸迦！隨有如是具大神力威德熾盛諸天、龍等來至其處，此中所有惡鬼、邪神驚怖退散無敢住者。由此因緣，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便廣大起淨勝解，所修善業倍復增明，諸有所為皆無障礙。以是故，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隨所在處，應當周匝除去糞穢，掃拭塗治香水散灑，敷設寶座而安置之，燒香散花而為供養。

「復次，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如是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決定當得身心無倦、身心安樂、身心調柔、身心輕利。繫心般若波羅蜜多，夜寢息時無諸惡夢，唯得善夢，謂見如來、應、正等覺身真金色相好莊嚴，放大光明普照一切，聲聞、菩薩恭敬圍繞，身處眾中間佛為說布施等六波羅蜜多及餘善根相應法義。或於夢中見菩提樹，其量高廣眾寶莊嚴，有大菩薩往詣樹下，結跏趺坐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度有情眾。或於夢中見有無量無數菩薩論義決擇種種法義。或於夢中見有無量無數菩薩修行六種波羅蜜多，成熟有情、嚴淨佛土，迴向攝受一切智智。或於夢中見十方界各有無量那庾多佛，亦聞其聲，謂某世界有某如來、應、正等覺若干百千聲聞、菩薩恭敬圍繞說如是法。或於夢中見十方界各有無量那庾多佛入般涅槃，彼一一佛般涅槃後，各有施主為供養佛設利羅故，以妙七寶各起無量大率堵波，復於一一率堵波所，各持無量上妙花鬘乃至燈明，經無量劫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見如是類諸善夢相，若睡若覺身心安樂。諸天神等益其精氣，令彼自覺身體輕便，由此因緣，不多貪著飲食、醫藥、衣服、臥具，於四供養其心輕微，如瑜伽師入勝妙定，由彼定力滋潤身心，從定出已雖遇美膳而心輕微，此亦如是。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三千大千國土及餘十方無邊世界諸佛、菩薩、獨覺、聲聞、天、龍、藥叉、阿素洛等慈悲護念，以妙精氣冥澍身心，令其志勇體充盛故。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如是現法勝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應常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宣說開示。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雖於般若波羅蜜多，不能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宣說開示，而為正法久住世間，利樂有情不滅沒故，書寫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嚴飾，復持無量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亦得如前所說勝利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七

第五分設利羅品第五

「復次，憍尸迦！假使充滿此瞻部洲佛設利羅以為一分，有書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復為一分，於斯二分，汝取何者？」

天帝釋言：「我意寧取深妙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我於諸佛設利羅所，非不信受供養恭敬，然諸佛身及設利羅，皆因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功德威力所熏修故，乃為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

「世尊！如我坐在三十三天善法殿中天帝座上，為諸天眾宣說正法時，有無量諸天子等，來至我所聽我所說，供養恭敬，右遶而去。我若不在彼法座時，諸天子等亦來其處，雖不見我如我在時供養恭敬，咸言：『此處是天帝釋為諸天等說法之座，我等皆應如天主在，供養恭敬，右遶而去。』佛設利羅亦復如是，深妙般若波羅蜜多為因引生，一切智智之所依止故，為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是故我說於二分中，我意寧取深妙般若波羅蜜多。

「世尊！假使充滿三千世界佛設利羅以為一分，有書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復為一分，於斯二分，我意寧取深妙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我於諸佛設利羅所，非不信受供養恭敬，然諸佛身及設利羅，皆因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功德威力所熏修故，乃為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

「世尊！如負債人怖畏債主，即便親近奉事國王，依王勢力得免怖畏，反為債主怖畏供養。所以者何？彼人依附國王勢力，王所攝受具威勢故。王喻般若波羅蜜多，佛設利羅喻依王者，由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世間供養恭敬。諸佛所得一切智智，亦依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成辦故，我寧取深妙般若波羅蜜多。

「世尊！譬如無價大寶神珠，具無量種勝妙威德，隨所住處有此神珠，人非人等不能為害。設有男子或復女人，為鬼所執身心苦惱，若有持此神珠示之，由珠威力鬼便捨去。諸有熱病或風、或痰、或二、或三和合為病，若有繫此神珠著身，如是諸病無不除愈。此珠在闇能作照明，熱時能涼寒時能暖，隨地方所有此神珠，時節調和不寒不熱。若地方所有此神珠，蛇蠍等毒無敢停止。設有男子或復女人，為毒所中楚痛難忍，若有持此神珠令見，珠威勢故毒即消滅。若諸有情身嬰癩疾、惡瘡、腫疱、目眩、醫等眼病、耳病、鼻病、舌病、喉病、身病、諸支節病，帶此神珠眾病皆愈。若諸池沼泉井等中，其水濁穢或將枯涸，以珠投之水便盈滿，香潔澄淨具八功德。若以青黃赤白紅紫碧綠雜綺種種色衣，裹此神珠投之於水，水隨衣彩作種種色。如是無價大寶神珠，威德無邊說不能盡，若置箱篋亦令其器具足成就無邊威德。設空箱篋由曾置珠，其器仍為眾人愛重。」

爾時，慶喜問帝釋言：「如是神珠為天獨有，人亦有耶？」

天帝釋言：「人中、天上俱有此珠，若在人中形小而重，若在天上形大而輕；又人中珠相不具足，在天上者其相周圓；天上神珠威德殊勝，無量倍數過人所有。」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深妙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為眾德本能滅無量惡不善法，隨所在處滅諸有情身心苦惱，人非人等不能為害。如來所得一切智智及餘無量無邊功德，皆因般若波羅蜜多。佛設利羅，由諸功德所熏修故，是諸功德所依器故，佛涅槃後堪受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是故我說於二分中，我意寧取深妙般若波羅蜜多。」

「世尊！假使充滿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佛設利羅以為一分，有書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復為一分，於斯二分，我意寧取深妙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我於諸佛設利羅所，非不信受供養恭敬，然諸佛身及設利羅，皆因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功德威力所熏修故，乃為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

「復次，世尊！深妙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一切智智，如來所得一切智智能生佛身及設利羅，是故供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則為供養三世諸佛一切智智及設利羅。」

「復次，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常見十方諸佛，當行當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是故如來供養恭敬。」

天帝釋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無上波羅蜜多，一切如來皆依般若波羅蜜多知諸有情心行差別。」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是故菩薩摩訶薩眾長夜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如實知諸有情類心行差別。」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諸菩薩眾為但應行般若波羅蜜多，為亦應行餘五波羅蜜多？」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諸菩薩眾應具行六波羅蜜多，然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觀諸法時，皆以般若波羅蜜多而為上首。憍尸迦！如瞻部洲所有諸樹，枝條、莖幹、花葉、果實，雖有種種形類不同，而其蔭影都無差別。如是六種波羅蜜多雖各有異，而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攝受迴向一切智智，諸相差別都不可得。」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成就廣大圓滿無量無邊功德，若有書持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眾寶嚴飾，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守護不捨。復有書持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眾寶嚴飾，轉施他人受持、讀誦。此二福聚，何者為多？」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我還問汝，隨汝意答。若諸有情從他請得佛設利羅，盛以寶函置清淨處，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守護不捨。若復有人從他請得佛設利羅，分施與他令其供養。於意云何？此二福聚，何者為勝？」

天帝釋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此二福聚，後者為勝。」

爾時，佛讚天帝釋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憍尸迦！書持般若波羅蜜多，若自供養，若轉施他受持、讀誦，此二福聚，後者為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如實為他分別解說，所獲福聚復勝施他多百千倍，敬此法師應如敬佛。」

第五分經典品第六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瞻部洲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十善業道，展轉乃至普教十方殑伽沙等諸佛世界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十善業道。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他讀誦，所獲福聚甚多於前。」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瞻部洲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展轉乃至普教十方殑伽沙等諸佛世界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他讀誦，所獲福聚甚多於前。」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自恒讀誦，不如有人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他讀誦。」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他讀誦，不如有人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善知義趣為他解說。」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應為何等諸有情類，解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知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應為解說。何以故？憍尸迦！於當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求趣無上正等菩提，聞他宣說相似般若波羅蜜多，心便迷謬退失中道。」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何等名為相似般若波羅蜜多？」

佛言：「憍尸迦！於當來世有諸苾芻愚癡顛倒，雖欲宣說真實般若波羅蜜多，而顛倒說相似般若波羅蜜多。云何苾芻顛倒宣說相似般若波羅蜜多？謂彼苾芻為發無上

菩提心者說：『色壞故名為無常，非常無故名為無常。』說：『受、想、行、識壞故名為無常，非常無故名為無常。』復作是說：『若如是求是行般若波羅蜜多。』憍尸迦！如是名為顛倒宣說相似般若波羅蜜多。憍尸迦！不應以色壞故觀色無常，不應以受、想、行、識壞故觀受、想、行、識無常，但應以常無故觀色乃至識為無常。以是故，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善知義趣為他解說，其福甚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贍部洲一切有情，皆令住預流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或阿羅漢果、或獨覺菩提，展轉乃至普教十方各如殑伽沙數世界一切有情，皆令住預流果乃至獨覺菩提。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他讀誦，教授教誡彼有情言：『汝應精勤修學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佛法，定當證得一切智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皆是般若波羅蜜多所流出故。謂彼證得一切智智，教化無量無邊有情，令成預流乃至獨覺無邊際故。

「復次，憍尸迦！若贍部洲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展轉乃至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一切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令讀誦。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轉施與一已於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者令勤修學，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何以故？憍尸迦！如是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令深般若波羅蜜多廣行流布。

「復次，憍尸迦！若贍部洲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展轉乃至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一切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令讀誦，復以巧妙文義解釋。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轉施與一已於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者令其讀誦，復以巧妙文義解釋，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

「復次，憍尸迦！若贍部洲諸有情類，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展轉乃至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一切有情，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令讀誦。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已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諸菩薩中，有一菩薩作如是言：『我今欣樂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濟拔有情生死眾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成彼事，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令讀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數。」

「復次，憍尸迦！若瞻部洲諸有情類，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展轉乃至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一切有情，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令讀誦，復以巧妙文義解釋。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已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諸菩薩中，有一菩薩作如是言：『我今欣樂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濟拔有情生死眾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成彼事，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令讀誦，復以巧妙文義解釋，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數。」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世尊！如如菩薩摩訶薩轉近無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應以般若波羅蜜多，轉更慇懃教授教誡，應以上妙飲食、衣服、臥具、醫藥及餘資具，供養恭敬令無乏少。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如是法施、財施，攝受供養彼菩薩摩訶薩，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無量。所以者何？彼菩薩摩訶薩要由如是法施、財施攝受供養，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作大饒益。」

爾時，善現讚帝釋言：「善哉！善哉！善能攝受、勸勵、護助諸菩薩摩訶薩，令疾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

「憍尸迦！汝今已作佛聖弟子所應作事。何以故？憍尸迦！一切如來諸聖弟子，為欲饒益諸有情故，法爾攝受、勸勵、護助諸菩薩摩訶薩，令疾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一切如來、聲聞、獨覺世間勝事，皆由菩薩摩訶薩眾而得出現。何以故？憍尸迦！若無菩薩摩訶薩發菩提心，則無菩薩摩訶薩能學六種波羅蜜多；若無菩薩摩訶薩修學六種波羅蜜多，則無菩薩摩訶薩能證無上正等菩提；若無菩薩摩訶薩證得無上正等菩提，則無如來、聲聞、獨覺世間勝事。是故如來諸聖弟子，為欲利樂諸有情故，法應攝受、勸勵、護助諸菩薩眾，令學六種波羅蜜多，能疾證得一切智智，盡未來際利樂有情。」

第五分迴向品第七

爾時，慈氏菩薩謂善現言：「菩薩隨喜迴向俱行諸福業事，於餘有情施、戒、修等諸福業事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

爾時，善現問慈氏菩薩言：「若諸菩薩所起隨喜迴向之心，普緣無量無數世界，一一世界無量無數已入涅槃諸佛世尊，從初發心乃至成佛，展轉乃至入般涅槃，如是乃至法將滅盡，於其中間所有六種波羅蜜多相應善根，若諸弟子施、戒、修等諸福業事及學、無學無漏善根，若佛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為利樂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及餘無量無邊佛法，若說法要，若依法要學諸善根，若佛世尊般涅槃後，諸有情類所種善根，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之心。復以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願此善根共有情類，引發無上正等菩提。』於意云何？彼諸菩薩緣如是事，起如是行相，隨喜迴向心，為有如是所緣可得，如彼菩薩所取相不？」

慈氏菩薩答善現言：「彼諸菩薩緣如是事，起如是行相隨喜迴向心，實無如是所緣可得，如彼菩薩所取之相。」

具壽善現謂慈氏菩薩言：「若無如是所緣諸事，如彼菩薩所取相者，彼諸菩薩隨喜迴向，豈不皆成想心見倒？所以者何？如有執著無所有事，無常謂常，實苦謂樂，無我謂我，不淨謂淨，由斯發起想心見倒。如所緣事實無所有，菩提及心亦應如是。若爾，一切應無差別，此中何等是所緣事？何等是隨喜心？何等是菩提？何等是迴向？云何菩薩緣如是事，起隨喜心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慈氏菩薩報善現言：「如是所起隨喜迴向，不應對彼新學大乘菩薩前說。所以者何？彼聞如是隨喜迴向，所有信樂恭敬之心皆當滅沒。如是隨喜迴向之法，應為不退轉菩薩摩訶薩，或曾供養無量諸佛、久發大願、多植善根、為多善友所攝受者分別開示。所以者何？彼聞如是隨喜迴向，不驚、不怖、不退、不沒。

「諸菩薩眾應以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迴向所求一切智智。當於爾時應作是念：『所可用心隨喜迴向，此所用心盡、滅、離、變，此所緣事及諸善根，皆亦如心盡、滅、離、變。此中何等是所用心？復以何等為所緣事及諸善根，而說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心於心理不應有隨喜迴向，以無二心俱時起故。心亦不可隨喜迴向，心自性故，是故隨喜迴向之心及所緣事皆不可得。』」

時，天帝釋白善現言：「新學大乘諸菩薩眾聞如是事其心將無驚、怖、退、沒？云何菩薩於所緣事起隨喜心？云何攝受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具壽善現依慈氏菩薩作如是言：「諸菩薩眾普緣十方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斷諸有路絕戲論道，殄諸雲霧摧諸棘刺，捨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解脫，到心自在第一究竟，入無餘依涅槃界者，從初發心乃至成佛，展轉乃至入般涅槃，如是乃至法將滅沒，於其中間所有功德，及諸弟子所種善根，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之心。復持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

諸菩薩云何不墮想心見倒？」

慈氏菩薩謂善現言：「若諸菩薩於自所起隨喜迴向心等諸法無心等想，則不墮於想心見倒；若諸菩薩於自所起隨喜迴向心等諸法有心等想，則便墮於想心見倒。又諸菩薩以如是心，念佛弟子功德善根而生隨喜，正知此心盡、滅、離、變，非能隨喜，正知彼法，其性亦然非所隨喜；又正了達能迴向心法性亦爾，非能迴向，及正了知所迴向法其性亦爾，非所迴向。若有能依如是所說隨喜迴向是正非邪，諸菩薩眾皆應發起如是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又諸菩薩普緣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所有功德，若諸弟子所有善根，若異生類所有善根，若傍生趣聽聞正法所有善根，若餘天、龍廣說乃至人、非人等聽聞正法發菩提心，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之心，既隨喜已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於如是時，若正解了諸能隨喜迴向之法盡、滅、離、變，諸所隨喜迴向之法其性亦然，雖如是知而能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復於是時，若正解了都無有法可能隨喜迴向於法，雖如是知而能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便不墮於想心見倒。所以者何？是諸菩薩於能隨喜迴向之心及所隨喜迴向之法不生執著，是名無上隨喜迴向。若諸菩薩於能隨喜迴向之法，起能隨喜迴向法想，於所隨喜迴向之法，起所隨喜迴向法想，而起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則便墮於想心見倒，所起隨喜迴向皆邪。

「菩薩應知方便遠離。若諸菩薩於所修作諸福業事，如實了知遠離寂靜，於能隨喜迴向之心，亦如實知遠離寂靜，如實知己，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法中都無取著，而起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則不墮於想心見倒。若諸菩薩於所修作諸福業事，不如實知遠離寂靜，於能隨喜迴向之心，亦不能知遠離寂靜，於一切法執著諸相，而起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則便墮於想心見倒。

「若諸菩薩於已滅度諸佛世尊及諸弟子功德善根，欲正發起隨喜迴向，應作是念：『如佛世尊及諸弟子皆已滅度，自性非有，功德善根亦復如是。我所發起隨喜迴向及所迴向無上菩提，性相亦爾都不可得。』如實知己，於諸善根發生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便能不生想心見倒；不取相故，佛所聽許，名正隨喜迴向菩提。若諸菩薩以取相為方便，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已滅度佛及弟子功德善根，取相隨喜迴向菩提，是為非善隨喜迴向。若諸菩薩不取相為方便，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已滅度佛及弟子功德善根，離相隨喜迴向菩提，是名為善隨喜迴向。」

慈氏菩薩問善現言：「云何菩薩於佛及弟子功德善根等皆不取相，而能隨喜迴向菩提？」

善現答言：「應知菩薩所學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雖不取相而所作成，非離般若波羅蜜多，有能正起隨喜迴向，是故菩薩欲成所作，應學般若波羅蜜多。」

慈氏菩薩謂善現言：「莫作是說。所以者何？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中，佛及弟子功德善根都不可得，所起隨喜迴向菩提亦不可得。

「此中菩薩應作是觀：『過去如來及諸弟子功德善根性皆已滅，所起隨喜迴向之心及大菩提性皆寂滅。我若於彼取相分別，發生隨喜迴向之心，諸佛世尊皆所不許。所以者何？於已滅度佛弟子等取相分別隨喜迴向，是則名為大有所得，過去已滅無所有故，未來、現在佛弟子等，未至不住亦不可得，若不可得非取相境，若取其相發生隨喜迴向菩提便墮顛倒。』

「是故菩薩欲於如來及諸弟子功德善根，正發隨喜迴向菩提，不應於中起有所得取相分別隨喜迴向。若於其中起有所得取相分別隨喜迴向，佛不說彼有大義利。所以者何？如是隨喜迴向之心，妄想分別名雜毒故。如有飲食，雖具上妙色香美味而雜毒藥，愚夫淺識貪取噉之，初雖適意後便大苦。如是一類補特伽羅，不善受持，不善觀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善通達甚深義趣，而告大乘種性者曰：『來！善男子！汝於三世諸佛世尊戒等五蘊及餘無量無邊功德，若佛弟子所種善根，若佛世尊授諸菩薩、聲聞、獨覺三菩提記，彼有情類所種善根，若諸天、人、阿素洛等所種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隨喜迴向菩提。』如是所說隨喜迴向，以有所得為方便故，譬如世間雜毒飲食，菩薩種性補特伽羅不應隨彼所說而學。

「是故，大德！應說云何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應於三世十方諸佛及弟子等功德善根隨喜迴向可名無毒？」

善現答言：「若諸菩薩欲不謗佛而發隨喜迴向心者，應作是念：『如諸如來、應、正等覺如實通達功德善根，有如是性、有如是相、有如是法而可隨喜。我今亦應如是隨喜，如諸如來、應、正等覺如實通達，應以如是諸福業事迴向菩提；我今亦應如是迴向。』若作如是隨喜迴向，則不謗佛，不雜眾毒，離諸過咎，善順佛教。

「復次，菩薩應作如是隨喜迴向，如戒蘊等不墮三界、非三世攝，隨喜迴向亦應如是。所以者何？如彼諸法自性空故，不墮三界非三世攝，隨喜迴向亦復如是。若能如是隨喜迴向，不雜眾毒無所失壞；若不如是隨喜迴向，當知是邪隨喜迴向。若諸菩薩作如是念：『如諸如來、應、正等覺，如實通達諸功德等，有如是法，可依此法發生無倒隨喜迴向。我今亦應依如是法，發生隨喜迴向之心。』是為正發隨喜迴向。」

爾時，世尊讚善現曰：「善哉！善哉！汝今乃能為諸菩薩作大佛事。善現當知！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諸有情類，一切皆得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等世、出世間有相功德。是一菩薩所起無倒隨喜迴向，於彼功德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

「復次，善現！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一一住如殞伽沙劫，以有所得而為方便，皆持上妙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及餘樂具，恭敬供養如殞伽沙世界有情常無間斷。於意云何？是諸菩薩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善現對曰：「甚多！世尊！如是福聚若有形色，十方各如殞伽沙界不能容受。」

佛言：「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若一菩薩由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受故，發起無倒隨喜迴向所獲功德於前菩薩有相福聚，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爾時，四大天王各與眷屬二萬天子俱，頂禮佛足，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是諸菩薩所起無倒隨喜迴向，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威力廣大勝前所說有所得施多百千倍。」

時，天帝釋乃至他化自在天王各與眷屬十萬天子俱，皆持種種天妙花鬘、塗散等香、衣服、瓔珞、寶幢、幡蓋、眾妙、珍奇，奏天樂音而供養佛，頂禮佛足，合掌白言：「是諸菩薩所起無倒隨喜迴向，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威力廣大勝前所說有所得施多百千倍。」

時，大梵王廣說乃至色究竟天各與無量百千天眾，前詣佛所，頂禮佛足，合掌恭敬俱發聲言：「希有！世尊！是諸菩薩所起無倒隨喜迴向，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威力廣大勝前所說有所得施多百千倍。」

爾時，佛告淨居天等諸天眾言：「且置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假使十方殑伽沙等諸佛世界，一切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一一住如殑伽沙劫，以有所得而為方便，皆持上妙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及餘樂具，恭敬供養如殑伽沙世界有情常無間斷。若有菩薩普緣三世諸佛世尊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及餘無量無邊佛法，若諸弟子所有善根，若餘有情所修善法，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俱行諸福業事。復持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隨喜迴向所獲功德，勝前所說有相福聚無量無邊不可稱計。」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世尊說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俱行諸福業事。云何名為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俱行諸福業事？」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於三世法不取、不捨、不念、不得，知無有法已、正、當生，知無有法已、正、當滅，如法實性發生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如是名為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俱行諸福業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欲於三世諸佛世尊及弟子等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及正解脫、解脫智見相應善根，發生無倒隨喜迴向，應作是念：『如真解脫，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相應善根亦復如是；如真解脫，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相應善根亦復如是；如真解脫，所有勝解亦復如是；如真解脫，隨喜迴向亦復如是；如真解脫，一切過去已滅諸法亦復如是；如真解脫，一切未來未生諸法亦復如是；如真解脫，一切現在現轉諸法亦復如是；如真解脫，過去無量無數世界諸佛世尊及弟子等亦復如是；如真解脫，未來無量無數世界諸佛世尊及弟子等亦復如是；如真解脫，現在無量無數世界諸佛世尊及弟子等亦復如是。』

如是諸法真如法性，無向無背、無縛無脫、無染無淨。我於如是功德善根現前隨喜，以無移轉及無失壞、無相、無得而為方便，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如是名為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迴向。』

「善現當知！如是無倒隨喜迴向所獲功德，於十方面各如殑伽沙數世界一切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一一住如殑伽沙劫，以有所得而為方便，皆持上妙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及餘樂具，恭敬供養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一切有情常無間斷，所獲施福，及於十方殑伽沙等諸佛世界一切有情，一一住如殑伽沙劫，以有所得而為方便，所修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相應善根，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八

第五分地獄品第八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無倒隨喜迴向，皆由般若波羅蜜多威力成辦。」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能作照明皆應敬禮，世間諸法不能染污，能除翳闇能發光明，能施利安能為導首，與諸盲者作淨眼目，與涉闇徒作明燈炬，引失道者令入正路，顯諸法性即薩婆若，示一切法無滅無生，是諸菩薩摩訶薩母，能令諸佛具轉三轉、十二行相無上法輪，無依護者為作依護，能除一切生死苦惱，開示諸法無性為性。世尊！諸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應云何住？」

佛告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應如佛住，敬事般若波羅蜜多應如敬事諸佛世尊。」

時，天帝釋作是念言：「今舍利子何因何緣問佛斯事？」

念已便問舍利子言：「以何因緣而作是問？」

時，舍利子報帝釋言：「前佛世尊說諸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受故，所起隨喜迴向俱行諸福業事，疾能證得一切智智，勝有所得菩薩所修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相應善根，是故我今作如是問。

「憍尸迦！如生盲眾若百若干，無淨眼者方便引導，近尚不能趣入正道，況能遠達豐樂大城！如是前五波羅蜜多諸生盲眾，若無般若波羅蜜多淨眼者導，尚不能趣菩薩正道，況能證入一切智城！憍尸迦！布施等五波羅蜜多，要由般若波羅蜜多，名有目者。復由般若波羅蜜多之所攝受，名到彼岸。」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云何菩薩引發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舍利子：「若諸菩薩不引發色、受、想、行、識，亦不見色、受、想、行、識，是即名為引發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若諸菩薩引發般若波羅蜜多，為成何法？」

佛告舍利子：「若諸菩薩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都無所成，無所成故得名般若波羅蜜多。」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豈不能成一切智智？」

佛言：「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亦不能成一切智智。何以故？憍尸迦！如有所得，如有名想，如有造立，不能成故。」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若爾，般若波羅蜜多云何說成一切智智？」

佛言：「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於所引發一切智智，無所成故說名為成。」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甚奇！世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為生滅一切法故，不為成壞一切法故出現世間，而與世間作饒益事。」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若諸菩薩起如是想，則便捨遠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復有因緣捨遠般若波羅蜜多，謂生是想：『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空無所有。』即便捨遠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菩薩般若波羅蜜多非空非有、無所分別。」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佛說般若波羅蜜多為顯何法？」

佛告善現：「我說般若波羅蜜多不為顯色，亦不為顯受、想、行、識；不為顯預流果，亦不為顯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是廣大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何緣汝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是廣大波羅蜜多？」

善現答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色不作大、不作小、不作集、不作散，於受、想、行、識亦不作大、不作小、不作集、不作散；於佛十力不作強、不作弱，於一切智不作廣、不作狹。若諸菩薩起如是想，非行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如是諸想，非深般若波羅蜜多等流果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起是想：『我當度脫若干有情入無餘依般涅槃界。』是則名為大有所得，非有所得能有所辦。何以故？世尊！有情無生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生；有情無自性故、遠離故、不可思議故、無滅壞故、無覺知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自性，廣說乃至亦無覺知。世尊！有情力積集故，當知如來力亦積集。」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信解，無疑、無惑亦不迷謬，是諸菩薩從何處沒來生此間？積行久如於深法義能隨覺了？」

佛言：「舍利子！是諸菩薩從他方界所事諸佛法會中沒來生此間。舍利子！是諸菩薩已多親近諸佛世尊，曾問此中甚深法義已，經無量無數大劫，修集百千難行苦行，乘大願力來生此土。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見若聞生大歡喜，便作是念：『我今見佛，聞佛所說。』由此因緣恭敬信受。」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可見聞耶？」

佛言：「不也！」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勤修學，是諸菩薩積行久如？」

佛言：「善現！此應分別。有諸菩薩從初發心，遇真善友方便攝受，即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深法門能生信解。有諸菩薩雖曾值遇多百千佛，於諸佛所勤修梵行，而有所得為方便故，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能修學，聞說般若波羅蜜多不生信解即便捨去。善現當知！是諸菩薩過去佛所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無信敬心捨眾而去，今聞般若波羅蜜多，無信敬心還復捨去。彼於般若波羅蜜多，若身若心皆不和合，不和合

故，造作增長感惡慧業，由此業故，聞深般若波羅蜜多毀謗厭捨。」

「善現當知！若諸菩薩毀謗厭捨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則為毀謗厭捨一切智智，若毀謗厭捨一切智智，即毀謗厭捨三世諸佛。由此因緣，造作增長害正法罪，由此罪故經歷多時受諸重苦，謂彼所造罪極重故，多百千歲墮大地獄，此界、他方往還輪轉，受諸重苦不得解脫，此界火、水、風劫起時移置他方大地獄內，他方火、水、風劫起時移置此界大地獄中，如是輪迴經無數劫，受大地獄極難忍苦。彼害法罪業勢稍微，從地獄出墮傍生趣，如前展轉此界、他方，多劫輪迴受諸劇苦。彼害法罪業勢漸薄，脫傍生趣墮鬼趣中，此界、他方輪迴展轉，受諸重苦經無量劫。彼害法業餘勢將盡，免餓鬼趣來生人中，具受人間貧窮、下賤、頑愚、疾病、醜陋等苦，尚不聞有佛、法、僧名，況能精勤修諸善業！以諸惡業害正法故，受如是類圓滿苦果。」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害正法業與五無間，此二惡行為相似不？」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勿謂此業似五無間。所以者何？五無間業雖感重苦，而不可比毀謗正法，謂彼聞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毀謗拒逆言：『此般若波羅蜜多，非真佛語，不應修學，非法、非律、非大師教。』由此因緣其罪極重，不可以比五無間業。」

「舍利子！此害法人自謗正法亦教他謗，自壞其身亦令他壞，自飲毒藥亦令他飲，自失生天解脫樂果亦令他失，自持其身足地獄火亦令他足，自沈苦海亦令他溺，自不信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教他人令不信解迷謬顛倒。舍利子！我於般若波羅蜜多，尚不欲令害正法者聞其名字，況當為說！舍利子！害正法者，我尚不聽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舉目觀視，況當共住！舍利子！害正法者，我尚不聽被服袈裟，況受供養！何以故？舍利子！害正法者墮黑闇類，如臭爛糞，如穢蝸螺，如癩病人，甚可厭惡。諸有信用害法者言，亦受如前所說大苦。」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何緣不說害正法者當來所受惡趣身量？」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止！不須說彼趣身量，勿害法者聞已驚惶，心頓憂愁如中毒箭，身漸枯頹如被截苗。彼或聞之當嘔熱血，喪失身命或近死苦故，我不說彼趣身量。」

時，舍利子復重請言：「唯願為說，作後明誠！」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我先說彼受苦多劫，足與後人作大明誠。當來自類善男子等，聞我前說害正法報，寧捨身命終不謗法，勿我當來長時受苦。」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諸有聰明善男子等應善守護身、語、意業。彼豈不由語惡業故，惡趣人中長時受苦？」

佛言：「善現！如是！如是！於我正法毘奈耶中，當有愚癡諸出家者，彼雖稱我為其大師，而於我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毀謗、拒逆。善現當知！若有毀謗甚深般若則為毀謗無上菩提，若有毀謗無上菩提則為毀謗三世諸佛，若有毀謗三世諸佛則為毀謗

一切智智，若有毀謗一切智智則毀謗法，若毀謗法則毀謗僧，若毀謗僧則便造作無量罪業，若有造作無量罪業則便攝受無邊苦報。」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彼愚癡人幾因緣故，毀謗、拒逆甚深般若？」

佛告善現：「由二因緣。一、為邪魔之所扇惑。二、於深法不能信解。」

「復次，善現！由四因緣毀謗、拒逆甚深般若。一、為惡友之所誘誑。二、為不能勤修善法。三、為懷惡熹求他過。四、為嫉妬自讚毀他。由具如是諸因緣故，彼愚癡人毀謗、拒逆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發起無邊極重惡業。」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彼愚癡人不勤精進，於佛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實難信解。」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云何甚深極難信解？」

佛告善現：「色非縛非脫。何以故？色以無性為自性故。受、想、行、識非縛非脫。何以故？受、想、行、識皆以無性為自性故。復次，善現！色前、後、中際非縛非脫。何以故？色前、後、中際皆以無性為自性故。受、想、行、識前、後、中際非縛非脫。何以故？受、想、行、識前、後、中際皆以無性為自性故。」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不精勤甚難信解。」

佛言：「善現！如是！如是！所以者何？色清淨即果清淨，色清淨故果亦清淨；受、想、行、識清淨即果清淨，受、想、行、識清淨故果亦清淨。復次，善現！色清淨即一切智清淨，一切智清淨故色亦清淨，是色清淨與一切智清淨，從本已來無二、無別、無斷、無壞；受、想、行、識清淨即一切智清淨，一切智清淨故受、想、行、識亦清淨，是受、想、行、識清淨與一切智清淨，從本已來無二、無別、無斷、無壞。」

第五分清淨品第九

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是清淨最為甚深。」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淨是大光明。」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淨無得、無現觀。」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淨無所生起。」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淨不生三界。」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淨無知無解。」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淨於色無知，於受、想、行、識亦無知。」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極清淨故，於一切智無損無益。」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極清淨故，於一切法無取無捨。」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我清淨故色、受、想、行、識亦清淨。」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我清淨故果亦清淨。」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我清淨故一切智亦清淨。」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我清淨故無得、無現觀。」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我無邊故色、受、想、行、識亦無邊。」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若諸菩薩能如是覺，是為般若波羅蜜多。」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非此岸、非彼岸、非中間。」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若諸菩薩起如是想，捨遠般若波羅蜜多。」

佛言：「善哉！善哉！善現！是諸菩薩著名著相。」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希有！世尊！善為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開示分別究竟著相。」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云何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起著相？」

善現答言：「若諸菩薩於色謂空，是名為著；於受、想、行、識謂空，是名為著；於三世法謂三世法，是名為著，謂諸菩薩初發心時無量福生，是名為著。」

時，天帝釋問善現言：「何緣如是亦名為著？」

善現答言：「執有心故，謂執此心能正迴向無上菩提，故名為著。憍尸迦！心本性空不能迴向。若諸菩薩欲教他人趣大菩提，應隨實相示現、勸導、讚勵、慶喜，於自無損亦不損他，諸佛世尊同所開許，遠離一切分別執著。」

爾時，世尊讚善現曰：「善哉！善哉！汝善能為諸菩薩說分別著相，令諸菩薩覺知遠離。復有此餘微細執著當為汝說，汝應諦聽！」

善現白言：「唯然！願說！」

佛告善現：「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於諸佛所取相憶念隨所取相，皆名執著；若於三世諸佛世尊無漏法中深生隨喜，既隨喜已共諸有情迴向菩提，亦名執著。諸法實性非三世攝，不可取相、不可攀緣，亦無見聞覺知事故，於無上覺不可迴向。」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諸法實性最為甚深。」

佛言：「如是！本性離故。」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皆應敬禮。」

佛言：「如是！法性無作、無覺知故。」

善現復言：「諸法本性無所造作、無覺知耶？」

佛言：「如是諸法本性唯一，無二、無造、無作，不可覺知、不可分別。若諸菩薩能如是知，即能遠離一切執著。」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難可覺知。」

佛言：「如是！無知者故。」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可思議。」

佛言：「如是！非心、心所能了知故。」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無所造作。」

佛言：「如是！以諸作者不可得故。」

善現復言：「云何菩薩應行般若波羅蜜多？」

佛言：「菩薩若不行色，亦復不行受、想、行、識，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若不行色空，亦復不行受、想、行、識空，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若不行色不圓滿相，亦復不行受、想、行、識不圓滿相，是行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色不圓滿即非色，受、想、行、識不圓滿即非受、想、行、識，若不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能於執著說無著相。」

佛告善現：「若不行色、受、想、行、識無執著相，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若諸菩薩能如是行，便於諸色、受、想、行、識不生執著，於預流果乃至無上正等菩提不生執著。所以者何？超一切著無障礙覺名薩婆若。如是，善現！若諸菩薩欲超諸著，應行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希有！世尊！甚深法性若說不說俱無增減。」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譬如虛空，假使諸佛盡其壽量或讚或毀，而彼虛空無增無減，甚深法性亦復如是，若說不說俱無增減。譬如幻士，於讚毀時無喜無憂、不增不減，甚深法性亦復如是，若說不說如本無異。」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甚為難事，謂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修不修無增無減、無進無退。諸菩薩眾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如修虛空都無所有。諸菩薩眾，我等有情皆應敬禮、尊重讚歎，所以者何？諸菩薩眾為度有情被功德鎧，如有欲與虛空戰諍被堅固鎧；諸菩薩眾為度有情被功德鎧，如有健者欲拔虛空置高勝處。諸菩薩眾為如虛空諸有情類，求趣無上正等菩提，名大勇猛，得大精進波羅蜜多。」

時，有苾芻作如是念：「應禮般若波羅蜜多，此中都無諸法生滅。」

時，天帝釋問善現言：「菩薩欲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如何學？」

善現答言：「菩薩欲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如虛空精勤修學。」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若諸有情能學般若波羅蜜多，云何守護？」

爾時，善現語帝釋言：「汝見是法可守護不？」

天帝釋言：「不也！大德！」

善現語言：「若諸菩薩如大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行，即為守護。若離般若波羅蜜多，人非人等皆得其便。」

「憍尸迦！若欲守護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者，不異有人發勤精進守護虛空，唐設劬勞都無所益。憍尸迦！有能守護響聲等不？」

天帝釋言：「不也！大德！」

善現語言：「若欲守護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者亦復如是，唐設劬勞都無所益。」

「憍尸迦！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雖知諸法皆如響等，而不觀見亦不顯示能如是住，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世尊威神力故，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四大天王，及天帝釋、大梵王等一切天眾來詣佛所，頂禮雙足，却住一面。以佛神力，於十方界各見千佛宣說般若波羅蜜多，名字相狀皆同於此，請說般若波羅蜜多苾芻眾首皆名善現，問難般若波羅蜜多諸天眾首皆名帝釋。

爾時，世尊告善現曰：「慈氏菩薩當證無上正等覺時，即以此名亦於此處宣說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慈氏菩薩當證無上正等覺時，以何等名即於此處宣說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慈氏菩薩當證無上正等覺時，不說色空法，不說受、想、行、識空法；不說色縛脫法，不說受、想、行、識縛脫法。」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

佛告善現：「色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受、想、行、識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虛空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色無染故

，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受、想、行、識無染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虛空無染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諸有情受持、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終不橫死亦無橫病及橫殃禍，常為無量百千天神恭敬圍遶隨逐守護。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黑白月各第八日、第十四日、第十五日，在在處處讀誦講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獲無邊功德勝利。」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說、聽等時多有留難。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珍寶多諸怨賊，於一切法無著無取。何以故？以一切法都無所有、不可得故。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所得故，非能染污非所染污。何以故？無法不能染無法故。以無染故說名無染波羅蜜多，由此般若波羅蜜多無染污故，餘一切法亦無染污。若於如是亦不分別，是行般若波羅蜜多。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分別故，於一切法無見不見、無取無捨。」

時，有無量百千天子住虛空中，歡喜踊躍互相慶慰，同聲唱言：「我等今者於瞻部洲見佛第二轉妙法輪。」

爾時，世尊告善現曰：「如是法輪非第一轉亦非第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轉還故。」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為廣大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縛無著，雖證菩提而無所證，雖轉法輪而無所轉，無法可示、無法可顯、無法可得、無法可轉、無法可還，以一切法畢竟不生亦復不滅，不生滅故無轉無還。」

爾時，世尊告善現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以空、無相、無願、無作、無生、無滅、無性法中，若轉若還俱不可得。若能如是宣說開示，是名善淨宣說般若波羅蜜多，此中都無說者、受者，亦無作證得涅槃者，亦無說法作福田者，福田無故福性亦空，表示名言皆不可得，故名廣大波羅蜜多。」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為無邊波羅蜜多，如太虛空無邊際故；是為正等波羅蜜多，以一切法性平等故；是為遠離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畢竟空故；是為難伏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得故；是為無跡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名體故；是為無行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往來故；是為無奪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取故；是為無盡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盡故；是為無生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生故；是為無作波羅蜜多，以諸作者不可得故；是為無知波羅蜜多，以諸知者不可得故；是為無轉波羅蜜多，諸死生者不可得故；是為無垢波羅蜜多，煩惱淨故；是為無染波羅蜜多，以所依處不可得故；是為無壞波羅蜜多，離前際故；是為如幻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皆不生故；是為如夢波羅蜜多，是諸意識平等性故；是無戲論波羅蜜多，覺諸戲論平等性故；是無思慮波羅蜜多，諸思慮法畢竟無故；是無動轉波羅蜜多，住法界故；是為離染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虛妄故；是無作用波羅蜜多，於一切法

無分別故；是為寂靜波羅蜜多，一切法相不可得故；是無煩惱波羅蜜多，離過失故；是無有情波羅蜜多，有情實際不可得故；是為無斷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等起故；是無二邊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執著故；是無取著波羅蜜多，於二乘地無分別故；是無分別波羅蜜多，覺諸分別平等性故；是為無量波羅蜜多，無量法故；是為無起波羅蜜多，離我法故；是為虛空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皆無礙故；是為不生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皆不起故；是為無常波羅蜜多，以一切法常無性故；是名為苦波羅蜜多，是逼惱法平等性故；是為無我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執著故；是名為空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得故；是為無相波羅蜜多，以一切法離諸相故；是為無願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所成故；是名為力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屈故；是無量佛法波羅蜜多，過數量故；是無所畏波羅蜜多，心無怯故；是為真如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虛妄故；是為自然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自性故。」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第五分不思議品第十之一

時，天帝釋作是念言：「若有但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已曾供養諸佛、發弘誓願，況能受持、讀誦、書寫、為他演說、如教修行！當知是人已於過去無量佛所，親近供養、多種善根，曾聞般若波羅蜜多，聞已受持、讀誦、書寫、為他演說、如教修行，或於此經能問能答，由先福力今辦此事。若諸有情已曾供養無量諸佛功德純淨，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其心不驚、不恐、不怖。」

時，舍利子知天帝釋心之所念，便白佛言：「若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信解，當知是人如不退轉諸大菩薩。所以者何？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甚深極難信解，若於前世不久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於佛前請問聽受，不於佛所多種善根，豈暫得聞即能信解？若有聞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毀謗、拒逆，當知是人先世已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毀謗、拒逆。所以者何？如是愚人善根少故，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生淨信；未曾請問佛及弟子甚深義故，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毀謗、拒逆。」

爾時，天帝釋謂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甚深極難信解，諸有未久信樂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聞說此中甚深義趣不生信解，未為希有。若人禮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為禮敬一切智智。」

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何以故？憍尸迦！如來所得一切智智，皆從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復由如來一切智智而得有故。憍尸迦！諸菩薩眾應如是行、應如是住、應如是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諸菩薩眾云何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名住深般若波羅蜜多，名學深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佛讚天帝釋言：「善哉！善哉！汝承佛力，能問如來如是深義。」

「憍尸迦！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不住色，亦不住此是色，是為學色；若不住受、想、行、識，亦不住此是受、想、行、識，是為學受、想、行、識。復次，憍尸迦！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不學色，亦不學此是色，是不住色；若不學受、想、行、識，亦不學此是受、想、行、識，是不住受、想、行、識。憍尸迦！是名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名住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名學深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難可測量，難可執取，無有限量。」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舍利子！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不住色甚深性，亦不住此是色甚深性，是為學色甚深性；若不住受、想、行、識甚深性，亦不住此是受、想、行、識甚深性，是為學受、想、行、識甚深性。復次，舍利子！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不學色甚深性，亦不學此是色甚深性，是為不住色甚深性；若不學受、想、行、識甚深性，亦不學此是受、想、行、識甚深性，是為不住受、想、行、識甚深性。」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既最甚深，難可測量，難可執取，無有限量則難信解，但應為彼不退轉位諸菩薩說，彼於此中無疑無惑不迷謬故。」

時，天帝釋問舍利子言：「若為未受記諸菩薩說，當有何咎？」

舍利子言：「彼聞驚怖或生毀謗，由此因緣久受大苦，難得無上正等菩提。」

天帝釋言：「頗有菩薩未得受記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怖，不生毀謗，深信解耶？」

舍利子言：「有！是菩薩久發無上正等覺心，久修菩薩摩訶薩行，雖未得受大菩提記，不過一佛或二佛所，定當得受大菩提記。」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舍利子！若諸菩薩未得受記，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怖，深生信解，當知久發大菩提心，多種善根，事多善友。」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我今樂說少分譬喻，唯願聽許！」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隨汝意說。」

時，舍利子白言：「世尊！如菩薩乘善男子等自夢見坐妙菩提座，當知是人近證無上正等菩提。若有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怖，深生信解亦復如是。當知是人久發無上正等覺心善根成熟，或已得受大菩提記，或近當受大菩提記，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世尊！譬如有人遊行曠野，經過險道百踰繕那或二、或三乃至五百，見諸城邑王都前相，謂放牧人園林田等，見是相已便作是念：『城邑王都去此非遠。』作是念已身意泰然，不畏惡獸惡賊饑渴。如是菩薩得聞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敬，當知不久受

菩提記，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無墮聲聞、獨覺地畏。何以故？已得見聞恭敬信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菩提之前相故。」

「世尊！譬如有人欲觀大海，漸次往趣經歷多時不見山林便作是念：『今觀此相，大海非遠。所以者何？近大海岸，地必漸下無諸山林。』彼人爾時雖未見海，而見近相歡喜踊躍。如是菩薩得聞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敬，當知不久受菩提記，疾證無上正等菩提。何以故？已得見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菩提之前相故。」

「世尊！譬如春時花果樹等，故葉已墮枝條滋潤，眾人見之咸作是念：『新花果葉當出非久。所以者何？此諸樹等新花果葉先相現故。』如是菩薩得聞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敬，當知不久受菩提記，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時，眾會中有諸天子，見已歡喜作是念言：『先諸菩薩得此相已，不久便受大菩提記，今此菩薩亦得是相，不久當受大菩提記。』

「世尊！譬如女人懷妊漸久，其身轉重動止不安，飲食睡眠悉皆減少，不憚多語厭常所作，受苦痛故眾事頓息，有異母人見是相已，即知此女不久產生。如是菩薩得聞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敬，當知不久受菩提記，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能盡未來利樂一切。」

爾時，佛讚舍利子言：「善哉！善哉！汝今善說菩薩譬喻，皆是如來威神之力。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九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五分不思議品第十之二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奇！世尊！於諸菩薩善能付囑、善能護念。」

佛言：「善現！如是！如是！所以者何？諸菩薩眾為欲長夜利樂多生哀愍世間諸眾生故，欲令天、人獲大義利安樂事故，求證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宣說法要。」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云何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速圓滿？」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色增，不見色減而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見受、想、行、識增，不見受、想、行、識減而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見是法，不見非法而行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修習般若波羅蜜多速得圓滿。」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來所說不可思議。」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色亦不可思議，受、想、行、識亦不可思議。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色不起不思議想而行般若波羅蜜多，於受、想、行、識亦復不起不思議想而行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修習般若波羅蜜多速得圓滿。」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義趣甚深，誰能信解？」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久修勝行，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信解。」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諸菩薩眾云何得名久修勝行？」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分別如來十力，不分別四無所畏，不分別十八不共法，不分別一切智。所以者何？如來十力不可思議乃至一切智亦不可思議，色亦不可思議，受、想、行、識亦不可思議，一切法亦不可思議。若諸菩薩如是行者都無行處，是行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乃可名為久修勝行。」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珍寶聚、是清淨聚，如淨虛空離雲煙等。奇哉！般若波羅蜜多義趣甚深多諸留難，而今廣說留難不生。」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佛神力故留難不生。是故大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若欲書持、讀誦、演說，乃至一歲必令總了。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寶神珠多諸障礙。」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奇哉！惡魔常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寶神珠欲作留難。」

佛告善現：「一切惡魔雖於般若波羅蜜多常欲留難，令諸菩薩所作不成，而願不遂。」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是誰神力，令彼惡魔於深般若不能留難？」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是佛神力亦是十方一切世界諸佛神力。舍利子！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共護念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眾，令諸惡魔不能留難。何以故？舍利子！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法爾皆蒙十方無量無邊世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共所護念，若蒙如來、應、正等覺所護念者，惡魔法爾不能留難。又舍利子！若有淨信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無障礙者，應作是念：『我今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般若波羅蜜多，皆是十方一切世界諸佛世尊神力護念令得成辦。』」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皆是十方諸佛神力慈悲護念，令彼所作殊勝善業一切惡魔不能留難。」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十方世界諸佛世尊皆共識知歡喜護念。十方世界諸佛世尊，常以佛眼皆共觀見慈悲護念，令彼所修無不成辦。」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常為十方一切世界諸佛世尊佛眼觀見識知護念，令諸惡魔不能燒惱，所作善業皆速成辦。若菩薩乘善男子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當知已近無上菩提，惡魔眷屬不能留難。若菩薩乘善男子等能書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受持、讀誦、供養恭敬，常為諸佛之所護念，由此因緣獲大饒益。」

「復次，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佛涅槃後流至南方漸當興盛，後從南方流至北方漸當興盛。非佛所得法毘奈耶無上正法有滅沒相，如來所得法毘奈耶無上正法，即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如是經典，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恭敬供養。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常以佛眼觀見護念，稱揚讚歎令無憂苦。」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後時、後分於東北方廣行流布。」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舍利子！後時、後分彼東北方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聞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若能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恭敬供養，當知彼人久發無上正等覺心、久修菩薩摩訶薩行。」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彼東北方後時、後分，當有幾許住菩薩乘善男子等，得聞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能生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恭敬供養？」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彼東北方後時、後分，雖有無量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而少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供養；雖有無量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供養，而有少分修習思惟，若能為他宣說開示甚深義趣甚為難得。

「舍利子！若菩薩乘善男子等聞說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不驚、不怖，深生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當知是人已曾親近供養恭敬無量如來、應、正等覺及諸菩薩，請問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是菩薩乘善男子等定當圓滿諸菩薩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與諸有情作大饒益。何以故？舍利子！我常為彼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說一切智相應之法，是人轉身常能修集諸菩薩行，速趣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說微妙法，令趣無上正等菩提。是菩薩乘善男子等身心安定，諸惡魔王及彼眷屬尚不能壞求趣無上正等覺心，何況其餘樂行惡者！舍利子！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心得廣大清淨喜樂，亦能安立無量有情無上菩提相應善法。

「舍利子！是菩薩乘善男子等今於我所發弘誓願：『定當安立無量百千諸有情類，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菩薩行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令於無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轉記。』我於彼類深生隨喜。何以故？舍利子！我觀彼人所發弘願心語相稱，彼於當來定能安立無量百千諸有情類，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菩薩行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令於無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轉記。是菩薩乘善男子等，亦於過去無量佛所發如是願。過去如來、應、正等覺，亦於彼願深生隨喜，觀彼心語定相稱故。是菩薩乘善男子等，信解廣大修廣大行，願生他方諸佛國土現有如來、應、正等覺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處。彼聞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已，復能安立彼佛土中無量百千諸有情類，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菩薩行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令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甚奇！世尊！佛於過去、未來、現在所有諸法及諸有情心行差別，佛、菩薩等無不證知、無不覺了。世尊！若諸菩薩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是諸菩薩於當來世求深般若波羅蜜多精勤不息，彼於般若波羅蜜多為有得時、不得時不？」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是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常求不息，一切時得，無不得時，或有不求自然而得，諸佛菩薩常護念故。」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是諸菩薩為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一切時得，無不得時，為於六種波羅蜜多相應經典亦能常得？」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若諸菩薩常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勇猛信求不顧身命，有時不得諸餘經典，無有是處。何以故？舍利子！是諸菩薩為趣無上正等菩提，示現、勸導、讚勵、慶喜諸有情類，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及餘經典受持、讀誦，亦自於中精勤修學，由斯福力，隨所生處，法爾常遇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

，及餘六種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恒不捨離。」

第五分魔事品第十一

爾時，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世尊！所說住菩薩乘善男子等修善法時有諸魔事，云何名為菩薩魔事？」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欲說法要辯久乃生，菩薩當知是為魔事；或說法要辯乃卒生，菩薩當知是為魔事；或說法要辯過量生，菩薩當知是為魔事；或所欲說未盡便止，菩薩當知是為魔事；或說法要言詞亂雜，菩薩當知是為魔事；或說法要言詞間斷，菩薩當知是為魔事；或說法時諸橫事起，令所欲說不遂本心，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書寫等時，或頻申欠喏，或更相嗤笑，或互相輕凌，或身心躁擾，或失念散亂，或文句顛倒，或迷惑義理，或不得滋味心生厭捨，或橫事卒起，或互相乖諍，由斯等事所作不成，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或作是念：『我於此中不得受記，何用聽為？』或作是念：『此中不說我等名字，何用聽為？』或作是念：『此中不說我等生處城邑聚落，何用聽為？』由此等緣心不清淨，即從座起厭捨而去，無顧戀心，菩薩當知是為魔事。善現當知！若諸菩薩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心不清淨厭捨去者，隨彼所起不清淨心厭捨此經，舉步多少，便減爾所劫數功德，獲爾所劫障菩提罪。受彼罪已，更爾所時發勤精進修菩薩行方可復本，是故名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棄捨能引一切智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學不能引一切智智隨順二乘諸餘經典，棄捨根本而攀枝葉，菩薩當知是為魔事。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能生菩薩世、出世間殊勝功德，由斯能引一切智智。若學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即學菩薩世、出世間殊勝功德，速能引發一切智智。善現當知！如癡餓狗，棄捨主食，反從僕使而求覓之。如是當來有諸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是愚癡類棄本求末，終不能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譬如有人欲觀香象身量大小形類勝劣，得而不觀反尋其跡，當知彼類甚為愚癡。如是當來有諸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是愚癡類棄本尋末，終不能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譬如有人為珍寶故求趣大海，既至海岸不入大海反觀牛跡，作是念言：『大海中水其量深廣豈及此耶？此中亦應有諸珍寶。』當知彼類甚為愚癡。如是當來有諸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是愚癡類棄本求末，終不能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如有工匠或彼弟子，欲造大殿如天帝釋殊勝殿量，見彼殿已而反規模日月宮殿，當知彼類甚為愚癡。如是當來有諸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是愚癡類棄大求小，終不能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如有欲見轉輪聖王，見已不識捨至餘處，見小國王觀其形相，作如是念：『轉輪聖王形相威德豈勝於此？』當知彼類甚為愚癡。如是當來有諸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是愚癡類棄勝求劣，終不能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如有饑人，得百味美食，棄而求噉六十日穀飯，當知彼類甚為愚癡。如是當來有諸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是愚癡類棄勝求劣，終不能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如有貧人得無價寶，棄而翻取迦遮末尼，當知彼類甚為愚癡。如是當來有諸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是愚癡類捨勝取劣，終不能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若正書寫、受持、讀誦、思惟、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眾辯卒起，樂說種種差別法門，令書寫等不得究竟，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可書寫不？」

世尊告曰：「不也！善現！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書寫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作如是念：『我以文字書寫般若波羅蜜多，如是文字即是般若波羅蜜多。』或依文字執有般若波羅蜜多，菩薩當知是為魔事。爾時，應誡彼菩薩言：『汝今不應執有文字能書般若波羅蜜多，若作是執是為魔事，若捨此執便捨魔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或念國土、城邑、王都、方處、師友，或念父母、妻子、眷屬、伴侶、王臣，或念盜賊、諸惡禽獸、惡人、惡鬼，或念眾集、伎樂、遊戲、報恩、報怨，或念飲食、衣服、臥具及餘資財，或念製造文頌書論，或念時節寒熱豐儉，或念象、馬、水、火等事，或念諸餘所作事業，菩薩當知皆是魔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得大名利恭敬供養，彼由此緣廢所作業，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惡魔方便執持種種世俗書論，或復二乘相應經典，授與菩薩作如是言：『如是書典義味深奧，應勤修學捨所習經。』若此菩薩方便善巧，不應受著，彼不能引一切智智。若此菩薩受著惡魔所授書典捨所習經，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樂聞般若波羅蜜多，能說法者著樂懈怠不欲為說，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受，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具念慧力，樂聞般若波羅蜜多，能說法者欲往他方不獲為說，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受，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愛重名利，能聽法者不欲惠施，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受，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有信樂心，欲聞般若波羅蜜多，能說法者習誦不利不能為說，或能說者習誦通利樂為他說，能聽法者疑不通利不欲聽受，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樂為他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聽法者不欲聽受，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樂聞般若波羅蜜多，能說法者身重疲極，睡眠所覆不能為說，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或有人來說三惡趣種種苦事，勸捨菩提，或有人來說人天趣種種樂事，皆是無常、苦、空、非我，勸入圓寂。彼由此言：『書寫等事，不得究竟。』心懷愁惱，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好領徒眾，樂營他事不憂自業，能聽法者一身無累，專修己事不憂他業，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樂處喧雜，能聽法者不樂喧雜，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往他方危身命處，能聽法者恐失身命不欲共往，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往他方多賊、疾疫、饑渴國土，能聽法者慮彼艱辛不肯共往，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往他方，所經道路曠野險阻，多諸賊難及旃荼羅、惡獸、獵師、毒蛇等怖。能聽法者欲隨其去，能說法者方便試言：『汝今何故無事隨我，欲往如是諸險難處？宜善審思勿後憂悔。』能聽法者聞已念言：『師應不欲令我隨往，設固隨往，何必聞法？』由此因緣不隨其去，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多有施主數相追隨，聽法者來請說般若波羅蜜多，或請書寫、受持、讀誦、如說修行，彼多緣礙無暇教授，能聽法者起嫌恨心，後雖教授而不聽受，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有諸惡魔作種種形，至菩薩所方便破壞，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不得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是故，善現！住菩薩乘善男子

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所有障礙，菩薩當知皆是魔事。」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何緣惡魔作諸形像，至菩薩所方便破壞，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不得書寫乃至演說？」

佛告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一切智智，如來所有一切智智能生佛教，佛教能生有情妙慧，有情妙慧能證無邊諸煩惱斷，煩惱斷者一切惡魔不得其便。彼諸惡魔不得便故，多生憂苦如箭入心：『勿我由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境界空缺。』是故惡魔作諸形像，至菩薩所方便破壞，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不得書寫乃至演說。」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云何惡魔作諸形像，至菩薩所方便破壞？」

佛告善現：「有諸惡魔作種種形，至菩薩所方便破壞，令其毀厭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謂作是言：『汝所習誦無相經典非真般若波羅蜜多，我所習誦有相經典是真般若波羅蜜多。』作是語時，有諸菩薩未得受記，便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心生疑惑，由疑惑故便於般若波羅蜜多而生毀厭，由毀厭故遂不書寫乃至演說，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有諸惡魔作種種形，至菩薩所謂菩薩曰：『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唯證實際得聲聞果，或能證得獨覺菩提，決定不能證得佛果，何緣於此唐設劬勞？』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第五分真如品第十二

「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多諸魔事為作留難。菩薩應覺，覺已精勤，正念正知，方便遠離。」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多諸留難，譬如無價大寶神珠，難得具能多諸怨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甚深具勝功德，諸菩薩眾書寫等時，多有惡魔為作留難，雖有樂欲而不能成。所以者何？有愚癡者為魔所魅，新學大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為作留難。」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有愚癡者福慧薄劣，於廣大法心不信樂，新學大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為作留難。於當來世有愚癡者福慧薄劣，自於般若波羅蜜多不能信樂，見他於彼書寫等時，承魔威力為作障礙，當知彼類獲罪無邊，多劫輪迴受諸劇苦。」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無魔事者，當知皆是佛威神力。所以者何？惡魔眷屬雖勤方便，欲障般若波羅蜜多，而諸如來、應、正等覺亦勤方便，護念攝受，令書寫等無諸留難。」

「復次，善現！譬如女人多有諸子，或五或十乃至百千，其母得病，諸子各別勤求醫藥，咸作是念：『云何令我母病除愈，令無障難身名不滅，久住安樂苦受不生』」

，諸妙樂具咸歸我母？所以者何？生育我等，示世間事，甚大艱辛。』作是念已，競設方便，求安隱事覆護母身，勿為蚊虻、蛇蠍、風雨、人非人等非愛所觸，勤加修飾令離眾病，六根清淨無諸憂苦。復以種種上妙樂具，供養恭敬而作是言：『我母慈悲生育我等，誨示一切世間事業，我等豈得不報母恩？』如是如來、應、正等覺，常以種種善巧方便，護念般若波羅蜜多。若有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或書寫者，如來亦以種種方便，勤加護念令無損惱。十方現在餘世界中，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哀愍利樂諸有情者，亦以種種善巧方便，護念般若波羅蜜多，令諸惡魔不能毀滅，久住利樂一切世間。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能正顯了一切智智，能示世間諸法實相，一切智智亦從彼生。

「善現當知！三世諸佛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精勤修學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是故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能正顯了一切智智，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佛說何法名為世間？」

佛告善現：「佛說五蘊名為世間。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色等五蘊無變壞相，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所以者何？色等五蘊無自性故，說名為空、無相、無願，即真法界，非空等法可有變壞，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普能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施設心行種種差別，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所有散心，由法性故，無散心性；所有略心，盡故、離故，無略心性；諸有貪心，由如實性，非有貪心；諸有瞋心，由如實性，非有瞋心；諸有癡心，由如實性，非有癡心；諸離貪心，離中非有；諸離瞋心，離中非有；諸離癡心，離中非有；所有廣心，無增無減，亦非遠離，已遠離故，無廣心性；所有大心，無來無去，亦無所住，無大心性；諸無量心，無生、無滅、無住、無異，無所依止，如太虛空，非無量心；諸無見心，無相可得故，離種種境故，非無見心；不可見心，非三眼境故，無心性故，非不可見心。由此等義，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若出若沒，謂如實知彼有情類心、心所法若出若沒，皆依色、受、想、行、識生。謂諸有情心、心所法；或有依色、受、想、行、識，執如來死後或有、或非有、或亦有亦非有、或非有非非有，此是諦實餘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識，執我及世間或常、或無常、或亦常亦無常、或非常非無常，此是諦實餘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識，執我及世間或有邊、或無邊、或亦有邊亦無邊、或非有邊非無邊，此是諦實餘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識，執命者即身或復異身，此是諦

實餘皆愚妄。如是，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若出若沒。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若出若沒，謂如實知諸所有色、受、想、行、識皆如真如無二無別。善現當知！如來真如即五蘊真如，五蘊真如即世間真如，世間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預流果真如，預流果真如即一來果真如，一來果真如即不還果真如，不還果真如即阿羅漢果真如，阿羅漢果真如即獨覺菩提真如，獨覺菩提真如即一切菩薩摩訶薩行真如，一切菩薩摩訶薩行真如即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真如，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真如即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真如，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真如即一切有情真如。善現當知！如是真如皆不相離，非一、非異、無盡、無二亦無二分、不可分別。

「善現當知！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證一切法真如究竟，方得無上正等菩提。由斯故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是如來母，能示如來、應、正等覺世間實相。善現當知！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能如實覺諸法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由如實覺真如相故，說名如來、應、正等覺。」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證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極為甚深難見難覺。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用如是諸法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宣說、開示、分別、顯了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如是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誰能信解？唯有不退轉菩薩摩訶薩，及諸願滿大阿羅漢，并具正見善男子等，聞佛說此甚深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能生信解。如來為彼，依自所證真如之相顯示分別。」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所以者何？真如無盡是故甚深，唯有如來現等正覺無盡真如甚深之相，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開示令生信解。

「善現當知！色無盡故真如無盡，色甚深故真如甚深，色與真如無差別故；受、想、行、識無盡故真如無盡，受、想、行、識甚深故真如甚深，受、想、行、識與真如無差別故。

「善現當知！眼處無盡故真如無盡，眼處甚深故真如甚深，眼處與真如無差別故；耳、鼻、舌、身、意處無盡故真如無盡，耳、鼻、舌、身、意處甚深故真如甚深，耳、鼻、舌、身、意處與真如無差別故。

「善現當知！色處無盡故真如無盡，色處甚深故真如甚深，色處與真如無差別故；聲、香、味、觸、法處無盡故真如無盡，聲、香、味、觸、法處甚深故真如甚深，聲、香、味、觸、法處與真如無差別故。

「善現當知！眼界無盡故真如無盡，眼界甚深故真如甚深，眼界與真如無差別故；耳、鼻、舌、身、意界無盡故真如無盡，耳、鼻、舌、身、意界甚深故真如甚深

，耳、鼻、舌、身、意界與真如無差別故。

「善現當知！色界無盡故真如無盡，色界甚深故真如甚深，色界與真如無差別故；聲、香、味、觸、法界無盡故真如無盡，聲、香、味、觸、法界甚深故真如甚深，聲、香、味、觸、法界與真如無差別故。

「善現當知！眼識界無盡故真如無盡，眼識界甚深故真如甚深，眼識界與真如無差別故；耳、鼻、舌、身、意識界無盡故真如無盡，耳、鼻、舌、身、意識界甚深故真如甚深，耳、鼻、舌、身、意識界與真如無差別故。

「善現當知！一切法無盡故真如無盡，一切法甚深故真如甚深，一切法與真如無差別故，是故真如極難信解。」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

第五分甚深相品第十三

爾時，欲界十千天子，天主帝釋而為上首，復有梵世二萬天子，大梵天王而為上首。俱詣佛所頂禮雙足，却住一面同白佛言：「世尊！所說諸甚深法以何為相？」

爾時，佛告諸天眾言：「我所宣說諸甚深法，以空、無相、無願、無作、無生、無滅、無所依止、無性為相。」

時，諸天眾復白佛言：「佛所說法無所依止，譬如虛空不可表示。如來所說甚深法相，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不能安立亦不能壞。何以故？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皆是相故，諸有相者於無相相，不能安立亦不能壞。如來所說甚深法相，不墮色數，亦不墮受、想、行、識數，亦復不墮人非人數，人非人等不能成壞。」

爾時，佛告諸天眾言：「設有人來作如是問：『虛空誰作、誰能壞耶？』汝謂彼人為正問不？」

諸天眾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虛空無體、無為、無相，寧可問言有成壞者？」

爾時，佛告諸天眾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天眾當知！我所宣說甚深法相亦復如是，不可安立、不可破壞，有佛、無佛法爾常住。佛於此相如實覺知，故名如來、應、正等覺。」

時，諸天眾復白佛言：「如來所覺如是諸相，極為甚深難見難覺。如來現覺如是相故，於一切法智無滯礙。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住如是相，分別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諸有情集諸法相方便開示，令於般若波羅蜜多得無礙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如來常所行處，佛行是處證薩婆若，為諸有情分別開示。」

爾時，佛告諸天眾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天眾當知！一切法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由此因緣，我說諸佛得無礙智無能及者。」

爾時，世尊告善現曰：「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佛母，能示世間諸法實相，是故諸佛依法而住，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攝受、護持所依住法，此法即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無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攝受、護持，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諸佛，能與諸佛作依止處，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是知恩者，能報恩者。若有問言：『誰是知恩、能報恩者？』應正答言：『佛是知恩、能報恩者。』何以故？一切世間知恩、報恩無過佛故。」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云何如來、應、正等覺知恩、報恩？」

佛告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乘如是乘，行如是道，來至無上正等菩提，得菩提已，於一切時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攝受、護持是乘是道無時暫廢，此乘此道，當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名如來、應、正等覺知恩、報恩。」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無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覺一切法無實作用，以能作者無所有故；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無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覺一切法無所成辦，以諸形質不可得故。善現當知！以諸如來、應、正等覺，知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覺一切法皆無作用、無所成辦，於一切時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攝受、護持曾無間斷，故名真實知恩、報恩。」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無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作、無成、無生智轉，復能知此無轉因緣，是故應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亦能如實示世間相。」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來常說一切法性無生、無起、無知、無見，如何可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亦能如實示世間相？」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一切法性無生、無起、無知、無見。云何法性無生、無起、無知、無見？以一切法空無所有、無所依止、無所繫屬，由此因緣無生、無起、無知、無見。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雖能生佛示世間相，而無所生亦無所示。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色、受、想、行、識故，名示色、受、想、行、識相。」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色、受、想、行、識故，名示色、受、想、行、識相？」

佛告善現：「由此般若波羅蜜多不緣諸色、受、想、行、識而起於識，名不見色、受、想、行、識，由不見故，名示色、受、想、行、識相。由如是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如來、應、正等覺世間空故、離、淨、寂故，說名能示世間實相，以諸世間無不皆以空、離、淨、寂為實相故。」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大事故出現世間，為不可思議事故、不可稱量事故、無數量事故、無等等事故出現世間。」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善現！云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大事故出現世間？謂諸如來、應、正等覺，皆以濟拔一切有情無時暫捨而為大事，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此事故出現世間。」

「善現！云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不可思議事故、不可稱量事故、無數量事故、無等等事故出現世間？謂諸如來、應、正等覺所有佛性、如來性、自然覺性、一切智性，皆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此事故出現世

間。」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為但如來、應、正等覺所有佛性、如來性、自然覺性、一切智性，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為色、受、想、行、識乃至一切法，亦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

佛告善現：「非但如來、應、正等覺所有佛性、如來性、自然覺性、一切智性，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色、受、想、行、識乃至一切法，亦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所以者何？於一切法真實性中，心及心所皆不可得。」

「善現當知！諸所有色、受、想、行、識及一切法皆不可施設故，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何以故？如是諸法無自性故、不可得故、自性空故。復次，善現！諸所有色、受、想、行、識及一切法皆不可得故，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何以故？如是諸法無限量故、無所有故、自性空故。復次，善現！諸所有色、受、想、行、識及一切法皆無限量故，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何因緣故，諸所有色、受、想、行、識及一切法皆無限量？」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虛空為有心、心所法能限量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諸所有色、受、想、行、識及一切法亦復如是，自性空故，心、心所法不能限量。由此因緣，諸所有色、受、想、行、識及一切法無限量故，皆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善現當知！以一切法皆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故，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有佛法、如來法、自然覺法、一切智法亦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

「善現當知！如是諸法皆不可思議，思議滅故；不可稱量，稱量滅故；無數量，數量滅故；無等等，等等滅故。善現當知！如是諸法皆不可思議，過思議故；不可稱量，過稱量故；無數量，過數量故；無等等，過等等故。善現當知！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者，但有增語都無真實。善現當知！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者，皆如虛空都無所有。由此因緣，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有佛法、如來法、自然覺法、一切智法皆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聲聞、獨覺、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皆悉不能思議、稱量、數量、等等此諸法故。」

如來說此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法時，會中有五百苾芻、二十苾芻尼，諸漏永盡心得解脫；復有六萬鄔波索迦、三萬鄔波斯迦，於諸法中遠塵離垢生淨法眼；復有二十菩薩摩訶薩得無生法忍，世尊記彼於賢劫中當得作佛度有情眾。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實為大事出世間不？」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實為大事出於世間。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具能成辦一切智地，若聲聞地、若獨覺地皆在此攝。

「善現當知！如剎帝利灌頂大王，威德自在降伏一切，以諸國事付囑大臣，端拱無為安隱受樂。如來亦爾，為大法王，威德自在降伏一切，以諸佛法、若獨覺法、若聲聞法，悉皆付囑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普令成辦。是故，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實為大事出於世間。

「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為攝受執著色故乃至識故出於世間，不為攝受執著預流果故乃至一切智智故出於世間。」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羅蜜多亦不為攝受執著一切智智故出於世間？」

佛言：「善現！於意云何？汝頗見有阿羅漢果可攝受執著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我不見有阿羅漢果可於其中攝受執著。」

佛言：「善現！善哉！善哉！我亦不見有如來法可於其中攝受執著。是故，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不為攝受執著一切智智故出於世間。」

爾時，欲界梵世天子俱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難見難覺極難信解。若諸有情曾於過去無量佛所，發弘誓願、多種善根乃能信解。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諸有情類，一切皆成隨信行等，彼有情類若經一劫若一劫餘修自地行，不如有人一日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忍樂、思惟、稱量、觀察，所獲功德勝彼無量。」

爾時，佛告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天子當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疾得涅槃，勝前所說隨信行等若經一劫若一劫餘修自地行，況忍樂等！」

時，諸天子聞佛所說，歡喜踊躍頂禮如來，右遶三匝辭退還宮，去眾未遠忽然不現，隨所屬界各住本宮，勸進諸天修殊勝行。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若諸菩薩能於般若波羅蜜多深生信解，從何處沒來生此間？」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聞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信解不疑不悶，樂見、樂聞、憶念、思惟甚深義趣，常樂隨逐能說法者，如犢隨母曾無暫離，乃至未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趣究竟通利能為他說，終不遠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說法師經須臾頃，是諸菩薩從人中沒來生此間，依宿勝因能成是事。」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頗有菩薩成就如是殊勝功德，承事供養他方佛已，從彼處沒來生此耶？」

佛告善現：「有諸菩薩成就如是殊勝功德，承事供養他方佛已，從彼處沒來生此間。」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成就如是殊勝功德，先世已於喜足天上，承事供養慈氏菩薩，聞深般若波羅蜜多，請問其中甚深義趣，從彼處沒來生此間。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先世雖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於其中不能請問甚深義趣，今生人中，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疑惑、迷悶、難可開悟。所以者何？不了義者心多疑惑、迷悶、難喻。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先世雖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曾請問其中義趣，或經一日乃至五日，而不精進如說修行。今生人中，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雖經少時，其心堅固無能壞者，若離般若波羅蜜多及說法師請問深義，尋便退失。所以者何！此諸菩薩雖於前世得聞般若波羅蜜多，亦能請問甚深義趣，而不精進如說修行故，於今生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或時樂聞或時不樂，或時堅固或時退失，其心輕動進退非恒，如堵羅綿隨風飄轉。如是菩薩新學大乘，雖有信心而不堅淨，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能長時信樂隨轉，於二乘地或當墮一。

第五分船等喻品第十四

「復次，善現！譬如商侶遊泛大海，其船卒破，於中諸人若能取木器物、浮囊、板片、死屍為所依附，當知彼類終不沒死，得至安隱大海彼岸，無損無害受諸快樂。諸菩薩眾亦復如是，若於大乘有信、有忍、有樂、有欲，有精進、有勝解，有不放逸、有勝意樂，有捨、有敬、有清淨心，有於無上正等菩提不捨善軛，復能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所依附，當知此類終不中道退入聲聞或獨覺地，定證無上正等菩提。

「復次，善現！如有男子或諸女人，持燒熟瓶詣河取水，若池、若井、若泉、若渠，當知此瓶終不爛壞。何以故？是瓶善熟堪任盛水，極堅牢故。諸菩薩眾亦復如是，若於大乘有信、有忍、有樂、有欲，有精進、有勝解，有不放逸、有勝意樂，有捨、有敬、有清淨心，有於無上正等菩提不捨善軛，復能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當知此類終不中道退入聲聞或獨覺地，定證無上正等菩提。

「復次，善現！如有商人具善巧智，先在海邊固修船已，方牽入水知無穿穴，後持財物置上而行，當知彼船必不壞沒，人物安隱達所至處。諸菩薩眾亦復如是，若於大乘有信、有忍、有樂、有欲，有精進、有勝解，有不放逸、有勝意樂，有捨、有敬、有清淨心，有於無上正等菩提不捨善軛，復能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當知此類終不中道退入聲聞或獨覺地，定證無上正等菩提。

「復次，善現！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老耄衰朽復加眾病，謂風、熱、痰或三雜病，是老病人欲從床座起往他處而自不能。有二健人各扶一腋，徐策令起而告之言：『莫有所難，隨意欲往，今我二人終不相棄，必達所趣安隱無損。』諸菩薩眾亦復如是，若於大乘有信、有忍、有樂、有欲，有精進、有勝解，有不放逸、有勝意樂，有捨、有敬、有清淨心，有於無上正等菩提不捨善軛，復能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

巧，當知此類終不中道退入聲聞或獨覺地，定證無上正等菩提。與上相違是名黑品。」

第五分如來品第十五之一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新學菩薩云何應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新學菩薩欲學般若波羅蜜多，先應親近承事善友。若能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教誡教授諸菩薩者，是名善友。謂作是言：『來！善男子！汝應勤修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汝勤修時，應無所得而為方便，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汝迴向時，勿以色、受、想、行、識故而取菩提。所以者何？一切智智性非所取。汝善男子！於諸聲聞獨覺等地勿生貪著。』若能如是教誡教授新學菩薩，令其漸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善友。」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是諸菩薩發菩提心，欲趣菩提甚為難事。」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諸菩薩眾所作甚難，謂為利樂諸世間故，發趣無上正等菩提，作是誓言：『我為濟拔諸世間故，為諸世間作舍宅故，為諸世間作歸依故，為諸世間作洲渚故，示諸世間究竟道故，為諸世間作導師故，為諸世間作所趣故，發勤精進趣大菩提。』善現！云何諸菩薩眾誓為濟拔諸世間故，發勤精進趣大菩提？謂諸菩薩見諸世間沒生死苦不能出離，發勤精進趣大菩提，為拔彼苦說正法要。善現！云何諸菩薩眾為諸世間作舍宅故，發勤精進趣大菩提？謂諸菩薩欲為世間說一切法皆不和合，發勤精進趣大菩提。」

善現白言：「云何菩薩欲為世間說一切法皆不和合？」

佛言：「善現！諸菩薩眾欲為世間宣說五蘊及一切法皆不和合，無縛無解、無生無滅，由此便能覆護一切猶如舍宅。」

「善現！云何諸菩薩眾為諸世間作歸依故，發勤精進趣大菩提？謂諸菩薩欲令世間解脫一切生老病死愁歎憂苦，發勤精進趣大菩提，方便善巧說正法要。」

「善現！云何諸菩薩眾為諸世間作洲渚故，發勤精進趣大菩提？謂諸菩薩趣大菩提，欲為世間說五取蘊前後際斷，由此斷故一切法斷，此一切斷即是寂滅微妙涅槃，亦是如實無顛倒性。譬如小大海河池中，高地可居說為洲渚，涅槃亦爾，安隱處故。」

「善現！云何諸菩薩眾示諸世間究竟道故，發勤精進趣大菩提？謂諸菩薩趣大菩提，欲為世間說色究竟不名為色、受、想、行、識，餘法亦爾，究竟法性非色等故。」

具壽善現白言：「世尊！若色等法究竟法性不名色等，應諸菩薩已得菩提，究竟性中無分別故。」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究竟性中都無分別，而諸菩薩甚為難事，雖能如是觀一切法，而不作證亦不沈沒，作是念言：『我於此法現等覺已，為諸世間宣說開示，令知如是究竟道相。』」

「善現！云何諸菩薩眾為諸世間作導師故，發勤精進趣大菩提？謂諸菩薩趣大菩提，欲為世間說色本性無生無滅，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欲為世間說預流果乃至無上正等菩提諸法本性無生無滅。」

「善現！云何諸菩薩眾為諸世間作所趣故？發勤精進趣大菩提？謂諸菩薩趣大菩提，欲為世間宣說開示色以虛空為所趣，受、想、行、識及一切法亦以虛空為所趣；欲為世間宣說開示色無所趣與虛空等，受、想、行、識及一切法亦無所趣與虛空等。如太虛空無來無去、無作無住、無生無滅，諸法亦爾，皆如虛空無所分別。何以故？諸色空故無來無去，受、想、行、識及一切法亦皆空故無來無去。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無不用空、無相、無願、無造、無作、無生、無性、如夢、如幻、無我、無邊、寂靜、涅槃、無取、無捨、無來、無去、最極寂滅而為所趣，彼於是趣不可超越。」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誰能信解如是深法？」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久修大行，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於諸佛所發弘誓願，所種善根皆已成熟，無量善友攝受護念，於此深法能生信解。」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是諸菩薩以何為性？」

佛告善現：「是諸菩薩調伏遠離而為其性，由此性故，能知能了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是諸菩薩能知能了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何所趣？」

佛告善現：「是諸菩薩趣一切智。」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諸菩薩證是趣已，能為無量無邊有情作所歸趣。」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若諸菩薩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能為無量無邊有情作所歸趣。」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是諸菩薩能為難事，謂著如是堅固甲冑，欲度無量無邊有情令入涅槃，而有情類都不可得。」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所著甲冑，不屬諸色、受、想、行、識，不屬聲聞、獨覺、菩薩、一切智智及一切法。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無所屬。」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不住聲聞、獨覺等地。」

佛告善現：「汝觀何義作如是說？」

善現答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所住著。若修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都無所修，亦無修者，修時、修處及由此修皆不可得。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決定法，若修虛空、修一切法、修無邊際、修無攝受，是修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復次，善現！應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觀察不退轉菩薩摩訶薩。謂諸菩薩若不貪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執他語及他教勅以為真要，非但信他而有所作，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其心不驚、不恐、不怖、不沈、不沒、無疑、無悔亦不迷悶，歡喜樂聞深心信受，是諸菩薩定不退轉，如是菩薩先世已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有義趣，故今得聞心無驚等。」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諸菩薩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心無驚等，是諸菩薩云何觀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是諸菩薩應以隨順一切智心，觀察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云何隨順一切智心，觀察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隨順虛空，觀察般若波羅蜜多，是為隨順一切智心，觀察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以一切智無量無邊，若無量無邊即非色亦非受、想、行、識，無得、無現觀、無智、無識，無生、無滅、無修、無作，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方、無域亦無所住，唯可說為無量無邊。善現當知！虛空無量無邊故一切智亦無量無邊，一切智無量無邊故無能證者，非色能證乃至非識能證，非布施波羅蜜多能證乃至非般若波羅蜜多能證。所以者何？色乃至識即一切智，無二無別；布施波羅蜜多乃至般若波羅蜜多即一切智，無二無別。」

爾時，欲界梵世天子俱詣佛所，同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極為甚深難見難覺。」

爾時，佛告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我觀此義初成佛時，宴坐思惟不樂說法，謂作是念：『我法甚深，非諸世間卒能信受。』我所證法即是般若波羅蜜多，此法甚深，非能證、非所證、無證處、無證時，由此而證亦不可得。天子當知！虛空甚深故此法甚深，我甚深故此法甚深，一切法性無來去故此法甚深。」

時，諸天子復白佛言：「甚奇！世尊！佛所說法，一切世間極難信解；佛所說法無取無捨，世間有情行取捨故。」

爾時，佛告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佛所說法微妙甚深，於一切法皆能隨順，無所障礙與虛空等。佛所說法畢竟不生，一切生法不可得故；佛所說法都無處所，一切處所不可得故。」

佛言：「善現！如是！如是！」

時，諸天子便白佛言：「大德善現是真佛子，隨如來生，諸有所說，一切皆與空相應故。」

爾時，善現語諸天子：「汝等說我隨如來生，云何善現隨如來生？謂隨如來真如生故，一切生法不可得故。如來真如無來、無去、本性不生，善現真如亦無來去、本

性不生，故說善現隨如來生。如來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如來真如，如是真如無真如性，亦無不真如性，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如來真如無變異、無分別、遍一切處，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如來真如常住為相而無所住，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如來真如無所罣礙，一切法真如亦無所罣礙，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如來真如與一切法真如同一真如，無二、無別、無造、無作，如是真如常真如相，無時非真如相，是故真如無二無別，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如來真如於一切處無憶念、無分別，一切法真如於一切處亦無憶念、無分別，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如來真如無別異不可得，一切法真如亦無別異不可得，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如來真如不離諸法真如，諸法真如不離如來真如，如來真如常真如相，無時非真如相，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雖說隨生而無所隨生，以善現真如不異佛故。如來真如非去來，今一切法真如亦非去來，今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如來即是如來真如，如來真如隨過去真如，過去真如隨如來真如，如來真如隨未來真如，未來真如隨如來真如，如來真如隨現在真如，現在真如隨如來真如，如來真如隨三世真如，三世真如隨如來真如，如來真如與三世真如無二無別，一切法真如、善現真如亦無二無別，故說善現隨如來生。菩薩真如即佛真如，諸菩薩眾由真如故，得菩提時說名如來、應、正等覺。如來證得此真如時，三千世界六種變動。我於如是諸法真如深生信解，故說善現隨如來生。

「天子當知！然我善現不由色故乃至識故隨如來生，亦不由預流果故乃至獨覺菩提故隨如來生，亦不由一切智故隨如來生，但由真如故隨如來生。天子當知！然我善現不隨色、受、想、行、識生，不隨預流果乃至獨覺菩提生，故我善現隨如來生。」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如來甚深微妙。」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如是如來甚深微妙。」

當說如是如來相時，三千苾芻，諸漏永盡，心得解脫，成阿羅漢；五百苾芻尼，遠塵離垢，生淨法眼；五千天人，得無生法忍；六十菩薩，諸漏永盡，心得解脫。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今此眾中六十菩薩，曾於過去五百佛所親近供養，雖修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而不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起別異想修別異行，故於今時雖聞大法，而盡諸漏心得解脫故。舍利子！諸菩薩眾雖有菩薩道空、無相、無願，而不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便證實際墮於聲聞或獨覺地。

「舍利子！譬如有鳥，其身廣大百踰繕那乃至五百，翅羽未成或已衰朽。是鳥從彼三十三天，投身而下趣瞻部洲，於其中道歎作是念：『我今還上三十三天。』於汝意云何？是鳥能還三十三天不？」

舍利子曰：「不也！世尊！」

佛告舍利子：「是鳥中路或作是願：『至瞻部洲當令我身無損無苦。』於意云何？是鳥所願可得遂不？」

舍利子曰：「不也！世尊！是鳥至此瞻部洲時，其身決定有損有苦，或復近死或致命終。何以故？是鳥身大，從遠而墮，翅羽未成或衰朽故。」

佛告舍利子：「有菩薩乘善男子等亦復如是，雖發無上正等覺心，已經殞伽沙數大劫，勤修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亦修空、無相、無願解脫門，而不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便證實墮於聲聞或獨覺地。舍利子！是諸菩薩雖念三世諸佛戒蘊乃至解脫智見蘊而心取相，不如實知如是五蘊真實功德，但聞空聲取相執著迴向菩提，便墮聲聞或獨覺地。何以故？舍利子！是諸菩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法應爾故。」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若諸菩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雖具無量福德資糧，而於菩提或得、不得。是故菩薩欲得菩提，決定不應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一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二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五分如來品第十五之二

爾時，欲界梵世天子，恭敬合掌俱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極難信解，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亦最甚深極難信得。」

爾時，佛告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無上菩提非難信得。何以故？以一切法畢竟空故，空中無法信證餘法。所以者何？以一切法自性皆空，若為永斷如是法故說如是法，此法亦空。由此因緣，於佛無上正等菩提，能證、所證、能知、所知一切空寂，是故無上正等菩提非難信解、非難證得，以一切法無不皆空，如是信知便證得故。」

佛告善現：「無上菩提能信證者不可得故，無上菩提非實有故，無積集故，說難信得。」

時，舍利子語善現言：「以一切法畢竟空故，無上菩提極難信得。所以者何？以一切法都無自性皆如虛空。譬如虛空不作是念：『我當信得無上菩提。』諸法亦爾，是故無上正等菩提極難信得。」

「復次，善現！若佛菩提非難信得，則不應有如菟伽沙諸菩薩眾發趣無上正等菩提後還退轉，故佛菩提極難信得。」

善現對曰：「於意云何？色於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受、想、行、識於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離色，有法於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離受、想、行、識，有法於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色真如於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受、想、行、識真如於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離色真如，有法於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離受、想、行、識真如，有法於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真如於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離真如於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時，具壽善現謂舍利子言：「若一切法諦故、住故，都無所有皆不可得，說何等法可於無上正等菩提而有退轉？」

舍利子言：「如汝所說實無有法，亦無有情可於菩提說有退轉。若爾，何故佛說三種住菩薩乘，但應說一，又不應立三乘有異，唯應有一正等覺乘。」

時，滿慈子便白具壽舍利子言：「應問善現為許有一菩薩乘不？然後可難應無三乘建立差別，唯應有一正等覺乘。」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為許有一菩薩乘不？」

善現報言：「真如頗有三種菩薩及三乘耶？」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真如頗有一菩薩乘一佛乘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真如頗有一法可見名一菩薩及一乘耶？」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時，具壽善現謂舍利子言：「若一切法諦故、住故，都無所有皆不可得，菩薩三乘亦復如是，如何可責有一、有三。若諸菩薩聞說真如無差別相，不驚、不怖亦不沈沒，是諸菩薩疾證菩提，定無退轉。」

爾時，世尊讚善現曰：「善哉！善哉！汝今乃能為諸菩薩善說法要。汝之所說承佛威神，一切如來隨喜汝說。若諸菩薩於法真如無差別相深生信解，聞說如是諸法真如，不驚、不怖亦不沈沒，是諸菩薩疾證無上正等菩提，定無退轉。」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諸菩薩成就此法，定證無上正等覺耶？」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是諸菩薩決定不墮聲聞等地。」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若諸菩薩欲證菩提，應云何住？應云何學？」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欲證菩提，於諸有情應平等住，謂於彼類應起等心、慈心、悲心、喜心、捨心、不異心、謙下心、利益心、安樂心、無瞋惱心、如父母心，亦以此心應與其語。善現當知！若諸菩薩欲證菩提，應如是住、應如是學。」

第五分不退品第十六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我等當以何行、狀、相知是不退轉菩薩摩訶薩？」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能如實知異生、聲聞、獨覺、菩薩及如來地，雖說有異，而於諸法真如性中，無變異、無分別，皆無二、無二分。是諸菩薩雖實悟入諸法真如，而於真如無所分別；雖聞真如與一切法無二無別，而無疑滯；雖聞諸法種種異相，而於其中無所執著。是諸菩薩終不輕爾而發語言，諸有所說皆引義利，終不觀他好惡長短，平等憐愍而為說法。若諸菩薩成就如是諸行、狀、相，定於無上正等菩提不復退轉。」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不觀外道沙門梵志形相言說，謂彼於法實知實見，或能施設正見法門，無有是處，終不禮敬外道天神，亦不供養而求勝福。」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不墮惡趣，不受女身，亦不生於卑賤種族，除為度脫彼有情類示同類生方便攝受。」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常樂受行十善業道，亦能方便勸他受行，乃至夢中亦無所犯。」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諸所受持、思惟、讀誦種種經典令極通利，皆為利樂一切有情。恒作是念：『我以此法為諸有情宣說開示，當令一切法願滿足。』復持如是法施善根，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所求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於佛所說甚深法門，決定不生疑惑、猶豫，亦不迷悶，歡喜信受；諸所發言皆為饒益，知量而說言詞柔軟；寢寐輕少煩惱不行，入出往來心不迷謬；恒時安住正念正知，進止威儀亦復如是；諸所遊履必觀其地，安詳繫念正視而行，運動語言常無卒暴；諸所受用臥具、衣服皆常香潔無諸臭穢，亦無垢膩蟻虱等蟲；恒樂清閑常無疾病，身中無有八萬戶蟲。所以者何？是諸菩薩善根增上出過世間，如如善根漸漸增長，如是如是身心清淨。」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是菩薩心云何清淨？」

佛告善現：「是諸菩薩如如善根漸漸增長，如是如是心中一切諂曲矯誑皆永不行。由此因緣，一切煩惱及餘不善皆永息滅，亦超聲聞及獨覺地，疾趣無上正等菩提，由此應知心常清淨。」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不重利養、不徇名譽，心離嫉慳、身無愆失，聞甚深法心不迷謬，智慧深固恭敬信受，隨所聽聞皆能會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諸所造作世間事業亦依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會入法性，不見一事出法性者，設有不與法性相應，亦能方便會入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理趣，由斯不見出法性者。」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設有惡魔現前化作八大地獄，一一獄中化作無量百千菩薩皆被猛焰交徹燒然，告菩薩言：『此諸菩薩皆由受得不退轉記，故墮如是大地獄中，恒受如斯猛利大苦。汝等既受不退轉記，當如此類受斯大苦。是故汝等應疾捨棄大菩提心，可脫斯苦當生天上或生人中，富貴自在受諸快樂。』時，諸菩薩見聞此事

，其心不動亦不驚疑，但作是念：『若諸菩薩已受菩提不退轉記，更墮惡趣受諸苦惱如愚異生，必無是處。今見聞者定是惡魔所作所說，皆非實有。』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設有惡魔作沙門像，來至其所說如是言：『汝先所聞、受持、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皆是邪說，應疾捨棄勿謂為真。汝等若能速疾捨棄，我當教汝真淨佛法，令汝速證無上菩提。汝先所聞非真佛語，是文頌者虛誑撰集，我之所說是真佛語。』善現當知！若諸菩薩聞如是語心動驚疑，應知未受不退轉記；若諸菩薩聞如是語心不驚疑，但隨無作、無相、無生法性而住，應知已受不退轉記，是諸菩薩諸有所作，不信他語，不隨他教而便動轉。如阿羅漢諸有所為，不信他語，現證法性無惑無疑，一切惡魔不能傾動，不退菩薩亦復如是，一切聲聞、獨覺、外道、諸惡魔等不能破壞，令於菩提而生退屈。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設有惡魔來詣其所，詐現親友作如是言：『汝等所行是生死法非菩提行。汝等今應修盡苦道，速盡眾苦得般涅槃，現在苦身尚應厭捨，況更樂受當來苦身！宜自審思捨先所信。』是諸菩薩聞彼語時心不驚疑，但作是念：『如是說者定是惡魔。』時，彼惡魔復語菩薩：『欲聞菩薩無益行耶？謂諸菩薩經如菟伽沙數大劫，以無量種上妙供具供養諸佛，復於菟伽沙等佛所修無量種難行梵行，親近承事如菟伽沙諸佛世尊，請問無量無邊菩薩所應修道云何應住？云何應行？云何應學？諸菩薩道，菟伽沙等諸佛世尊如所請問次第為說，彼諸菩薩如教而住、如教而行、如教而學，經無量劫尚不能證所求無上正等菩提，況今汝等可能證得！』是時，菩薩雖聞其言，而心不動亦無疑惑。

「時，彼惡魔復於是處，化作無量苾芻形像，告菩薩曰：『此諸苾芻皆於過去，經無數劫修無量種難行梵行，而不能得無上菩提，今皆退住阿羅漢果，云何汝等能證菩提？』是諸菩薩見聞此已，即作是念：『定是惡魔為擾亂我作如是事，定無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至圓滿位不證無上正等菩提，退住聲聞、獨覺等地。』復作是念：『若諸菩薩如佛所說修菩提行，不證無上正等菩提，必無是處，當知今者所見所聞，定是惡魔所作所說。』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設有惡魔作苾芻像，來至其所作如是言：『一切智智與虛空等，無性為性自相本空，諸法亦然都無所有，此中無法可名能證，亦無有法可名所證，證處、證時及由此證皆不可得。既一切法與虛空等，無性為性自相本空，汝等何緣唐受勤苦，求證無上正等菩提？汝先所聞諸菩薩眾應求無上正等菩提，皆是魔說非真佛語。汝等應捨大菩提心，勿妄為他虛受勤苦。』是諸菩薩聞彼語時，能如實知：『是惡魔事欲退敗我大菩提心，我今更應堅固其心，不應信受惡魔所說。』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若欲調心入四靜慮，隨意能入遊觀自在，為度有情還生欲界，雖生欲界而不染欲，亦不退失所修靜慮。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不貴名聲不著稱譽，於有情類無恚恨心，常欲令其得勝利樂；往來入出無散亂心，進止威儀恒住正念；為有情故雖處居家，而於其中不生貪著；雖現受欲而常厭怖，如涉險路心恒驚恐；雖有所食惶懼不安，但念何時出斯險難；雖現受用種種珍財，而於其中不起貪愛；不以邪命非法自活，寧自殞歿不損於人。所以者何？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是人中尊、人中善士、人中龍象、人中蓮華、人中調御、人中勇健，本為利樂一切有情，現處居家方便饒益，豈為自活侵損於人？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力所持故。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有執金剛藥叉神主常隨左右密為守護，不為一切人、非人等邪魅威力損害身心。由此因緣，是諸菩薩乃至無上正等菩提，身意泰然常不狂亂，具丈夫相諸根圓滿，心行調善恒修淨命，不行幻術、占相、吉凶、呪禁、鬼神、合和湯藥、誘誑卑夫、結好貴人、侮傲聖賢、親昵男女，不為名利自讚毀他，不以染心瞻顧戲笑，戒見清淨志性淳質。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於諸世間文章伎藝，雖得善巧而不愛著，達一切法不可得故，皆雜穢語邪命攝故；於諸世俗外道書論，雖亦善知而不樂著，達一切法本性空故。又諸世俗外道書論，所說理事多有增減，於菩薩道非隨順故。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復有所餘諸行、狀、相，吾當為汝分別解說。謂彼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達諸法空，不樂觀察論說眾事、王事、賊事、軍事、戰事、城邑、聚落、象馬車乘、衣服、飲食、臥具、華香、男女好醜、園林、池沼、山海等事，不樂觀察論說藥叉、羅剎娑等諸鬼神事，不樂觀察論說街衢、市肆、樓閣、商賈等事，不樂觀察論說歌舞、伎樂、俳優、戲謔等事，不樂觀察論說洲渚、船棧、橋梁、珠寶等事，不樂觀察論說星辰、寒熱、風雨、吉凶等事，不樂觀察論說種種法義相違、文頌等事，不樂觀察論說異生、獨覺、聲聞相應之事，但樂觀察論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事。是諸菩薩常不遠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常不遠離一切智心，不好乖違、樂和諍訟，常希正法、不愛非法，恒慕善友、不樂惡友，好出法言、離非法言，樂見如來、欣出家眾；十方國土有佛世尊宣說法要，願往生彼親近供養聽聞正法。是諸菩薩多從欲界、色界天歿，生瞻部洲中國人趣，善於伎藝、呪術、經書、地理、天文及諸法義，或生邊地大國大城，與諸有情作大饒益。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終不自疑，我為退轉、為不退轉？於自地法亦不生疑，為有、為無？於諸魔事善能覺了，如預流者於自地法終不生疑。設有惡魔，種種惑亂不能傾動。如有造作無間業者，彼無間心恒常隨逐，乃至命盡不能捨離，設起餘心不能遮伏，此諸菩薩亦復如是，不退轉心恒常隨逐，安住菩薩不退轉地，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不能動壞自所得法。於諸魔業善能覺知，所證法中常無疑惑，雖生他世亦不發起聲聞、獨覺相應之心，亦不自疑，我於來世能證無上佛菩提。不安住自地，不隨他緣，於自地法無能壞者。

「所以者何？是諸菩薩成就無動無退轉智，一切惡緣不能傾動，其心堅固踰於金剛。設有惡魔作佛形像，來至其所作如是言：『汝今應求阿羅漢果，永盡諸漏入般涅槃。汝未堪受大菩提記，亦未證得無生法忍。汝今未有不退轉地諸行、狀、相，如來不應授汝無上大菩提記。』是諸菩薩聞彼語時，心無變動亦不退沒、無驚、無怖，但作是念：『此定惡魔或魔眷屬化作佛像，來至我所作如是說，若真佛說不應有異。』若諸菩薩聞彼語時，能作如是觀察憶念：『定是惡魔化為佛像，令我遠離甚深般若，令我棄捨無上菩提，是故不應隨彼所說。』時，魔驚怖即便隱沒。是諸菩薩定已安住不退轉地，過去諸佛久已授彼大菩提記。所以者何？是諸菩薩具不退地諸行、狀、相，故能覺知惡魔事業，令彼隱沒更不復現。」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攝護正法不惜身命，況餘珍財、朋友、眷屬！為護正法勇猛精進，恒作是念：『如是正法即是諸佛清淨法身，一切如來恭敬供養。我今攝護如是正法，即為攝護諸佛法身。』復作是念：『如是正法通屬三世諸佛世尊，我亦墮在未來佛數。佛已授我大菩提記，諸佛正法即我所有，我今即為護自正法。我未來世得作佛時，亦為有情宣說此法。』是諸菩薩見斯義利，攝護如來所說正法，不惜身命、親屬、珍財，乃至菩提常無懈倦。」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聞佛說法無惑無疑，聞已受持常不忘失。」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是諸菩薩但聞佛語，無惑、無疑、常不忘失，為聞菩薩及聲聞等所說正法，亦能如是。」

佛告善現：「是諸菩薩普聞一切有情言音、文字、義理皆能通達，無惑、無疑、常不忘失。所以者何？是諸菩薩於諸法中得無生忍，已善通達諸法實性，聞皆耳順並無疑惑，又得聞持陀羅尼故，常能憶念終不忘失。善現當知！是為不退轉菩薩摩訶薩諸行、狀、相。」

第五分貪行品第十七之一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希有！世尊！是諸菩薩成就如是大功德聚。世尊能如殞伽沙劫說不退轉諸行、狀、相，唯願如來、應、正等覺復為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令諸菩薩安住其中修菩提行疾得圓滿！」

佛告善現：「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問如是事。諦聽！諦聽！當為汝說。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謂空、無相、無願、無作、無生、無滅，非有寂靜、離染、涅槃增語所顯。」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為但此法名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為一切法皆得名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

佛告善現：「餘一切法亦得名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所以者何？謂一切色、受、想、行、識亦名甚深。」

「善現！云何色乃至識亦名甚深？謂真如甚深故，色乃至識亦名甚深。復次，善現！若處無色名色甚深，廣說乃至若處無識名識甚深。」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希有！世尊！微妙方便遮遣五蘊顯示涅槃。」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若諸菩薩能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審諦觀察，作如是念：『我今應如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教而住，我今應如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學。』是諸菩薩由能如此依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審諦觀察，精進修行乃至一日，所獲福聚無量無邊。」

「如貪行人復多尋伺，與他美女共為邀契，彼女限礙不獲赴期，此人欲心熾盛流注。善現！於意云何？其人欲心於何處轉？」

「世尊！此人欲心於女處轉，謂作是念：『彼何當來共會，於此歡娛戲樂？』」

「善現！於意云何？其人晝夜幾欲念生？」

「世尊！此人晝夜欲念甚多。」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審諦觀察，精進修行乃至一日，所超生死流轉劫數，與貪行人經一晝夜所起欲念其數量等。」

「善現當知！是諸菩薩隨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審諦觀察精進修行，隨能解脫能礙無上正等菩提所有過失，是故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審諦觀察精進修行無懈倦者，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善現當知！若諸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審諦觀察精勤修行，經一晝夜，所獲功德，勝諸菩薩離深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殑伽沙數大劫布施功德無量無邊。」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審諦觀察精進修行，經一晝夜，所獲功德，勝諸菩薩離深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殑伽沙數大劫，以諸供具供養預流、一來、不還、應果、獨覺、菩薩、如來布施功德無量無邊。」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住，經一晝夜，精勤修學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所獲功德，勝諸菩薩離深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殑伽沙數大劫，精勤修學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住，經一晝夜，以微妙法施諸有情所獲功德，勝諸菩薩離深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殑伽沙數大劫，以微妙法施諸有情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住，經一晝夜，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及餘善根所獲功德，勝諸菩薩離深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殑伽沙數大劫，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及餘善根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住，經一晝夜，修行種種財施、法施，住空閑處繫念思惟，先所修行種種福業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所獲功德，勝諸菩薩離深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殑伽沙數大劫，修行種種財施、法施，住空閑處繫念思惟

，先所修行種種福業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住，經一晝夜，普緣三世佛及弟子功德善根，和合稱量現前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所獲功德，勝諸菩薩離深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殑伽沙數大劫，普緣三世佛及弟子功德善根，和合稱量現前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來常說諸行皆是分別所作、都非實有。以何因緣，此諸菩薩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佛告善現：「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常觀察所作善事空無所有、虛妄不實，如如觀察所作善事空無所有、虛妄不實，如是如是便能不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如不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如是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無量、無邊義有何別？」

佛告善現：「言無量者，謂於此中其量永息；言無邊者，謂於是處數不可盡。」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頗有因緣，色乃至識亦無量無邊耶？」

佛告善現：「亦有因緣，色乃至識無量無邊。」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何因緣故，色乃至識無量無邊？」

佛告善現：「色乃至識皆性空故無量無邊。」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為但色、受、想、行、識空，為一切法皆悉空耶？」

佛告善現：「我說諸法無不皆空。」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無量無邊是何增語？」

佛告善現：「無量無邊是空、無相、無願增語。」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無量無邊為但是空、無相、無願，為更有餘義耶？」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我豈不說一切法門無不皆空？」

善現答言：「如來常說一切法門無不皆空。」

佛告善現：「空即無盡，空即無量，空即無邊，空即餘義。是故，善現！一切法門雖有種種言說差別而義無異。」

「善現當知！諸法空理皆不可說，如來方便說為無盡，或說無量，或說無邊，或說為空，或說無相，或說無願，或說無作，或說無生，或說無滅，或說非有，或說寂靜，或說離染，或說涅槃。諸如是等無量法門義實無異，皆是如來方便演說。」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希有！世尊！方便善巧諸法實性皆不可說，而為有情方便顯示。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諸法實性皆不可說。」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所以者何？一切法性皆畢竟空，無能宣說畢竟空者。」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不可說義有增減不？」

佛告善現：「不可說義無增無減。」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不可說義無增無減者，即應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亦無增減。若此六種波羅蜜多亦無增減，云何菩薩以無增減波羅蜜多，求證無上正等菩提，能近無上正等菩提？若諸菩薩增減六種波羅蜜多，便不能近無上菩提。」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不可說義波羅蜜多皆無增減，然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不作是念：『如是六種波羅蜜多有增有減。』但作是念：『唯有名想，謂為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持此六種俱行作意，并依此起心及善根，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如佛無上正等菩提，微妙甚深而起迴向，由此迴向方便善巧增上勢力，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何謂無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現：「諸法真如是謂無上正等菩提。善現當知！諸法真如無增減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亦無增減。若諸菩薩數多安住如是真如相應作意，便近無上正等菩提。如是，善現！不可說義雖無增減，而不退失真如作意；波羅蜜多雖無增減，而不退失所求無上正等菩提。若諸菩薩安住如是真如作意，修行六種波羅蜜多，便近無上正等菩提。」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是諸菩薩為初心起能近菩提，為後心起能近菩提？若初心起能近菩提，初心起時後心未起，無和合義；若後心起能近菩提，後心起時前心已滅，無和合義。如是前後心、心所法，進退推徵無和合義，如何可得積集善根？若諸善根不可積集，云何菩薩能近菩提？」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如燃燈時，為初焰能燒炷，為後焰能燒炷？」

善現答言：「如我意解，非初焰能燒炷亦不離初焰，非後焰能燒炷亦不離後焰。」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炷為燒不？」

善現答言：「世間現見其炷實燒。」

佛告善現：「菩薩亦爾，非初心起能近菩提亦不離初心，非後心起能近菩提亦不離後心，而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令諸善根增長圓滿能近菩提。」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如是緣起理趣甚深，非即前後諸心起故能近菩提，非離前後諸心起故能近菩提，而諸菩薩能近菩提。」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若心滅已，更可生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是心已滅，不可更生。」

「於意云何？若心已生，有滅法不？」

「如是！世尊！若心已生，定有滅法。」

「於意云何？有滅法心，非當滅不？」

「不也！世尊！有滅法心，決定當滅。」
「於意云何？無滅法心，為可生不？」
「不也！世尊！無滅法心，無可生義。」
「於意云何？無生法心，為可滅不？」
「不也！世尊！無生法心，無可滅義。」
「於意云何？無生滅法，心為可生滅不？」
「不也！世尊！無生滅法，心無可生滅義。」
「於意云何？若法已滅，更可滅不？」
「不也！世尊！若法已滅，不可更滅。」
「於意云何？若法已生，更可生不？」
「不也！世尊！若法已生，不可更生。」
「於意云何？諸法實性，有生滅不？」
「不也！世尊！諸法實性無生無滅。」
「於意云何？心住為如心真如不？」
「如是！世尊！如心真如，心如是住。」
「於意云何？若心住如真如，是心為如真如、實際性常住不？」
「不也！世尊！是心非如真如、實際其性常住。」
「於意云何？諸法真如極甚深不？」
「如是！世尊！諸法真如極為甚深。」
「於意云何？即真如是心不？」
「不也！世尊！」
「於意云何？離真如有心不？」
「不也！世尊！」
「於意云何？即心是真如不？」
「不也！世尊！」
「於意云何？離心有真如不？」
「不也！世尊！」
「於意云何？真如為能見真如不？」
「不也！世尊！」
「於意云何？汝為見有實真如不？」
「不也！世尊！」
「於意云何？若諸菩薩能如是行，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不？」
「如是！世尊！若諸菩薩能如是行，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三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五分貪行品第十七之二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能如是行，為行何處？」

善現白言：「若諸菩薩能如是行，都無行處。所以者何？諸現行法皆不轉故。」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為行何義諦？」

善現白言：「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行勝義諦。」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若諸菩薩行勝義諦，於勝義諦為取相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是諸菩薩於勝義諦，雖不取相而行相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是諸菩薩於勝義諦，既不行相為壞相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是諸菩薩於勝義諦，雖不壞相而遣相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是諸菩薩於勝義相若不壞遣，云何能斷取相想耶？」

善現白言：「是諸菩薩不作是念：『我今壞相、遣相、斷想，亦未修學斷想之道。』若諸菩薩精進修行斷想道者，未具佛法，應墮聲聞或獨覺地，是諸菩薩方便善巧，雖於諸相及取相想，深知過失而不壞遣，速斷此想證於無相。何以故？一切佛法未圓滿故。」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

時，舍利子語善現言：「若諸菩薩夢中修行三解脫門，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有增益不？若諸菩薩覺時修行三解脫門，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既有增益，彼夢中修亦應增益！何以故？佛說夢、覺無差別故。」

善現報言：「若諸菩薩覺時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既名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夢中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名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三解脫門。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為增益亦復如是，若夢、若覺義無別故。」

舍利子言：「夢中造業有增益不？佛說諸法不實如夢故，於夢中所造諸業應無增益，要至覺時憶想分別乃有增益。」

善現報曰：「若諸有情夢斷他命，未至覺位憶想分別便自慶幸，彼所造業不增益耶？」

舍利子言：「無所緣事，若思若業俱不得生，要有所緣思業方起，夢中思業緣何而生？」

善現報言：「如是！如是！若夢若覺無所緣事思業不生，要有所緣思業方起。何以故？舍利子！要於見聞覺知諸相有覺慧轉，由斯起染或復起淨；若無見聞覺知諸相，無覺慧轉亦無染淨。由此故知若夢若覺有所緣事思業乃生，若無所緣思業不起。」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佛說所緣皆離自性，如何可說有所緣事思業乃生，若無所緣思業不起？」

善現答言：「雖諸思業及所緣事皆離自性，而由自心取相分別，世俗施設說有所緣起諸思業，非此所緣離心別有。」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若諸菩薩夢中行施，施已迴向無上菩提，是諸菩薩為實以施迴向無上佛菩提不？」

善現報言：「慈氏菩薩久已受得大菩提記，宜可請問，定當為答。」

時，舍利子如善現言，恭敬請問慈氏菩薩。

時，慈氏菩薩語舍利子言：「何等名為慈氏菩薩，而謂能答尊者所問？為色耶？為受、想、行、識耶？為色空耶？為受、想、行、識空耶？且色非慈氏菩薩，亦不能答尊者所問；受、想、行、識非慈氏菩薩，亦不能答尊者所問；色空非慈氏菩薩，亦不能答尊者所問；受、想、行、識空非慈氏菩薩，亦不能答尊者所問。我都不見有法可名慈氏菩薩，亦都不見有法能答、有法所答，答處、答時及由此答皆亦不見。我都不見有法能記、有法所記，記處、記時及由此記皆亦不見。何以故？舍利子！以一切法本性皆空，畢竟推徵不可得故。」

時，舍利子問慈氏言：「仁者所說法為如所證不？」

慈氏答言：「我所說法非如所證。所以者何？我所證法不可說故。」

時，舍利子作是念言：「慈氏菩薩覺慧甚深，長夜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作是說。」

爾時，世尊知舍利子心之所念，即便告曰：「於意云何？汝由是法成阿羅漢，為見此法是可說不？」

舍利子曰：「不也！世尊！」

佛言：「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證法性亦復如是不可宣說。是諸菩薩方便善巧，不作是念：『我由此法，於大菩提已得受記、今得受記、當得受記。』不作是念：『我由此法當證菩提。』若諸菩薩能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羅蜜多，於得菩提亦無怖畏，決定自知我當證故，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聞甚深法不驚、不怖亦不沈沒。

「是諸菩薩若在曠野有惡獸處亦無怖畏。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為欲饒益諸有情故，能捨一切內外所有，恒作是念：『諸惡獸等欲噉我身，我當施與令其充足。由此善

根，令我布施波羅蜜多速得圓滿，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我當如是勤修正行，證得無上正等覺時，我佛土中得無一切傍生餓鬼。』

「是諸菩薩若在曠野有惡賊處亦無怖畏。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為欲饒益諸有情故，能捨一切內外所有樂修諸善，於身、命、財無所顧恪，恒作是念：『若諸有情競來劫奪我諸資具，或有因斯害我身命，我當於彼不生瞋恨。由此因緣，令我安忍波羅蜜多速得圓滿，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我當如是勤修正行，證得無上正等覺時，我佛土中得無一切劫害冤賊，由我佛土極清淨故，亦無餘惡。』

「是諸菩薩若在曠野無水之處亦無怖畏，作是念言：『我當宣說無上妙法，斷諸有情渴愛之病。設我由此渴乏命終，於諸有情必不捨離大悲作意施妙法水。奇哉！薄福！是諸有情居在如斯無水世界。我當如是勤修正行，證得無上正等覺時，我佛土中得無如是一切焦渴乏水曠野；我當方便勸諸有情修勝福業，隨所在處皆令具足八功德水。』

「是諸菩薩處饑饉土亦無怖畏，作是念言：『我當精進嚴淨佛土，當證無上正等覺時，我佛土中得無如是一切饑饉，諸有情類具足快樂，隨意所須應念即至，如諸天上所念皆得。我當發起堅猛精進，令諸有情法願滿足，一切時處一切有情於一切種資緣無乏。』若諸菩薩無斯怖畏，定證無上正等菩提。

「是諸菩薩遇疾疫時亦無怖畏。何以故？是諸菩薩恒審思惟：『無法名病亦無病者，一切皆空不應怖畏。我當如是勤修正行，證得無上正等覺時，我佛土中諸有情類等無三病，精進修行殊勝善法，如佛所說常無懈廢。』

「是諸菩薩若念菩提經久乃得亦無怖畏。所以者何？前際劫數雖有無量，而一念頃憶念分別積集所成，後際劫數應知亦爾，是故菩薩不應於中作久遠想而生怖畏。何以故？前際、後際劫數短長，皆一剎那心相應故。如是菩薩於可畏事，能審思惟不生怖者，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第五分姊妹品第十八

爾時，會中有一天女，從座而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我於此中亦無怖畏，願當來世得作佛時，亦為有情說如斯法。」

作是語已，取妙金花，恭敬至誠散如來上。佛神力故，令此金花上踊虛空繽紛而住。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從面門出金色光明，普照十方還從頂入。

時，阿難陀見聞是已，恭敬合掌白言：「世尊！何因何緣現此微笑，諸佛現笑非無因緣？」

爾時，世尊告慶喜曰：「今此天女於未來世當成如來、應、正等覺，劫名星喻，佛號金花。慶喜當知！今此天女即是最後所受女身，捨此身已便受男身，盡未來際

不復為女。從此歿已生於東方不動佛國勤修梵行，此女彼界便字金花。從不動佛世界歿已，復生他方有佛世界，隨所生處常不離佛。如轉輪王，從一臺殿至一臺殿，歡娛受樂乃至命終足不履地。此女亦爾，從一佛國至一佛國，隨所生處常不遠離諸佛世尊乃至菩提，恒修梵行。」

時，阿難陀竊作是念：「今此姊妹當作佛時，亦應如今菩薩眾會。」

佛知其念，告慶喜言：「如是！如是！如汝所念。金華菩薩當作佛時，亦為眾會宣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彼會菩薩其數多少，亦如我今菩薩眾會；聲聞弟子其數難知，但可總說無量無數；彼佛世界惡獸、惡賊、饑渴、病等一切皆無，亦無諸餘煩惱怖畏。」

爾時，慶喜復白佛言：「今此姊妹先於何佛初發無上正等覺心，種諸善根迴向發願？」

佛告慶喜：「此女過去燃燈佛所初發大心，亦以金華散彼佛上迴向發願，今得值我。慶喜當知！我於過去燃燈佛所，以五莖華奉散彼佛迴向發願。燃燈如來、應、正等覺知我根熟，與我受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為能寂，界名堪忍，劫號為賢。』天女爾時聞佛授我大菩提記，歡喜踊躍，即以金華散彼佛上，迴向發願：『使我來世，於此菩薩得作佛時，亦如今佛現前授我大菩提記。』故我今者與彼授記。」

爾時，慶喜聞佛所說，歡喜踊躍白言：「世尊！今此姊妹久已修習大菩提心，迴向發願今得成熟。」

佛告慶喜：「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云何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現入空定？」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觀諸色、受、想、行、識空，作此觀時不令心亂，若心不亂則如實見法，雖如實見法而不作證。」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云何菩薩雖見空法而不作證？」

佛告善現：「是諸菩薩觀法空時，先作是念：『我應觀法諸相皆空，而於其中不應作證。我為學故觀諸法空，不為證故觀諸法空，今是學時非為證時。』是諸菩薩未入定位，攝心於境非入定時。菩薩爾時雖不退失菩提分法而不盡漏。所以者何？是諸菩薩成就廣大智慧善根，能自審思：『我於空法，今時應學不應作證。我應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觀諸法空圓滿一切菩提分法，不應今時證於實際，墮二乘地不得菩提。』」

「譬如有人勇健威猛，所立堅固形貌端嚴，六十四能無不具足，於餘技術學至究竟，具多最勝功德尸羅，聰慧巧言善能酬對，具慈具義有大勢力，諸有所為皆能成辦善事業故功少利多，由此眾人無不敬愛。有因緣故，將其父母、妻子、眷屬發趣他方，中路經過險難曠野，其中多有惡獸、怨賊，眷屬小大無不驚惶。其人自恃多諸技術，威猛勇健身意泰然，安慰父母、妻子、眷屬：『勿有憂懼，必令無苦。』疾度曠野

至安隱處。彼人爾時化作種種勇銳兵仗，遇諸怨敵，令彼見之自然退散。故彼壯士於曠野中，惡獸、怨賊無傷害意，善權方便將諸眷屬，疾度曠野至安樂處。諸菩薩眾亦復如是，愍生死苦諸有情類，繫念安住慈、悲、喜、捨，攝受般若波羅蜜多殊勝善根，方便善巧，如佛所許，持諸功德迴向無上正等菩提，雖具修空而不作證，深心愍念一切有情，緣諸有情欲施安樂。是諸菩薩超煩惱品，亦超魔品及二乘地，雖住空定而不盡漏，雖善習空而不作證。爾時，菩薩住空定中，雖於相不執而不證無相。

「如堅翅鳥飛騰虛空，自在翱翔久不墮落，雖依空戲而不住空，亦不為空之所拘礙，諸菩薩眾亦復如是，雖學空、無相、無願解脫門，而不住空、無相、無願，乃至佛法未極圓滿，終不依彼永盡諸漏。

「如有壯夫善閑射術，欲顯己伎仰射虛空，為令空中箭不墮地，復以後箭射前箭筈，如是展轉經於多時，箭箭相承不令其墮，若欲令墮便止後箭，爾時諸箭方頓墮落，此諸菩薩亦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攝受殊勝方便善巧，乃至善根未極成熟，終不中道證於實際，若時善根已極成熟，便證實際得大菩提。

「是故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皆應如是，於深法性審諦觀察，若諸佛法未極圓滿不應作證。」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是諸菩薩能為難事，雖學深法而不作證。」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此諸菩薩誓不棄捨一切有情能辦斯事，謂諸菩薩發廣大心，為脫有情生死苦故，雖數引發三解脫門，而於中道不證實際。所以者何？所欲度脫不應捨故，方便善巧所護持故，不應中間證於實際。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於甚深處，欲以般若波羅蜜多審諦觀察，謂空、無相、無願等持三解脫門所行之處。

「是諸菩薩應作是念：『有情長夜起有情想，執有所得引生種種邪惡見趣，輪迴生死受苦無窮。我為斷彼邪惡見趣，應求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說深空法，令斷彼執出生死苦。是故雖學空解脫門，而於中間不證實際。』是諸菩薩由起此念方便善巧，雖於中間不證實際，而不退失慈、悲、喜、捨四種勝定。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倍增白法諸根漸利，力、覺、道支轉復增益。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應作是念：『有情長夜行諸相中起種種執，由斯輪轉受苦無窮。我為斷彼諸相執故，應求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說無相法，令斷相執出生死苦，由斯數入無相等持。』是諸菩薩由先成就方便善巧及所起念，雖數現入無相等持，而於中間不證實際；雖於中間不證實際，而不退失四無量定。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倍增白法諸根漸利，力、覺、道支轉復增益。

。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應作是念：『有情長夜其心常起常想、樂想、我想、淨想，由此引生顛倒執著，輪轉生死受苦無窮。我為斷彼四顛倒故，應求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說無倒法，謂說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唯有涅槃微妙寂靜，具足種種真實功德，由斯數入無願等持。』是諸菩薩由先成就方便善巧及所起念，雖數現入無願等持，而諸佛法未極圓滿，終不中間證於實際；雖於中間不證實際，而不退失四無量定。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倍增白法諸根漸利，力、覺、道支轉復增益。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應作是念：『有情長夜先已行有所得今亦行有所得，先已行有相今亦行有相，先已行顛倒今亦行顛倒，先已行和合想今亦行和合想，先已行虛妄想今亦行虛妄想，先已行邪見今亦行邪見，由斯輪轉受苦無窮。我為斷彼如是過失，應求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說甚深法，令彼過失皆永斷除，不復輪迴受生死苦，速證常樂真淨涅槃。』是諸菩薩由深愍念一切有情，成就殊勝方便善巧，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受故，於深法性常樂觀察，謂空、無相、無願、無作、無生、無滅、無性實際。是諸菩薩成就如是殊勝智見，若墮無相、無作之法或住三界，俱無是處。是諸菩薩成就如是殊勝功德，捨諸有情而趣圓寂，不證無上正等菩提饒益有情，亦無是處。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欲得無上正等菩提，應當請問諸餘菩薩：『云何菩薩修習一切菩提分法？引發何心，能令菩薩學空、無相、無願、無作、無生、無滅、無性實際而不作證，然修般若波羅蜜多？』若餘菩薩得此問時，作如是答：『諸菩薩眾但應思惟空、無相等不為顯示，應念不捨一切有情，攝受殊勝方便善巧。』當知彼菩薩先未蒙諸佛授與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記。所以者何？彼諸菩薩未能開示、分別、顯了不退轉地諸菩薩眾不共法相，不如實知他所請問不退轉地諸行、狀、相，亦不能答。

」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頗有因緣知諸菩薩不退轉不？」

佛告善現：「亦有因緣知諸菩薩是不退轉，謂有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聞、不聞，能如實答先所請問，能如實行不退轉地諸菩薩行，由此因緣知彼菩薩是不退轉。

」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以何因緣，有多菩薩行菩提行，少有能作如實答者？」

佛告善現：「雖多菩薩行菩提行，而少菩薩得受如是不退轉地微妙慧記，若有得受如是記者，皆於此中能如實答。善現當知！是諸菩薩善根明利智慧深廣，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皆不能壞大菩提心。」

第五分夢行品第十九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乃至夢中不著三界及二乘地亦不稱譽，雖觀諸法如夢所見，而於實際能不證受，是不退轉諸菩薩相。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夢中見佛，無量百千大眾圍遶而為說法，或見自身有如是事，是不退轉諸菩薩相。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夢中見佛，具諸相好，常光一尋周匝照曜，與無量眾踊在虛空現大神通說正法要，化作化士令往他方無邊佛國作諸佛事，或見自身有如是事，是不退轉諸菩薩相。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夢見狂賊破壞村城，或見火起焚燒聚落，或見惡獸欲來害身，或見怨家欲斬其首，或見父母臨當命終，或見自身眾苦來逼；雖見此等諸怖畏事，而不驚懼亦無憂惱，從夢覺已能正思惟：『三界非真皆如夢見，我得無上正等覺時，當為有情說三界法一切虛妄皆如夢境。』是不退轉諸菩薩相。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乃至夢中見有地獄、傍生、鬼界諸有情類，便作是念：『我當精勤修菩薩行，速趣無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無地獄、傍生、鬼界惡趣及名。』從夢覺已亦作是念。善現當知！是諸菩薩當作佛時，國土清淨定無惡趣及彼名聲，是不退轉諸菩薩相。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夢中見火燒地獄等諸有情類，或復見燒城邑聚落，便發願言：『我若已受不退轉記，願此大火變為清涼。』若此菩薩作是願時，夢中見火即為頓滅，當知已受不退轉記；若此菩薩作是願時，夢中見火不為頓滅，當知未受不退轉記。覺時見火燒諸城邑，火隨願滅、不滅亦然。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覺時見火燒諸城邑，便作是念：『我若實有不退轉相，願此大火即為頓滅變作清涼。』念已發言，火不頓滅，然燒一里越置一里，復燒一里或燒一家，越置一家復燒一家，如是展轉其火乃滅，是諸菩薩當知亦已受不退記，然被燒者謗法餘殃，或表當來謗法苦相。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見有男子或有女人，現為非人之所魅著，受諸苦惱不能遠離，便作是念：『若諸如來知我已得清淨意樂，知我已受不退轉記，已離聲聞、獨覺等地，必得無上正等菩提，願垂照察我心所念！我若實能修菩薩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濟拔有情生死苦者，願是男子或此女人，不為非人之所擾惱，彼隨我語即當捨去。』是諸菩薩作此語時，若彼非人不為去者，當知未受不退轉記；若彼非人即為去者，當知已受不退轉記。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實未受得不退轉記，見有男子或有女人，現為非人之所魅著，受諸苦惱不能遠離，即便輕爾發誠諦言：『若我已得不退轉記，令此男子或此女人，不為非人之所擾惱，彼隨我語速當捨去。』爾時，惡魔為誑惑彼，即便驅逼非人令去。所以者何？惡魔威力勝彼非人，是故非人受魔教勅即便捨去。時，彼菩薩作是念言：『非人今去是吾威力。所以者何？非人隨我所發誓願，即便放捨男子、女人

，無別緣故。』是諸菩薩既不覺知惡魔所作，謂是自力，輕餘菩薩起增上慢，雖勤精進，終不能得無上菩提墮二乘地，數為惡魔之所誑惑，是故菩薩應善覺知諸惡魔事，修諸善業。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實未受得不退轉記，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未免魔惑。謂有惡魔為誑惑故，方便化作種種形像，至菩薩所作如是言：『汝自知耶？過去諸佛已曾授汝大菩提記。汝身眷屬乃至七世名字差別，我悉善知。汝身生在某方、某國、某城、某邑、某聚落中，汝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某宿相王中生。』如是惡魔若見菩薩稟性柔軟諸根暗鈍，便詐記言：『汝於先世所稟根性已曾如是。』若見菩薩稟性剛強諸根明利，便詐記言：『汝於先世亦曾如是。』若見菩薩具足種種多功德及餘勝行，便詐記言：『汝於先世亦曾如是具諸功德，應自慶慰勿得自輕。』時，彼菩薩聞此惡魔說其過、現名等功德，歡喜踊躍起增上慢，凌蔑毀罵諸餘菩薩。惡魔知己，復告之言：『汝定成就殊勝功德，佛已授汝大菩提記，已有殊勝瑞相現前。』爾時，惡魔為擾亂故，復矯化作種種形像，至菩薩所現親愛言：『汝今已具不退轉德，應自敬重勿輒尊人。』時，此菩薩聞彼語已，增上慢心轉復堅固，令一切智遠而更遠。是故菩薩欲得菩提，應善覺知諸惡魔事。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不善了知名字實相，但聞名字妄生執著。謂有惡魔方便化作種種形像，來告之言：『汝所修行願行已滿，不久當證無上菩提。汝成佛時，當得如是殊勝功德、尊貴名號。』謂彼惡魔知此菩薩長夜思願：『我成佛時當得如是尊貴名號。』隨其思願而記說之。時，此菩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聞魔記說，作是念言：『此人奇哉！為我記說當得成佛尊貴名號，與我長夜思願相應，由此故知我定當得成佛，名號勝過餘人。』如如惡魔記彼名號，如是如是憍慢轉增，輕蔑諸餘實德菩薩，由斯轉遠無上菩提，當墮聲聞或獨覺地。是諸菩薩或有此身親近善友至誠悔過，雖經多時流轉生死，而後當證無上菩提；若有此身不遇善友至誠悔過，彼定流轉生死多時，愚癡顛倒，後雖精進修諸善業，而墮聲聞或獨覺地。如是憍慢輕餘菩薩，罪過四重及五無間無量倍數。是故菩薩應善覺知如是記說虛名號等微細魔事，不應憍慢輕餘菩薩。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居山曠野修遠離行，時，有惡魔來至其所恭敬讚歎，作如是言：『大士！能修真遠離行，此遠離行賢聖稱譽，諸天、龍神皆共守護。』善現當知！我不稱讚此遠離行以為真實。」

善現白言：「此遠離行若非真實，餘復是何？」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或居城邑或居山野，但離煩惱二乘作意，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名菩薩真遠離行。此遠離行，諸佛世尊稱讚開許，菩薩應學，令諸菩薩疾證菩提。善現當知！魔所稱讚常居山野宴坐思惟，猶雜煩惱二乘作意，離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能圓滿一切智智。有諸菩薩雖樂修行魔所稱讚遠離行法，而心輕蔑恒居村城修真

遠離諸餘菩薩。善現當知！是諸菩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雖經多時居深山野修遠離行，而不了知真遠離法，增長憍慢，於二乘地深生樂著，終不能得無上菩提，非佛世尊稱讚開許，亦非菩薩所應修行。

「善現當知！我所稱讚諸菩薩眾真淨遠離法，是諸菩薩都不成就，彼於真淨遠離行中，亦不見有相似行相。而諸惡魔為誑惑彼，令生憍慢輕餘菩薩，來至空中慇懃讚勸言：『是真淨遠離行法。』善現當知！是諸菩薩雖居山野而心喧雜，不能修學真遠離行。有諸菩薩雖居村城而心寂靜，常能修學真遠離行。善現當知！是諸菩薩，於常修學真遠離行諸菩薩眾，輕弄、毀訾如旃荼羅；於不能修真遠離行諸菩薩眾，供養、尊重如佛世尊。

「善現當知！是諸菩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發起種種分別執著，作是念言：『我所修學是真遠離故，為非人來至我所稱讚護念。居城邑者身心擾亂，誰當護念稱讚敬重？』是諸菩薩心多憍慢，煩惱惡業晝夜增長。善現當知！是諸菩薩於菩薩眾為旃荼羅，穢污菩薩摩訶薩眾，亦是天上人中大賊，誑惑天、人、阿素洛等；其身雖服沙門法衣，而心常懷怨賊意樂。諸有發趣菩薩乘者，不應親近供養恭敬。所以者何？此諸人等懷增上慢，外似菩薩內多煩惱惡業增盛。是故，善現！若諸菩薩真實不捨一切智智，求證無上正等菩提，普為利樂諸有情者，不應親近如是惡人。

「善現當知！諸菩薩眾常應精進修真事業，厭離生死不著三界，於彼惡賊旃荼羅人，常應發生慈、悲、喜、捨，應作是念：『我不應起如彼惡人所起過患，設當失念如彼暫起，即應覺知令速除滅。』是故菩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當善覺知諸惡魔事，應勤精進遠離、除滅如彼菩薩所起過患，勤求無上正等菩提。若諸菩薩如是學者，是為善巧覺知魔事。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三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四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五分勝意樂品第二十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以勝意樂，欲證無上正等菩提，常應親近、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真淨善友。」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何等名為菩薩善友？」

佛告善現：「諸佛皆名菩薩善友。若能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教誡教授諸菩薩眾，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門能悟入者，亦得名為菩薩善友。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當知亦名菩薩善友。如是六種波羅蜜多，與諸菩薩為師為導，為明為炬，為光為照，為舍為護，為歸為趣，為洲為渚，為父為母。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皆依六種波羅蜜多，而得成辦功德事業。所以者何？如是六種波羅蜜多，普能攝受一切佛法。是故，善現！若諸菩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應學六種波羅蜜多。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欲學六種波羅蜜多，應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至心聽聞、受持、讀誦，觀察義趣請決所疑。所以者何？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能與六種波羅蜜多為尊為導、為生養母。善現當知！若諸菩薩欲得不隨他教行，欲住不隨他教地，欲斷一切有情疑，欲滿一切有情願，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何為相？」

佛告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礙為相。」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頗有因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礙之相，餘一切法亦得有耶？」

佛告善現：「有因緣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礙之相，餘一切法亦可說有。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無不皆如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空、遠離。」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一切法皆空、遠離，云何有情有染有淨？所以者何？非空、遠離法可說有染淨，非空、遠離能證菩提，非離空、遠離有別法可得，云何令我解如是義？」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有情長夜有我等心執我等不？」

善現對曰：「如是！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有情所執我及我所空、遠離不？」

善現對曰：「如是！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豈不有情由我、我所流轉生死？」

善現對曰：「如是！世尊！」

佛告善現：「如是有情流轉生死，施設雜染及清淨者。由諸有情虛妄執著我及我所說有雜染，而於其中無雜染者；由諸有情不妄執著我及我所說有清淨，而於其中無清淨者。是故，善現！雖一切法皆空、遠離，而諸有情亦可施設有染有淨，若諸菩薩能如是行，名行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希有！世尊！雖一切法皆空、遠離，而諸有情有染有淨。若諸菩薩能如是行，則不行色、受、想、行、識，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皆不能伏，普勝一切聲聞、獨覺所行之行至無勝處，是諸菩薩由此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晝夜安住方便善巧，趣向無上正等菩提，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復次，善現！於意云何？假使於此瞻部洲中一切有情，非前非後皆得人身，發菩提心盡壽布施，持此布施迴向菩提，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善現對曰：「甚多！世尊！」

佛告善現：「若有菩薩下至一日，安住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所獲功德甚多於前無量無數。所以者何？如是菩薩如如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如是如是堪為一切有情福田，由此菩薩所起慈心，諸有情類無能及者，唯除如來、應、正等覺。

「如是菩薩具勝妙慧，由勝妙慧，見諸有情受大苦惱如被刑戮，起大悲心。復以天眼，見有情類成無間業墮無暇處受諸苦惱，或為見網之所覆蔽不得正道，見已悲愍生大厭怖，普緣一切有情世間起大慈悲相應作意：『我當普為一切有情作大導師令脫眾苦。』雖作是念而不住此想亦不住餘想，是名菩薩大慧光明。由住此住，能作一切世間福田，雖未證得一切智智，而於菩提已不退轉，堪受施主一切供養。

「如是菩薩善住般若波羅蜜多，既能畢竟報施主恩，亦能親近一切智智。是故菩薩欲不虛受世間信施，欲示有情真淨道路，欲為有情作大饒益，欲為世間作大明照，欲脫有情生死牢獄，欲施有情清淨法眼，應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由此作意，所有言說皆與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相應，諸餘作意無容暫起。所以者何？如是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流注相續。譬如有人先未曾有末尼寶珠，後時遇得歡喜自慶，遇緣還失生大憂惱，常懷歎惜未曾離念，思當何計還得此珠？彼人由是相應作意，緣此寶珠無時暫捨。菩薩亦爾，應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若不安住如是作意，則為喪失一切智智相應作意。」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若一切法及諸作意皆離自性，云何菩薩不離般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知一切法及諸作意皆離自性，是諸菩薩不離般若一切智智。所以者何？甚深般若一切智智及諸作意自性皆空、無增無減。」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深般若波羅蜜多自性常空、無增無減，云何菩薩增長般若波羅蜜多能近菩提？」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知一切法無增無減，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亦無增減。若諸菩薩能如是知，聞一切法無增無減，不驚、不怖亦不沈沒。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已到究竟，安住菩薩不退轉地，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具壽善現白言：「世尊！為即般若波羅蜜多，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般若波羅蜜多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般若波羅蜜多空，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般若波羅蜜多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空，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空，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空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般若波羅蜜多，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般若波羅蜜多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色、受、想、行、識等，能行般若波羅蜜多及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色、受、想、行、識等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羅蜜多及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色、受、想、行、識等空，能行般若波羅蜜多及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色、受、想、行、識等空，能行般若波羅蜜多及行空不？」

「不爾！善現！」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若爾，菩薩以何等法能行般若波羅蜜多及能行空？」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汝見有法能行般若波羅蜜多及行空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汝見有般若波羅蜜多及見有空，是諸菩薩所行處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汝所不見法，是法可得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不可得法頗有生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汝所不見、所不得法所有實相，即是菩薩無生法忍。菩薩成就如是忍者，便於無上正等菩提堪得受記，亦名如來無所畏道。若諸菩薩勤行此道，不得無上正等覺智、大智、妙智、自然智、一切智智及如來智，無有是處。」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菩薩為以諸法無生，於佛菩提得受記不？」

「不爾！善現！」

「世尊！若爾，菩薩云何受菩提記？」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汝見有法於佛菩提得受記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我不見法於佛菩提堪得受記，亦不見法於佛菩提有能證者，證時、證處及由此證、若所證法皆亦不見。」

佛告善現：「以一切法不可得故，不應念言於佛菩提此是能證、此是所證。」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難見、難覺，畢竟離故，非少善根諸有情類，能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聽聞、受持、讀誦。」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假使於此瞻部洲中，一切有情悉皆成就十善業道，如是福聚於能書寫、聽聞、受持、讀誦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所獲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

時，有苾芻告天帝釋：「有於般若波羅蜜多書寫、聽聞、受持、讀誦，所獲功德勝於仁者？」

天帝釋言：「彼有情類初發心時尚勝於我，況於般若波羅蜜多書寫、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

「苾芻當知！彼有情類即是菩薩。如是菩薩所獲福聚，普勝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如是菩薩所獲福聚，亦勝預流、一來、不還、應果、獨覺，亦勝菩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修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波羅蜜多及餘功德。苾芻當知！若諸菩薩如說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是諸菩薩普勝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皆應供養。所以者何？是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如說行究竟隨轉。是諸菩薩能紹一切智智種性令不斷絕，常不遠離諸佛世尊，常不遠離妙菩提座，常能濟拔溺生死泥諸有情類。是諸菩薩如是學時，常學菩薩所應學法，不學二乘所應學法。諸天神等常隨擁護，四大天王來至其所供養恭敬，咸作

是言：『善哉！大士！當勤精進學菩薩眾所應學法，疾當安坐妙菩提座，速證無上正等菩提。如昔天王所奉四鉢，我亦當奉。』苾芻當知！是諸菩薩，我等天帝尚往其所供養恭敬，況餘天神！苾芻當知！是諸菩薩如是學時，一切如來及諸菩薩、諸天龍等常隨守護，由此因緣，世間危厄、身心憂苦皆不侵害，所有疾病亦復不起。苾芻當知！是諸菩薩獲如是等現法勝利，後世功德無量無邊。」

時，阿難陀竊作是念：「天主帝釋為自辯才讚說如是菩薩功德，為是如來威神加被？」

時，天帝釋承佛威神，知阿難陀心之所念，白言：「大德！非我辯才，皆是如來威神加被。」

爾時，佛告阿難陀言：「如是！如是！今天帝釋承佛威神能如是說。慶喜當知！若時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思惟修學，三千世界一切惡魔皆生疑怖，咸作是念：『此諸菩薩為於中間便證實際，墮二乘地，為趣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空我境界。』」

第五分修學品第二十一

「復次，慶喜！若時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晝夜精勤常不捨離。時，魔眷屬如箭入心，怖戰憂惶不任自處。

「復次，慶喜！若時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晝夜精勤將至究竟。時，魔眷屬來至其所，化作種種可怖畏事，欲令菩薩身心驚惶，於大菩提暫退便足。

「復次，慶喜！非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皆為惡魔之所擾亂。若諸菩薩先世聞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信解心毀訾誹謗，是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便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諸菩薩聞深般若波羅蜜多，疑惑猶豫為有為無，是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便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諸菩薩遠離善友，惡友攝持，不聞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處，由不聞故不知不見，云何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便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諸菩薩攝受邪法，爾時，惡魔便作是念：『今此菩薩與我為伴，令無量人棄捨正法滿我所願。』是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便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諸菩薩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告餘菩薩：『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甚深、難信難解，何用書寫、受持、讀誦？我尚不能得其源底，況餘薄福淺智者哉！』是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便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諸菩薩輕餘菩薩，謂作是言：『我能安住真遠離行，汝等皆無。』爾時，惡魔歡喜慶快，是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便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時菩薩自恃名姓及所修行杜多功德，輕蔑諸餘修勝善法諸菩薩眾，常自稱讚毀訾他人，無不退轉諸行、狀、相而謂自有，起煩惱業。爾時，惡魔便大歡喜，作如是念：『今此菩薩令我境土宮殿不空，增益地獄、傍生、鬼界。』是時，惡魔助其神力，令轉增益威力辯才，由此多人信受其語，因斯勸發同彼惡見，同惡見已隨彼邪學，隨邪學已煩惱熾盛。心顛倒故，所起三業皆能感得不可愛果，由此因緣增長惡趣，令魔宮殿轉更充滿，由此惡魔歡喜踊躍，諸有所作隨意自在，是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便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時菩薩與求聲聞、獨覺乘者更相毀蔑、鬪諍、誹謗，爾時惡魔便作是念：『今此菩薩雖遠菩提而不極遠，雖近惡趣而不甚近。』若時菩薩與菩薩乘善男子等更相毀蔑、鬪諍、誹謗，爾時惡魔便作是念：『此二菩薩極遠菩提甚近惡趣。』作是念已歡喜踊躍，增其威勢，令二朋黨鬪諍不息，使餘無量無邊有情皆於大乘深心厭離，是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便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諸菩薩未得菩提不退轉記，於得菩提不退轉記諸菩薩所起損害心，鬪諍、輕蔑、罵辱、誹謗，是諸菩薩隨起爾所念不饒益心，還退爾所劫曾修勝行，經爾所時遠離善友，還受爾所生死繫縛。若不棄捨大菩提心，還爾所劫被弘誓鎧勤修勝行時無間斷，然後乃補爾所功德。」

爾時，慶喜便白佛言：「是諸菩薩所起惡心生死罪苦，為要流轉經爾所時，為於中間亦得出離？是諸菩薩所退勝行，為要精勤經爾所劫時無間斷然後乃補，為於中間有復本義？」

佛告慶喜：「我為菩薩、獨覺、聲聞，說有出罪還補善法。

「慶喜當知！若諸菩薩造此罪後，心無慚愧懷惡不捨，不能如法發露悔過。我說彼類，於其中間無出罪苦還補善義。

「若諸菩薩造此罪後，深生慚愧心不繫惡，尋能如法發露悔過，作如是念：『我今已得難得人身，何容復起如是過惡失大善利？我應饒益一切有情，何乃於中反作衰損？我應恭敬一切有情如僕事主，何乃於中反生憍慢、毀辱、凌蔑？我應忍受一切有情捶打訶罵，何容於彼反以暴惡身語加報？我應和解一切有情令相敬愛，何容復起勃惡語言與彼乖諍？我應堪耐一切有情長時履踐，猶如道路亦如橋梁，何容於彼反加凌辱？我求無上正等菩提，為拔有情生死大苦，令得究竟安樂涅槃，何容反欲加之以苦？我應從今盡未來際，如愚、如啞、如聾、如盲，於諸有情無所分別。假使斬截頭足手臂、挑目、割耳、劓鼻、截舌、鋸解一切身分支體，於彼有情終不起惡。若我起惡，即便退壞所發無上正等覺心，障礙所求一切智智，不能利益安樂有情。』慶喜當知！是諸菩薩，我說中間有出罪苦還補善義，非要經於爾所劫數，惡魔於彼不能擾亂，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復次，慶喜！諸菩薩眾與求聲聞、獨覺乘者不應交涉，設與交涉不應共住，設與共住不應與彼論義決擇，勿因此故起忿恚心，或復令生麤惡言說，便礙無上正等菩提，亦壞無邊菩薩行法。若諸菩薩與菩薩乘善男子等共住相視，尊重敬事應如大師，復作是念：『彼是我等真淨善友，同載一船、同一所趣、同行一道、同一事業，學時、學處及所學法、若由此學皆無有異。』復作是念：『若彼菩薩住雜作意，我當於中不同彼學；若彼菩薩離雜作意，我當於中常同彼學。』若諸菩薩如是學時，疾證所求一切智智。」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若諸菩薩為盡故學，為不生故學，為離故學，為滅故學，是學一切智智不？」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如是學時，非學一切智智。」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何緣菩薩如是學時，非學一切智智？」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佛證真如極圓滿故，說名如來、應、正等覺，如是真如可說為盡乃至滅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何以故？真如無相，不可說盡乃至滅故。」

佛告善現：「是故菩薩如是學時，非學一切智智。若諸菩薩不為盡故學，乃至不為滅故學，如是學時，是學一切智智，亦學般若波羅蜜多，亦學佛地、力、無畏等無邊佛法。善現當知！若諸菩薩如是學時，至一切學究竟彼岸，天魔外道皆不能伏，息除諸惡眾善圓滿，少分有情能如是學，是故菩薩欲墮極少有情數者，當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

第五分根栽品第二十二之一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如是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不起根栽俱行之心，不起慳悋、犯戒、瞋忿、懈怠、散動、惡慧、猶豫俱行之心。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如是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能攝一切波羅蜜多。譬如身見能具攝受六十二見，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攝受一切波羅蜜多。譬如命根遍能攝受所餘諸根，命根滅時諸根隨滅，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攝受一切波羅蜜多，若失般若波羅蜜多則失一切波羅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持一切殊勝善法，能滅一切惡不善法。是故，善現！若諸菩薩欲攝一切波羅蜜多，應學般若波羅蜜多。若諸菩薩能學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有情最尊最勝。」

「復次，善現！於意云何？於此三千大千世界諸有情類寧為多不？」

善現對曰：「甚多！世尊！瞻部洲中諸有情類其數尚多，況三千界！」

佛告善現：「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成菩薩，一一皆以上妙樂具，盡壽供養一切有情。於意云何？是諸菩薩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善現對曰：「甚多！世尊！」

佛告善現：「若有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如彈指頃，其福勝彼無量無邊。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具大義用，能攝無上正等菩提。是故，善現！若諸菩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欲為一切有情上首，欲普饒益一切有情，欲為一切有情依怙，欲證一切圓滿佛法，欲行諸佛所行境界，欲遊戲佛所遊戲處，欲作諸佛大師子吼，欲以一音為三千界一切有情宣說正法普令一切獲大饒益，當學般若波羅蜜多。善現當知！我曾不見有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而不能得世、出世間功德勝利。」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菩薩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豈亦能得聲聞、獨覺功德善根？」

佛告善現：「聲聞、獨覺功德善根，此菩薩眾亦皆能得，但於其中心不樂住；以勝智見無倒觀察，超過聲聞及獨覺地，為彼開示令皆證得。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如是學時，則為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真淨福田，超諸世間聲聞、獨覺福田之上，疾能證得一切智智，常不捨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菩薩若能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己於一切智智得不退轉，遠離聲聞、獨覺等地，親近無上正等菩提。

「善現當知！若諸菩薩作如是念：『此是般若波羅蜜多，我由般若波羅蜜多，當能引發一切智智。』是諸菩薩非行般若波羅蜜多，亦於般若波羅蜜多不知不見。若諸菩薩不作是念：『此是般若波羅蜜多，我由般若波羅蜜多，當能引發一切智智。』是諸菩薩是行般若波羅蜜多，亦於般若波羅蜜多能知能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不見般若波羅蜜多，不聞、不覺、不知般若波羅蜜多，於不見、聞、覺、知諸法亦不分別，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時，天帝釋作是念言：「若諸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尚勝一切有情之類，況得無上正等菩提！若諸有情聞說一切智智名字深生信解，尚為獲得人中善利及得世間最勝壽命，況發無上正等覺心，或能聽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有情世間敬愛，當能調御一切有情。」

作是念已，即便化作微妙音花，捧散如來及諸菩薩。既散華已，作是願言：「若諸菩薩求趣無上正等菩提，以我所生善根功德，願彼佛法速得圓滿，願彼所求一切智法及無漏法速得圓滿。」

作是願已，便白佛言：「若菩薩乘善男子等，已發無上正等覺心，我終不生一念異意，令其退轉大菩提心；我終不生一念異意，令諸菩薩厭大菩提，退住聲聞、獨覺等地；我終不起一念異心，令諸菩薩退失大悲相應作意。若諸菩薩已發大心，我願彼心倍復增進，願彼菩薩見生死中種種苦已，為欲利樂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發起種種堅固大願：『我既自度，亦當精勤度未度者；我既自脫，亦當精勤脫未脫者；我既自安，亦當精勤安未安者；我既自證究竟涅槃，亦當精勤令未證者皆同證得究竟涅槃

。』

「世尊！若有情類於初發心菩薩功德深心隨喜，得幾所福？於久發心修諸勝行菩薩功德、於不退轉地菩薩功德、於一生所繫菩薩功德深心隨喜，得幾所福？」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妙高山王可知兩數，此有情類隨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可知兩數，此有情類隨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若諸有情於諸菩薩從初發心乃至得佛功德善根不生隨喜，或復於彼隨喜功德不聞不知，當知皆是魔所執持、魔所魅著、魔之朋黨，魔天界歿來生此間。所以者何？若諸菩薩發菩提心修菩薩行，得不退轉至究竟位，有能於彼起隨喜心，定能破壞眾魔眷屬，疾能證得一切智智。若諸有情深心敬愛佛、法、僧寶，隨所生處常欲見佛、聞法、遇僧，於諸菩薩功德善根，應深隨喜迴向菩提不生執著。若能如是，疾證無上正等菩提，利樂有情破魔軍眾。」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若諸有情於諸菩薩功德善根，深心隨喜迴向菩提，速能圓滿諸菩薩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若諸有情於諸菩薩功德善根，深心隨喜迴向菩提，是諸有情具大勢力，常能奉事諸佛世尊，於深經典善知義趣。隨所生處，一切世間恭敬供養，不見惡色、不聞惡聲、不嗅惡香、不嘗惡味、不覺惡觸、不思惡法、不墮惡趣，生人天中恒受勝樂。何以故？憍尸迦！是諸有情能於無量菩薩功德，深心隨喜迴向菩提，善根增進，疾能證得一切智智，饒益無量無數有情，令住無餘般涅槃界。以是故，憍尸迦！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於諸菩薩功德善根，皆應隨喜迴向菩提，利樂無邊諸有情類。」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心既如幻，云何菩薩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汝為見有如幻心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汝見幻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若汝不見幻、不見如幻心，若處無幻、無如幻心，汝見有是心能得菩提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若處離幻、離如幻心，汝見有是法能得菩提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我都不見即、離心法，說何等法若有若無？以一切法畢竟離故，不可施設是有是無。若法不可施設有無，則不可說能得菩提，非無所有法能得菩提故。由此般若波羅蜜多亦畢竟離，不應修遣，亦復不應有所引發，無上菩提亦畢竟離。云何可說諸菩薩眾依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證菩提？是故般若波羅蜜多應不可說能證無上正等菩提，離法不得離法故？」

佛告善現：「善哉！善哉！如是！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菩提俱畢竟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畢竟離故，得畢竟離無上菩提，若深般若波羅蜜多非畢竟離，應非般若波羅蜜多。是故，善現！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大菩提，雖非離法能得離法，而得菩提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故菩薩欲得無上正等菩提，應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四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五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五分根栽品第二十二之二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此諸菩薩行甚深義。」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此諸菩薩行甚深義。善現當知！此諸菩薩能為難事，謂所行義雖復甚深，而於聲聞、獨覺地法能不作證。」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此諸菩薩所作不難，不應說彼能為難事。所以者何？此諸菩薩所證深義既不可得，能證般若波羅蜜多亦不可得，證法、證者、證處、證時亦不可得。若諸菩薩聞如是語，心不沈沒亦不憂悔、不驚、不怖，是行般若波羅蜜多。此諸菩薩如是行時不見眾相，亦復不見我行般若波羅蜜多，而近無上正等菩提，遠離聲聞、獨覺等地，此諸菩薩於如是事亦不分別。

「譬如虛空，不作是念：『我去彼事若遠若近。』所以者何？虛空無動、無分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不作是念：『聲聞、獨覺去我為遠，無上菩提去我為近。』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分別故。

「譬如幻士，不作是念：『幻質幻師去我為近，傍觀眾等去我為遠。』所以者何？所幻化者無分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不作是念：『聲聞、獨覺去我為遠，無上菩提去我為近。』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分別故。影、像等喻應知亦然。

「譬如如來、應、正等覺於一切法無愛無憎。所以者何？如來永斷一切分別愛憎等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於一切法無愛無憎。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一切分別皆永斷故。

「譬如如來所變化者，雖有所作而無分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雖能成辦所作事業而無分別。

「譬如巧匠造男女等種種機關，此諸機關雖有動作而無分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雖作種種所應作事而無分別。」

時，舍利子謂善現言：「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為行堅固法、為行不堅固法？」

善現報言：「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行不堅固法，不行堅固法。」

時，有無量欲界天子作是念言：「若諸菩薩能發無上正等覺心，雖行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而於實際能不作證，不墮聲聞及獨覺地。由此因緣，甚為希有，能為難事，一切世間皆應敬禮。」

具壽善現知諸天子心之所念，便告之言：「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證實際，不墮聲聞及獨覺地，非甚希有，未為難事。若諸菩薩知一切法及諸有情畢竟非有

皆不可得，而發無上正等覺心，被精進甲誓度無量、無邊有情令入無餘般涅槃界，乃甚希有，能為難事。

「天子當知！若諸菩薩雖知諸法及諸有情皆不可得，而發無上正等覺心，被精進甲為欲調伏諸有情類；如有為欲調伏虛空，被堅固鎧與虛空戰。何以故？諸天子！虛空離故有情亦離，有情離故鎧甲亦離，有情離故饒益事亦離，有情離故五蘊亦離，有情離故一切法亦離。

「若諸菩薩聞如是語，心不沈沒亦不憂悔、不驚、不怖，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世尊告善現曰：「何因緣故，是諸菩薩聞如是語，心不沈沒亦不憂悔、不驚、不怖？」

具壽善現白言：「世尊！以一切法皆遠離故、無所有故。所以者何？是諸菩薩於一切法，若能沈等、若所沈等、若沈等處、若沈等時、若沈等者、由此沈等皆無所得，以一切法不可得故。若諸菩薩聞如是事，心不沈沒亦不憂悔、不驚不怖，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若諸菩薩如是行時，諸天帝釋、大梵天王、世界主等皆共敬禮。」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非但恒為諸天帝釋、大梵天王、世界主等皆共敬禮。是諸菩薩亦為過此極光淨天、若遍淨天、若廣果天、若淨居天及餘天、龍、阿素洛等皆共敬禮，亦為十方無量無數無邊世界諸佛、菩薩皆共護念。善現當知！是諸菩薩常為諸佛、諸菩薩眾及諸天、龍、阿素洛等憶念守護，功德善根念念增長，疾證無上正等菩提。善現當知！是諸菩薩已住菩薩不退轉位。假使十方殑伽沙等諸佛世界一切有情皆變為魔，是諸魔眾各復化作爾所惡魔，此諸惡魔皆有無量無數神力，是諸惡魔盡其神力，不能留難此諸菩薩，令其不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於菩提或有退轉。

「善現當知！若諸菩薩成就二法，一切惡魔不能留難，何等為二？一者、觀察一切法空。二者、不捨一切有情。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成就二法，一切惡魔不能障礙，何等為二？一者、如說皆悉能行。二者、常為諸佛護念。善現當知！若諸菩薩成就如是二種勝法，諸天神等常來禮敬，親近供養請問勸發，作如是言：『善哉！大士！汝能如實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疾能安住諸佛智地，一切有情無依怙者能作依怙，無救護者能作救護，無舍宅者能作舍宅，無投趣者能作投趣，無洲渚者能作洲渚，無歸依者為作歸依，與闇冥者能作光明，與聾盲者能作耳目。何以故？善男子！若能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疾證無上正等菩提，一切惡魔不能留難。』

「善現當知！若諸菩薩能善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為十方無量、無數、無邊世界諸佛世尊處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名字、種姓、色相、功德，如我今者在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寶幢菩薩，及餘現住不動佛所淨修梵行住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等名字、種姓、色相、功德。」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於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一切菩薩名字、種姓、色相功德不？」

佛言：「不也！若諸菩薩已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是諸菩薩蒙諸如來、應、正等覺在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名字、種姓、色相、功德。」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頗有菩薩未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而蒙如來、應、正等覺在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名字、種姓、色相、功德不？」

佛言：「亦有！謂諸菩薩雖於無上正等菩提未得不退，而修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是諸菩薩亦蒙如來、應、正等覺在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名字、種姓、色相、功德。如有菩薩隨不動佛為菩薩時所修而學、所行而住，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復有菩薩隨寶幢菩薩等所修而學、所行而住，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是諸菩薩雖於無上正等菩提未得不退，而蒙如來、應、正等覺在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名字、種姓、色相、功德。」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生性中雖深信解，而未證得無生法忍；於一切法畢竟空性雖深信解，而於菩薩不退轉地未得自在；雖住諸法皆寂靜性，而未得入不退轉地。是諸菩薩亦蒙如來、應、正等覺在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名字、種姓、色相、功德。」

「善現當知！若諸菩薩蒙諸如來、應、正等覺在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名字、種姓、色相、功德，是諸菩薩超二乘地近大菩提，或已得受不退轉記，或近當受不退轉記。」

第五分付囑品第二十三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聞說般若波羅蜜多所有義趣深生信解，無惑、無疑、不迷、不悶，但作是念：『如佛所說理趣，必然定非顛倒。』是諸菩薩決定當於不動佛所及諸菩薩摩訶薩所，廣聞般若波羅蜜多，於深義趣能生信解，既信解已勤修梵行，當得住於不退轉地，住是地已疾證菩提。善現當知！若諸菩薩但聞般若波羅蜜多，尚獲無邊功德勝利，況深信解如說修行！是諸菩薩近一切智，安住真如，疾證菩提宣說法要。」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法離真如無別可得，為說何法近一切智，安住真如？誰證菩提？誰說法要？」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法離真如都不可得，說何等法近一切智，能住真如，疾證菩提宣說法要？真如自性尚不可得，況有餘法能有所作！隨世俗故作如是說。」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甚深極難信解。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雖知諸法皆不可得，而求無上正等菩提，欲為有情宣說法要甚為難事。諸菩薩眾聞說此語，心不沈沒、無惑、無疑、不迷、不悶，如是等事甚為希有。」

爾時，善現謂帝釋言：「如汝所說『諸菩薩眾聞如是語，心不沈沒、無惑、無疑、不迷、不悶，如是等事甚希有。』者，憍尸迦！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觀法皆空都無所有，誰沈、誰沒、誰惑、誰疑、誰迷、誰悶？是故此事未為希有。然為有情愚癡顛倒，不能通達諸法皆空，故求菩提欲為宣說方便善巧，非極為難。」

天帝釋言：「尊者善現諸有所說無不依空，是故所言常無滯礙，如有以箭仰射虛空，若近若遠俱無滯礙。」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我與尊者善現所說，為順如來實語、法語，於法隨法，為正說耶？」

爾時，世尊告天帝釋：「汝與善現諸有所言，皆順如來實語、法語，於法隨法，皆為正說。何以故？憍尸迦！具壽善現所有辯才無不依空而施設故。所以者何？具壽善現觀一切法皆畢竟空，尚不得般若波羅蜜多，況得能行般若波羅蜜多者！尚不得無上正等菩提，況得能證無上正等菩提者！尚不得一切智智，況得能證一切智智者！尚不得真如，況得能證真如成如來者！尚不得無生性，況得能證無生性者！尚不得菩薩，況得能證佛菩提者！尚不得十力、四無所畏，況得能成十力、四無所畏者！尚不得法，況得能說法者！」

「憍尸迦！具壽善現於一切法住遠離住、無所得住，比諸菩薩所住般若波羅蜜多微妙行住，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憍尸迦！是諸菩薩所住般若波羅蜜多微妙行住，除如來住，於餘菩薩及諸聲聞、獨覺等住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以是故，憍尸迦！若諸菩薩欲於一切有情眾中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者，當住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眾中無量無數三十三天閻法歡喜，各取天上微妙音花，奉散世尊及諸菩薩。六百苾芻俱從座起，右膝著地向佛合掌。佛神力故，各於掌中微妙音花自然盈滿。是苾芻眾踊躍歡喜，各以此花奉散佛上，既散花已同發願言：「我等用斯勝善根力，願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微妙行住，速趣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如佛常法，從其面門放種種光，青黃赤白紅紫碧綠金銀頗胝，傍照無邊諸佛國土，上至梵世下徹風輪，漸復還來繞佛右轉，經三匝已從頂上入。

時，阿難陀即從座起，禮佛合掌白言：「世尊！何因何緣現此微笑？」

爾時，佛告阿難陀言：「此諸苾芻於當來世星喻劫中皆得作佛，同名散花具足十號，聲聞僧數一切皆等，佛壽亦等二十千劫，隨所住處雨五色花，由此因緣故我微笑。若諸菩薩欲得安住最勝住者，當住般若波羅蜜多；若諸菩薩欲得安住如來住者，當

住般若波羅蜜多。慶喜當知！若諸菩薩精進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究竟者，是諸菩薩先世或從人中沒已還生此處，或從覩史多天沒來生人間。所以者何？如是二處易行般若波羅蜜多，非餘處故。慶喜當知！如來現見，若諸菩薩精進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身、命、財無所顧者，定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

「復次，慶喜！若諸菩薩聽聞、受持、讀誦、書寫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是諸菩薩曾於過去無量佛所種諸善根，非唯聲聞、獨覺等所。

「復次，慶喜！若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不驚不怖，受持、讀誦、繫念、思惟，若法、若義、若文、若意皆善通達隨順修行，是諸菩薩則為現見我等如來、應、正等覺。

「復次，慶喜！若諸菩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有義趣深生信解，不生毀謗，不可沮壞，是諸菩薩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於諸佛所多種善根，亦為無量善友所攝。

「復次，慶喜！若諸有情能於如來、應、正等覺勝福田所種諸善根，雖定當得或聲聞果、或獨覺果、或如來果，而證無上正等菩提，要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善達無礙，精進修行諸菩薩行令極圓滿。

「是故，慶喜！我以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付囑於汝，應正受持、讀誦、通利，莫令忘失。慶喜當知！除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受持諸餘我所說法設有忘失，其罪尚輕。若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不善受持，下至一句有所忘失，其罪甚重。慶喜當知！若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下至一句能善受持不忘失者，獲福無量。若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不善受持，下至一句有忘失者，所獲重罪同前福量。是故，慶喜！我以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懇勸付汝，當正受持、讀誦、通利、如理思惟、廣為他說，分別開示，令受持者究竟解了文義意趣。所以者何？若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受持、讀誦、究竟通利、如理思惟、廣為他說，分別開示令其易了，是諸菩薩則為受持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甚深法藏，廣為有情宣說開示。

「慶喜當知！若有情類起殷淨心，現於我所欲持種種上妙供具供養恭敬無懈倦者，當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分別解說，或復書寫種種莊嚴，供養恭敬勿得暫捨。慶喜當知！若諸菩薩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為現前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我及十方三世諸佛。慶喜當知！若諸菩薩聞深般若波羅蜜多，起殷淨心恭敬愛樂，即於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起殷淨心恭敬愛樂。慶喜！汝若愛樂於我、不捨於我，亦當愛樂、不捨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下至一句勿令忘失。

「慶喜！我說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付囑因緣，設經一劫乃至殑伽沙數大劫亦不能盡。舉要言之，如我既是汝等大師，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亦是汝等大師，如

三世佛是諸天、人、阿素洛等無上大師，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亦是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無上大師。汝等天、人、阿素洛等敬重於我，亦當敬重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故，慶喜！我以無量善巧方便付汝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汝當受持無令忘失。我今持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對諸天、人、阿素洛等無量大眾付囑於汝，應正受持勿令忘失。慶喜！我今實言告汝，諸有淨信善男子等，若欲不捨佛、法、僧寶、三世諸佛無上菩提，定不應捨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名為我等諸佛教誡教授諸弟子法。

「慶喜當知！若有愛樂聽聞般若波羅蜜多，受持、讀誦、究竟通利、如理思惟、書寫、解說，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故。是故，慶喜！若諸菩薩欲得無上正等菩提，當勤精進修學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摩訶薩母，能令菩薩疾證菩提。

「慶喜當知！若諸菩薩法欲滅時，護持般若波羅蜜多，則為護持三世諸佛一切智智，亦為護持三世諸佛無上法藏。

「慶喜當知！若諸菩薩勤學六種波羅蜜多，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是故，慶喜！我以六種波羅蜜多更付囑汝，當正受持勿令忘失。所以者何？如是六種波羅蜜多是三世佛無盡法藏。慶喜當知！十方三世諸佛世尊所說法要，皆是六種波羅蜜多無盡法藏之所流出。十方三世佛及弟子，皆依如是無盡法藏精勤修學，已、正、當證無上菩提，已、正、當入無餘涅槃。

「復次，慶喜！假使汝為聲聞乘人說聲聞法，由此法故三千大千世界有情一切皆得阿羅漢果，猶未為我作弟子事，我於汝事未甚隨喜。汝若能為菩薩乘人宣說一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即名為我作弟子事，我於此事深生隨喜。

「復次，慶喜！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俱時證得阿羅漢果，彼所成就施、戒、修性諸福業事。於意云何？寧為多不？」

慶喜對曰：「甚多！世尊！」

佛告慶喜：「若有聲聞能為菩薩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經一晝夜展轉乃至經彈指頃，是聲聞人所獲福聚甚多於前。何以故？此聲聞人所獲福聚，超過一切聲聞、獨覺諸善根故。

「復次，慶喜！若有菩薩為聲聞人說聲聞法，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由此法故悉皆證得阿羅漢果。於意云何？如是菩薩所獲福聚寧為多不？」

慶喜對曰：「甚多！世尊！」

佛告慶喜：「若有菩薩為諸有情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經一晝夜展轉乃至經彈指頃，如是菩薩所獲福聚甚多於前。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法施，超過一切聲聞、獨覺相應法施及彼二乘諸善根故。慶喜當知！若諸菩薩成就憶念如是善根，復於無上正等菩提有退轉者，無有是處。」

第五分見不動佛品第二十四

爾時，如來四眾圍繞，讚說般若波羅蜜多，付阿難陀令受持已，復於一切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天、龍、藥叉、健達縛等大眾會中現神通力，令眾皆見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聲聞、菩薩大眾圍繞，為如大海不可動會宣說正法，及見彼土嚴淨之相。其聲聞僧皆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得真自在心善解脫、慧善解脫，如調慧馬亦如大龍，已作所作已辦所辦，棄諸重擔速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解脫，至心自在第一究竟。其菩薩僧一切皆是眾望所識，得陀羅尼及無礙辯，成就無量不可思議、不可稱量微妙功德。佛攝神力，令此四眾、天、龍、藥叉、健達縛等不復見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聲聞、菩薩及餘大眾并彼佛土嚴淨之相。彼佛眾會及嚴淨土皆非此土眼根所照。所以者何？佛攝神力，於彼遠境無見緣故。

爾時，佛告阿難陀言：「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國土眾會，汝更見不？」

阿難陀言：「我不復見彼事，非此眼所行境故。」

時，佛復告阿難陀言：「如彼如來眾會國土非此土眼所行境界，當知諸法亦復如是，非眼根等所行境界。慶喜當知！法不行法，法不見法，法不知法，法不證法。慶喜當知！一切法性無能行者、無能見者、無能知者、無能證者、無動、無作。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無作用，能取、所取俱如虛空，性遠離故；以一切法不可思議，能、所思議皆如幻士，性遠離故；以一切法無作、受者，如光影等，不堅實故。慶喜當知！若諸菩薩能如是行，名行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法相無所執著；若諸菩薩能如是學，名學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所取捨。

「慶喜當知！若諸菩薩欲得一切波羅蜜多，速疾圓滿至一切法究竟彼岸，應學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如是學者於諸學中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利益安樂一切世間。慶喜當知！若諸菩薩能如是學，無依怙者為作依怙，諸佛世尊開許稱讚修學般若波羅蜜多。慶喜當知！諸佛菩薩學此學已安住此中，能以右手若右足指，舉取三千大千世界，擲置他方或還本處，其中有情不知、不覺、無損、無怖。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威力不可思議。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及諸菩薩，學此般若波羅蜜多，於去、來、今及無為法，悉皆獲得無礙智見。是故，慶喜！我說能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諸學中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

「慶喜當知！諸有欲取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量、邊際者，如愚癡者欲取虛空量及邊際。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功德無量、無邊際故。慶喜當知！我終不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名、身等有量、邊際。所以者何？名句、文身是有量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勝利非有量法，非名、身等能量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勝利，亦非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勝利是彼所量。」

具壽慶喜便白佛言：「何因緣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說為無量？」

佛告慶喜：「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性無盡故、性遠離故說為無量。慶喜當知！三世諸佛皆學般若波羅蜜多，究竟圓滿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宣說開示，而此般若波羅蜜多常無減盡。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太虛空不可盡故，諸有欲盡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為欲盡虛空邊際。是故，慶喜！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說為無盡，由無盡故說為無量。」

爾時，善現作是念言：「此處甚深，我當問佛。」

作是念已，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來何故說為無盡？」

佛告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猶如虛空不可盡故。」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云何菩薩引發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諸菩薩眾應觀諸色、受、想、行、識皆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如是，善現！諸菩薩眾應作如是引發般若波羅蜜多。善現當知！諸菩薩眾如是觀察十二緣起遠離二邊。如是觀察十二緣起無中無邊，是諸菩薩不共妙觀，謂要安坐妙菩提座，方能如是如實觀察十二緣起、理趣甚深如太虛空不可盡故，便能證得一切智智。善現當知！若諸菩薩以如虛空無盡行相，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觀察十二緣起，不墮聲聞及獨覺地，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善現當知！諸菩薩眾若於無上正等菩提有退轉者，皆由不依如是作意方便善巧，不如實知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云何應以無盡行相引發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觀察十二緣起？善現當知！諸菩薩眾若於無上正等菩提有退轉者，皆由遠離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善現當知！諸菩薩眾若於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者，一切皆依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是諸菩薩由依如是方便善巧，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以如虛空無盡行相，如實觀察十二緣起，如是觀察緣起法時，不見有法無因而生，不見有法性相常住，不見有法有作受者。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以如虛空無盡行相，如實觀察十二緣起，引發般若波羅蜜多，能疾證得一切智智。

「善現當知！若時菩薩如實觀察十二緣起，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是時菩薩都不見色、受、想、行、識，不見此佛世界，不見彼佛世界，不見有法能見此彼諸佛世界。若諸菩薩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時惡魔極生憂惱如中毒箭，譬如有人父母卒喪身心苦痛，惡魔亦爾。」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為一惡魔見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極生憂惱如中毒箭，為遍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惡魔皆亦如是？」

佛告善現：「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惡魔，見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極生憂惱如中毒箭，各於本座不能自安。所以者何？若諸菩薩住深般若波羅蜜多，世間天、人、阿素洛等同求其短皆不能得，亦復不能擾亂退壞。是故，善現！若諸菩薩欲證無

上正等菩提，當勤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諸菩薩能勤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能修滿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若諸菩薩能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便能具足修滿一切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諸魔事起皆能如實覺知遠離。

「是故，善現！若諸菩薩欲正攝受方便善巧，應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時菩薩修行引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時無量無邊世界諸佛世尊皆共護念。是諸菩薩應作是念：『彼諸如來、應、正等覺亦從般若波羅蜜多生一切智。』作是念已，復應思惟：『如諸如來、應、正等覺所應證法，我亦當證。』」

「如是，善現！若諸菩薩修行引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作是思惟經彈指頃所生福聚，勝有所得諸菩薩眾經如殑伽沙數大劫修行布施所獲功德，何況能於一日、半日！是諸菩薩不久當住不退轉地，常為如來、應、正等覺共所護念。諸菩薩眾若為諸佛所護念者，定證無上正等菩提，不墮聲聞、獨覺等地，於諸惡趣決定不生，常生天、人不離諸佛。若諸菩薩修行引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憶念思惟諸佛功德，經彈指頃，尚獲無邊功德勝利，況經一日若過一日，勇猛精進修行引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憶念思惟諸佛功德！如香象等，諸菩薩眾不動佛所常修梵行，不離般若波羅蜜多。」

時，薄伽梵說是經已，無量菩薩摩訶薩眾，慈氏菩薩而為上首，具壽善現、舍利子等諸大聲聞，并諸天、龍、健達縛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五